



太平廣記

(19)

· 文白对照全译 ·

太平广记

第十九册

卷四百五十一——卷四百七十五

目 录

第十九册

第四百五十一卷 1

- 狐五 冯玠 贺兰进明 崔昌 长孙甲 王老
刘众爱
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甄生 王璿
李麇
李揆 宋溥 僧晏通

第四百五十二卷 21

- 狐六 任氏 李萇

第四百五十三卷 38

-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

第四百五十四卷 55

- 狐八 张简栖 薛夔 计真 刘元鼎 张立本
姚坤
尹瑗 韦氏子

第四百五十五卷 73

- 狐九 张直方 张谨 咎规 狐龙 沧渚民 民
妇

第四百五十六卷 91

●蛇一 率然 蛇丘 昆仑西北山 绿蛇 报冤蛇
 毒蛇
 种黍来蛇 蚘蛇 蚘蛇胆 鸡冠蛇 爆身
 蛇
 黄领蛇 蓝蛇 巴蛇 蛮江蛇 两头蛇
 颜回
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宽 窦武 楚王英
 女
 张承母 冯缙 魏舒 杜预 吴猛 颜含
 司马轨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
 邛都老姥 天门山忻州刺史
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覲

第四百五十七卷 124

●蛇二 蒙山 秦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顾
 楷
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
 贞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
 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
 无畏师 张镐 毕乾泰
 杜暉
 海州猎人

第四百五十八卷 149

- 蛇三 李舟弟 檐生 嵩山客 邓甲 苏闰 利州李录事
咎老 冯但 陆绍 郑翬 张垩子 选仙场
狗仙山 李黄

第四百五十九卷 173

-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
番禺书生
邗县民 游邵 成汭 孙光宪 朱汉宾
牛存节
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张氏 顾遂 瞿塘峡
靳老 景焕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
安陆人

第四百六十卷 198

- 禽鸟一 凤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鸾
鹤
徐爽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沆
鹄 苏琼
鸚鵡 张华 鸚鵡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
鹰
楚文王 刘聿 邳郡人 鹄 魏公子
鹞

宝观寺 落雁殿

第四百六十一卷 225

●禽鸟二

孔雀

交趾 罗州 王轩

燕

汉燕 胡燕 千岁燕 晋瑞 元道康 范

质

鹓鸪

飞数 飞南向 吴楚鹓鸪

鹊（鸽附）

知太岁 张颢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

崔圆妻 乾陵 鸽信

鸡

陈仓宝鸡 楚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

孙休

吴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

高疑 天后 卫鞅 合肥富人

第四百六十二卷 256

●禽鸟三

鹅（鸭附）

史惺 姚略 鹅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

固人 海陵斗鹅 鸭

鹭

冯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

雁

南人捕雁 海陵人
鸚鵡
勾足 能言 桓豁 广陵少年
雀
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宣
乌
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伶 三足乌
李纳
吕生妻 梁祖
泉 (鸱附)
鸣泉 鸱 鸱^留目夜明 夜行游女 襍
泉
张率更 雍州人 韦颀

第四百六十三卷 291

●禽鸟四

飞涎鸟 精卫 仁鸟 鸛 韩朋 带箭
细鸟
王母使者 鸳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
氏
漱金鸟 鸞 营道令 纸鸞化鸟 鸱 戴
文谋
瑞鸟 报春鸟 冠鳧 秦吉了 韦氏子
鸟贼
鸟省 刘景阳 食蝗鸟 卢融 张氏 王
绪 武功大鸟 鸛^鸛吐绶鸟 杜鹃 蚊

母鸟 桐花鸟
 真猎国大鸟 百舌 鹤 甘虫 戴胜 北海大鸟
 鷗 仙居山异鸟 莺

第四百六十四卷 326

●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鼉鱼 南海大鱼 鲸龟 鲤鱼
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鲭 鳄鱼 吴馀
 鲩鱼 石头鱼
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雷 彭蚶
 蛟鱼
 鲩鱼 比目龟 鹿子鱼 子归母 鲋鲋鱼
 鲫鱼
 鮓鱼 黄魮鱼 蟪 海燕 蛟鱼

第四百六十五卷 349

●水族二 峰州鱼 海虾 瓦屋子 印鱼 石斑鱼
 井鱼
 异鱼 螃^{虫会} 鱼 玳瑁 海术 海镜
 水母
 蟹 百足蟹 塘蟹 鱼昔 鸚鵡螺 红
 螺 鸯龟
 鲩鱼 鲿 飞鱼 虎蟹 蠓 赤鲩公 雷
 穴鱼
 虬尾 牛鱼 螭^{虫某} 奔 系臂 鸡嘴
 鱼 剑鱼

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

第四百六十六卷 373

- 水族三 夏鯨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
葛玄
介象 龙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
阴火
裴佻 王旻之 韩愈 郟乡民 赤岭溪

第四百六十七卷 389

- 水族四（水怪） 鯨 桓冲 李汤 齐浣 子英
春
洛水竖子 鬼 罗州赤鳖
韩珣
封令禛 凝真观 蜀江民 张
胡子 柏君 叶朗之 柳宗元
王瑶 柳沂 崔棣 染人
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

第四百六十八卷 413

- 水族五（水族为人） 子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
永康人 王素 费长房
张福
丁初 谢非 顾保宗 武
昌民
寡妇严 尹儿 广陵王女

杨丑奴 谢宗

第四百六十九卷 434

●水族六(水族为人) 张方 钟道 晋安民 刘
 万年
 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
 朱法公 王免 蔡兴 李
 增 萧腾 柳镇 隋文帝
 大兴村
 万顷陂 长须国

第四百七十卷 455

●水族七(水族为人) 李鹞 谢二 荆州渔人
 刘成
 薛二娘 赵平原 高昱
 僧法志

第四百七十一卷 473

●水族八(水族为人) 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
 氏女
 渔人
 人化水族

黄氏母 宋士宗母 宣騫母 江
 州人 独角

薛伟

第四百七十二卷 490

- 水族九（龟）陶唐氏 禹 葛洪 张广定 赣县吏
郗世了 孟彦晖 营陵 兴业寺
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
宁晋民 史论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贾
客 南人
阎居敬 池州民 李宗

第四百七十三卷 510

- 昆虫一 螻射 化蝉 揖怒蛙 怪哉 小虫 蒋虫
园客
乌衣人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蜓 肉芝
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蜢 施子
然
庞企
蟾蜍 蝇赦 发妖 桓谦 青蜓 朱诞
白蚓
王双

第四百七十四卷 534

●昆虫二 胡充 卢汾 来君绰 传病 滕庭俊 张
思恭
蝗 冷 蛇 李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
蚓
木师古

第四百七十五卷 554

●昆虫三 淳于棼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一

狐五

冯 玠 贺兰进明 崔 昌
长孙甲 王 老 刘众爱 王 黯
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甑生 王 璿
李 磨 李 揆 宋 溥 僧晏通

冯 玠

唐冯玠者，患狐魅疾。其父后得术士，疗玠疾，魅忽啼泣谓玠曰：“本图共终，今为术者所迫，不复得在。”流泪经日，方赠玠衣一袭云：“善保爱之，聊为久念耳。”玠初得，惧家人见，悉卷书中。疾愈，入京应举，未得开视。及第后，方还开之，乃是纸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有个冯玠，得了狐魅病。他的父亲后来找到一个术士，来治疗冯玠的病。狐狸忽然哭泣着对冯玠说：“本想与你终生在一起，现在被术士逼迫得不能再呆下去了。”哭了整整一天，赠送给冯玠一件衣服说：“好好地保护爱惜它，姑且当作永久的纪念吧。”冯玠刚收衣服时，害怕被家里的人看见，全都卷在书里放着。病好以后，到京城去参加考试，没有时间打开看。考中以后，才回家打开看，都是些纸。

贺兰进明

唐贺兰进明为狐所婚，每到时节，狐新妇恒至京宅，通（“通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名起居，兼持贺遗及问讯。（“讯”原作“信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家人或有见者，状貌甚美。至五月五日，自进明已下，至其仆隶，皆有续命。家人以为不祥，多焚其物。狐悲泣云：“此并真物，奈何焚之？”其后所得，遂以充用。后家人有就求漆（“漆”原作“膝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背金花镜者，入人家偷镜挂项，缘墙行，为主人家击杀，自尔怪绝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的贺兰进明与狐狸结婚，每到节令的时候，狐狸新媳妇常常到京城的住宅去，通报姓名并住在那里，并且带来

贺兰进明的礼品和问候。家人中有的看见了她，相貌很美。到五月五日这天，从贺兰进明到家中的仆人，都能得到她送给的礼物。家人认为不吉祥，大多烧了她给的礼物。狐狸悲伤地哭泣说：“这些都是真的礼物，为什么烧了它们？”以后再得到她给的东西，就留下使用了。后来有个人向她要个背面上漆的金花镜，她到别人家里偷了镜子挂在脖子上，顺着墙往回走，被主人家打死了。此后怪事就没有了。

崔 昌

唐崔昌在东京庄读书，有小儿颜色殊异，来止庭中。久之，渐升阶，坐昌床头。昌不之顾，乃以手卷昌书，昌徐问：“汝何人斯？来何所欲？”小儿云：“本好读书，慕君学问尔。”昌不之却。常问文义，甚有理。经数月，日暮，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。小儿暂出，老人醉，吐人之爪发等，昌甚恶之。昌素有所持利剑，因斩断头，成一老狐。顷之，小儿至，大怒云：“君何故无状，杀我家长？我岂不能杀君？但以旧恩故尔。”大骂出门，自尔乃绝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崔昌在东京庄读书，有个小孩容貌长得很出奇，走来停在院子里。时间长了，慢慢地走上台阶，坐在崔昌的床上，崔昌也不理，又用手去卷握崔昌的书。崔昌慢慢地问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，到这里想干什么？”小孩说：“我本来喜欢读书，很羡慕你的学问。”崔昌也不拒绝他。崔昌常常问他一些文章的意义，答得很有道理。过了几个月，天黑的时候，忽然小孩扶着一个老人乘着酒醉到崔昌家来。小孩临时出去一会，老人已经醉了，吐出一些人的指甲和头发，崔昌很厌恶他。崔昌平时就有一把锋利的剑，顺手把老人的头砍下来，变成了一只老狐狸。不久，小孩回来了，非常生气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不象样子，竟杀死了我的尊长，我难道就不能杀死你吗？只是因为你从前对我的恩情，我不能这么做。”大骂着走出门去。从此再也没有来。

长孙甲

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，其家笃信佛道。异日斋次，举家见文殊菩萨，乘五色云从日边下。须臾，至斋所檐际，凝然不动。合家礼敬恳至，久之乃下。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，唯其子心疑之，入京求道士为设禁，遂击杀狐。令家奉马一匹，钱五十千。后数十日，复有菩萨乘云来到，家人敬礼如故，其子复延道士，禁咒如前。尽十余日，菩萨问道士：“法术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已尽。”菩萨云：“当决一顿。”因问道士：“汝读道经，知有狐刚子否？”答云：“知之。”菩萨云：“狐刚子者，即我是也。我得仙来，已三万岁。汝为道士，当修清净，何事杀生？且我子孙，为汝所杀，宁宜活汝耶？”因杖道士一百毕，

谓令曰：“子孙无状，至相劳扰，惭愧何言。当令君永无灾横，以此相报。”顾谓道士：“可即还他马及钱也。”言讫飞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坊州的中部县县令长孙甲，他的全家都很信奉佛教。有一天，在进行斋戒当中，全家人看见了文殊菩萨，坐着五彩云从太阳光中下来，不一会，降到斋室的房檐上，停住不动。全家人恭敬诚恳，礼数备至，过了许久，他就下来了。家人前后供养了十几天，只有他的儿子心里怀疑，他儿子进京请道士来安排法术，于是杀死了狐狸。县令家送给道士一匹马，五十千钱。又过了几十天，又有个菩萨坐着彩云来到县令家，家人象以前一样恭敬对待。他儿子又去请那道士。道士象以前一样地安排法术符咒，过了十多天，菩萨问那道士：“你的法术怎么样了？”回答说：“已经用完了。”菩萨说：“应当打你一顿。”接着又问道士：“你读道经，知不知道有个狐刚子？”回答说：“知道。”菩萨说：“狐刚子就是我，我成仙以来，已经三万年了。你是道士，应当到清净的地方去修炼，为什么要杀生呢？况且，我的子孙，被你杀了，难道还应该让你活着吗？”接着用拐杖打了道士一百下，然后，对长孙甲说：“我的子孙不象样子，以至给你添了麻烦，我惭愧得没有什么说的，应当让你永远没有灾难和横祸，用这个来报答你吧。”回头对道士说：“要立即把马和钱还给人家。”说完就飞走了。

王老

唐睢阳郡宋王冢旁有老狐，每至衙日，邑中之狗，悉往朝之，狐坐冢上，狗列其下。东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，前后杀魅甚多，宋人相率以财雇犬咋狐。王老牵犬往，犬乃迳诣诸犬之下，伏而不动，大失宋人之望。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，相戏云：“取睢阳野狐犬。”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睢阳郡宋王坟地旁边有只老狐狸，每当到了衙日，城里的狗，全都去朝拜老狐狸，狐狸坐在坟头上，狗列队在下面。东都的王老有一对狗能够撕咬狐狸，前前后后杀死很多狐狸。姓宋的人互相结伴花钱雇狗捉狐狸。王老牵着狗前去，狗却一直走到那许多狗的后面，趴着一动不动，使姓宋的人很失望。现在世上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人们互相说笑说：“牵来睢阳野狐狗。”

刘众爱

唐刘全白说云，其乳母子众爱，少时，好夜中将网断道，

取野猪及狐狸等。全白庄在岐下，后一夕，众于庄西数里下网，已伏网中，以伺其至。暗中闻物行声，辄见一物，伏地窥网，因而起立，变成绯裙妇人。行而违网，至爱前车侧，忽捉一鼠食。爱连呵之，妇人忙遽入网，乃棒之致毙，而人形不改。爱反疑惧，恐或是人，因和网没沔麻池中。夜还与父母议，及明，举家欲潜逃去。爱窃云：“宁有妇人食生鼠，此必狐耳。”复往麻池视之，见妇人已活，因以大斧自腰后斫之，便成老狐。爱大喜，将还村中。有老僧见狐未死，劝令养之，云：“狐口中媚珠，若能得之，当为天下所爱。”以绳缚狐四足，又以大笼罩其上。养数日，狐能食。僧用小瓶口窄者，埋地中，令口与地齐，以两截猪肉，炙于瓶中。狐爱炙而不能得，但以口属瓶。候炙冷，复下肉膋。狐涎沫久之，炙与瓶满，狐乃吐珠而死。珠状如棋子，通圆而洁。爱母（“母”原作“每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带之，大为其夫所贵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的刘全白曾说，他奶妈的儿子众爱，少年时，总是喜好在半夜时把网安放在道的中间，来捕捉野猪和狐狸等。刘全白的庄子在岐山脚下。后来有一晚上，众爱在庄子西面几里的地方下了网，自己趴在网里，等着野兽的到来。在暗中听动物行走的声音，就看见一只动物，趴在地上看网。接着站起来，变成一个穿浅红裙子的妇女。走路避开了网，走到众爱前面车子的旁边，忽然捉住一只老鼠吃起来。众爱连声地呵斥她，妇女匆忙中跑进网里，于是用棒子打死了她。可

是人的形象没有变化。众爱反而怀疑害怕，怕的是或许是人，接着连人带网沉没到沔麻的水池里。晚上还家和父母商量，等到天亮，全家人准备悄悄地逃走。众爱私下说：“难道有吃生老鼠的女人吗？这一定是狐狸。”又到沔麻池去察看，只见妇女已经活过来，又用大斧子从腰后砍她，就变成了老狐狸。众爱很高兴，提着狐狸回到村子里。有个老和尚看狐狸还没死，劝他饲养这只狐狸，说：“狐狸嘴里有颗媚珠，如果能得到珠子，就能被天下的人所爱慕。”就用绳子捆住狐狸的四只脚，又用大笼子罩在上面。养了几天，狐狸能吃东西了。和尚用一个窄口的瓶子，埋在地里，让瓶口和地面平齐，用两块猪肉，烤熟了放在瓶里。狐狸爱吃烤肉却吃不到，只能是用嘴对着瓶子。等烤肉凉了，再放进两块烤肉。狐狸长久地流口水，烤肉已装了满瓶，狐狸就吐出媚珠死去。珠的样子象棋子大小，又圆又洁净。众爱的母亲佩带着媚珠，她的丈夫特别敬爱她。

王黯

王黯者，结婚崔氏。唐天宝中，妻父士同为沔州刺史。黯随至江夏，为狐所媚，不欲渡江，发狂大叫，恒欲赴水。妻属惶惧，缚黯著床桁上。舟行半江，忽尔欣笑，至岸大喜曰：“本谓诸女郎辈不随过江，今在州城上，复何虑也。”士同莅官，便求术士。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，士同延至。入令堂中

悉施床席，置黯于屋西北隅。家人数十持更迭守，已于堂外，别施一床，持弓矢以候狐。至三夕，忽云：“诸人得饱睡已否？适已中狐，明当取之。”众以为狂而未之信。及明，见窗中有血，众随血去，入大坑中，草下见一牝狐，带箭垂死。黯妻烧狐为灰，服之至尽，自尔得平复。后为原武县丞，在厅事，忽见老狐奴婢，诣黯再拜，云是大家阿（明抄本“阿”作“奢”。）奶，往者娘子枉为崔家杀害，翁婆追念，未尝离口。今欲将小女更与王郎续亲。故令申意，兼取吉日成纳。黯甚惧。许（“许”原作“辞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以厚利，万计（明抄本万“计”作“求其”。）料理，遽出罗锦十余匹，于通衢焚之。老奴乃谓其妇云：“天下美丈夫亦复何数，安用王家老翁为女婿？”言讫不见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王黯，与崔氏结婚。唐代天宝年间，妻子的父亲崔士同任沔州刺史，王黯跟随他来到江夏时，被狐狸迷住了，不想渡长江，发狂似的大叫，总想跳到江水里去。妻子和亲属们都很不安而且担心，把王黯捆在床架上。船行到江心，王黯忽然高兴得笑起来，到了岸上高兴地说：“本来说是诸位女郎不随我过江，现在已在沔州城上，又担心什么呢？”崔士同到了任上，便去请术士，他身边的人说州中有个能射死狐狸的人，崔士同就请那人来，那人来了就让人把屋里全铺上席子，把王黯安置在屋的西北角，让几十个仆人打更守卫。自己在屋外，另外放了一张床，拿着弓箭等候狐狸。到第三天的晚上，他忽然说：“各位都睡得很香吗？刚才已经射中了狐狸，

明天可取。”大家认为这人太狂妄而不相信他。等到天一亮，就看见窗上有血，大家顺着血迹找去，血迹进入一个大坑中，从坑里的草下面找到一只雌狐狸，身上带着箭快要死了。王黯的妻子把狐狸烧成灰，并把灰全给王黯吃了，从此王黯的病就好了。后来做原武县的县丞，在厅里办公事，忽然看见老狐狸的女仆又来拜见王黯，说：“我是大户家的奶妈，以前，娘子冤屈地被崔家杀害了，父母回忆思念她，总挂在嘴上。现在想把小女儿再送给王郎续亲，所以让我来说明心意，同时定个吉日好成亲。”王黯很害怕，答应给她优厚的利益，求她想办法帮助处理。立刻拿出十几匹罗锦，在大路上烧了。老奶妈就对那个妇人说：“天下的漂亮男人数不过来，为什么非要姓王的老头做女婿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

袁嘉祚

唐宁王傅袁嘉祚，年五十，应制授垣县县丞。阙（“阙”原作“门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素凶，为者尽死。嘉祚到官，而丞宅数任无人居，屋宇摧残，荆棘充塞。嘉祚剪其荆棘，理其墙垣，坐厅事中。邑老吏人皆惧，劝出不可。既而魅夜中为怪，嘉祚不动，伺其所入。明日掘之，得狐，狐老矣，兼子孙数十头。嘉祚尽烹之，次至老狐，狐乃言曰：“吾神能通天，预知休咎。愿置我，我能益于人。今此宅已安，舍我何害？”嘉祚前与之言，备告其官秩。又曰：“愿为耳目，长

在左右。”乃免狐。后祚如狐言，秩满果迁。数年至御史。狐乃去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唐代宁王的太傅叫袁嘉祚，五十岁了，应制科考试后授给垣县县丞的职务。这个官所住的官邸历来不吉祥，住过的人都死了。袁嘉祚到了任一看，县丞的住处几任以来都没人居住。房子残破不堪，里外长满荆棘杂草。袁嘉祚铲去那些荆棘，修理好院墙，坐在办公事的厅里，城里年老的官吏都很害怕，劝他出去住，他不答应。不久狐狸在夜里作怪，袁嘉祚也不动声色，只是暗中观察狐狸所进的洞穴，第二天挖掘它，抓住了狐狸，狐狸已经老了，还有它的几十个子孙，袁嘉祚把它们全部煮死了。留下了那只老狐狸，老狐狸开口说：“我的神力能通天，预知吉凶，希望放了我，我能给人带来好处。现在这个住宅已经平安了，放了我有什么害处呢？”袁嘉祚上前与狐狸说话，狐狸详细地告诉了他将来做官的地位等级。又说：“愿意做你的耳目，经常地呆在你的身边。”袁嘉祚就放了狐狸。后来袁嘉祚象狐狸说的那样，官任到期果然升了官，几年后升到御史。狐狸就离开了他。

李林甫

唐李林甫方居相位，尝退朝，坐于堂之前轩。见一玄狐，

其质甚大，若牛马，而毛色黯黑有光，自堂中出，驰至庭，顾望左右。林甫命弧矢，将射之，未及，已亡见矣。自是凡数日，每昼坐，辄有一玄狐出焉。其岁林甫籍没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代的李林甫正担任丞相的职务，曾有一次退朝后坐在堂屋前的平台上。看见一只黑色狐狸，它的体形很大，象牛马一样，毛色暗黑有光泽，从屋中出来，跑到庭院里，向左右张望。李林甫命人带着弓和箭，准备射那狐狸。没等射箭，已经不见了。从那以后共有好几天，每当白天坐着的时候，就有一只黑色狐狸出现。那一年李林甫被抄了家产。

孙甌生

唐道士孙甌生本以养鹰为业，后因放鹰，入一窟，见狐数十枚读书。有一老狐当中坐，迭以传授。甌生直入，夺得其书而还。明日，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，甌生不与，人云：“君得此，亦不能解用之，若写一本见还，当以口诀相授。”甌生竟传其法，为世术士。狐初与甌生约，不得示人，若违者，必当非命。天宝末，玄宗固就求之，甌生不与，竟而伏法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道士孙甌生原来以养鹰为职业，后来因为出野外放鹰，进入一个洞窟，只见几十只狐狸在读书。有一只老狐狸坐在中间，轮流地逐个传授。甌生一直走进去，抢了他们的书回去了。第二天，有十多人带着金银绸缎上门要求把书赎回去，甌生不给书。那人说：“你得到这本书，也不能理解并使用它，如果抄写一本后还给我们，我就把口诀传授给你。”甌生竟然学到了那法术，成了世间的一个术士。狐狸当初与甌生约好，不能给别人看，如果违犯了约定，一定会不得好死。天宝后期，唐玄宗坚持要那本书，甌生不给，竟因此而被杀死。

王 璿

唐宋州刺史王璿，少时仪貌甚美，为牝狐所媚。家人或有见者，丰姿端丽。虽童幼遇之者，必敛容致敬。自称新妇，祇对皆有理。由是人乐见之。每至端午及佳节，悉有赠仪相送，云：“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。”众人笑之，然所得甚众。后璿职高，狐乃不至。盖某禄重，不能为怪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宋州刺史叫王璿，少年时仪表外貌很美，被一只雌狐狸迷住了。家人中有看见那狐狸的，容貌端庄秀美，即使

是仆人和小孩遇到她，她也会严肃地表示尊敬。她自称是新娘子，言谈举止都合乎规矩，因此家人都喜欢见到她。每当到了端午节以及其他佳节，都有礼品赠送给家人，并说：“新娘子给某个郎君某个娘子奉上礼品。”大家都觉得她说的话很好笑，可是得到的东西却很多。后来王璿的职务高升了，狐狸就不来了。可能是一个人地位高了，就不能迷惑他了。

李 磨

东平尉李磨初得官，自东京之任。夜投故城，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。其妻姓郑有美色，李目而悦之，因宿其舍。留连数日，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。既到东平，宠遇甚至。性婉约，多媚黠风流；女工之事，罔不心了；于音声特究其妙。在东平三岁，有子一人。其后李充租纲入京，与郑同还。至故城，大会乡里饮宴，累十余日。李催发数四，郑固称疾不起，李亦怜而从之。又十余日，不获已，事理须去。行至郭门，忽言腹痛，下马便走，势疾如风。李与其仆数人极骋，追不能及，便入故城，转入易水村，足力少息。李不能舍，（“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”十三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）复逐之。垂及，因入小穴，极声呼之，寂无所应，恋结凄怆，言发泪下。会日暮，村人为草塞穴口，还店止宿。及明，又往呼之，无所见，乃以火熏。久之，村人为掘深数丈，见牝狐死穴中，衣服脱卸如蛻，（“服脱卸如蛻”五字原空缺，据

许本、黄本补。)脚上著锦袜。李叹息良久，方埋之。归店，取猎犬噬其子，子略不(“犬噬其子子略不”七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惊怕。便将入都，寄亲人家养之。输纳毕，复还东京，婚于萧氏。萧氏(“东京婚于肖氏肖氏”八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常呼李为野狐婿，李初无以答。一日晚，李与萧携手(“一日晚李与肖携手”八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与归本房狎戏，复言其事。忽闻堂前有人声，李问：“阿谁夜来？”答曰：“(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”九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君岂不识郑四娘耶？”李素所钟念，闻其(“闻其”二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言，遽欣然跃起。(“欣然跃起”四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问：“(“问”上原有“然旧状”三字，据许本、黄本删。)“鬼乎？人乎？”答云：“身即鬼也。”欲(“欲”字原空缺。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近之而不能，四娘(“不能四娘”四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因谓李：“人神道殊，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？且所生之子，远寄人家，其人皆言狐生，不给衣食，岂不念乎？宜早为抚育，(“为抚育”三字原空缺，据许本、黄本补。)九泉无恨也。若夫人云云相侮，又小儿不收，必将为君之患。”言毕不见。萧遂不复敢说其事。唐天宝末，子年十余，甚无恙。(出《广异记》)

东平县县尉李磨刚得到官职，就从东京出发去上任，夜里来到故城住宿。客店里有个熟人靠卖烧饼维持生活，他的妻子郑氏长得很美，李磨看见便喜欢上她，就住到他家里，一

连住了好几天，并用十五千钱买下卖胡饼的妻子。到了东平县后，对她宠爱备至。她性情温和可爱，长得美并且又聪明又风流，女工的事，她没有不懂的，对音乐特别懂得它的妙处。在东平县住了三年，生了一个儿子。那以后李麇因担任赋税运输工作要进京去，就和郑氏一起回去。到了故城，遍请故乡的亲朋好友赴宴，呆了十多天，李麇多次催促启程，郑氏固执地称病不起身，李麇也因爱她而听她的话。又过了十多天，不得已，有事要办必须启程，走到外城的大门时，郑氏忽然说肚子疼，下了马就跑，速度快得象风一样。李麇和几个仆人极力骑马追赶，也没追上。就跟着（郑氏）进到故城，转个弯进入易水村，郑氏跑得稍慢，李麇还不舍弃，又追下去，快追上时，郑氏进入一个小洞里，大声呼唤她，静静地也不回答。李麇恋恋不舍，凄惨悲伤，一边说一边流泪。这时天黑了，村里人用草塞住洞，他们回客店住宿。等到天亮，又去洞口呼唤她，什么也没听见。于是用火熏，熏了很久，村里人又帮他挖洞，挖了几丈深，只见一只雌狐狸死在洞里，衣服脱了下来象蝉蜕一样。脚上还穿着锦丝袜子。李麇长时间地叹气，才埋了狐狸。回到店里，找来猎犬咬她生的孩子，孩子并不害怕。就带着孩子进京去，寄养在亲属家。赋税交待完毕，又回东京，与萧氏结婚。萧氏常常称呼李麇是野狐狸的女婿，李麇也没说什么。一天晚上，李麇和萧氏拉着手一起回到屋说笑玩闹，又说起野狐婿，忽然听见堂屋前有人声。李麇问是谁夜里跑来了，回答说：“你难道不认识郑四娘了吗？”李麇平时就怀念她，听了她的话，一下子高兴地跳起来问：“你是鬼呢还是人呢？”回答说是鬼，想接近却

做不到。郑四娘接着对李麐说：“人道和神道不一样，你的妻子为什么多次地骂我呢？况且我生的儿子，寄养在远方的亲属家，那些人都说是狐狸生的，不给他穿的和吃的，难道不想念他吗？应该早点接回来抚养，我在九泉下也没有遗憾了。如果萧氏说起话来就侮辱我，又不收养我的儿子，必将给你带来灾祸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萧氏于是不敢再说野狐媚的事。唐代天宝年间的后期，孩子有十多岁，一点没毛病。

李 揆

唐丞相李揆，乾元初，为中书舍人。尝一日退朝归，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，命侍童逐之，已亡见矣。时有客于揆门者，因话其事，客曰：“此祥符也，某敢贺。”至明日，果选礼部侍郎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代的丞相李揆，在乾元初年，做中书舍人。曾有一天退朝回家，看见一只白狐狸坐在庭院中间的捶衣石上，就命令僮仆赶走它，忽然不见了。这时李揆家正有一个客人，与客人说了这件事。客人说：“这是吉祥的兆头，我向您祝贺。”到了第二天，果然提拔为礼部侍郎。

宋溥

宋溥者，唐大历中，为长城尉。自言幼时，与其党暝扱野狐，数夜不获。后因月夕，复为其事。见一鬼戴笠骑狐，唱《独盘子》，至扱所。狐欲入扱，鬼乃以手搭狐颊，因而复回。如是数四。其后夕，溥复下扱伺之，鬼又乘狐，两小鬼引前，往来扱所。溥等无所获而止。有谈众者亦云，幼时下报，忽见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树下，仰问树上是何人物。众时尚小，甚惶惧，其兄因怒骂云：“老野狐，何敢如此？”下树逐之，狐遂变走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宋溥，在唐代大历年间，官职是长城尉。自己说幼年时候，与他的同伴晚上去捉野狐狸，好几天晚上也没捉到。后来的一个月明之夜，又去捉狐狸。看见一鬼戴着斗笠骑着狐狸，唱着独盘子曲调，走到放套子的地方。狐狸想进套子，鬼就用手搭在狐狸的脸颊上，不让进，因此又回头走，象这样走了好几次。那以后的一个晚上，宋溥又下套子等狐狸来。鬼又骑着狐狸，两个小鬼在前面领路，在套子的周围来来往往。宋溥等人没捉到狐狸就再不捉了。有个叫谈众的人也说，幼年时下套子，忽然看见一个老头拄着拐杖走到自己藏身的树下，仰起头问树上藏的是什么人，谈众那时还小，很害怕，他

的哥哥接着生气地骂道：“老野狐狸，怎么敢如此戏耍！”下树去追赶老头，老头就变成狐狸跑了。

僧晏通

晋州长宁县有沙门晏通修头陀法，将夜，则必就丛林乱冢寓宿焉。虽风雨露雪，其操不易；虽魑魅魍魉，其心不摇。月夜，栖于道边积骸之左，忽有妖狐踉跄而至。初不虞晏通在树影也，乃取髑髅安于其首，遂摇动之，倘振落者，即不再顾，因别选焉。不四五，遂得其一，岌然而缀。乃褰擷木叶草花，障蔽形体，随其顾盼，即成衣服。须臾，化作妇人，绰约而去。乃于道右，以伺行人。俄有促马南来者，妖狐遥闻，则恸哭于路。过者驻骑问之，遂对曰：“我歌人也，随夫入秦。今晓夫为盗杀，掠去其财。伶俜孤远，思愿北归，无由致。脱能收采，当誓微躯，以执婢役。”过者易定军人也，即下马熟视，悦其都冶，词意叮咛，便以后乘挈行焉。晏通遽出谓曰：“此妖狐也，君何容易？”因举锡杖叩狐脑，髑髅应手即坠，遂复形而窜焉。（出《集异记》。明抄本作出《纂异记》）

晋州的长宁县有个和尚叫晏通，修炼头陀法。天将黑时，就一定到丛林里的乱坟中睡觉。即使是刮风下雨降露下雪，他

的作法也不改变。即使遇上妖魔鬼怪，他的决心也不动摇。一个月明之夜，他睡在道边尸骨堆的东面，忽然有只狐妖踉跄着走来。开始时并没有料到晏通在树荫下睡觉。就拿起一个死人头骨套在头上，就摇起头来，如果振动掉了，就不用，接着再另外挑选，试了四五个，才选中一个高高地戴在头上。又采摘树叶和花草，遮盖形体，随着它左看右看，就变成了衣服。一会，变成一个妇女，姿态柔美地走了，站在路的西边，等候过路的人。不久有个急忙骑马从南边来的人，狐妖远远地就听到了，就在路边上痛哭起来。过路的人停下来问她，于是回答说：“我是个歌女，跟着丈夫去演奏，今天早晨丈夫被强盗杀了，抢走了钱财，孤伶伶地远离家乡，心里想往北走回家去，又没有办法回去。如果你能收留我，我一定以微贱之身做你的奴仆。”过路的人是易定地方的军人，就下马仔细地看她，喜欢她的漂亮和妖艳，说的话也很诚恳，就让她坐在他的身后要带着她走。晏通突然地出来对军人说：“她是个狐妖，你太容易受骗了！”接着举起锡杖敲打狐狸的头，人头骨随手就掉下来，就恢复狐狸的原形逃走了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二

狐六

任氏李萇

任氏

任氏，女妖也。有韦使君者，名崑，第九，信安王祜之外孙。少落拓，好饮酒。其从父妹婿曰郑六，不记其名。早习武艺，亦好酒色，贫无家，托身于妻族。与崑相得，游处不间。唐天宝九年夏六月，崑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，将会饮于新昌里。至宣平之南，郑子辞有故，请间去，继至饮所。崑乘白马而东，郑子乘驴而南，入升平之北门。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，中有白衣者，容色殊丽。郑子见之惊悦，策其驴，忽先之，忽后之，将挑而未敢。白衣时时盼睐，意有所受。郑子戏之曰：“美艳若此，而徒行，何也？”白衣笑曰：“有乘不解相假，不徒行何为？”郑子曰：“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，今

辄以相奉。某得步从足矣。”相视大笑。同行者更相眩诱，稍已狎暱。郑子随之，东至乐游园，已昏黑矣。见一宅，土垣车门，室宇甚严。白衣将入，顾曰：“愿少踟蹰而入。”女奴从者一人，留于门屏间，问其姓第。郑子既告，亦问之，对曰：“姓任氏，第二十。”少顷，延入。郑褰驴于门，置帽于鞍，始见妇人年三十余，与之承迎，即任氏姊也。列烛置膳，举酒数觴。任氏更妆而出，酣饮极欢。夜久而寝，其妍姿美质，歌笑态度，举措皆艳，殆非人世所有。将晓，任氏曰：“可去矣。某兄弟名系教坊，职属南衙，晨兴将出，不可淹留。”乃约后期而去。既行，及里门，门扃未发。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，方张灯炽炉。郑子憩其帘下，坐以候鼓，因与主人言。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：“自此东转，有门者，谁氏之宅？”主人曰：“此隳墉弃地，无第宅也。”郑子曰：“适过之，曷以云无？”与之固争。主人适悟，乃曰：“吁。我知之矣。此中有一狐，多诱男子偶宿，尝三见矣。今子亦遇乎？”郑子赧而隐曰：“无。”质明，复视其所，见土垣车门如故。窥其中，皆藁荒及废圃耳。既归，见崙。崙责以失期，郑子不泄，以他事对。然想其艳冶，愿复一见之，心尝存之不忘。经十许日，郑子游，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，曩女奴从。郑子遽呼之，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。郑子连呼前迫，方背立，以扇障其后曰：“公知之，何相近焉？”郑子曰：“虽知之，何患？”对曰：“事可愧耻，难施面目。”郑子曰：“勤想如是，忍相弃乎？”对曰：“安敢弃也，惧公之见恶耳。”郑子发誓，词旨益切。任氏乃回眸去扇，光彩艳丽如初。谓郑子曰：“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，公自不识耳，无独怪也。”郑子请之与叙欢。对

变。崑问曰：“何色之不一？”任氏长叹息曰：“郑六之可哀也！”崑曰：“何谓？”对曰：“郑生有六尺之躯，而不能庇一妇人，岂丈夫哉！且公少豪侈，多获佳丽，遇某之比者众矣。而郑生穷贱耳，所称惬者，唯某而已。忍以有余之心，而夺人之不足乎？哀其穷馁不能自立，衣公之衣，食公之食，故为公所系（明抄本“系”作“褻”。）耳。若糠粃可给，不当至是。”崑豪俊有义烈，闻其言，遽置之。敛衽而谢曰：“不敢。”俄而郑子至，与崑相视哈乐。自是，凡任氏之薪粒牲饩，绵崑给焉。任氏时有经过，出入或车马舆步，不常所止。崑日与之游，甚欢。每相狎暱，无所不致，唯不及乱而已。是以崑爱之重之，无所怪惜，一食一饮，未尝忘焉。任氏知其爱己，因言以谢曰：“愧公之见爱甚矣。顾以陋质，不足以答厚意；且不能负郑生，故不得遂公欢。某，秦人也。生长秦城，家本伶伦，中表姻族，多为人宠媵，以是长安狭斜，悉与之通。或有殊丽，悦而不得者，为公致之可矣。愿持此以报德。”崑曰：“幸甚！”鄜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，肌体凝洁，崑常悦之。因问任氏识之乎，对曰：“是某表姊妹，致之易耳。”旬余，果致之。数月厌罢。任氏曰：“市人易致，不足以展效。或有幽绝之难谋者，试言之，愿得尽智力焉。”崑曰：“昨者寒食，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，见刁将军緇张乐于殿堂，有善吹笙者，年二八，双鬟垂耳，娇姿艳绝。当识之乎？”任氏曰：“此宠奴也。其母即妾之内姊也，求之可也。”崑拜于席下。任氏许之，乃出入刁家。月余，崑促问其计，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，崑依给焉。后二日，任氏与崑方食，而緇使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，任氏闻召，笑谓崑曰：“谐矣。”初任氏加宠奴

以病，针饵莫减。其母与緬忧之方甚，将征诸巫。任氏密赂巫者，指其所居，使言从就为吉。及视疾，巫曰：“不利在家，宜出居东南某所，以取生气。”緬与其母详其地，则任氏之第在焉。緬遂请居。任氏谬辞以逼狭，勤请而后许。乃辇服玩，并其母偕送于任氏。至则疾愈。未数日，任氏密引崙以通之，经月乃孕。其母惧，遽归以就緬，由是遂绝。他日，任氏谓郑子曰：“公能致钱五六千乎？将为谋利。”郑子曰：“可。”遂假求于人，获钱六千。任氏曰：“鬻马于市者，马之股有疵，可买以居之。”郑子如市，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，青在左股，郑子买以归。其妻昆弟皆嗤之曰：“是弃物也，买将何为？”无何，任氏曰：“马可鬻矣。当获三万。”郑子乃卖之。有酬二万，郑子不与。一市尽曰：“彼何苦而贵买，此何爱而不鬻？”郑子乘之以归，买者随至其门，累增其估，至二万五千也。不与，曰：“非三万不鬻。”其妻昆弟聚而诟之。郑子不获已，遂卖，卒不（卒不二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登三万。既而密伺买者，征其由，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，死三岁矣。斯吏不时除籍，官征其估，计钱六万，设其以半买之，所获尚多矣。若有马以备数，则三年刍粟之估，皆吏得之，且所偿盖寡，是以买耳。任氏又以衣服故弊，乞衣于崙。崙将买全綵与之，任氏不欲，曰：“愿得成制者。崙召市人张大为买之，使见任氏，问所欲。张大见之，惊谓崙曰：“此必天人贵戚，为郎所窃，且非人间所宜有者。愿速归之，无及于祸。”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。竟买衣之成者，而不自纫缝也，不晓其意。后岁余，郑子武调，授槐里府果毅尉，在金城县。时郑子方有妻室，虽昼游于外，而夜寝于内，多恨不得专其夕。将之官，邀与任

氏俱去，任氏不欲往，曰：“旬月同行，不足以为欢。请计给粮饩，端居以迟归。”郑子恳请，任氏愈不可。郑子乃求崑资助，崑与更劝勉，且诘其故。任氏良久曰：“有巫者言，某是岁不利西行，故不欲耳。”郑子甚惑也，不思其他，与崑大笑曰：“明智若此，而为妖惑，何哉？”固请之，任氏曰：“倘巫者言可征，徒为公死，何益？”二子曰：“岂有斯理乎？”恳请如初。任氏不得已，遂行。崑以马借之，出祖于临皋，挥袂别去。信宿，至马嵬。任氏乘马居其前，郑子乘驴居其后。女奴别乘，又在其后。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，已旬日矣。适值于道，苍犬腾出于草间。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，复本形而南驰。苍犬逐之，郑子随走叫呼，不能止。里余，为犬所获。郑子衔涕，出囊中钱赎以瘞之，削木为记。回睹其马，啮草于路隅，衣服悉委于鞍上，履袜犹悬于镫间，若蝉蛻然。唯首饰坠地，余无所见，女奴亦逝矣。旬余，郑子还城，崑见之喜，迎问曰：“任子无恙乎？”郑子泫然对曰：“歿矣！”崑闻之亦恻，相持于室，尽哀。徐问疾故，答曰：“为犬所害。”崑曰：“犬虽猛，安能害人？”答曰：“非人。”崑骇曰：“非人，何者？”郑子方述本末，崑惊讶叹息不能已。明日，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，发瘞视之，长恻而归。追思前事，唯衣不自制，与人颇异焉。其后郑子为总监使，家甚富，有枋马十余匹。年六十五卒。大历中，沈既济居钟陵，尝与崑游，屡言其事，故最详悉。后崑为殿中侍御史，兼陇州刺史，遂歿而不返。嗟乎！异物之情也，有人道（道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。）焉！遇暴不失节，徇人以至死，虽今妇人不如者矣。惜郑生非精人，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。向使渊识之士，必能揉变化之

理，察神人之际，著文章之美，传要妙之情，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。惜哉！建中二年，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吾（吾原作吴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将军裴冀、京兆少尹孙成、户部郎中崔需、右拾遗陆淳，皆谪（“谪”原作“适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居东南，自秦徂吴，水陆同道。时前拾遗朱放，因旅游而随焉。浮颖涉淮，方舟沿流。昼宴夜话，各征其异说。众君子闻任氏之事，共深叹骇，因请既济传之，以志异云。沈既济撰。

任氏是个女妖。有个姓韦的使君，名叫崆，排行第九，是信安王李祗的外孙。少年时就豪放不受拘束，喜欢饮酒。他堂妹的丈夫叫郑六，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早年时学过武艺，也喜欢女人和酒。他因贫穷没有家，寄住在妻子的娘家。与韦崆很要好。不论是出游还是在家呆着，很少分开。唐代天宝九年夏季六月，韦崆与郑子一起走在长安的小巷里，准备到新昌里去喝酒。走到宣平坊的南面。郑子推辞说有事，要出去一会。随后再到喝酒的地方。韦崆骑白马向东走，郑子骑驴向南走，走进升平坊的北门。恰巧有三个妇女走在路上，其中有个穿白衣服的，面貌特别美丽。郑子看见她这么美又吃惊又高兴。赶着驴，一会儿走在她们的前面，一会儿走在她们的后面，想挑逗却不敢。穿白衣的女人又常用斜眼看他，有接受爱慕的意思。郑子与她开玩笑说：“象你这么漂亮，却徒步走路，为什么呢？”白衣女子笑着说：“有驴骑的人不想借给我，不徒步走怎么办呢？”郑子说：“劣等驴不足以替美人代步，现在就把驴送给你，我能步行跟着就足够了”。互相看

着大笑起来。同行的女人也诱惑他，比以前稍稍亲近些。郑子跟着她们，向东走到乐游园，天已经黑了。看见一座宅院，土墙车门，房屋森严。白衣女子进门前回头说：“请你稍等一会再进去。”跟从的女仆，站在门屏之间，问郑子的姓名、门第，郑子告诉了她。郑子问她，回答说：“姓任，排行二十。”不一会，请他进去。郑子把驴拴在门上，把帽子放在鞍上，就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，来迎接他，她就是任氏的姐姐。屋里点着成排的蜡烛，摆着吃的，举起酒杯连喝了好几杯酒，任氏才换好了衣服出来，尽情地喝酒，喝得很高兴。夜深了，开始睡觉。她美丽的身姿，说笑的神态，一举一动都很动人，实在不是人间所能有的。天快亮了，任氏说：“该走了，我的兄弟名籍在教坊属下，由南衙管辖，天一亮就回来，你不可久留。”约定了以后见面的日子就走了。离开以后，走到里巷大门处，门锁还没打开。里门旁边有个胡人卖饼的铺子，刚刚点上炉火，郑子在门帘下休息，坐着等候开门，顺便与主人谈话。郑子指着自已住过的地方问主人：“从这里向东转弯，有个大门，是谁家的住宅？”主人说：“那里只是倒塌的院墙和废弃的园地，没有什么大住宅”。郑子说：“我刚到那里拜访过，为什么说没有呢？”便和主人争了起来。主人才明白过来，说：“唉，我明白这事了。那里面有一只狐狸，常诱惑男子去同宿，曾经出现好几次了；现在你也遇上了吗？”郑子红着脸小声说：“没遇见。”天亮了，再去看那住处，只见土墙和东车门象原来一样，细看院中，都是荒草和废园。回去以后，看见韦崆，韦崆责备他失约。郑子没说真情，用别的事应付过去。但是一想起任氏的妖艳美貌，就想与她再见一面，

心里想着她，念念不忘。过了十几天，郑子出去游玩，进到西市的衣服铺，一瞥眼看见了她，从前那个女仆跟着她。郑子突然地呼叫她，任氏侧着身子周旋在人流中来躲避他。郑子连连呼叫着往前紧追，她才背着身子站住，用扇子遮着身后说：“你知道了真相，为什么还接近我呢？”郑子说：“虽知道了真相，又担心什么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做的事使人羞愧，见了面难为情。”郑子说：“我如此殷切地想念你，你能忍心抛弃我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怎么敢抛弃你呢？只是怕你讨厌罢了。”郑子发誓，说的话很诚恳，任氏才转过身撤去扇子，光彩艳丽的样子象当初一样。她对郑子说：“人世间象我一样美的女人很多，你没有见过罢了，这没什么奇怪的。”郑子要求和任氏重叙幽情，回答说：“凡是我们这一类人，被人们厌恶猜忌的，不是别的，是因为伤害人，我却不然，如果你不厌恶，我愿意终生做你的妻子。”郑子答应了她，并和她商量住的地方。任氏说：“从这里往东走……有棵大树高出屋顶，门前的小巷很幽静，可以租住。前些时候从宣平的南门，骑着白马往东走的人，不是你妻子的堂兄弟吗？他家里生活用具很多，可以借来用。”当时韦崱的伯叔外面办事，三家的家具器物，都存放起来了。郑子照她说的到韦崱家拜访，并向韦崱借生活用具。韦崱问他干什么用，郑子说：“刚刚得到一个美人，已经租了房子，借这些东西备用。”韦崱笑着说：“看你的相貌，一定是得到一个奇丑的女人，怎么会绝美呢？”韦崱就把帷帐榻席等用具全借给他，派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僮仆，跟着去察看。不一会，跑着回来复命，气喘吁吁汗流满面。韦崱迎上去问他：“有吗？”说：“有。”又问：“长相怎么样？”说：“奇

怪呀，人世上不曾有这么美的人。”韦崧家有婚姻关系的亲属范围广人口多，并且僮仆平时跟着到处游玩，见过很多美女。又问：“与某个女子比谁美？”僮仆说：“不能和她比。”韦崧举出四五个美女逐个让他比较，都说不能和她比。当时吴王的第六个女儿，是韦崧的内妹，美艳得象神仙一样，表亲之中一向推她为第一美女。韦崧问：“与吴王家的第六个女儿比谁美？”又说：“比不上。”韦崧拍着手大惊说：“天下难道有那么美的女人吗？”立刻命令打水洗脸，戴着头巾抹了唇膏就去了。到了以后，恰好郑子出门去了。韦崧进门，看见一个僮仆拿着扫帚正在扫地，有一个女仆在门边，别的没看到什么。向僮仆打听，僮仆笑着说：“没有。”韦崧在屋里四下看，看见红色衣裳从门下露出来。走过去察看，只见任氏藏在门扇的后面，韦崧拉她出来，在明亮的地方看她，实在比家僮说得还美。韦崧爱她爱得发狂，就粗暴地抱着并欺凌她。她不顺从，韦崧用力地制服她，正在危急时刻，就说：“顺从了，请让我活动一下身子。”然后，就又象开始时一样地防御抵抗，象这样重复了好几次。韦崧就全力紧紧地制住她，任氏力气也用尽了，汗出得象淋了大雨。自己估计免不了被侮辱，才放松了身体不再抗拒，可是神情变得很凄惨。韦崧问：“为什么脸色不高兴？”任氏长叹一声说：“郑六真可怜呀。”韦崧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回答说：“郑生空有六尺之躯，却不能保护一个女人，怎能算是大丈夫呢？况且你从少年时就很放荡，得到过很多美女，遇到很多象我这样的女人。可是郑生是贫穷低贱的人，合乎心意的，只有我这个人罢了，你怎能忍心自己已经有余，却来抢夺别人不足的东西呢？可怜的是他又穷又

饿不能自立，穿你给的衣服，吃你给的粮食，所以被你束缚住了。如果粮食能够自给，就不会到这个地步。”韦崱是个豪爽讲义气的人，性情刚烈，听了任氏的话，立刻放下了任氏，整理一个衣服道歉说：“再也不敢这样无礼了。”不一会，郑子回来了，与韦崱互相看着很快乐。从此，凡是任氏用木柴粮食和牲口饲料，全是韦崱供给。任氏平时有事出门，进进出出或坐车或骑马或坐轿或步行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韦崱天天和任氏出游，都很快乐，每每在一起亲近玩耍，没有什么不玩的，只是没做淫乱的事罢了。因此韦崱爱她敬重她，为了她没什么舍不得的。一点点吃的喝的，也不曾忘她。任氏知道他爱自己，因而向他道歉说：“我得到你的厚爱很惭愧，再看自己的丑陋样子，不能用来报答你的深厚情谊，而且我不能背叛郑生，所以不能满足你的快乐。我是秦中人，生长在秦地，出生在艺人家庭，中表亲属中，很多都是人家宠爱的妾媵，因此长安城内的妓院，我全都与她们有联系，或者有美女，你喜欢她又得不到她，我能为你弄到，希望用这个来报答你的恩情。”韦崱说：“太好了。”市场上有个卖衣服的妇女叫张十五娘的，肌体润滑洁净，韦崱早就喜欢她，因而问任氏认不认识她。回答说：“是我的表妹，得到她很容易。”十多天，果然得到了她，几个月后就厌倦了。任氏说：“街市上的人容易得到，不足以显示效果，如果有深宫绝院难以谋取的，试着说说，希望能尽到我的智慧和力气。”韦崱说：“昨天是寒食节，我和两三个人到千福寺游玩，看见刁缅将军在殿堂里安排了乐队，有个善长吹笙的人，年龄十六岁，双鬓下垂到耳朵，娇美的姿态特别艳丽，也认识她吗？”任氏说：

“那是宠奴啊，他母亲就是我的内姐，能够得到她。”韦崱在座席下行礼，任氏答应了他，于是出入刁家有一个多月。韦崱催促问她的办法，任氏希望用两匹细绢作贿赂，韦崱按她说的给了。又过了两天，任氏与韦崱正在吃饭，刁缙派老仆牵着青骊马来迎接任氏。任氏听说召见她，笑着对韦崱说：“事情办成了。”开始时任氏使宠奴身上得了病，针灸吃药也不好，她母亲与刁缙很为她担心，准备去请巫师。任氏秘密地贿赂巫师，指明自己住的地方，让巫师说到这里来才能逢凶化吉。等到看病时，巫师说：“在家里不吉利，应该出去住到东南某个地方，来接受生气。”刁缙和宠奴的母亲熟悉那个地方，任氏就住在那里，刁缙就向任氏请求去住几天。任氏假装以地方狭小推辞，多次请求以后才答应，于是用车带着穿用和玩赏的东西，和宠奴的母亲一起送到任氏的家里，到了病也就好了。不几天后，任氏偷偷地领着韦崱与宠奴私通，过了一个月，竟然怀孕了。宠奴的母亲害怕了，急忙回去接近刁缙，从此就断了关系。另外的一天，任氏对郑子说：“你能张罗出五六千钱吗？想给你挣钱。”郑子说：“能。”于是向别人求借，借了六千钱。任氏说：“有个在市上卖马的人，马的大腿上有青瘢。要买下来饲养着。”郑子到市上去，果然看见一个卖马的人，青瘢在左大腿上，郑子买了回来。他妻子的兄弟们都嘲笑他说：“这是个废物，买了准备干什么？”不久，任氏说：“可以卖马了，能卖三万钱。”郑子就去卖马。有人出价二万钱，郑子不卖，市上的人都说：“那个人何苦贵卖。这马有什么可爱的使你不卖呢？”郑子骑着马往家走，买马的人跟着到了他的家门，多次提高价钱，加到二万五千钱。还

是不卖，说：“不到三万钱不卖。”郑子的妻弟们，聚在一块骂他，郑子不得已，就卖了。终于卖了不足三万钱。接着，秘密地向买马人询问原因。因为昭应县有一匹大腿上长癍的御马，死了三年了，管马的官吏没有多久就被解职。官府向他征收赔偿费，总计六万钱，用半价买马，还能剩很多钱。如果有马来充数，那么三年的草料钱，就可以归养马差吏所得。况且花钱本来就少，因此才买这匹马。任氏以衣服破旧为理由，向韦崐要衣服。韦崐准备给她买整匹的彩色丝绸，任氏不要，说：“只想要成衣。”韦崐从市上找来张大给她买，让张大去面见任氏，问她要什么样的，张大见了任氏，吃惊地对韦崐说：“这人一定是皇亲贵戚，被你偷来，决非民间所能有，希望你快点把她送回去，才能免受祸害。”她美丽动人竟到这种地步，却买成衣，而不自己制作，不懂得她的意思。一年后，郑子因会武艺而被调用，担任槐里府的果毅尉，在金城县办公。这时郑子刚有了妻子，虽然白天在外面与任氏相处，可是夜里得回家睡觉，常常恨不能每个晚上都陪着任氏。这回准备上任去，就邀请任氏一起去，任氏不想去，说：“十天半月同行，也不会有多大的乐趣，请你给我准备好吃的，我就在家里等你回来。”郑子恳求她，任氏更加不答应。郑子就去求韦崐帮忙，韦崐多次劝她，并问不去的原因。任氏很久才说：“有个巫师说，我这一年往西走不吉利，所以才不想去。”郑子很是疑惑，也没想别的什么，与韦崐大笑说：“象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却被妖言所迷惑，为什么呢？”坚持请她去。任氏说：“如果巫师的话得到证明，白白地为你而死去。有什么好处？”两个人说：“怎么会有这种道理呢？”象开始一样恳求她。

任氏没办法，就同行。韦崱把马借给她，到临皋为其饯行，任氏挥挥手就分别了，一连宿了两夜。到马嵬时，任氏骑马走在前面，郑子骑驴走在后面，女仆另有骑的，走在郑子的后面。当时一个西门的养马官在洛川练猎犬，已经十多天了，此时相遇在大道上，青色猎犬在草丛中奔出，郑子就看任氏一下子掉在地上，现了狐形向南跑，青色猎犬追赶她，郑子也跟着边跑边喊叫，也不能止住，跑了一里多远，被猎犬捉住，郑子含着泪，拿出口袋里的钱，买下并埋葬了她。削了块木头做了记号，回头看那马，正在路边吃草。衣服全都放在马鞍上，鞋袜还是挂在脚镫上，就象蝉蜕的样子，只有首饰掉在地上，别的就没什么了，女仆也不见了。过了十多天，郑子回到城里，韦崱见了很高兴，迎上去问：“任氏还好吗？”郑子流着泪回答说：“已经死了。”韦崱听了也很悲痛，互相扶持着进屋，都非常难过。慢慢地问病的原因。回答说：“被狗害死的。”韦崱说：“狗虽然凶猛，怎么能害人？”回答说：“她不是人。”韦崱吃惊地说：“她不是人，是什么呢？”郑子才说了事情的经过，韦崱不停地惊讶叹息。第二天，命令准备车马，与郑子一起到马嵬去，打开坟看了看，悲痛万分地回来了。追想从前的事，只有自己不做衣服，与人有点不一样。此后，郑子当上了总监使，家里十分富有，有十多匹马，六十五岁时死了。大历年间，沈既济住在钟陵，曾与韦崱有所交往，屡次说起这件事，所以知道得最详细。后来韦崱当了殿中侍御史，兼任陇州刺史，就死在任上没有回来。唉，动物的感情，也有合乎人道的。遇到强暴不失去贞节，献身于人一直到死，即使现在的妇女也有比不上的。可惜的是郑生

不是个精明细心的人，只是喜欢她的美貌却不能考察她的性情，假使他是个有渊博学识的人，一定能运用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，考察神与人之间的异同，写成美妙的文章，传播重要而微妙的人情道理，不能仅仅停止在欣赏她的风情姿态上，可惜呀。建中年间的第二年，沈既济从左拾遗任上，同金吾将军裴冀，京兆少尹孙成，户部郎中崔需，右拾遗陆淳，全被贬官到东南地区去。从秦地到吴地去，水上陆上走一条路，当时从前的拾遗朱放，因外出旅游也随在一起，飘在颖水上，接着又渡过淮河，船挨着船顺流而下。白天喝酒晚上说话，各人说些奇异的故事，各位君子听了任氏的事，都深深地替她叹息惊奇，因而让沈既济给任氏写个传，来记载这件特异的事。沈既济就撰写了这个故事。

李 萇

唐天宝中，李萇为绛州司士，摄司户事。旧传此阙素凶，厅事若有小孔子出者，司户必死，天下共传“司户孔子”。萇自摄职，便处此厅。十余日，儿年十余岁，如厕，有白裙妇人持其头将上墙，人救获免，忽不复见。萇大怒骂，空中以瓦掷中萇手。表弟崔氏，为本州参军，（“本州参军”四字原缺，据黄本补。）是日至萇所，言此野狐耳。曲沃饶鹰犬，当大致之。俄又掷粪于崔杯中。后数日，犬至，萇大猎，获狡狐数头，悬于檐上。夜中，闻檐上呼李司士云：“此是狐婆作

崇，何以枉杀我娘？儿欲就司士一饮，明日可具觞相待。”苾云：“已正有酒，明早来。”及明，酒具而狐至，不见形影，具闻其言。苾因与交杯，至狐，其酒翕然而尽。狐累饮三斗许，苾唯饮二升。忽言云：“今日醉矣，恐失礼仪。司士可罢，狐婆不足忧矣！明当送法禳之。”翌日，苾将入衙，忽闻檐上云：“领取法。”寻有一团纸落，苾便开视，中得一帖。令施灯于（“于”原作“心”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席，席后乃书符，符法甚备。苾依行之，其怪遂绝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天宝年间，李苾担任绛州司士职务，兼管司户的事。从前传说这个空缺历来不吉祥，厅堂里如有小孔出现，司户一定会死去。天下都传说“司户孔子”的话。李苾自从代理司户职务以来，就住在这个厅里，住了十多天。儿子有十多岁，到厕所去，有个穿白裙的妇人揪着孩子的头准备上墙，被人们救了下來，一转眼，那个妇人就不见了。李苾很生气，骂了起来，空中扔瓦片打中了李苾的手。李苾的表弟姓崔，是本州的参军，这一天来到李苾的住处，听说后说，这是野狐狸作怪，曲沃一带养鹰犬的人很多，应当多弄些来。一会儿又把粪扔到崔参军的酒杯里。又过了几天，弄来了狗，李苾大肆捕猎，捉住了几只狐狸，悬挂在房檐上。半夜，就听见房檐上有人喊叫李司士说：“这是狐狸婆婆在作怪，为什么错杀了我娘。我想与你一起喝酒，明天要准备好酒菜等我来。”李苾说：“我家里正好有酒，明日早点来。”到了天亮，酒菜准备好了，狐狸也来了，只是看不见狐狸的形象，狐狸的话

全能听见。李萇因而与狐狸碰杯喝酒。该狐狸喝时，杯中酒一下子就光了。狐狸共喝了三斗多酒，李萇只喝了二升，忽然狐狸说道：“今天喝醉了，恐怕做出失礼的事，李司士就别喝了，狐狸婆婆的事不值得担忧，明天应当送来法术消除灾祸。”第二天，李萇准备去办公，忽然听檐上有人说：“把法术拿去。”接着就有一个纸团掉下来。李萇就打开看，纸中间有一张贴，让他在席上安放灯火，放好后再写符，符法很完备，李萇照着说的做，那怪事就没有了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三

狐七

王 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

王 生

杭州有王生者，建中初，辞亲之上国。收拾旧业，将投于亲知，求一官耳。行至圃田，下道，寻访外家旧庄。日晚，柏林中见二野狐倚树如人立，手执一黄纸文书，相对言笑，旁若无人。生乃叱之，不为变动。生乃取弹，因引满弹之，且中其执书者之目，二狐遗书而走。王生遽往，得其书，才一两纸，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，遂缄于书袋中而去。其夕，宿于前店，因话于主人。方讶其事，忽有一人携装来宿，眼疾之甚，若不可忍，而语言分明，闻王之言曰：“大是异事，如何得见其书？”王生方将出书，主人见患眼者一尾垂下床，因谓生曰：“此狐也。”王生遽收书于怀中，以手摸刀逐之，则

化为狐而走。一更后，复有人扣门，王生心动曰：“此度更来，当与刀箭敌汝矣。”其人隔门曰：“尔若不还我文书，后无悔也！”自是更无消息。王生秘其书，緘滕甚密。行至都下，以求官伺谒之事，期方賒缓，即乃典贴旧业田园，卜居近坊，为生之计。月余，有一僮自杭州而至，裳入门，手执凶讣。王生迎而问之，则生已丁（明抄本无“已丁”二字。）家难已（“已”原作“矣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数日，闻之恸哭（“之”字“哭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生因视其书，则母之手字云：“吾本家秦，不愿葬于外地。今江东田地物业，不可分毫破除，但都下之业，可一切处置，以资丧事。备具皆毕，然后自来迎接。”（“接”原作“节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王生乃尽货田宅，不候善价，得其资，备涂刍之礼，无所欠少。既而复篮舁东下，以迎灵輿。及至扬州，遥见一船子，上有数人，皆喜笑歌唱。渐近视之，则皆王生之家人也。意尚谓其家货之，今属他人矣。须臾。又有小弟妹褰帘而出，皆彩服笑语。惊怪之际，则其家人船上惊呼，又曰：“郎君来矣，是何服饰之异也？”王生潜令人问之，乃见（“见”原作“闻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其母惊出。生遽毁其衰经，行拜而前。母迎而问之，其母骇曰：“安得此理？”王生乃出母送遗书，乃一张空纸耳。母又曰：“吾所以来此者，前月得汝书云，近得一官，令吾尽货江东之产，为入京之计。今无可归矣。”及母出王生所寄之书，又一空纸耳。王生遂发使入京，尽毁其凶丧之具。因鸠集余资，自淮却扶侍，且往江东。所有十无一二，才得数间屋，至以庇风雨而已。有弟一人，别且数岁，一旦忽至，见其家道败落，因征其由。王生具话本末，又述妖狐事，曰：

“但应以此为祸耳。”其弟惊嗟，因出妖狐之书以示之。其弟才执其书，退而置于怀中，曰：“今日还我天书。”言毕，乃化作一狐而去。（出《灵怪录》）

杭州有个王生，唐德宗建中初年，辞别亲人到京城去，清理一下旧产业。准备投奔亲属和好朋友，谋一个官职。走到一个果园，又往下走，寻访外祖父家的旧庄院。天黑了，在柏树林中看见两只野狐狸倚着树象人似的站着，手拿一本黄纸书，面对面地说笑，一付旁若无人的样子。王生就呵叱它们，它们也不理睬。王生就拿出弹弓，拉满了用弹射它们，并且射中了那个拿着书的狐狸眼睛，二只狐狸扔下书跑了。王生急忙跑过去，得到了那本书，书才一两张纸，书上文字类似梵文没有人能懂，就放到书袋中离开了。那天晚上，就在前面的客店住下，并向店主人说了这件事。正在惊讶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人带着行装来住宿，眼睛病得很厉害，象是不能忍受的样子，可是话语很清楚，听了王生的话说：“是件大怪事，怎样才能看看那本书呢？”王生正要拿出书来，店主人看得见眼病的人一条尾巴垂到床下，因此对王生说：“这人是个狐狸。”王生急忙把书收藏在怀里，用手摸了把刀追赶他，他变成狐狸跑了。一更后，又有人敲门，王生心中一动说：“这回是第二次来，应当用刀箭对付你。”那人隔着门说：“你如果不还给我书，会后悔的。”从此再也没有消息了。王生觉得那本书很神秘，捆藏得很严密。到了京城，因为谋取官职要伺机求人，时间就宽松了，于是去典卖了旧产业和田园，选

了个靠近店铺的地方住下，做长久打算。一个多月后，有个僮仆从杭州穿着丧服来了，手里拿着报丧的信。王生迎上去问那个僮仆，王生遭遇家庭灾难已经好几天了，听说后痛哭起来。王生再看那封信，是母亲的手笔，写道：“我家本来住在秦地，不愿意埋葬在别的地方，现在江东的田地和家产，不能随便乱动，但是京城里的家产，可一切由你处置，用来资助丧事。一切都准备完毕，再亲自来迎接。”王生就把田园住宅，不等有好价钱，全都卖了。卖的钱，购买办丧事用的车、马、人、物，所剩无几。接着又坐着竹轿向东走，去迎接送灵的队伍。等到了扬州，远远地看见一条小船，船上有几个人，都在高兴地唱歌，慢慢地走近一看，全是王生的家仆，还以为他们被王生家卖了，现在已经属于别人家的仆人了。不一会，又有小弟小妹们撩起门帘走出来，全都穿着彩衣服说话。正在吃惊奇怪的时候，就听他的家人在船上吃惊地喊叫，又说：“公子来了，他为什么穿的衣很特别呢。”王生暗中派人问家人，就看见的母亲吃惊地走出来，王生立刻毁掉了孝服，一边走一边行礼走上前去，母亲迎着他问是怎么回事，吃惊地说：“哪有这个道理”。王生就取出母亲送来的遗书，只是一张白纸罢了。他母亲又说：“我之所以来到这里，是因上个月收到你的信，说是近来谋得一个官职，让我把江东的产业全卖了，做好入京的打算，现在到哪里去呢？”等母亲取出王生寄的信，又是一张白纸。王生于是派人进京，把那些办丧事用的东西全毁掉。接着又把剩余的钱凑起来，从淮水往回走，搀扶侍候着母亲，先到江东去，剩下的钱只有十分之一二了，只够买几间屋子，来遮庇风雨罢了。王生有个弟弟，

分别已经好几年，一天早晨忽然来了，看见他家道败落，因而问败落的原因，王生把事情经过全说了。又说了妖狐的事，说：“就是因此造成的灾祸。”他弟弟吃惊地叹着气。于是取出妖狐的书给他看，他弟弟刚拿到书，退了一步把书放在怀中，说：“到今天才还我的天书。”说完，就变成一只狐狸跑了。

李自良

唐李自良少在两河间，落拓不事生业，好鹰犬，常竭囊货，为鞬继之用。马燧之镇太原也，募以能鹰犬从禽者，自良即诣军门，自上陈。自良质状骁健，燧一见悦之，置于左右，每呼鹰逐兽，未尝不惬意快意焉。数年之间，累职至牙门大将。因从禽、纵鹰逐一狐，狐挺入古圻中，鹰相随之。自良即下马，乘势跳入圻中。深三丈许，其间朗明如烛，见砖塌上有坏棺，复有一道士长尺余，执两纸文书立于棺上。自良因掣得文书，不复有他物矣，遂臂鹰而出。道士随呼曰：“幸留文书，当有厚报。”自良不应，乃视之，其字皆古篆，人莫之识。明旦，有一道士，仪状风雅，诣自良。自良曰：“仙师何所？”道士曰：“某非世人，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，此非将军所宜有，若见还，必有重报。”自良固不与，道士因屏左右曰：“将军裨将耳，某能三年内，致本军政，无乃极所愿乎？”自良曰：“诚如此愿，亦未可信，如何？”道士即超然奋

身，上腾空中。俄有仙人绛节，玉童白鹤，徘徊空际，以迎接之。须臾复下，谓自良曰：“可不见乎？此岂是妄言者耶？”自良遂再拜，持文书归之。道士喜曰：“将军果有福祚，后年九月内，当如约矣。”于时贞元二年也。至四年秋，马燧入觐，太原耆旧有功大将，官秩崇高者，十余人从焉，自良职最卑。上问：“太原北门重镇，谁可代卿者？”燧昏然不省，唯记自良名氏，乃奏曰：“李自良可。”上曰：“太原将校，当有耆旧功勋者。自良后辈，素所未闻，卿更思量。”燧仓卒不知所对，又曰：“以臣所见，非自良莫可。”如是者再三，上亦未之许。燧出见诸将，愧汗洽背。私誓其心，后必荐其年德最高者。明日复问：“竟谁可代卿？”燧依前昏迷，唯记举自良。上曰：“当俟议定于宰相耳。”他日宰相入对，上问马燧之将孰贤，宰相愕然，不能知其余，亦皆以自良对之。乃拜工部尚书，太原节度使也。（出《河东记》）

唐代的李自良少年时在两河之间，游游荡荡，不从事谋生的事业。喜欢玩猎鹰，常常把身上的钱全拿出来，用来购买皮制臂套和架鹰牵犬的什物。马燧镇守太原时，招募那些能指挥鹰犬捉野兽的人，李自良就自己来到军门，自己介绍自己。李自良的体形骁勇健壮，马燧一看见就喜欢他，把他留在身边，每当他招呼猎鹰追赶野兽时，无不令马燧心情舒畅痛快。几年时间，积累提升为牙门大将军。因为追逐禽兽，放鹰追赶一只狐狸，狐狸钻进古坟里去。鹰也随着飞进去。李自良就下马，跟着跳进坟里去。坟有三丈多深，坟里明朗得

象点了蜡烛，只见砖榻上有个损坏了的棺材，又有一个道士高一尺多，拿着两张纸的文书站在棺材上。李自良顺手抽出文书，不再有别的东西了，就用胳膊架着猎鹰出了古坟。那个道士跟着喊道：“请留下文书，我会优厚地报答你。”李自良不应声。看那文书，上面写的全是古篆字，没有人能认识。第二天早晨，有一个道士，仪表形象潇洒儒雅，来见李自良。李自良说：“仙师从哪里来？”道士说：“我不是世上的人，是因为将军昨天强夺了天书才来的，这文书不是将军应当有的东西，如果能还给我，一定重重地报答你。”李自良坚持不给。道士接着屏退了他身边的人说：“将军只是个副将罢了，我能在三年之内，让你当上本地的军政长官，这不是你的最大愿望吗？”李自良说：“我真的能有这个愿望，也不可信，怎样才能使我相信呢？”道士身子轻轻地一用力，就飞到空中，一会儿有个仙人拿着红色的符节，玉童和白鹤，在天上飞来飞去地迎接道士，一会儿就下来了，对李自良说：“你没见吗？这难道是说大话的人做得到的？”李自良拜了又拜，拿出文书还给他。道士高兴地说：“将军果然是个有福气的人，后年的九月，就能实现我的预约了。”这时是贞元第二年，到贞元第四年的秋天，马燧进京见皇上，太原那些年高而久负声望的大将军等官位崇高的人，有十多人跟着进京，李自良官职最低。皇上问：“太原是国家北大门的重要城镇，谁能够代替你？”马燧昏然不清醒，只记住了李自良的姓名，就上奏说：“李自良可以代替。”皇上说：“太原的将官，应当有年高而久负声望有功勋的人，李自良是个晚辈，从来就没听说过他，你再考虑考虑。”马燧匆忙地不知怎么说，又说：“以我的看法，不

是李自良，谁也不行。”象这样说了二三次，皇上也没应许他。马燧出来见到各位将军，惭愧得汗流浹背，私下里在心中发誓，以后一定推荐那年令品德最高的人。第二天又问：“究竟谁能代替你？”马燧象以前一样地昏迷，只记得推举李自良。皇上说：“等我和宰相商议之后再确定吧。”又一天，宰相进宫去答对，皇上问马燧手下的将军谁有才能，宰相愣了，记不住别的人，也用李自良的名字来回答皇上，这才任命李自良担任工部尚书、太原节度使的职务。

李令绪

李令绪即兵部侍郎李纾堂兄。其叔选授江夏县丞，令绪因往覲叔，及至坐久，门人报云：“某小娘子使家人传语。”唤入，见一婢甚有姿态，云：“娘子参拜兄嫂。”且得令绪远到，丞妻亦传语云：“娘子能来此看儿侄否？”又云：“妹有何饮食，可致之。”婢去后，其叔谓令绪曰：“汝知乎，吾与一狐知闻逾年矣。”须臾，使人赍大食器至。黄衫奴舁，并向来传语（“语”字原空缺，据许本改。）婢同到，云：“娘子续来。”俄顷间，乘四辔金饰舆，仆从二十余人至门，丞妻出迎。见一妇人，年可三十余，双梳云髻，光彩可鉴。婢等皆以罗绮，异香满宅。令绪避入，其妇升堂坐讫，谓丞妻曰：“令绪既是子侄，何不出来？”令绪闻之，遂出拜。谓曰：“我侄真士人君子之风。”坐良久，谓令绪曰：“观君甚长厚，心怀中应有急

难于众人。”令绪亦知其故。谈话尽日辞去。后数来，每至皆有珍馐。经半年，令绪拟归东洛，其姑遂言：“此度阿姑得令绪心矣。阿姑缘有厄，拟随令绪到东洛，可否？”令绪惊云：“行李贫迫，要致车乘，计无所出。”又云：“但许，阿姑家自（“自”原作“事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假车乘，只将女子两人，并向来所使婢金花去。阿姑事，令绪应知，不必言也。但空一衣笼，令逐驼家人，每至关津店家，即略开笼，阿姑暂过歇了，开笼自然出行，岂不易乎？”令绪许诺。及发，开笼。见三四黑影入笼中，出入不失前约。至东都，将到宅，令绪云：“何处可安置？”金花云：“娘子要于仓中甚便。”令绪即扫洒仓，密为都置，唯逐驼奴知之，余家人莫有知者。每有所要，金花即自来取之，阿姑时时一见。后数月云：“厄已过矣，拟去。”令绪问云：“欲往何处？”阿姑云：“胡璿除豫州刺史，缘二女成长，须有匹配，今与渠处置。”令绪明年合格，临欲选，家贫无计，乃往豫州。及入境，见榜云：“我单门孤立，亦无亲表，恐有擅托亲故，妄索供拟。即获时申报，必当科断。”往来商旅，皆传胡使君清白，干谒者绝矣。令绪以此惧，进退久之，不获已。乃潜入豫州，见有人参谒，亦无所得。令绪便投刺，使君即时引入，一见极喜，如故人。云：“虽未奉见，知公有急难，久伫光仪，来何晚也！”即授馆，供给颇厚。一州云：“自使君到，未曾有如此。”每日入宅欢宴，但论时事，亦不言他。经月余，令绪告别，璿云：“即与处置路粮，充选时之费。”便集县令曰：“璿自到州，不曾有亲故扰。李令绪天下俊秀，某平生永慕，（“慕”原作“展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奉昨一见，知是丈夫，以此重之。诸公合见耳。

今请赴选，各须与致粮食，无令轻黜。”官吏素畏其威，自县令已下，赠绢无数十匹已下者。令绪获绢千疋，仍备行装，又留宴别。令绪因出戟门，见别有一门，金花自内出云：“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见。”及入，阿姑已出，喜盈颜色。曰：“岂不能待嫁二女？”又云：“令绪买得甘子，不与令姑，太慳也。”令绪惊云：“实买得，不敢特送。”笑云：“此戏言耳。君所买者不堪，阿姑自有上者。”与令绪将去，命取之，一一皆大如拳。既别，又唤令绪回云：“时方艰难，所将绢帛行李，恐遇盗贼，为之奈何？”乃曰：“借与金花将去，但有事急，一念金花，即当无事。”令绪行数日，果遇盗五十余人，令绪恐惧坠马。忽思金花，便见精骑三百余人，自山而来，军容甚盛，所持器械，光可以鉴。杀贼略尽，金花命骑士却掣驰，仍处分兵马好去。欲至京，路店宿，其主人女病，云是妖魅。令绪问主人曰：“是何疾？”答云：“似有妖魅，历诸医术，无能暂愈。”令绪云：“治却何如？”主人珍重辞谢，乞相救：“但得校损，报效不轻。”遂念金花，须臾便至，具陈其事。略见女之病，乃云：“易也。”遂结一坛，焚香为咒。俄顷，有一狐甚疥病，缚至坛中。金花决之一百，流血遍地，遂逐之，其女便愈。及到京，金花辞令绪，令绪云：“远劳相送，无可赠别。”乃致酒饌。饮酣谓曰：“既无形迹，亦有一言，得无难乎？”金花曰：“有事但言。”令绪云：“愿闻阿姑家事来由也。”对曰：“娘子本某太守女，其叔父昆弟，与令绪不远。嫁为苏氏妻，遇疾终。金花是从嫁，后数月亦卒，故得在娘子左右。天帝配娘子为天狼将军夫人，故有神通。金花亦承阿郎余荫。胡使君即阿郎亲子侄。昨所治店家女，其狐是阿郎门侧役使，

此辈甚多，金花能制之。”云锐骑救难者，是天兵。金花要换，不复多少。令绪谢之云：“此何时当再会？”金花云：“本以姻缘运合，只到今日。自此姻缘断绝，便当永辞。”令绪惆怅良久，传谢阿姑，千万珍重。厚与金花赠遗，悉不肯受而去。胡璿后历数州刺史而卒。（出《腾听异志录》）

李令绪是兵部侍郎李纾的堂兄，他的叔叔被委任江夏县的县丞，李令绪因而去看望叔叔。等到了叔叔家，坐了很久，有个守门人先报告说：“有个小娘子派仆人来传话。”叫仆人进来，一看是个很漂亮的女仆，女仆说：“娘子让我来参拜哥哥和嫂子。”正好李令绪从远方来，县丞的妻子也传话说：“你家娘子能来这里看看侄儿吗？”又说：“妹妹那里有什么好吃的，可以带一点来。”女仆走后，叔叔对李令绪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和一只狐狸交朋友已经一年多了。”不一会，派人送来一个大食器，由穿黄衫的仆人抬着，与刚才来传话的女仆一块来了，女仆说：“我家娘子一会儿就来。”一会儿，坐着装饰着四个金环的轿子，带着二十多个仆人来到，县丞的妻子出去迎接。就见一个妇女，年龄大约三十多岁，梳了一对高耸的发髻，能够照出光彩来，仆人都穿着丝绸衣服，满屋子都是奇异的香味，令绪躲避到屋里去。那妇女走进堂屋坐下以后，对县丞的妻子说：“李令绪既然是侄儿，为什么不出来。”李令绪听了，就出来拜见。她对李令绪说：“我的侄儿真是读过书的正人君子。”坐了很久，对李令绪说：“看你很是老成忠厚，你心里好象有急难的事向人们说。”李令绪也明

白其中缘故。谈了一整天话才离开，以后又多次来，每次都带来珍贵的菜肴。过了半年，李令绪打算回东洛去，他的姑姑就说：“这次我懂得令绪的心情了，我因为命中有难，打算随你到东洛去，可以吗？”李令绪吃惊地说：“我的行囊很少，要想坐车，我可没办法。”她又说：“只要答应，姑姑可以自己家借车坐。只带两个女人，和一向使唤的女仆金花去，我的事，你应当明白，就不必说了。只要一个空的衣箱，叫赶骆驼仆人，每当到了关口码头和旅店，就略微打开箱子，我暂时歇一下，自然打开箱子出来走走，难道不是很容易吗？”李令绪答应了。等到出发，打开箱子，只看见三四个黑影进入箱里，一路上出出入入不违犯先前的约定。到了东都，快到家了，李令绪说：“把阿姑安置到什么地方？”金花说：“娘子说在仓房里就很方便。”李令绪就洒扫仓房，秘密地安置好，唯有赶骆驼的仆人知道这事，其他的仆人没有人知道。每次要东西，金花就亲自来取，阿姑也不时地出现一次。过了几个月说：“灾难已经过去了，打算离开。”李令绪说：“准备到什么地方。”阿姑说：“胡璿担任豫州刺史，因为二个女儿已长大成人，须要婚配，现在去给他操办这件事。”李令绪第二年合乎规定，临去候选时，家里穷没有办法，就到豫州去。快进入豫州时，看一个榜文说：“我孤伶伶地一个人安家立业，也没有亲戚，唯恐有那假托亲朋故友，前来索要供给，捉到了及时报上来，一定按律法判刑。”来来往往的商人和旅客，都传说胡使君的清廉，前来托人求情的就没有了。李令绪因此害怕，长久的犹豫不绝，就暗中进豫州，看见有那拜见求情的人，也没得到什么。令绪就递上名片，使君立即让他进

去。一见面非常高兴，象老朋友一样。说：“虽然没有见过面，知道你有急难的事，早就恭候你的大驾，来得为什么这么晚。”就安排馆所，供给很优厚，一州的人都说：“自从使君到这里任职以来，不曾有过这样的事”。每天都进宅去欢乐地参加宴会，只谈论时事，也不说别的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李令绪告别。胡璿说：“立即给你筹集资金，当做是参加考试的费用。”就召集县令说：“我自从来到豫州，不曾有亲朋好友来打扰。李令绪是天下的少见的优秀人才，我生平常仰慕他，昨天一见面，知道他是个大丈夫，因此敬重他，各位应当见一见他。现在他要去参加考试，各位都要给他些吃用的东西，不管多少都行。”官吏们平时就惧怕他的威严，从县令以下的官吏，赠送的绢没有几十匹以下的。令绪得到了千匹绢，又另准备了行李用品，又留他参加宴会来送别。李令绪走出戟门，看见另外还有一个门，金花从里面出来说：“娘子在山亭院里请你见面。”等到进去，姑姑已经出来了，脸上笑盈盈地说：“难道不能等到二个女儿出嫁吗？”又说：“令绪买了柑子，不给你姑姑吃，太小气了。”李令绪吃惊地说：“确实买了，不敢主动送给你。”姑姑笑着说：“这只是说笑话，你买的不好吃，姑姑自己有上等的，给你带着路上吃。”派人去拿，一个个都象拳头大小。分别后，又叫李令绪回去说：“正是时事艰难的时候，你带的丝绸行李，恐怕遇上了强盗，遇上怎么办呢？”又说：“让金花跟着你去，只要有急事，一念金花，就会无事。”李令绪走了几天，果然遇上五十多个强盗，李令绪吓得掉下马，忽然想到金花，就看见三百多个精锐骑兵，自山上下来，军队的阵容很是盛大，拿的兵器，光亮得可以照人，把盗贼全

杀光了。金花命令骑兵飞快地退回去，把兵马安排好才离开。李令绪想到京城去，路上住店，那个店主的女儿有病，说是妖魅病。李令绪问店主人说：“是什么病。”回答说：“好象是妖魅病，请过了好多医生术士，都不能好转。”李令绪说：“我给治好病，怎么样？”店主人频频表示感谢，请求救他女儿，只要能治好病，一定重重酬谢。就想念金花，一会儿就到了，向她细说了这件事。金花略微看了女子的病，才说：“容易。”于是搭起一座坛，烧香念咒，一会儿，有一只狐狸满身癞疮，被捆到坛上，金花宣判打它一百鞭，打得遍地是血，然后赶走了，那女子病就好了。等到了京城，金花向李令绪告别，李令绪说：“路很远，劳动你送我，实在没有什么赠送给你的东西。”就备办了酒菜，喝酒喝到高兴时对她说：“既然不拘形迹了，有一句话要问，不知你会不会为难呢？”金花说：“有事尽管说。”李令绪说：“我想知道姑姑家事的来龙去脉。”回答说：“娘子本是某太守的女儿，她的叔叔和堂兄弟血缘上和你隔得不太远，嫁给姓苏的做妻子，得病死了，我是陪嫁，几个月后也死了，所以现在能够在娘子的身边。天帝把娘子配给天狼将军做夫人，所以才有神通，我也承受了天狼将军的好处。胡使君就是天狼将军的亲侄子。昨天医治的店主人的女儿，那个狐狸是天狼将军门边听候役使的，这一类很多，我能制住他们。那些救难的精锐骑兵，是天兵，我要支使他们，不管多少都行。”令绪向她道谢说：“这一别何时能再见呢？”金花说：“本来从姻缘命运上看，聚会只到今天为止，从此就断绝关系，永远分别。”李令绪惆怅了很长时间，请她传话感谢姑姑，千万珍重身体，给了金花很厚的赠

品，全都不肯接受，就走了。胡璿后来做了几个州的刺史才死去。

裴少尹

唐贞元中，江陵少尹裴君者，亡其名。有子十余岁，聪敏，有文学，风貌明秀，裴君深念之。后被病，旬日益甚，医药无及。裴君方求道术士，用呵禁之，冀瘳其苦。有叩门者，自称高氏子，以符术为业。裴即延入，令视其子，生曰：“此子非他疾，乃妖狐所为耳。然某有术能愈之。”即谢而祈焉。生遂以符术考召，近食顷，其子忽起曰：“某病今愈。”裴君大喜，谓高生为真术士。具食饮，已而厚赠缙帛，谢遣之。生曰：“自此当日日来候耳。”遂去。其子他疾虽愈，而神魂不足，往往狂语，或笑哭不可禁。高生每至，裴君即以此且祈之。生曰：“此子精魂，已为妖魅所系，（“系”原作“击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今尚未还耳。不旬日当间，幸无以忧。”裴信之。居数日，又有王生者，自言有神符，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，来谒。裴与语，谓裴曰：“闻君爱子被病，且未瘳，愿得一见矣。”裴即使见其子，生大惊曰：“此郎君病狐也，不速治，当加甚耳。”裴君因话高生，王笑曰：“安知高生不为狐？”乃坐，方设席为呵禁，高生忽至，既入大骂曰：“奈何此子病愈，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？即为病者耳！”王见高来，又骂曰：“果然妖狐，今果至，安用为他术考召哉？”二人纷然，相诟

辱不已。裴氏家方大骇异，忽有一道士至门，私谓家僮曰：“闻裴公有子病狐，吾善视鬼，汝但告，请入谒。”家僮驰白裴君，出话其事，道士曰：“易与耳。”入见二人，二人又诟曰：“此亦妖狐，安得为道士惑人？”道士亦骂之曰：“狐当还郊野墟墓中，何为挠人乎？”既而闭户相斗殴，数食顷。裴君益恐，其家僮惶惑，计无所出。及暮，阒然不闻声，开视，三狐皆仆地而喘，不能动矣。裴君尽鞭杀之，其子后旬月乃愈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代贞元年间，江陵的少尹裴君，不知他的名字，有个儿子十多岁，聪明敏捷，有文才，风度面貌明朗秀美，裴君特别喜欢他。后来得病，十多天后更加厉害，求医吃药也治不好。裴君正要访求有道行的术士，用呵禁法治病，希望能减轻痛苦。有叩门的人，自称姓高，靠符术谋生。裴君就请进家里，让他看视儿子。高生说：“这孩子不是别的病，是妖狐所致，可是我有法术能治好病。”裴君向他道谢并请他治病。高生就用道符法术考察召魂，不到一顿饭的时间，他的儿子忽然起身说：“我的病现在好了。”裴君大喜，说高生是真正的术士。准备了吃喝，接着又优厚地送给他钱物，感谢并送他走。高生说：“从此我会天天来守候着。”就走了。他的儿子别的病虽然好了，可是，精神不充足，往往说胡话，或是又哭又笑不能禁止。高生每次来，裴君就把这种情况告诉他并请他医治，高生说：“这孩子的灵魂，已被妖魅控制住了，现在还未回到身上，不出十天当回，不要因此事担忧。”裴君

相信了他。过了几天，又有王生，自己说有神符，能用呵禁法除去妖魅病，因而来求见。裴君与他说话，他对裴君说：“听说你的爱子得病，并且还没好，希望看他一下。”裴君就让他看了看儿子，王生大惊说：“这个郎君得的是狐魅病，不快治，病会加重。”裴君因而提到高生，王生笑着说：“怎么知道高生不是狐狸呢。”就坐下，正在安排地方施呵禁法术，高生忽然来了，进去后大骂说：“为什么这孩子病好了，却又请来一个狐狸坐在家里面呢？这个狐狸就是病因。”王生见高生来，又骂着说：“果然是个妖狐，现在既然来了，何必施展别的法术考察拘禁他呢？”两个人乱喊着，互相谩骂不停。裴君一家正在惊怕奇怪，忽然有一个道士来到门前，私下对家僮说：“听说裴公有个儿子得了狐媚病，我善于观察鬼魅，你只去告诉，说我请求进去拜见。”家僮跑着告诉了裴君，出来谈起这件事，道士说：“容易对付。”进去见了二人，二人又骂着：“这个也是妖狐，怎么能变成道士迷惑人。”道士也骂他们说：“狐狸应当回到荒郊野外的墓穴中去，为什么来骚扰人呢？”接着关上门互相殴斗，打了几顿饭的工夫。裴君更加害怕，他的家僮也惊惶失措，拿不出什么好办法，等到天黑了，静静地听不到一点声音，开门一看，三个狐狸都倒在地上喘气，不能动弹了。裴君全都鞭打并杀了它们，他的儿子一个月后病就好了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四

狐八

张简栖 薛 夔 计 真 刘元鼎
张立本 姚 坤 尹 瑗 韦氏子

张简栖

南阳张简栖，唐贞元末，于徐泗间以放鹰为事。是日初晴，鹰击拿不中，腾冲入云路。简栖望其踪，与徒从分头逐觅。俄至夜，可一更，不觉至一古墟之中。忽有火烛之光，迫而前，乃一冢穴中光明耳。前覘之，见狐凭几，寻读册子。其旁有群鼠，益汤茶，送果栗，皆人拱手。简栖怒呵之，狐惊走，收拾册子，入深黑穴中藏。简栖以鹰竿挑得一册子，乃归。至四更，宅外闻人叫索册子声，出觅即无所见。至明，皆失所在。自此夜夜来索不已。简栖深以为异，因携册子入郭，

欲以示人。往去郭可三四里，忽逢一知己，相揖，问所往。简栖乃取册子，话狐状，前人亦惊笑，接得册子，便鞭马疾去。回顾简栖曰：“谢以册子相还。”简栖逐之转急，其人变为狐，马变为獐，不可及。回车入郭，访此宅知己，元在不出，方知狐来夺之。其册子装束，一如人者，纸墨亦同，皆狐书，不可识。简栖犹录得头边三数行，以示人。

南阳人张简栖，唐代贞元年末，在徐泗之间放鹰玩。这一天天刚晴，鹰捉不到东西，振翅飞上云霄之中。张简栖盯着鹰的踪迹，和同伴们分头追赶寻找。不久天黑了，大约一更天，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古墓之中。忽然有烛光出现，逼近前一看，是从一个坟穴中露出的光亮。上前仔细看，看见一个狐狸靠着桌子，认真地在读一本小册子。它身边有一群老鼠添茶水，送果品，都象人一样拱手行礼。张简栖生气地呵斥它，狐狸受惊要跑掉，收拾起册子，跑到深黑的洞中藏了起来。张简栖用鹰竿挑到一本小册子，就回家了。到四更天，听到屋外有人喊叫索要小册子的声音，出去找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到了天亮，声音全都没有了，从此天天晚上不停地来索要。张简栖深深地奇怪这件事，于是携带着小册子到城里去，想把小册子给人们看看。在离城大约三四里的地方，忽然遇上一个熟人，互相行礼，问去哪里。张简栖就取出小册子，述说遇见狐狸的情况，那人也又惊奇又好笑，接过小册子，就打着马快速离开。并回过头看着张简栖说：“谢谢你把小册子还给我。”张简栖于是急忙地追赶他。那人变成狐狸，

马变成獐子，就追不上了。回过头进入城郭，访问住在这里的熟人，朋友在家没出门，才知是狐狸来夺书。那书册的装订，与人装订得一样，纸和墨也相同。都是狐狸文字，不认识。张简栖还记得头三行文字，就录下来给人看。

薛夔

贞元末，骁卫将军薛夔寓居永宁龙兴观之北。多妖狐，夜则纵横，逢人不忌。夔举家惊恐，莫知所如。或谓曰：“妖狐最惮猎犬，西邻李太尉第中，鹰犬颇多，何不假其骏异者，向夕以待之？”夔深以为然。即诣西邻子弟具述其事，李氏喜闻，羁三犬以付焉。是夕月明，夔纵犬，与家人辈密观之。见三犬皆被羁勒，三狐跨之，奔走庭中，东西南北，靡不如意。及晓，三犬困殆，寝而不食。才暝，复为乘跨，广庭蹴踔，犬稍留滞，鞭策备至。夔无奈何，竟徙（“徙”原作“从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焉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唐朝贞元的末年，骁卫将军薛夔寄居在永宁县龙兴观的北面。住处有很多妖狐，夜里纵横乱窜，遇人也不怕，薛夔全家人都很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有的人对他说：“妖狐最怕猎犬，西面的邻居李太尉家中，鹰犬很多，何不借来其中最优秀的，到了晚上让狗防备狐狸。”薛夔深深地认为是对的，

就去拜见西邻的子弟并详细说了他家的事，李氏子弟听了大喜，拴了三条狗交给他。这天晚上有月亮，薛夔放开狗，和家里的人注视观察着狗。就见三只狗全被拴上了缰绳，三只狐狸骑着它们，在院子里奔跑，往东往西往南往北，都随心所欲。等到天亮，三条狗又困又累，睡了也不吃食。天刚黑，又被狐狸骑着在庭院中击球玩乐，在宽敞的院子里跑来跑去，狗稍有停留，就马上用鞭子抽打薛。夔无可奈何，最终还是搬了家。

计 真

唐元和中，有计真家侨青齐间。尝西游长安，至陕，真与陕从事善，是日将告去，从事留饮酒，至暮方与别。及行未十里，遂兀然堕马，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。及真醉寤，已曛黑。马亦先去，因顾道左小径有马溺，即往寻之。不觉数里，忽见朱门甚高，槐柳森然。真既亡仆马，怅然，遂叩其门，已扃键。有小童出视，真即问曰：“此谁氏居？”曰：“李外郎别墅。”真请入谒，僮遽以告之。顷之，令人请客入，息于宾馆。即引入门，其左有宾位甚清敞。所设屏障，皆古山水及名画图经籍，茵榻之类，率洁而不华。真坐久之，小僮出曰：“主君且至。”俄有一丈夫，年约五十，朱绂银章，仪状甚伟，与生相见，揖让而坐。生因具述从事故人，留饮酒，道中沈醉，不觉曛黑。仆马俱失，愿寓此一夕可乎，李曰：

“但虑此卑隘，不可安贵客，宁有间耶？”真愧谢之。李又曰：“某尝从事于蜀，寻以疾罢去。今则归休于是矣。”因与议，语甚敏博，真颇慕之。又命家僮访真仆马，俄而皆至，即舍之。既而设馔共食，食竟，饮酒数杯而寐。明日，真晨起告去，李曰：“愿更得一日侍欢笑。”生感其意，即留，明日乃别。及至京师，居月余，有款其门者，自称进士独孤沼。真延坐与语，甚聪辩，且谓曰：“某家于陕，昨西来，过李外郎，谈君之美不暇。且欲与君为姻好，故令某奉谒，话此意。君以为何如？”喜而诺之。沼曰：“某今还陕，君东归，当更访外郎，且谢其意也。”遂别去。后旬月，生还诣外郎别墅，李见真至，大喜。生即话独孤沼之言，因谢之。李遂留生，卜（“卜”原作“十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日就礼。妻色甚姝，且聪敏柔婉。生留旬月，乃挈妻孥归青齐。自是李君音耗不绝。生奉道，每晨起，阅《黄庭内景经》。李氏常止之曰：“君好道，宁如秦皇汉武乎？求仙之力，又孰若秦皇汉武乎？彼二人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，尚崩于沙丘，葬于茂陵。况君一布衣，而乃惑于求仙耶？”真叱之，乃终卷。意其知道者，亦不疑为他类也。后岁余，真挈家调选，至陕郊，李君留其女，而遣生来京师。明年秋，授兖州参军，李氏随之官。数年罢秩，归齐鲁。又十余年，李有七子二女，才质姿貌，皆居众人先。而李容色端丽，无殊少年时。生益钟念之。无何，被疾且甚，生奔走医巫，无所不至，终不愈。一旦屏人握生手，呜咽流涕自言曰：“妾自知死至，然忍着以心曲告君，幸君宽罪宥戾，使得尽言。”已歔歔不自胜，生亦为之泣，固慰之。乃曰：“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，顾九稚子犹在，以为君累，

尚感一发口。且妾非人间人，天命当与君偶，得以狐狸贱质，奉箕帚二十年，未尝纤芥获罪，权（明抄本“权”作“敢”。）以他类贻君忧。一女子血诚，自谓竭尽。今日求去，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。念稚弱满眼，皆世间人为嗣续，及某气尽，愿少念弱子心，无以枯骨为仇，得全支体，埋之土中，乃百生之赐也。”言终又悲恻，泪百行下。生惊恍（“恍”原作“悦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伤感，咽不能语。相对泣良久，以被蒙首，背壁卧，食顷无声。生遂发被，见一狐死被中。生特感悼之，为之敛葬之制，皆如人礼讫。生径至陕，访李氏居，墟墓荆棘，阒无所见，惆怅还家。居岁余，七子二女，相次而卒。视其骸，皆人也，而终无恶心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代元和年间，有个叫计真的人客居在青州和齐州之间。曾经向西到长安游玩，到了陕州，计真和陕州的一个幕僚很友好。这一天准备向幕僚告别，幕僚留他喝酒，至天黑才与他分别。行不到十里路，就不知不觉地掉下马去，而两个仆人带着衣囊走到前边去了。等到计真酒醒时，已经天黑了马也自己走了。因为看见道北小路上有马尿，就前去寻找，不觉走了几里路。忽然看见高高的红色大门，槐树柳树长得很茂盛。计真已经丢失了仆人和马匹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就去敲那红门，门已经上锁。有个僮仆出来看望，计真就问道：“这里是谁的住宅？”回答说：“是李外郎的别墅。”计真请求进去拜见，僮仆急忙地去通报。不久，让人请客人进去，安置在客房里。就领计真进门，北面有个宾客住处很是清洁敞亮，安

设的屏障，都是古代山水和名画以及典籍、被褥和床等，大都清洁而不奢华。计真坐了很久，小僮出来说：“主人就要到了。”一会儿有一男子，年龄大约五十，穿着红色朝服带着银色的花纹，仪表很雄伟，与计真相见，行礼让坐。计真因而详细说了陕州幕僚是老朋友，留自己喝酒，路上醉倒了，不知不觉天就黑了，仆人和马匹都失散了，想在这里借住一宿可以吗？李外郎说：“我只是顾虑这里简陋，狭窄，不能安置贵客，难道还讨厌你吗？”计真惭愧地向他道歉，李外郎又说：“我曾在蜀州做过幕僚，不久因病离职，现在就在这里退休了。”因而和他谈起来，说的东西渊博而聪敏，计真很羡慕他。李外郎又命令僮仆去寻找计真的仆人和马匹，不久都找到了，就让计真住在这里，接着摆酒席一起吃饭，吃完饭，又喝了几杯酒就睡了。第二天，计真早起告诉他要离开，李外郎说：“希望再呆一天在一起快乐快乐。”计真对他的心意很感动，就留下了，第二天就告别了。等到了京城，住了一个多月，有人敲门，自己介绍说是进士独孤沼，计真坐下与他谈话，很聪明而且善辩。并对计真说：“我家住在陕州，昨天向西走，路过李外郎家，他谈起并不停地赞美你，还打算把女儿嫁给你，所以让我来会面并告诉你，你以为怎么样？”计真高兴地答应了他，独孤沼说：“我现在要回陕州去，你向东方往家走时，应当去拜访李外郎，并且感谢他的心意。”就分别了。一个月后，计真回去时拜访了李外郎的别墅，李外郎看见计真来到，非常高兴，计真就说了独孤沼的话，顺便向他道了谢，李外郎就留计真住下，找了好日子举行了婚礼。妻子的面貌很美，而且聪明温柔，计真住了一个月，才带着妻子回到青

州和齐州一带的家，从此李外郎的信息不间断地传来。计真信奉道教，每天早晨起来，都阅读《黄庭内景经》，李氏常常制止他说：“你喜好道教，难道能比上秦皇汉武吗？追求成仙之道的力量，又比得上秦皇汉武吗？他们两个人是尊贵的天子，占有全天下，竭尽天下的财力来学习成仙之道，尚且一个死在沙丘，一个埋在茂陵，何况你只是一个平凡的百姓，却要被求仙的事所迷惑吗？”计真呵叱她乱说话，就看完了全书，还以为妻子是个懂得求仙之道的人，也不怀疑她是别的种类。一年多后，计真带着家属到京城听候选举做官，到了陕州郊外，李外郎留下女儿，让计真来京师，第二年秋天，选举任命他做兖州参军，李氏跟随他去上任。几年后被免去职务，回到家乡。又过了十多年，李氏共生了七个儿子二个女儿，资质和面貌，都超过一般人。李氏虽然年纪已大，可是仍然端庄美丽，与少年时比较没有差别。计真更加喜受她。没多久，她得了很重的病，计真东奔西走求医生找巫师，什么办法都想了，始终没治好。一天早晨屏退了其他人，握着计真的手，呜咽流泪说：“我自己知道死期到了，还是要忍着羞耻把心里话告诉你，希望你能宽恕我的罪过，让我把话说完。”说着已经抽咽着承受不了了。计真也为她哭泣，并安慰她，她就说：“说一句话实在是自己知道会受到你的责备，再看看九个小孩子还在，会成为你的累赘，还觉得应该开口说实话，况且我不是人类，命中注定应当做你的妻子，才能用狐狸的卑贱身子，侍候你二十年，不曾犯一丝一毫的过错，因而没有由于是别的种类而给你带来忧愁。用一个女人的血一样的赤诚，可以说已经竭尽全力奉献了。现在我要离开你，不敢把妖幻般

的剩余的气息托付给你，再一想稚子弱女就在眼前，都是世上的人们为了沿续种族而生育的，等我咽了气，希望你稍稍想到孩子们那稚弱的心灵，不要把我的尸骨当做仇敌，能够保全尸体，把它埋进土里去，就是对我的百世的恩赐了。”说完又悲痛起来，眼泪纷纷落下，计真心中精神恍惚十分伤感，哽咽着说不出话，相对着哭了很久。李氏用被子蒙住头，背靠墙壁躺着，大约一顿饭的时间，没有声音，计真掀开被，就见一只狐狸死在被子里。计真特别感伤悼念她，为她举行收敛埋葬的仪式，全都象人的礼节一样。计真一直地到了陕州，访问李外郎的住处，废弃的墓地，荆棘丛生，静静地什么也没有，心情惆怅地回到家里。过了一年多，七个儿子二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死了，看他们的尸体，都是人，计真始终没有厌恶之心。

刘元鼎

旧说，野狐名紫狐，夜击尾火出，将为怪，必戴髑髅拜北斗，髑髅不坠，则化为人矣。刘元鼎为蔡州，蔡州新破，食场狐暴。刘遣吏主（“主”原作“生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捕，日于球场纵犬，逐之为乐。经年所杀百数。后获一疥狐。纵五六犬，皆不敢逐，狐亦不走。刘大异之，令访大将家猎狗及监军亦自夸（夸原作跨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巨犬至，皆弭环守之。狐良久缓迹，直上设厅，穿台盘，出厅后，及城墙，俄失所

在。刘自是不复命捕。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，言天狐九尾，金色，役于日月宫，有符有醮日，可以洞达阴阳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过去传说，野狐又叫紫狐，夜间甩尾巴出火星，将要兴妖作怪，一定要头戴死人头骨对着北斗星叩头，死人头骨不掉下来，就变成人了。刘元鼎做蔡州刺史时，蔡州刚被攻占下来，狐狸特别多，刘元鼎派遣官吏负责捕捉，天天在球场一带放开猎犬，以追逐狐狸为乐趣，一年杀了有一百多只。后追出一只满身是疥的狐狸，放出五六只猎犬，都不敢去追，狐狸也不跑。刘元鼎特别惊奇，命令人去访求大将军家的猎狗以及监军也自夸的大猎狗，狗来了，全都围成一圈守着狐狸。狐狸很久以后才慢慢移动，一直走上设厅，穿过台盘，走出后厅，走到城墙时，忽然失去了踪迹。刘元鼎从此不再下令捕捉狐狸。道术中有所谓“天狐别行法”，说是天狐长了九条尾巴，金色的毛，在日宫和月宫里服役，有符篆，能祈神免灾，能够洞察通晓阴阳变化。

张立本

唐丞相牛僧孺在中书，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，为妖物所魅。其妖来时，女即浓妆盛服，于闺中，如与人语笑。其去，

即狂呼号泣不已。久每自称高侍郎。一日，忽吟一首云：“危冠广袖楚宫妆，独步闲厅逐夜凉。自把玉簪敲砌竹，清歌一曲月如霜。”立本乃随口抄之。立本与僧法舟为友，至其宅，遂示其诗云。某女少不曾读书，不知因何而能。舟乃与立本两粒丹，令其女服之，不旬日而疾自愈。某女说云，宅后有竹丛，与高锴侍郎墓近，其中有野狐窟穴，因被其魅。服丹之后，不闻其疾再发矣。（出《会昌解颐录》）

唐代丞相牛僧孺在中书任职时，草场官张立本有一个女儿，被妖物迷惑。那妖物来时，女儿就浓妆打扮穿着漂亮衣服，在闺房中，象是和人在说笑。妖物离去时，就狂呼乱叫哭泣不已，时间一长常常自称是高侍郎。有一天，忽然作了一首诗说：“高高的帽子长长的袖子完全是楚国宫廷的打扮，独自一人悠闲地走在厅前，追逐夜间凉爽的空气，自己一个人用玉簪敲着竹子，敲出节拍，唱完一首清新的歌曲，月光象霜一样洒在大地上”。张立本就随着她口中念的抄写下来。张立本与法舟和尚是好朋友，到了他的住处，就拿出那诗给法舟和尚看并说：“我女儿从小不曾读过书，不知为什么能写诗了。”法舟和尚给张立本两粒丹药，让他女儿吃下去，不到十天病自己就好了。他女儿说，房后有片竹林，与高锴侍郎的坟墓很近，其中有个野狐狸洞穴，因而被狐狸迷惑了。服了丹药之后，没听说她的病再发作。

姚 坤

太和中，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，常以钓渔自适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，以琴尊自怡。其侧有猎人，常以网取狐兔为业。坤性仁，恒收赎而放之，如此活者数百。坤旧有庄，质于嵩岭菩提寺，坤持其价而赎之。其知庄僧惠沼行凶，率常于闇处凿井深数丈，投以黄精数百斤，求人试服，观其变化。乃饮坤大醉，投于井中。以磴石咽其井。坤及醒，无计跃出，但饥茹黄精而已。如此数日夜，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，谓坤曰：“我狐也，感君活我子孙不少，故来教君。我狐之通天者，初穴于塚，因上窍，乃窥天汉星辰，有所慕焉。恨身不能奋飞，遂凝盼注神。忽然不觉飞出，蹑虚驾云，登天汉，见仙官而礼之。君但能澄神泯虑，注盼玄虚，如此精确，不三旬而自飞出。虽窍之至微，无所碍矣。”坤曰：“汝何据耶？”狐曰：“君不闻《西升经》云：‘神能飞形，亦能移山。’君其努力。”言讫而去。坤信其说，依而行之。约一月，忽能跳出于磴孔中。遂见僧，大骇，视其井依然。僧礼坤诘其事，坤告曰：“但于中饵黄精一月，身轻如神，自能飞出，窍所不碍。”僧然之，遣弟子，以索坠下，约弟子一月后来窥。弟子如其言，月余来窥，僧已毙于井耳。坤归旬日，有女子自称夭桃，诣坤。云是富家女，误为年少诱出，失踪不可复返，愿持箕帚。坤见其（“其”原作“之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妖丽冶容，至

于篇什书札（“书札”原作“等礼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俱能精至，坤亦念之。后坤应制，挈夭桃入京。至盘豆馆，夭桃不乐，取笔题竹筒，为诗一首曰：“铅华久御向人间，欲舍铅华更惨颜。纵有青丘今夜月，无因重照旧云鬟。”吟讽久之，坤亦矍然。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，将献裴度。入馆，犬见夭桃，怒目掣锁，蹲步上阶，夭桃亦化为狐，跳上犬背抉其目。大惊，腾号出馆，望荆山而窜。坤大骇，逐之行数里，犬已毙，狐即不知所之。坤惆怅悲惜，尽日不能前进。及夜，有老人挈美酝诣坤，云是旧相识。既饮，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。老人饮罢，长揖而去，云：“报君亦足矣，吾孙亦无恙。”遂不见，坤方悟狐也，后寂无闻矣。（出《传记》）

唐文宗太和年间，有个隐士叫姚坤，不追求荣耀和显贵，常常以钓鱼来寻求舒适，住在东洛万安山的南边，以弹琴和喝酒自得其乐。他的邻居有个猎人，常常捉些狐狸和兔子来谋生。姚坤性情仁爱，经常收买下来再放了它们，这样活下来的有几百只。姚坤从前有座庄园。典卖给嵩岭的菩提寺，姚坤就靠这些钱来赎买狐兔。那个管理庄子的和尚惠沼做事凶狠，曾在空旷处挖井深几十丈，扔进几百斤黄精，找人试着吃，观察那人的变化。于是想办法把姚灌醉了，扔到井里，用石磨塞住井口，等姚坤醒过来，没有办法出去，只是饿了就吃黄精罢了。这样过了好几天，忽然有人在井口召唤姚坤的姓名，对姚坤说：“我是狐狸，感谢你救活了不少我的子孙，所以来教你出去办法。我是一只能通天的狐狸，最初的时候

在荒坟的洞穴里住，因为上面有个小孔，能看见天河的星星，我心向往之，恨的是身子不能飞上天去，于是凝神注视星星，忽然不知不觉中飞了出去凭空驾云，飞上天河，看见了仙官就向他行礼。你只要能澄清精神消除杂念，专心致志地想那玄妙虚无的道理，象这样精微准确地去做，不用三十天自然就会飞出来，即使孔洞极小，也没有妨碍。”姚坤说：“你根据什么呢？”狐狸说：“你没听《西升经》里说：‘精神能使形体飞起来，也能移动大山。’你好好地努力吧。”说完就离开了。姚坤相信它的说法，照着去做，大约一个月，忽然能从石磨的孔洞中跳出来。就去见那管理庄园的和尚，和尚大吃一惊，看那井象原来一样，和尚对姚坤很礼貌并询问是怎么回事。姚坤说：“只是在里面吃了一个月的黄精，就身体轻飘飘地象神仙一样，自然就能飞出来，小孔洞也没什么妨碍。”和尚相信了他，让弟子用绳子把自己送到井底，和弟子约定一个月以后来看他。弟子们照他说的做，一个多月后来看他，和尚死在井里了。姚坤回家十多天，有个女子自称叫夭桃，来见姚坤，说是富人家的女儿，不小心被少年引诱出来，少年失去了踪迹自己不能再回家，愿意嫁给他。姚坤看她容貌姿态艳丽美好，甚至于书籍文章，都能理解其精妙要害，姚坤很喜欢她。后来姚坤去应考，带着夭桃进京城。到了盘豆馆，夭桃不高兴，拿过笔在竹简上写了一首诗说：“很久以来到这人间来涂脂抹粉，想舍弃脂粉只会使面容更加凄惨，纵使现在仍在仙府青丘之中，沐浴在这月光之下，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梳着高耸发髻的人了。”然后久久地吟咏，姚坤也好象突然地觉悟了什么。忽然有个叫曹牧的人派人牵着一只良种狗，

准备献给裴度，进入馆里来。狗一看见天桃，愤怒地挣开锁链，一耸身跳上台阶，天桃也变成狐狸，跳上狗背掏狗的眼睛，狗非常害怕，跳着叫着跑出馆门，朝着荆山奔窜。姚坤很害怕，追赶了几里地，狗已经死了，狐狸也不知去了哪里。姚坤心情低沉悲伤惋惜，太阳落山了也没走一步。到了夜里，有个老人带着美酒来见姚坤，说是老相识，喝完酒，姚坤也不清楚相识的原因。老人喝完酒，做了个长揖离开了，并说：“也足够报答你的恩情了，我的孙女也没有事。”就不见了，姚坤才知道是狐狸。以后就没有消息了。

尹 瑗

尹瑗者，尝举进士不中第，为太原晋阳（“太原晋阳”原作“太阳普原”，据《宣室志》十改。）尉。既罢秩，退居郊野，以文墨自适。忽一日。有白衣丈夫来谒，自称吴兴朱氏子，“早岁嗜学，窃闻明公以文业自负，愿质疑于执事，无见拒。”瑗即延入与语，且征其说。云：“家侨岚川，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，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。”自此每四日辄一来，甚敏辩纵横，词意典雅。瑗深爱之，瑗因谓曰：“吾子机辩玄奥，可以从郡国之游，为公侯高客，何乃自取沈滞，隐迹丛莽？”生曰：“余非不愿谒公侯，且惧旦夕有不虞之祸。”瑗曰：“何为发不祥之言乎？”朱曰：“某自今岁来，梦卜有穷尽之兆。”瑗即以词慰谕之，生颇有愧色。（“色”原作

“生”，据明抄本改。)后至重阳日，有人以浓酝一瓶遗瑗，朱生亦至，因以酒饮之。初词以疾，不敢饮，已而又曰：“佳节相遇，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？”即引满而饮。食顷，大醉告去，未行数十步，忽仆于地，化为一老狐，酩酊不能动矣，瑗即杀之。因访王御史别墅，有老农谓瑗曰：“王御史并之裨将，往岁戍于岚川，为狐媚病而卒，已累年矣。墓于村北数十步。”即命家僮寻御史墓，果有穴。瑗后为御史，窃话其事。时唐太和初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尹瑗，曾经考进士，没考中，做了太原晋阳县尉。辞官后，退休住在郊外，每天舞文弄墨很安适。忽然有一天，有个穿白衣的男子来求见，自称是吴兴人，姓朱，早年就爱好学习，私下听说明公你在文章学业上很自负，愿意向你学习，不要被你拒绝。尹瑗就请他进屋并与他谈起来。而且征询他的看法。他自己说：“早年时与王御史都在禁卫军北衙做事，现在寄居在王御史别墅多年了。”从此每隔四天就来一次，机敏辩析随心所欲，语言典雅，尹瑗很喜爱他。尹瑗因而对他说：“你说话善于机辩，道理深奥，应当到郡国去游说，做公侯家的贵客，为什么自甘沉没消极，寄身于山野树丛之中呢？”朱生说：“我不是不愿意拜见公侯，只是害怕一早一晚之间就遇上想不到的灾祸。”尹瑗说：“为什么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？”朱生说：“我从今年以来，做梦占卜都有走投无路的兆头。”尹瑗就用话劝解安慰他。朱生显出惭愧的样子。后来到了重阳节这一天，有人送给尹瑗一瓶浓醇的好酒，朱生也来了，于

是倒酒给他喝。朱生开始说因有病不敢喝酒，不一会又说：“在佳节相遇，怎敢不使主人尽情地欢乐呢？”就倒了满杯酒喝了，一顿饭的功夫，喝得大醉告别回家，还没走上几十步路，忽然跌倒在地，变成一只老狐狸，醉得不能动弹了。尹瑗就杀了狐狸，接着去王御史的别墅拜访。有个老农对尹瑗说：“王御史和他的副将，前些年在岚川戍守时，得了狐媚病死了，已经多年了，坟地在村北几十步远的地方。”尹瑗就命僮仆去寻找王御史的坟墓，果然有个洞穴。尹瑗后来做了御史。私下里说了这件事。当时是唐代太和年间的初年。

韦氏子

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，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。开成十年秋自邑中游焉，日暮，见一妇人素衣，挈一瓢，自北而来，谓韦曰：“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。家甚贫，今为里胥所辱，将讼于官，幸吾子纸笔书其事，妾得以执诣邑，冀雪其耻。”韦诺之。妇人即揖韦坐田野，衣中出一酒卮曰：“瓢中有酒，愿与吾子尽醉。”于是注酒一饮韦，韦方举卮，会有猎骑从西来，引数犬。妇人望见，即东走数十步，化为一狐。韦大恐，视手中卮，乃一髑髅，酒若牛溺之状。韦因病热，月余方瘳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杜陵的韦氏子家住在韩城，有座别墅在城北十多里处。唐文宗开成十年的秋天从城里出来去别墅游玩，天快黑了，看见一个妇女穿着白色衣服，带了一只瓢，从北面走来，那妇女对韦氏子说：“我住在城北的乡里有几年了，家里很穷，现在被里胥侮辱了，准备到官府去告状。希望你用纸笔写下这件事，我就能拿着它到城里，报仇雪耻。”韦氏子答应了她，那妇女给韦氏子作个揖就坐在地上。从衣服里拿一个酒杯说：“瓢中有酒，愿意与你一起喝到一醉方休。”于是倒了一杯酒给韦氏子喝。韦氏子正要举起酒杯时，正好有骑马打猎的人从西面走来，带着几条狗。那妇女远远看见，就向东走了几十步，变成一只狐狸。韦氏子很害怕，看手中的酒杯，竟是一个人头骨，酒就象是牛尿的样子。韦氏子因此得了热病，一个多月才好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五

狐九

张直方 张 谨 咎 规 狐 龙
沧渚民 民 妇

张直方

唐咸通庚寅岁，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，抗表请修入觐之礼，优诏允焉。先是张氏世莅燕土，燕民世服其恩，礼燕台之嘉宾，抚易水之壮士，地沃兵庶。朝廷每姑息之。洎直方之嗣事也，出绮紈之中，据方岳之上，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。而酣酒于室，淫兽于原，巨赏狎于皮冠，厚宠集于绿帟。暮年而三军大怨，直方稍不自安，左右有为其计者，乃尽室西上至京。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，而直方飞苍走黄，莫亲徼道之职。往往设置罟于通道，则犬彘无遗，臧

获有不如意者，立杀之。或曰：“辇毂之下，不可专戮。”其母曰：“尚有尊于我子者耶？”其僭轶可知也。于是谏官列状上，请收付廷尉。天子不忍置于法，乃降为燕王府司马，俾分务洛师焉。直方至东都，既不自新，而慢游愈极。洛阳四旁，翫者攫者，见皆识之，必群噪长噪而去。有王知古者，东诸侯之贡士也。虽薄涉儒术，而数不中春官选，乃退游于山川之上，以击鞠挥觞为事，遨游于南邻北里间。至是有介绍于直方者，直方延之，睹其利喙贍辞，不觉前席，自是日相狎。壬辰岁冬十一月，知古尝晨兴，僦舍无烟，愁云塞望，悄然弗怡，乃徒步造直方第。至则直方急趋，将出畋也，谓知古曰：“能相从乎？”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，直方顾仆僮曰：“取短皂袍来。”请知古衣之。知古乃上加麻衣焉，遂联辔而去。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，由阙塞而密雪如注。乃渡伊水而东南，践万安山之阴麓，而鞬弋之获甚夥。倾羽觞，烧兔肩，殊不觉有严冬意。及霰开雪霁，日将夕焉，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，乘酒驰之，数里不能及，又与猎徒相失。须臾，雀噪烟暝，莫知所如。隐隐闻洛城暮钟，但彷徨于樵径古陌之上。俄而山川暗然，若一鼓将半，长望间，有炬火甚明，乃依积雪光而赴之。复若十余里，到则乔林交柯，而朱门中开，皓壁横亘，真北阙之甲第也。知古及门下马，将徙倚以待旦。（“旦”原作“且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无何，小驷顿辔，阖者觉之，隔阖而问阿谁，知古应曰：“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。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，仆饯之伊水滨，不胜离觞。既掺袂，马逸，复不能止，失道至此耳。迟明将去，幸无见让。”阖曰：“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。主父近承天书赴阙，郎

君复随计吏西征，此唯闺闱中人耳，岂可淹久乎。某不敢去留，请闻于内。”知古虽怵惕不宁，自度中宵矣，去将安适？乃拱立以俟。少顷，有秉蜜炬自内至者，振管辟扉，引保母出。知古前拜，仍述厥由。母曰：“夫人传语，主与小子皆不在家，于礼无延客之道，然僻居与山藪接邻，豺狼所噪，若固相拒，是见溺而不援也。请舍外厅，翌日可去。”知古辞谢，从保母而入。过重门。侧听所，栾栌宏敞，帷幕鲜华。张银灯，设绮席，命知古座焉。酒三行，复陈方丈之馔；豹胎魴腴，穷水陆之美者。保母亦时来相勉。食毕，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官族，及内外姻党，知古具言之。乃曰：“秀才轩裳令胄，金玉奇标，既富春秋，又洁操履，斯实淑媛之贤夫也。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，常托媒妁，为求佳对久矣。今夕何夕，获遘良人，潘杨之睦可遵，凤凰之兆斯在。未知雅抱何如耳？”知古敛容曰：“仆文愧金声，才非玉润；岂室家为望，唯泥涂是忧。不谓宠及迷津，庆逢子夜；聆清音于鲁馆，逼佳气于秦台。二客游神，方兹莫计；三星委照，唯恐不扬。倘获托彼强宗，眷以嘉偶，则平生所志，毕在斯乎。”保母喜，谗浪而入白。复出致小君之命曰：“儿自移天崔门，实秉懿范；奉苹蘩之敬，知琴瑟之和。唯以稚女是怀，思配君子；既辱高义，乃叶夙心。上京飞书，路且不遥；百两陈礼，事亦非僭。忻慰孔多，倾瞩而已。”知古罄折而答曰：“某虫沙微类，分及湮沦，而钟鼎高门，忽蒙采拾。有如白水，以奉清尘；鹤企鳧趋，唯待休旨。”知古复拜，保母戏曰：“他日锦雉之衣欲解，青鸾之匣全开；貌如月晕，室若云迷。此际颇相念否？”知古谢曰：“以凡近仙，自地登汉；不有所举，孰能自媒？谨

当铭彼襟灵，志之绅带；期于没齿，佩以周旋。”复拜。时则月沈当庭，实为良夜。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。既解麻衣而皂袍见，保母诮曰：“岂有缝掖之士，而服短后之衣耶？”知古谢曰：“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，固非己有。”又问所从，答曰：“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。”保母忽惊叫仆地，色如死灰。既起，不顾而走入宅。遥闻大叱曰：“夫人差事，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！”复闻夫人音叱曰：“火急逐出，无启寇仇！”于是婢子小竖辈群从，秉猛炬，曳白楸而登阶。知古恇僂，趋（明抄本“趋”作“趋”。）于庭中，四顾逊谢，詈言狎至，仅得出门。才出，已横关阖扉，犹闻喧哗未已。知古愕立道左，自叹久之。将隐颓垣，乃得马于其下，遂驰去。遥望大火若燎原者，乃纵辔赴之。至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。询其所，则伊水东，草店之南也。复枕辔假寐，食顷而震方洞然，心思稍安，乃扬鞭于大道。比及都门，已有直方骑数辈来迹矣。遥至其第，既见直方，而知古愤懑不能言。直方慰之，坐定，知古乃述宵中怪事。直方起而抚髀曰：“山魃木魅，亦知人间有张直方耶？”且止知古。复益其徒数十人，皆射皮饮羽者，享以卮酒豚肩，与知古复南出。既至万安之北，知古前导，残雪中马迹宛然。直诣柏林下，至则碑板废于荒坎，樵苏残于密林。中列大冢十余，皆狐兔之窟宅，其下成蹊。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，彀弓以待；内则束蕴荷锺，且掘且爇。少顷，群狐突出，焦头烂额者，胷挂者，应弦饮羽者，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归。（出《三水小牋》）

唐代咸通年间的庚寅年，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，上书请允许履行朝见皇上的礼仪，皇上特下诏书答应了他。先前，张家世代主宰燕地，燕地的百姓世代代蒙受张家的恩惠。对到燕昭黄金台来的嘉宾礼节周到，对易水上的壮士尽力安抚，土地肥沃，兵多将广。朝廷也常常姑息迁就，直到张直方继承了父亲的职务。这个人出生于富贵家庭，地位在地方长官之上，不曾把人民的喜悦和忧愁放在心上。却在家里尽情地饮酒，在野外无节制地捕猎，戴着皮冠打猎，动则就是巨大的赏钱，对身边的仆人也表现出特殊的宠爱。到了晚年三军将士表现出了极大不满，张直方的心里才稍稍有点不安宁，他身边有人为他出谋划策，于是全家向西到京城去，懿宗皇帝任命他为左武卫大将军。张直方飞苍鹰跑黄犬，不去尽巡察的职责。往往在通道上安设捕兽的网，就连狗和猪也剩不下。如果奴仆有不如意的，立刻就杀死他。有的人说：“在京都之内，不可随意杀人。”张直方的母亲说：“还有比我的儿子更尊贵的吧？”他们的犯上行为不是很清楚吗。因此谏官列出张直方的罪状上书给皇帝，要求把他抓起来交给廷尉审查，皇上不忍心对他施加刑罚，于是降职担任燕王府司马，让他分担洛阳军队的事务。张直方到了东都，既不改过自新，却更加放肆地到处游玩。洛阳的四周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看见了，都认识他，一定成群地鸣叫长噪着离开他。有个叫王知古的人，是东诸侯的贡士，虽然涉略过儒家学说，却多次没有被礼部擢为进士，于是回家去到山水之间游玩，把击球喝酒当做正事，在南邻和北里之间到处游玩，到这时才有人把他介绍给张直方。张直方把他请来，亲

眼看见了他的伶牙利齿，不自觉地身子就移到座席前面去了，从此天天互相在一起玩耍。壬辰年冬季十一月，王知古曾经早起，只见屋里没有烟火，愁云布满了天空，静悄悄地令人心里不自在。就徒步走向张直方的府第去，就见张直方急匆匆地出来，正准备去打猎。对王知古说：“能跟我们一块去吗？”王知古因为天太冷脸上有困难的表情，张直方回头对幼僮说：“取一个黑色的短袍来。”就请王知古穿上，王知古在短袍外面又加上一件深色衣服，就并排骑马出发。出长夏门时还零星地下着小雪花，到阙塞时密雪象下雨似的，于是渡过伊水又向东南走，走过万安山的北面山坡，途中射猎的收获很多。用羽觞喝酒，吃烧兔肉，一点也不觉得有寒冬的样子。等到天开雪停，太阳也将要落山了，忽然有只大狐狸在王知古的马头前面跑过去，王知古趁着酒兴去追赶，追了几里路没也追上，反而和打猎的伙伴走失了。不一会儿，雀乱叫云雾蒙蒙，不知自己到了哪里。隐隐地听见洛城日暮的钟声，只是在山中小路和古老的柏树之间走来走去，不一会山川变黑暗了，好象是一更天左右，远远地望去，看见有个很明亮的火炬，就靠着积雪的光亮走向火炬。又走了好象十多里，到了就见乔木林树枝交叉着，有扇红色大门开在中间，白色的墙壁延伸出去，真象是朝廷的住宅一样。王知古到门前下马，准备就在这里等待天亮。不久，马晃动缰绳的声音，被守门人觉察了，隔着大门问是谁。王知古回答说：“我是成周贡士太原人王知古，今天早晨有个隐居的朋友准备回到崆峒山旧居去，我在伊水边上为他饯行，承受不了这离别酒，就扯着衣袖告别，马跑起来，就不能止住，迷失道路来到这里，天一

放亮就走，请不要责备我。”守门人说：“这里是南海副使崔中丞的庄子，主人最近接到天书到京城去了，公子又跟随着军师西征去了，这里只有女人了，怎能让你久留在这里呢？我不敢决定是走还是留下，请让我传达到女主人那里去。”王知古虽然担心，自己一想已经半夜了，离开这儿到哪里去呢？于是两手合抱恭敬地站着等待。不一会儿，有人拿着蜜蜡自里面走来，打开了门锁，领着保母出来，王知古走上前行礼，仍然述说其中原因，保母说：“夫人传话说，主人和公子都不在家，照礼法没有请客人进门的道理。可是我们住的地方与大山大泽相通，是豺狼出没嗥叫的地方，如果硬是拒绝你，那就是看见别人落水而不伸手相救。请你住到外厅，明天再走吧。”王知古说了道谢，跟保母进去了，路过的重重门户和侧厅等地方，梁柱拱顶，十分宽敞，帷帐幕布鲜艳华美，点着银灯，摆设了绮丽的座席，让知古坐在上面，喝了三巡酒，又摆上很多菜肴，豹胎肥鱼，穷尽了水中陆上的美味，保母也时时来劝酒。吃完饭，保母又问王知古的家世和当官的亲属，以及内外的姻亲，王知古全都说了。保母说：“你穿着高耸的服装戴着官帽，金玉美质，奇特的风度，既年青，又行为端正，这实在是贤淑美女的好丈夫。女主人有个十分钟爱的小女儿，快成年了，经常托人做媒，为女儿寻找好配偶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得到了一个好丈夫。潘杨两家的和好能够变成现实，凤凰结合的兆头就在眼前。不知你的心里觉得怎么样？”王知古收起笑容说：“我的文章没有金石的声音，才学不象玉石那样润泽有光彩，怎么敢去想娶妻安家？只担心我地位的低下，更不必说我这个迷路的人受到你们的宠爱，值得庆幸

的是半夜里相遇，在这寓馆里聆听你的指教，使美好的气氛集中在这秦台之上。二个客人醉酒乱走迷路，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福禄寿三星却照到我的身上，唯恐自己长象太差。如果能够寄身在你们这个豪门大族之中受到保护，又把好配偶嫁给我，那是我平生的志愿，竟然全在这里遇上了吗？”保母很喜欢，开着玩笑进里面去禀报给主母，又出来传达女主人的意见说：“你自从进了我们崔家大门，实在是表现出了你的美德，献出了苹蘩一样的敬意，懂得琴瑟谐和的道理。只是怀念那年龄小而柔弱的少女，想让她与一个高尚的人婚配，蒙你慷慨地答应，却也了却了我平素的心愿。往京城里寄封信给主人，路还不算很远，要你一百两银子的聘礼也不算过分，我感到很是欣慰，多嘱咐你几句罢了。”王知古严肃地行礼回答说：“我是小虫和沙土一类微不足道的东西，按道理应当湮没无闻，可是你们这个钟鸣鼎食的高贵家庭，竟蒙受你们看得起，就象是一碗清水，洒在扫净的土地上。黄鹤伸长脖子，野鸭子快步疾走，全听你们的安排。”说完，王知古又行了一个礼。保母又对他开玩笑说：“等到那一天，打扮得花团锦簇的新娘子准备脱下衣服，梳妆匣子完全打开，镜子里的人脸象月亮有晕一样迷人，洞房里象雾缭绕一样令人目眩，这个时候，你还会想到我吗？”王知古道谢说：“以凡人的身份来到神仙的府第，从地下登上天河，不是有人举荐，谁能自己给自己作中间人？我应当永远铭记你高尚的心灵，就象带子束在身上，一辈子也不忘记，佩带着与人周旋。”又行礼致谢。这时就见月光直接照在院子里，实在是个好夜晚。保母请王知古脱下衣服休息，脱下麻衣，里面的黑袍露出来，保母讽

刺地说：“难道有贵族而穿后身短的衣服吗？”王知古道歉说：“这件衣服是向经常在一块游玩的熟人借的，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衣服。”又问是向谁借的。回答说：“是卢龙张直方仆射借给我的。”保母忽然吃惊地叫着跌在地上。脸色象死灰一样。站起来以后，也不回头看就走进后宅去了。远远地就听大声的叱骂说：“夫人你的事情办错了，来求宿的是张直方一类人。”又听夫人的声音叱责说：“火急地赶他走，不要引来仇敌。”于是婢女和僮仆成群地跟从着，拿着大火炬，拖着白木棒走上台阶，王知古惶恐不安，跳到庭院里，向四面望着道歉，咒骂声纷纷传来，仅仅能走出门来。才出门，已经关上大门，上了门栓，还听到不停的喧哗声。王知古惊诧地站在道的东面，自己在那里长久地叹气。又在残破的围墙边，找回了自己的马，就骑马离开了。远远地看见大火象燎原一样，于是连提缰绳跑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就见征调的和租用的车正在喂牛和生火做饭。问这是什么地方，则是伊水东面，草店的南面。又枕着马鞍打了个盹，有一顿饭的时间因受震动才清醒过来。心情稍稍安定，就在大道上扬鞭飞驰，等赶到都门，已有张直方的好几个骑士来寻他了。远远地走到张直方的府第，看见张直方以后，王知古却气闷得说不出话。张直方安慰他，坐下以后才说了夜里遇到的怪事。张直方站起来拍着大腿说：“山中的鬼怪，也知人间有张直方吗？”先让王知古休息，又召了几十个人，都是善于打猎的人，让他们吃猪肉喝足酒，与王知古又出南门，到了万安的北面，王知古在前面当向导。残雪中马的足迹很清楚，一直通向柏树林。到里面一看，石碑棺木在荒山坡上乱扔着，在密林中有打柴

割草的残迹，中间排着十多个大坟墓，都是狐狸野兔的洞穴，坟下面有走出来小路。于是张直方命令在四周张开网罗，张满弓弩等待着，在网罗以内，就捆乱麻点火，带着锹镐挖洞，一边挖一边用烟火熏。不一会儿，大群狐狸突然跑出来，有焦头烂额的，有被网缠住的，有跟着弓弦声被射中的，总计捉了大小一百多只狐狸，就回城去了。

张 谨

道士张谨者，好符法，学虽苦而无成。尝客游至华阴市，见卖瓜者，买而食之。旁有老父，谨觉其饥色，取以遗之。累食百余，谨知其异，奉之愈敬。将去，谓谨曰：“吾土地之神也，感子之意，有以相报。”因出一编书曰：“此禁狐魅之术也，宜勤行之。”谨受之，父亦不见。尔日，宿近县村中，闻其家有女子啼呼，状若狂者，以问主人，对曰：“家有女，近得狂疾，每日晨，辄靓妆盛服，云召胡郎来。非不疗理，无如之何也。”谨即为书符，施檐户间。是日晚间，檐上哭泣且骂曰：“何物道士，预他人家事！宜急去之！”谨怒呵之，良久大言曰：“吾且为奴去。”（“去”原作“矣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遂寂然。谨复书数符，病即都差。主人遗绢数十疋以谢之。谨尝独行，既有重赍，须得僦力。停数日，忽有二奴诣（“诣”原作“请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谨，自称曰“德儿”、归宝”。尝事崔氏，崔出官，因见舍弃，今无归矣，愿侍左右。

谨纳之，二奴皆谨愿黠利，尤可凭信。谨东行，凡书囊符法，行李衣服，皆付归宝负之。将及关，归宝忽大骂曰：“以我为奴，如役汝父。”因绝走。谨骇怒逐之，其行如风，倏忽不见。既而德儿亦不见，所贳之物，皆失之矣。时秦陇用兵，关禁严急，客行无验，皆见刑戮。既不敢东度，复还主人。具以告之，主人怒曰：“宁有是事？是无厌，复将挠我耳！”因止于田夫之家，绝不供给。遂为耕夫邀与同作，昼耕夜息，疲苦备至。因憩大树下，仰见二儿曰：“吾德儿、归宝也。汝之为奴苦否？”又曰：“此符法我之书也，失之已久。今喜再获，吾岂无情于汝乎？”因掷行李还之曰：“速归，乡人待尔书符也。”即大笑而去。景得行李，复诣主人，方异之。更遗绢数疋，乃得去。自尔遂绝书符矣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道士张谨，喜欢符法，学的虽然很刻苦却没有成就。曾经到华阴游历作客。看见一个卖瓜的人，就买瓜吃。旁边有个老人，张谨看出他脸有饥色，拿过瓜来送给老人吃，累计吃了一百多个瓜。张谨知道他是个异人，对他更加恭敬。即将离去时，对张谨说：“我是土地神，感谢你的心意，有个东西想用来报答你。”接着拿一本书说：“这是禁除狐魅法术，应当勤学苦练。”张谨接过书，老人也不见了。有一天，他住在近县的村中，听到这家有个女子啼哭呼喊，样子象是疯狂。因此问主人，主人说：“我家有个女儿，近来得了疯病，每天日头西斜，就搽脂抹粉穿着华丽服装，说是要召唤胡郎来。不是不给她治病，是对她的病没有办法啊。”张谨就为他写了符，

贴在房檐和门上。这天晚上，房檐上有人一边哭一边骂说：“是哪个老道，管别人的家事，应当快点离开这里。”张谨愤怒地呵叱他。很久后，大声说：“我暂且为你离开这里。”就静了下来。张谨又写了几道符，病就都好了。主人家送给他十足绢表示感谢。张谨是独身行走，既然带着重物，就须要有侍从帮着出力。停了几天，忽然有两个奴仆来见张谨，自称叫德儿和归宝，说：“曾经事奉崔氏，崔氏出去作官，我们因而被抛弃，现在没有家了，愿意在你的身边侍候你。”张谨收纳了他们。二个仆人都谨慎顺从，做事聪慧伶俐，很可以信任他们。张谨向东走，所有书袋符法、行李和衣服，都交给归宝背着，快到关口时，归宝忽然大骂说：“把我当奴仆使用，象支使你的父亲一样。”于是就跑了。张谨又惊又怒去追他，他走得象风一样，一会就不见了，不久，德儿也不见了，所携带的东西，全丢光了。这时秦陇之间正在打仗，关口查得特别严，行路的客人没有证明，全被杀了。既然不敢向东走，就又回到主人家，把事情全告诉主人了，店主人生气地说：“怎么会有这种事，这是不满足，又要骚扰我了。”就把张谨安排在农民家里住，也不供给他吃喝。就被农民邀请共同耕作，白天耕种，夜间休息，又累又苦到了极点。因在大树下休息，仰起头看见二个小孩说：“我们是德儿、归宝，你做奴仆苦不苦？”又说：“这本符法是我的书，丢失很久了，现在高兴又得到了书，我怎能对你无情！”于是扔下行李还给他：“快回家，家乡的人等着你写符法呢。”就大笑着走了。已经得到行李，又去见那家主人。主人这才觉事情奇异。又赠给他几疋绢，才能离开。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写符作法了。

咎 规

唐长安咎规因丧母，又遭火，焚其家产，遂贫乏委地。儿女六人尽孩幼，规无计抚养。其妻谓规曰：“今日贫穷如此，相聚受饥寒，存活终无路也。我欲自卖身与人，求财以济君及我儿女，如何？”规曰：“我偶丧财产，今日穷厄失计。教尔如此，我实不忍。”妻再言曰：“若不如此，必尽饥冻死。”规方允之。数日，有一老父及门，规延入。言及儿女饥冻，妻欲自卖之意，老父伤念良久，乃谓规曰：“我累世家实，（明抄本“家实”作“富家”。）住蓝田下。适闻人说君家妻意，今又见君言，我今欲买君妻，奉钱十万。”规与妻皆许之。老父翌日，送钱十万，便挈规妻去。仍谓规曰：“或儿女思母之时，但携至山下访我，当令相见。”经三载后，儿女皆死，又贫乏，规乃乞食于长安。忽一日，思老父言，因往蓝田下访之。俄见一野寺，门宇华丽，状若贵人宅。守门者诘之，老父命规入。设食，兼出其妻，与规相见。其妻闻儿女皆死，大号泣，遂气绝。其老父惊走入，且大怒，拟谋害规，规亦怯惧走出，回顾已失宅所在，见其妻死于古冢前，其冢旁有穴。规乃自山下共发冢，见一老狐走出，乃知其妻为老狐所买耳。（出《奇事记》）

唐代长安的咎规因为母亲去世，又遭了火灾，烧光了家产，生活变得贫穷困难，六个儿女全很幼小，咎规没有办法抚养。妻子对他说：“现在贫穷到这步田地，在一起生活就要挨饿受冻，最后还是没有活路。我想把自己卖给别人，得点钱财用来接济你和我的孩子们，怎么样？”咎规说：“我偶然丧失了财产，现在困窘艰难没有办法，却使你想这么做，我实在不忍心。”妻子又说：“如果不这么做，一定全都冻饿而死。”咎规才答应了她。几天后，有一个老人上门来，咎规请进屋，谈到儿女挨饿受冻，妻子要出卖自身的意思。老人伤心地思考很久，才对咎规说：“我家多少代都很富有，住在蓝田一带，刚才听别人说了你妻子的意思，现在又听见你的话，我现在想买你的妻子，给你十万钱。”咎规与妻子都应许了他。老人第二天就送来十万钱，就领咎规的妻子走了，还对咎规说：“在儿女们想念母亲的时候，只要携带着到山下找我，我会让她与你们相见。”过了三年，儿女们都死了，又穷得没办法，咎规就到长安去求乞。忽然有一天，想起老人的话，因而就去蓝田一带寻找老人。不久看见郊外有一个寺庙，门庭华丽，样子象是贵人家的住宅。守门人询问他，老人就让咎规进去。拿出吃的，并让他妻子出来，和咎规见面，他妻子听说儿女全死了，大声哭起来，哭着就断气了。那个老人急忙地跑进来，并且很生气，打算害死咎规，咎规也吓得逃了出去。回头看时已没有了住宅。只见他的妻子死在一座古坟前面，寻坟旁有洞穴，咎规就自己在山下发掘古坟，看见一只老狐狸跑出来，这才知道他的妻子被老狐狸买去了。

狐 龙

骊山下有一白狐，惊挠山下人，不能去除。唐乾符中，忽一日突温泉自浴。须臾之间，云蒸雾涌，狂风大起，化一白龙，升天而去。后或阴暗，往往有人见白龙飞腾山畔。如此三年，忽有一老父，每临夜，即哭于山前。数日，人乃伺而问其故。老父曰：“我狐龙死，故哭尔。”人间之：“何以名狐龙？老父又何哭也？”老父曰：“狐龙者，自狐而成龙，三年而死。我狐龙之子也。”人又问曰：“狐何能化为龙？”老父曰：“此狐也，禀西方之正气而生，胡白色，不与众游，不与近处。狐托于骊山下千余年，后偶合于雌龙。上天知之，遂命为龙。亦犹人间自凡而成圣耳！”言讫而灭。（出《奇事记》）

骊山下有一只白狐狸，惊扰山下的百姓，也没办法除去它。唐代乾符年间的中期，忽然有一天白狐到温泉来自己洗浴，不一会儿，水气升腾雾气翻滚，刮起一阵大风，变成一条白龙，升天而去。那以后有时遇上阴天，常常有人看见白龙在骊山的附近飞腾。这种情况连续三年。忽然有一个老人，每到天刚黑时，就在山前哭泣，哭了好几天。有人就等在那里问他哭的原因，老人说：“我的狐龙死了，所以才哭。”有人问他：“为什么叫狐龙？老人又为什么哭呢？”老人说：“狐

龙，就是从狐狸变成了龙，三年就死去，我是狐龙的儿子。”有人又问：“狐为什么能变成龙？”老人说：“这只狐狸，禀受了西方的正气而出生，胡子是白色的，不与同类游玩，也不和同类接近相处。这只狐狸寄住在骊山下面已一千多年，后来偶然与雌龙交配，上天知道了这件事，就下命令让它变成龙。也就好比人类，从凡人变成圣人一样。”说完就不见了。

沧渚民

江南无野狐，江北无鹪鹩，旧说也。晋天福甲辰岁，公安县沧渚村民辛家，犬逐一妇人，登木而坠，为犬啣死，乃老狐也，尾长七八尺。则正（“正”原作“止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首之妖，江南不谓无也，但稀有耳。蜀中彭汉邛蜀绝无，唯山郡往往而有，里人号为野犬。更有黄腰，尾长头黑，腰间焦黄，或于村落鸣，则有不祥事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长江南没有野狐狸，长江北没有鹪鹩鸟，这是旧的说法。五代晋天福年间甲辰这一年，公安县沧渚村姓辛的村民家，有只狗追逐一个妇女，爬树时掉了下来，被狗咬死，却是一只老狐狸，尾巴有七八尺长。那么，死则首必向丘穴的狐妖，江南不能说没有，只是极稀少罢了。四川中部的彭山、汉中、邛崃、蜀郡等地绝对没有，只是山里的城镇往往有这种狐狸，村

里人叫做野狗。有黄色的腰，尾长头黑，腰间焦黄。有的在村落里鸣叫时，就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。

民 妇

《世说》云，狐能魅人，恐不虚矣。乡民有居近山林，民妇尝独出于林中，则有一狐，忻然摇尾，款（“款”原作“数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步循扰（“扰”原作“优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于妇侧，或前或后，莫能遣之。如是者为常，或闻丈夫至则远之，弦弧不能及矣。忽一日，妇与姑同入山掇蔬，狐亦潜逐之。妇姑于丛间稍相远，狐即出草中，摇尾而前，忻忻然如家犬。妇乃诱之而前，以裙裹之，呼其姑共击之，异而还家。邻里竟来观之，则瞑其双目，如有羞赧之状，因毙之。此虽有魅人之异，而未能变。《任氏》之说，岂虚也哉！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《世说》上传说，狐狸能迷人，恐怕不是假话。有一家在山林附近居住的乡民，民妇曾经独身到树林中去时，就见有一只狐狸，高兴地摇着尾巴，慢慢地走近跟在妇人身边纠缠，有时在身前，有时在身后，赶不走它。象这样已经成为常事。有时听到男人来了就走开了，弓箭也射不着。忽然有一天，那个民妇与小姑一起进山采菜，狐狸也暗中跟着她们，民妇与

小姑在树丛之间稍稍离得远些，狐狸就走出草丛，摇着尾巴走上前来，高兴得象家养的狗。民妇就诱骗它走近前来，用裙子把它包了起来，招呼她的小姑来一起打它，然后抬着回到家里。邻居们都争着来看狐狸，狐狸就闭上双眼，象是有点害羞的样子，接着就打死了它。这只狐狸虽然有迷惑人的不寻常的行为，却不能变化。沈既济《任氏传》所述，难道是虚妄的事情吗？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六

蛇一

率然蛇 丘 昆仑西北山 绿蛇
报冤蛇 毒蛇 种黍来蛇 蚘蛇
蚘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黄领蛇 蓝

蛇

巴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回蜀

五丁

昭灵夫人 张宽 窦武 楚王英女
张承母 冯缙 魏舒 杜预
吴猛 颜含 司马轨之 章苟
太元土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
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覲

率然

西方山中有蛇，头尾差大，有色五彩。人物触之者，中头则尾至，中尾则头至，中腰则头尾并至，名曰“率然”。会稽常山，最多此蛇。孙子兵法曰：“将之三军，势如率然也。”（出《神异经》）

西方山里有一种蛇，头和尾的差别很大，身上有五种颜色。人或物触到它的身上，触到头尾巴就打过来，触到尾巴头就咬过来，触到中间那就头和尾巴一起打过来，蛇名叫“率然”。会稽附近的常山上，这种蛇最多。孙子兵法里说：“统帅三军，那种形势就应当象率然一样。”

蛇丘

东海有蛇丘，地险，多渐洳，众蛇居之，无人民，蛇或人头而蛇身。（出《方中记》）

东海里有个蛇丘，地势险恶，大都很低湿。很多蛇居住在那里，没有人类居住。有的蛇长着人的头蛇的身子。

昆仑西北山

昆仑西北有山，周回三万里，巨蛇绕之，得三周，蛇为长九万里。蛇常居此山，饮食沧海。（出《玄中记》）

昆仑山的西北方有座山，周长三万里。有条巨大的蛇缠绕着山，能绕三圈。巨蛇长九万里，巨蛇常住在这座山上，从大海里弄吃的。

绿 蛇

顾渚山頰石洞，有绿蛇长可三尺余，大类小指。好栖树杪，视之若鞶带，缠于柯叶间。无螫毒，见人则空中飞。（出《顾渚山记》）

顾渚山有个红石洞，洞中有条绿蛇大约三尺多长，类似

小手指那么粗。喜欢栖息在树梢上，看上去就象是皮带，缠在树枝上。无毒，看见人就飞向空中。

报冤蛇

岭南有报冤蛇，人触之，即三五里随身即至。若打杀一蛇，则百蛇相集。将蜈蚣自防，乃免。（出《朝野佥载》）

岭南一带有一种报冤蛇，人触碰了它，就是走出三五里地也能追踪到跟前。如果打死一条蛇，那就会有百条蛇聚集来了。拿着蜈蚣防卫自己，才能免除灾祸。

毒蛇

山南五溪黔中，皆有毒蛇，乌而反鼻，蟠于草中。其牙倒勾，去人数步，直来，疾如激箭。螫人立死，中手即断手，中足即断足，不然则全身肿烂，百无一活，谓蝮蛇也。有黄喉蛇，好在舍上，无毒，不害人，唯善食毒蛇，食饱，垂头直下，滴沫，地喷起，变为沙虱。中人为疾。额上有大王字，众蛇之长，常食蝮蛇。（出《朝野佥载》）

山南五溪、黔中，都有毒蛇，黑色，鼻孔朝上，盘踞在草丛中，蛇的牙有倒勾。离人几步远，直着朝人扑过来，快得象激射而出的箭，咬了人马上死亡。咬中手手断，咬中脚脚断，不然就全身肿烂，一百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活下来的。这种蛇叫蝮蛇。还有黄喉蛇，喜欢呆在屋子上；没有毒，也不害人，只善于吃毒蛇。吃饱了，把头直垂下去，嘴里溅出沫子，把泥土都喷起来，变成沙虱，沾到人身上，人就得病。蛇的额上有个挺大的“王”字，是众蛇的首领。常吃蝮蛇。

种黍来蛇

种黍来蛇，烧羚羊角及头发，则蛇不敢来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种黍来蛇，烧羚羊的角和人的头发，那么蛇就不敢来。

蚺 蛇

蚺蛇，大者五六丈，围五六尺。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，围亦称是。身斑，文如锦纈。里人云，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，鹿过则衔之。自尾而吞，唯头角碍于口外，即深入林树间，阁其首，伺鹿坏，头角坠地，鹿身方咽入腹。如此后，蛇极羸弱，及其鹿消。壮俊悦泽，勇健于未食鹿者。或云，一年则食一鹿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蚺蛇，大的五六丈长，五六尺粗，其中小的也不下于三四丈长，粗细和长短的比例也和大蛇一样。身上有斑纹，花纹象彩色的锦绣。乡里人说：“春夏之际，蚺蛇大多在山林中等待扑鹿，鹿经过身旁就咬住它，从尾部开吞，只是头和角受阻碍留在口外，就走到深树林里，放下鹿头，等鹿腐烂了，头角掉到地上，鹿身才能咽下肚去。这时候，蛇极其衰弱。等那鹿消化完了，样子就灵活挺秀光泽悦目，比没吃鹿的蛇要神勇健壮。”有的人说：“蛇一年就吃一只鹿。”

又

一说，蚺蛇常吞鹿，鹿消尽，乃绕树出骨。养疮时，肪腴甚美。或以妇人衣投之，则蟠而不起。其胆上旬近头，中旬近尾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又一说法，蚺蛇常吞食鹿，把鹿消化光了，就缠绕树上吐出骨头。蛇生疮休养时，身上的肥肉味道最美。如果把妇女的衣服扔给它，它就盘踞着不动。蛇的胆每月的上旬靠近头部，中旬靠近尾部。

蚺蛇胆

泉建州进蚺蛇胆，五月五日取时胆。两柱相去五六尺，击蛇头尾，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，胆即聚，以刀刮取。药封放之，不死。复更取，看肋下有痕，即放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泉建州进贡蚺蛇胆。五月五日时取蛇胆，用两根柱子相

距五六尺，夹住蛇，击打蛇的头和尾，再用木棒在蛇的腹部来回敲打，蛇胆就聚集起来，用刀割取蛇胆。然后给蛇的刀口上药放了蛇，蛇也不会死。再取蛇胆时，看见蛇的肋下有刀痕，就放了它。

鸡冠蛇

鸡冠蛇，头如雄鸡有冠。身长尺余，围可数寸，中人必死。会稽山下有之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鸡冠蛇，蛇头象雄鸡一样长个肉冠，身长一尺多，粗大约几寸，咬中人一定死。会稽山下有这种蛇。

爆身蛇

爆身蛇，长一二尺，形如灰色。闻人行声，林中飞出，状若枯枝，横来击人，中者皆死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爆身蛇，长一二尺，灰色外形，听到了人走路的声音，就

从树林中飞出来，样子象一根枯树枝，横着来打人，打中了人，人就一定死。

黄领蛇

黄领蛇，长一二尺，色如黄金，居石缝中。欲雨之时，作牛吼声，中人亦死。四明山有之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黄领蛇，长一二尺，颜色象黄金，住在石缝中。天要下雨时，蛇就发出牛一样的吼声，咬中人人也会死。四明山有这种蛇。

蓝 蛇

蓝蛇，首有大毒，尾能解毒，出梧州陈家洞。南人以首合毒药，谓之蓝药，药人立死。取尾服，（“服”原作“脂”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反解药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蓝蛇，头部有剧毒，尾巴能解毒，出产在梧州陈家洞。南

方人用蛇头配成毒药，叫做蓝药，药人立即死亡。取来蛇尾吃下，反而能解毒药。

巴 蛇

巴蛇食象，三岁而出其骨，食之无心腹之疾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巴蛇吃象，吃下去三年才吐出象骨。吃巴蛇肉不得心脏和肚子疼病。

蛮江蛇

南安蛮江蛇，到五六月，有巨蛇泛流登岸，首如张帽，万万蛇随之，入越王城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南安蛮江蛇，到五六月的时候，就有大蛇乘流浮游上岸，头象立起来的帽子。千万条蛇跟着它，进入越王城。

两头蛇

韶州多两头蛇，为蚁封以避水。蚁封者，蚊子聚土为台也。苍梧亦多两头蛇，长不过一二尺。或云，蚯蚓所化。（出《岭南异物志》）

韶州大多都有两头蛇，堆蚁封用来避水。蚁封，就是蚂蚁聚土造成的土台。苍梧山有很多两头蛇，长不过一二尺。有人说两头蛇是蚯蚓变的。

颜回

颜回、子路共坐于夫子之门，有鬼魅求见孔子，其目若合日，其状（“状”原作“时”。据明抄本改。）甚伟。子路失魄，口噤不得言。颜渊乃纳履杖剑前，捲握其腰，于是形化成蛇，即斩之。孔子出观，叹曰：“勇者不惧，智者不惑；智者不勇，勇者不必有智。”（出《小说》）

颜回、子路一起坐在孔夫子的门前。这时有个鬼怪来求见孔夫子，他的眼睛象两个并列的太阳，他的身形也很魁伟。子路象丢失了魂魄一样，紧闭着嘴说不出话。颜渊却穿上鞋举起剑走上前去，两臂抱住他的腰，这时鬼怪的身形变成蛇，就杀了它。孔子出来看了，叹口气说：“勇敢的人不害怕，有智慧的人不受迷惑；有智慧的人不必勇敢，勇敢的人不一定有智慧。”

蜀五丁

周显王三十二年，蜀使使朝秦。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，感之故朝。惠王知蜀王好色，许嫁五女于蜀。蜀遣五丁迎之，还到梓潼，见一蛇入穴中，一人揽其尾，拽之不禁。至五人相助，大呼拔蛇，山崩，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，而山分为五岭，直上有平石。蜀王痛悼，（“悼”原作“复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乃登之，因命曰“五女冢山”，于平石上为“望妇侯”。作“思妻台”。今其山或名“五丁冢”。（出《华阳国志》）

周显王三十二年，蜀国派使者去秦国朝拜。秦惠王多次把美女送给蜀王，蜀王为了表示感谢所以派使者去朝拜。秦惠王知道蜀王是个好色的人，答应把五个美女嫁给蜀王。蜀

王派遣五个大力士去迎接五女。往回走到梓潼时，看见一条大蛇钻入洞中，一个大力士抓住蛇的尾巴，拔不动蛇，等到五人一起上去，大声叫着拔蛇，山崩塌了，同时压死了五个大力士和秦惠王送的五个美女，于是山分为五个岭，一直上去有块大平石。蜀王很悲痛，前去悼念他们，就登上山去，因而命名山叫“五女冢山”，在平石上雕“望妇侯”，造了个思妻台。现在那座山还有个名叫“五丁冢”。

昭灵夫人

小黄县者，宋地黄乡也。沛公起兵野战，丧皇妣于黄乡。天下平定，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。于是有丹蛇在水，自洒濯，入于梓宫。其浴处有遗发，故谥曰昭灵夫人。（出《陈留风俗传》）

小黄县，就是宋地的黄乡。沛公带着军队在野外战斗，他的母亲就死在这里。天下平定以后，就派使者用皇帝的灵柩在荒野里招魂。在这时，有条红蛇在水里，自己往身上弄水洗澡，洗完后进到灵柩里。蛇洗澡的地方有掉落的头发，所以封她谥号叫“昭灵夫人”。

张 宽

汉武帝时，张宽为扬州刺史。先是有老翁二人争地山，诣州讼疆界，连年不决。宽视事复来，宽窥二翁形状非人，令卒持戟将入。问：“汝何等精？”翁走，宽呵格之，化为二蛇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汉武帝时，张宽做扬州刺史。先前有二个老头为了争夺地界山界，到州里打官司，一连多年没有解决。张宽到任后他们又来了，张宽暗中看那二个老头的样子不象是人，就命令士卒拿着戟把二人带进去，问：“你们是什么精怪？”老头就跑，张宽喊人拦杀他们，二个老头就变成了两条蛇。

窦 武

后汉窦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，送之野中。后母卒，及葬未窆，有大蛇捧草而出，径至丧所，以头击柩，涕血皆流，俯仰诘屈，若哀泣之容。有顷而去，时人知为窦氏之祥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后汉窦武的母亲生窦武时同时生下一条蛇，就把蛇送到了荒野中去。后来窦武的母亲死了，等到出殡那天还未落葬时，有条大蛇衔着一棵草出来，一直走到灵堂，用头撞着灵柩，泪水和血水都流了出来，头一低一仰地弯曲着，象是悲泣的样子，不多久就离开了，当时的人们知道这是为窦氏所做的祭祀。

楚王英女

鲁少千者得仙人符，楚王的少儿英为魅所病，请少千。少千未至数十里，止宿。夜有乘鳖盖车，从数千骑来，自称伯敬，候少千。遂请内酒数榼，肴饌数案。临别言：“楚王女病，是吾所为。君若相为一还，我谢君二十万。”千受钱，即为还，从他道诣楚，为治之。于女舍前，有排户者，但闻云：“少千欺汝翁。”遂有风声西北去，视处有血满盆，女遂绝气，夜半乃苏。主使人寻风，于城西北得一死蛇，长数丈，小蛇千百，伏死其旁。后诏下郡县，以其日月，大司农失钱二十万，太官失案数具。少千载钱上书，具陈说，天子异之。（出《列异传》）

鲁少千学得仙人的符法，楚王的少女英得了妖魅病，请少千治病。少千在离京城不到几十里的地方住下了。夜间有人坐着圆形顶盖的车子，跟从了几千个骑士来到，自称叫伯敬，等候少千，就请少千收下几榼酒，几桌子菜肴，临别时说：“楚王女儿的病，是我干的，你如果为我转身往回去，我用二十万钱感谢你。”少千接受了钱，就假装往回走，又从别的路到楚国去为楚王的少女英治病。在少女的屋子前面，有人敲门，只听说：“少千欺骗了你的父亲。”就听见有风声向西北方向刮去，看那个地方有满盆的血，楚王的少女英就断了气，半夜时才苏醒过来。楚王派人搜寻风的去向，在城西北方找到一条死蛇，长有几丈，小蛇有千百条，在大蛇身边伏地死去。后来有诏书下到郡县，说是在某月某日，大司农丢了二十万钱，太官丢失几具案桌。少千就载着钱并上书，详细地说了情况。天子对这件事也觉得很奇异。

张承母

张承之母孙氏怀承之时，乘轻舟游于江浦之际，忽有白蛇长三丈，腾入舟中。母咒曰：“君为吉祥，勿毒噬我。”乃篋而将还，置诸房内。一宿视之，不复见蛇，嗟而惜之。邻人相谓曰：“昨见张家有一白鹤，耸翮凌云。”以告承母，使筮之。卜人曰：“此吉祥也。蛇鹤延年之物，从室入云，自卑升高之象。昔吴王阖闾葬其妹，殉以美女，名剑宝物，穷江

南之富。未及十七年，雕云覆于溪谷，美女游于街上，白鹤翔于林中，白虎啸于山侧，皆是昔之精灵。今出世，当使子孙位超臣极，擅名江表。若生子，可以为名。”及生承，名白鹤。承生昭，位至丞相，为辅吴将军，年逾九十，蛇鹤之祥也。（出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）

张承的母亲孙氏怀张承的时候，坐着小船在长江和浦江一带游玩。忽然有条白蛇长三丈，跳进船里来，他的母亲祈祷说：“你是个吉祥物，请不要用毒牙咬死我。”就把蛇装在小箱子里带回家去，放在房里。一宿之后看那箱子，不再有蛇，叹着气很惋惜。邻居的人互相说，昨天看见张家有一只白鹤，振翅飞上云霄，并把这事告诉了张承的母亲。派人去占卜，卜人说：“这是吉祥的兆头。蛇鹤都是长寿的动物，从室内飞入云霄，是从低处升到高处的象征。从前吴王阖闾安葬他的妹妹，用美女殉葬，还有名剑宝物，用尽了江南的财富。不到十七年，雕翅象云一样复盖着溪谷，美女在街上游玩，白鹤在树林中飞翔，白虎在山脚下吼啸，这都是从前的精灵。现在出现在世上，应当使你的子孙地位超过群臣达到极点，在江南一带独自出名，如果生了儿子，可以给他起这个名字。”等到生了张承，就起名叫白鹤，张承生下张昭，官位一直做到丞相，封为辅吴将军，年纪超过九十岁，是蛇和鹤带来的吉祥。

冯 纁

车骑将军巴郡冯纁为议郎，发绶笥，有二赤蛇可长三尺，分南北走。大用忧怖，卜云：“此吉祥也，君后当为边将，以东为名。”复五年，果为大将军，寻拜辽东太守。（出《风俗通》）

车骑将军巴郡人冯纁做议郎时，打开用丝绳捆着的竹箱，有二条红蛇长约三尺，分开向南北跑去。冯纁很是担忧害怕，去占卜。卜者说：“这是吉祥的兆头，你将来能当上边将，官名中有个‘东’字。”又过了五年，果然当了大将军，接着又被任命当了辽东太守。

魏 舒

晋咸宁中，魏舒为司徒。府中有蛇二，其长十丈，屋厅事平脊之上，止之数年，而人不知。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。后一蛇夜出，经柱侧，伤于刃，病不能登，于是觉之。发徒数百，共攻击移时，然得杀之。视所居，骨骼盈宇

之间，于是毁府舍，更立之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晋代咸宁年间，魏舒做司徒。他的府中有两条蛇，蛇长十丈，住在厅堂的平顶上。蛇住了好几年，可是人们却不知道，只是奇怪府中多次丢失小孩和鸡犬一类东西。后来有一条蛇夜间出来，经过柱子的附近，被刀刃割伤了，痛得爬不上屋顶，因此被人察觉了。找来几百人，一起攻击了很长时间，然后才杀了蛇。看那蛇的住处，骨头塞满了屋子的棚顶，因此毁了府上的房子，另找地址修建府第。

杜 预

杜预为荆州刺史，镇襄阳时。有宴集，大醉，闭斋独眠，不听人前。后尝醉，外闻（“闻”原作“有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斋中呕吐，其声甚苦，莫不悚栗。有一小吏，私开户看之，正见床上一大蛇，垂头床边吐，都不见人，出密道如此。（出《刘氏小说》）

杜预做荆州刺史，镇守襄阳的时候，有时参加宴会，喝得大醉，关起书房门独自一人睡觉，不让别人到跟前来。后来又喝醉了，外面的人听到书房里的呕吐声，那声音很是痛

苦，没有不害怕的。有个小官吏，私自打开门看他，正好看
见床上有一条大蛇，垂着头在床边呕吐看不见有人，走出来
秘密说了这件事。

吴 猛

永嘉末，豫章有大蛇，长十余丈，断道，经过者，蛇辄
吸取之，吞噬已百数。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，猛曰：“此是蜀
精，蛇死而蜀贼当平。”既而果杜弢灭也。（出《豫章记》）

晋怀帝永嘉年间的末期，豫章出现一条大蛇，有十多丈
长，横在当道。凡是路过的人，蛇就吸去吞下，已经吃了几
百人。道士吴猛和弟子把蛇杀了。吴猛说：“这是蜀地的精怪，
蛇死了，蜀地的强盗也就会平定了。”不久杜弢果然被消灭了。

颜 含

晋颜含嫂病，须髯蛇胆，不能得。含忧叹累日，有一童
子持青囊授含，含视，乃蛇胆也，童子化为青鸟飞去。（出
《晋中兴书》）

晋代的颜含，他的嫂子病了，需髯蛇胆治病，但不能得到。颜含忧愁叹息多日，忽然有一个童子拿着一个小青袋子交给颜含，颜含一看是蛇胆。童子就变成一只青鸟飞走了。

司马轨之

司马轨之字道援，善射雉。太元中，将媒下翳，此媒雉，野雉亦应。试令寻觅所应者，头翅已成雉，半身故是蛇。晋中朝武库内，忽有雉，时人或谓为怪。张司空云：“此蛇所化耳。”即使搜库中，果得蛇蜕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司马轨之的字叫道援，善于射野鸡。晋朝太元年间，把一个当作引诱用的诱饵放在彩旗下，这个媒介物鸣叫，野鸡就有回应的，试着寻找回应的东西，就看见头和翅已经变成野鸡，其余半个身子还是蛇。朝廷的武库里，忽然出现了野鸡。当时的人有的说是怪事，张司空说：“这是蛇变化成的。”就派人搜查库中，果然找到了蛇蜕。

又

太元中，汝南人入山，见一竹，中蛇形已成，上枝叶如故。吴郡桐庐（“郡桐庐”原作“都相虑”，据《异苑》三改。）人尝伐馀遗竹。一宿，见竿为雉，头颈尽就，身犹未变化，亦竹为蛇之化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晋朝太元年间，有个汝南人进山，看见一根竹子，中部已经成蛇形了，上部枝叶还象原来一样。吴郡桐庐人曾砍伐剩余的竹子，睡了一宿后，起来看那竹竿，变成了野鸡，头和脖子全都变成了，身子还未变成，也就是说，这棵竹子是蛇变化而成的。

章 苟

吴兴章苟于田中耕，以饭置菰里，每晚取食，饭亦已尽，如此非一。后伺之，见一大蛇偷食，苟逐以钹叉之。蛇走，苟逐之，至一穴，但闻啼声云：“斫伤我矣。”或言付雷公，令霹雳杀。须臾，雷雨，霹雳覆苟上，苟乃跳梁大骂曰：“天使

我贫穷，展力耕垦。蛇来偷食，罪当在蛇，反更霹雳我耶？乃是无知雷公。雷公若来，吾当以钺斫汝腹！”须臾，云雨渐散，转霹雳于蛇穴中，蛇死者数十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吴兴人章苟在田里耕种，把饭放在菰叶里包着，每天晚上拿来吃的时候，饭就没有了，象这种情况不只是一两次。后来就注意察看这事，只见一条大蛇偷饭吃，章苟拿着小矛叉那蛇，蛇跑了。章苟追赶蛇，追到一个洞，只听见有哭诉的声音说：“砍伤我了！”还有的说应当交给雷公，让他用霹雳杀死他。不一会儿，打雷下雨了，霹雳就在章的头上滚动，章苟跳着大骂说：“老天使我贫穷。尽力耕田垦荒，蛇来偷吃我的饭，罪在蛇的身上，反而用雷劈我吗？真是无知的雷公。雷公如果来了，我就用小矛刺他的肚子。”不一会，云雨渐渐散了，霹雳转到蛇洞里了，蛇死了几十条。

太元土人

晋太元中，土人有嫁女于近村者。至时，夫家遣人来迎，女家好发遣，又令女弟送之。既至，重门累阁，拟于王侯。廊柱下有灯火，一婢子严妆直守，后房帷帐甚美。至夜，女抱乳母涕泣，而口不得言。乳母密于帐中，以手潜摸之，得一蛇，如数围柱，缠其女，从足至头。乳母惊走出，柱下守灯

婢子，悉是小蛇，灯火是蛇眼。（出《续搜神记》）

晋代太元年间，有个读书人把女儿嫁到附近村子。到了时候，夫家派人来接新娘，女家也妥善地送走女儿，还让新娘的妹妹送姐姐。到了夫家以后，只见重重迭迭的门户楼阁，与王侯之家差不多。廊柱下有灯火，一个女仆妆束严整直立地守在廊柱下，后房的帐幕非常华美。到了晚上，新娘子抱着乳母哭泣，不敢说话。乳母藏在帐里，用手偷偷地摸那床，摸到一条蛇，象几抱的柱子那么粗，缠绕着新娘子，从脚缠到头。乳母吓得跑了出去，就看见廊柱下守灯的女仆，全是小蛇，而灯火就是蛇的眼睛。

慕容熙

西晋末，慕容熙光始三年，熙出游还，城南有柳树如人呼曰：“大王止。”熙恶之，伐其树，下有蛇，长一丈。至六年，熙为冯政（按《晋书》载记，“政”当作“跋”。）所灭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西晋的末期，慕容熙光始三年，慕容熙出游回来的时候，城南有棵柳树象人一样呼叫说：“大王请止步。”慕容熙很厌

恶这件事，就命人砍断了柳树，树下有一条蛇，有一丈长。到光始六年，慕容熙被冯政消灭了。

邛都老姥

益州邛都县有老姥家贫孤独，每食，辄有小蛇，头上有角，在椽之间。姥怜而饲之，后渐渐长大丈余。县令有马，忽被蛇吸之，令因大怒，收姥。姥云：“在床下。”遂令人发掘，愈深而无所见，县令乃杀姥。其蛇因梦于令曰：“何故杀我母？当报仇耳！”自此每常闻风雨之声。三十日，是夕，百姓咸惊相谓曰：“汝头何得戴鱼。”相逢皆如此言。是夜，方四十里，整个城一时俱陷为湖，土人谓之邛河，亦邛池。其母之故宅基独不没，至今犹存。鱼人采捕，必止宿。又言此水清，其底犹见城郭楼榭宛然矣。（出《穷神秘苑》）

益州的邛都县有个老妇人，家里贫穷，孤独一人，每当吃饭时，就有一条小蛇，头上有个肉冠，在碗盘之间爬动，老妇人可怜并喂它吃的。后来渐渐长大，有一丈多长。县令有匹马，忽然被蛇吸去吞吃了，县令因而大怒，收押了老妇人。老妇人说：“蛇在我的床下。”县令就派人去挖掘，挖得越来越深却什么也没看见，县令就杀了老妇人。那条蛇因而托梦于县令说：“为什么杀我的母亲，我一定为她报仇。”从此就

经常听到下雨刮风一样的声音。三十日的这天晚上，百姓们都吃惊地对见到的人说：“你的头上为什么顶着鱼？”凡相遇的人都这样说。这天夜里，方圆四十里，整个城一下子都陷下去成为一片湖泊，当地人叫它邛河，也叫邛池。只有老妇人的旧住宅的宅基没有淹没，到现在还在。打鱼的人来捕鱼，一定在那里停下住宿，又说，这里的水很清，湖底还能清楚地看见城郭楼榭。

天门山

天门山，山多峻秀，岩谷透迳。有大岩壁直上数千仞，草木交连，云雾拥蔽。其下有迢途微细，行人往，忽然上飞而出林表，若升仙，遂绝世。如此者渐不可胜纪，往来南北，号为仙谷。时有乐于道者，不远千里而来，洗浴岩畔，以来升仙，在（“在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此林下，无不飞去。会一夕，有智能者谓他人曰：“此必妖怪，非是仙道。”因以石自系，而牵一犬入其谷，犬复飞去，然知是妖邪之气以喻之。乃遣近山乡里，募年少者数百人，执兵器，持大棒。而先纵火烧其草，及伐竹木，至山畔观之，遥见一物，长数十丈，高下隐隐，垂头下望。及更渐逼，乃一大蟒蛇。于是命少年鼓跃击射，然后斫刺。而口张尺余，尚欲害人，力不加众，久乃卒。其所吞人骨与他兽之骸，积（“积”原作“稍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在左右如阜焉。又有人出行，坠深泉涧

者，无出路。饥饿分死，左右见龟蛇甚多，朝暮引颈向东方，人因伏地学之，遂不复饥。体加轻便，能登岩岸。数年后，试竦身举臂，遂超出涧上，即得还家。颜色悦怿，颇更黠慧胜故。还食谷，啖滋味，百余日中，复其本质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天门山，山峰大都险峻秀挺，山岩峡谷连绵不绝。有个大岩壁直立着有几千仞高，杂草树木纠缠连接着，云雾笼罩着，岩壁的下面有很细微的小路。行人走到这里，忽然向上面飞去飞出树梢，象白日升仙一样，人就没有了。象这样的人渐渐地就多得记不过来，从这里南北往来的人，把这里叫作仙谷。当时有那喜欢学道的人，不远千里来到这里，在岩壁附近洗浴干净，以便到这里升仙，站在这个树林的下面，没有不飞上去的。恰好有这么一天，有个聪明的人对别人说：“这一定是妖怪，不是成仙之道。”于是把石头系在身上，牵着一只狗进入那岩谷，狗又飞去。这样就知道了是妖邪怪物在用气吸物。于是派人到附近的山乡里，招募几百个少年人，带着兵器，拿着大棒。先放火烧那些杂草，并砍伐竹子和树木，到了山边观看，远远地看见一个东西，有几十丈长，高高低低时隐时现，垂着头往下望。等到再渐渐地走到近处才看清是一条大蟒蛇。于是命令少年们一边打着鼓一边跳着射击，然后又砍又刺，可是大蟒口张开有一尺多长，还想害人。只是力量敌不住众人的力量，很久才死去，它吞吃的人骨与别的兽类的骨骸，堆积在左右两旁象小山包一样。还有一件事有一人在外行走，掉到深谷的涧流中去，没有出路，饥饿

得认为自己死定了，又看到身边有很多龟蛇，一早一晚伸出头颈向着东方，那人因而也伏在地上学习龟蛇的动作，就不再觉得饥饿了，身体更加轻快行动也方便多了，能登上山岩陡壁，几年后，试着抬起手臂，身上一用劲，就跳得超过山涧之上，就能够回家，脸上的颜色使人看了很喜欢，而且比从前更聪慧。回到家里吃了粮食和蔬菜类，一百天后就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。

忻州刺史

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，前后历任多死。高宗时，有金吾郎将来试此官。既至，夜独宿厅中。二更后，见檐外有物黑色，状如大船，两目相去数丈。刺史问为何神，答云：“我是大蛇也。”刺史令其改貌相与语，蛇遂化作人形，来至厅中。乃问何故杀人，蛇云：“初无杀心，其客自惧而死尔。”又问：“汝无杀心，何故数见形躯？”曰：“我有屈滞，当须府主谋之。”问有何屈，曰：“昔我幼时，曾入古冢，尔来形体渐大，求出不得。狐兔狸貉等，或时入冢，方得食之。今长在土中，求死不得，故求于使君尔。”问：“若然者，当掘出之，如何？”蛇云：“我逶迤已十余里，若欲发掘，城邑俱陷。今城东有王村，村西有楸树。使君可设斋戒，人掘树深二丈，中有铁函，开函视之，我当得出。”言毕辞去。及明，如言往掘，得函，归厅开之，有青龙从函中飞上天，迳往杀蛇，首尾中分。蛇

既获死。其怪绝矣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的忻州刺史历来就是个空缺，前后几任刺史大多死了。唐高宗时，有个金吾郎要来试着做这个官。到了以后，夜里独自睡在厅中，二更天后，就见檐外有个黑色的东西，样子象条大船，两只眼睛相距几丈远。刺史问是什么神怪，回答说：“我是大蛇。”刺史让他改变形貌与它说话，蛇就变成了人形，来到厅中，于是问它为什么杀人，蛇说：“最初并无杀人之心，是那些人自己害怕吓死的。”又问：“你没有杀人之心，为什么多次现出蛇的形躯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有冤屈不能解决，应当由府主来研究决定。”问它有什么冤屈，回答说：“从前我幼小的时候，曾经进入一个古坟，从那以来，形体渐渐长大，想出去却不能出去，狐、兔、狸、貉等，有的时候进入古坟，我才能吃到东西。现在长年在土中生活，想死都不行，所以来向使君请求。”刺史问：“如果是这样，应当挖开古坟使你出来，怎么样？”蛇说：“我的身子伸开已经有十多里长了，如果要挖掘。连这座城也要全都陷到地底下去。现在城东有个王村，村子的西面有棵楸树，使君应该安排好斋戒，然后派人掘树掘到两丈深，里面有个铁匣，打开匣子看，我就能出来了。”说完就告别走了。等到天亮，照蛇说的去挖掘，挖出一个匣子，回到厅里打开了匣子，有条青龙从匣子里飞上天，直接去杀蛇，蛇头和蛇尾从中间分开了。蛇死了以后，那怪物也没有了。

余干县令

鄱阳余干县令，到官数日辄死，后无就职者，宅遂荒。先天中，有士人家贫，来为之。既至，吏人请令居别廨中，令因使治故宅，剪薙榛草，完葺墙宇。令独处其堂，夜列烛伺之。二更后，有一物如三斗白囊，跳转而来床前，直跃升几上。令无惧色，徐以手俛触之，真是韦囊而盛水也。乃谓曰：“为吾徙灯直西南隅。”言讫而灯已在西南隅。又谓曰：“汝可为我按摩。”囊转侧身上，而甚便畅。又戏之曰：“能使我床居空中否？”须臾，已在空中。所言无不如意。将曙，乃跃去。令寻之，至舍池旁遂灭。明日，于灭处视之，见一穴，才如蚁孔，掘之，长丈许而孔转大，围三尺余，深不可测。令乃敕令多具鼎镬樵薪，悉汲池水为汤，灌之。可百余斛，穴中雷鸣，地为震动。又灌百斛，乃怙然无声，因并力掘之，数丈，得一大蛇，长百余尺。旁小者巨万计，皆并命穴中。令取大者脯之，颁赐县中，后遂平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鄱阳郡的余干县令，到官任上没几天就死了，后来竟没有人敢去就职了，宅院也就荒废了。唐代先天年间，有个读书人家里贫穷，就来做县令。到了以后，官吏们请县令居住到别的公署里去。县令还是派人收拾原来的宅院，剪修割除

杂草，修整好院墙和屋子。县令一个人住在堂上，夜间摆好蜡烛等着，二更天以后，有一个东西象是一个能装三斗米大小的白口袋，转动着跳到床前来，一直跳到桌子上。县令没有惧怕的样子，慢慢地用手不痛快地触摸它，真的是皮口袋装着水，于是对它说：“替我把灯搬到对面的西南墙角去。”话刚说完灯已在西南角了。又对它说：“你可以为我按摩一会。”皮口袋转着侧身而上，觉得很是舒服。又笑着对它说：“能让我的床停在空中吗？”不一会，床已在空中。县令说的没有不如意的。天快亮了，才跳着离开。县令寻找它，寻到住舍的水池边上就没有踪迹了。第二天，在踪迹消失的地方，看见一个洞，才象蚂蚁洞口那么大，挖那洞口，挖了一丈多洞孔就变大了，洞的直径有三尺多，洞里深不可测。县令就下命令多准备鼎锅和木柴，把池中水全提出来，烧成开水，灌那洞。大约灌了一百多斛开水，就听见洞穴里发出打雷一样声音，大地也被那声音所震动。又灌了一百多斛开水，才平静下来，没有声音了。于是一起挖了起来，又挖了几丈深，挖到一条大蛇，长一百多尺，旁边有成千上万条小蛇，都一起死在洞里。县令挑出大蛇做成蛇肉脯，分赏给县里的百姓，以后就平安吉祥了。

王真妻

华阴县令王真妻赵氏者，燕中富人之女也，美容貌，少

适王真。洎随之任，近半年，忽有一少年，每伺真出，即辄至赵氏寝室。既频往来，因戏诱赵氏私之。忽一日，王真自外入，乃见此少年与赵氏同席，饮酌欢笑，甚大惊讶。赵氏不觉自仆气绝，其少年化一大蛇，奔突而去。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，俄而赵氏亦化一蛇，奔突俱去，王真遂逐之，见随前出者俱入华山，久之不见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华阴县令王真的妻子赵氏，是燕中一个富人家的女儿，容貌美丽，少年时就嫁给王真，以后随王真到任上来。最近半年以来，忽然有一个少年，每每等到王真出去的时候，就到赵氏的寝室里去。在频频往来以后，又调戏引诱赵氏与自己私通。忽然有一天，王真从外面回来，才看见这个少年与赵氏一起坐在酒桌上，欢声笑语地喝酒，非常惊讶。这时，赵氏不知不觉地自己跌倒断了气，那少年变成一条蛇，横冲直撞地跑走了。王真就让女仆扶着赵氏的两腋让她站起来，不一会赵氏也变成一条蛇，横冲直撞地一块离去。王真就追赶，见蛇相随着先前跑出去的蛇一起进入华山，很久以后就不见了。

朱 覲

朱覲者，陈蔡游侠之士也。旅游于汝南，栖逆旅，时主

人邓全宾家有女，姿容端丽，常为鬼魅之幻惑，凡所医疗，莫能愈之。觐时过友人饮，夜艾方归，乃憩歇于庭。至二更，见一人着白衣，衣甚鲜洁，而入全宾女房中。逡巡，闻房内语笑甚欢，不成寝，执弓矢于黑处，以伺其出。候至鸡鸣，见女送一少年而出，觐射之，既中而走。觐复射之，而失其迹。晓乃闻之全宾，遂与觐寻血迹，出宅可五里已来，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。令人伐之，果见一蛇，雪色。长丈余，身带二箭而死。女子自此如故，全宾遂以女妻觐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朱觐是陈蔡一带的游侠之士，到汝南旅游，住在客店里。这时店主人邓全宾家有个女儿，容貌姿色端庄美丽，但常常被鬼魅所迷惑，凡是给她治病的，没有人能治好她。朱觐有一次去朋友家喝酒，夜深了才回来，就在庭院里休息，到二更天时，就看见一个人穿着白色衣服，衣服很新鲜洁净，却进入邓全宾女儿的房中。一会儿，就听见房内说笑很欢乐，朱觐睡不着觉，拿出弓和矢藏在暗处，等他出来。等到鸡叫时，看见店主人的女儿送一个少年出来。朱觐射那个男子，被射中了要跑，朱觐又射他，却失去了他的踪迹。天亮了才告诉邓全宾这件事，邓全宾就和朱觐寻那血迹，走出宅院大约五里，那血迹进入一个大枯树的洞里去。找人伐倒了树，果然看见一条蛇，白色，一丈多长。身上带着两枝箭死了。店主家的女儿从此就象从前一样。邓全宾就把女儿嫁给了朱觐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七

蛇二

蒙山秦瞻 广州人 袁玄瑛
薛重顾楷 树提家 隋炀帝
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贞 马岭山
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春 宣州江
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
张镐 毕乾泰 杜暉 海州猎人

蒙山

鲁国费县蒙山上有寺废久，民欲架堂者，辄大蛇数十丈长，出来惊人，故莫得安焉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鲁国费县的蒙山上有个被废弃很久的寺庙，老百姓想架起庙的大堂进行修建，就有一条几十丈长的大蛇，出来惊吓人，所以就不能修建了。

秦 瞻

秦瞻居曲河（明抄本“河”作“阿”。）彭星野，忽有物如蛇，突入其脑中。蛇来，先闻臭气，便从鼻入，盘其头中，觉泓泓冷，闻其脑间，食声啞啞，数日出去。寻复来，取手巾，急缚口鼻，故不得入。积年无他，唯患头重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秦瞻住在曲河的彭星野，忽然有个象蛇的东西，突然地进入他的脑子里。蛇来了，先闻到臭气，就从鼻孔进去，盘在他的头里，觉得象凉水一样冷嗖嗖地，听他脑里面，有啞啞的吃东西的声音。几天后出去。后来又来，这人拿手巾，急忙地堵上口和鼻，所以不能再进到脑里。过了一年了，没有别的毛病。只是得了头重的病。

广州人

广州人共在山中伐木，忽见石窠中有三卵，大如升，便取煮之。汤始热，便闻林中如风雨声。须臾，有一蛇大十围，长四五丈，径来，于汤中衔卵去，三人无几皆死。（出《续搜神记》）

广州人一起在山中伐树，忽然看见石头的巢穴中有三个卵，象升那么大，就拿出来煮它们。汤刚刚热，就听见树林中发出象刮风下雨的声音，不一会，有一条蛇有十围粗，四、五丈长，一直走过来，从汤中衔着卵就走了，这几个人不久都死了。

袁玄瑛

吴兴太守（“守”原作“平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袁玄瑛当之官。往日者问吉凶，曰：“法。至官当有赤蛇为妖，不可杀。”至，果有赤蛇在铜虎符石函上蟠，玄瑛命杀之，其后果为贼徐馥所害也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吴兴太守袁玄瑛在要去上任做官时，到占卜者那里去问吉凶。占卜者说：根据筮法的象征看，到官任上会有红蛇做妖，不可杀蛇。到了官任上时，果然有红色的蛇在装铜虎符的石匣上盘踞着。袁玄瑛杀了蛇，他后来果然被贼人徐馥所害。

薛 重

会稽郡吏郟县薛重得假还家，夜至家，户闭，闻妇床上有丈夫眠声，唤妇，久从床上出来（“来”原作“未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开户。持刀便逆问妇曰：“床上醉人是谁？”妇大惊愕，因且苦自申明，实无人。重家唯有一户，既入，便闭妇索。了无所见。见一蛇隐在床脚，酒醉臭，重斫蛇寸断，掷于后沟。经日而妇死，数日，重又死，后忽然而生。说始死，有人桎梏之。将到一处，有官寮问曰：“何以杀人？”重曰：“实不行凶。”曰：“尔云不杀者，近寸断掷著后沟，此是何物？”重曰：“正杀蛇耳。”府君愕然有悟曰：“我当用为神，而敢淫人妇，又讼人。”敕左右持来。吏将一人，著平巾帻，具诘其淫妄之罪，命付狱，重为官司便遣将出，重倏忽而还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会稽郡的小官吏郟县人薛重请假回家，夜里到家。门关着，听见妻子的床上有男人睡觉的声音，召唤妻子，很久才从床上下来开门。薛重拿着刀迎着问妻子说：“床上喝醉酒的人是谁？”妻子吃惊地愣住了，接着苦苦地为自己申辩，真的没有人。薛重家只有一个门，进屋之后，就把门关上来搜索，却什么也没看见，只看见一条蛇隐藏在床下，喝醉了酒，满身臭味，薛重把蛇砍成一块块的，扔在屋后的沟里。过了一天妻也死了。几天后，薛重也死了，后来忽然又活了。薛重说自己刚死的时候，有人给他上了枷锁，带到一个地方，有个官僚问他说：“为什么杀人？”薛重说：“我真的没有行凶。”又问：“你说没杀人，近来砍成一块块又扔到后沟里去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薛重说：“那杀的是蛇。”府君愣了一下就明白了说：“我准备让他成神，却敢去奸淫别人的妻子，又来告状。”命令身边的人把他提来，官吏带着一个人，头上戴着平顶的头巾布，详细地问了他奸淫和妄告的罪行，下命令送到监狱里去，薛重被官衙很快打发出去，一下子就还阳了。

顾 楷

陈时吴兴顾楷在田上树取桑叶，见五色大蛇入一小穴。其后蛇相次，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随，略有数百。楷急下树，看所入之处，了不见有孔。日暮还家，楷病口哑，不复得语。

(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)

南北朝陈国的吴兴，有个人名叫顾楷在田地的树上摘桑树叶，看见一条五色的大蛇进入一个小洞，它的后面蛇都排着，有的隔三尺有的隔五尺一个接一个地跟随着，大约有几百条。顾楷急忙下树，看那蛇进去的地方，一点也看不见有孔洞。天黑回家，顾楷得了哑巴病，不再能说话。

树提家

隋绛州夏县树提家，新造宅，欲移入，忽有蛇无数，从室中流出门外，其稠如箔上蚕，盖地皆遍。时有行客云：“解符镇。”取桃枝四枚书符，绕宅四面钉之，蛇渐退，符亦移就之。蛇入堂中心，有一孔，大如盆口，蛇入并尽。命煎汤一百斛灌之，经宿，以锹掘之，深数尺。得古铜钱二十万贯。因陈破，铸新钱，遂巨富。蛇乃是古铜之精。(出《朝野僉载》)

隋代时绛州的夏县树提的家里，刚建一所住宅，准备搬进去住。忽然有无数条蛇，从屋里爬出门外，蛇多得象竹席上的蚕，把地上全都铺得满满的。这时有过路的客人说：‘我懂得符镇。’就找来四根桃树枝写上符，绕着住宅四面钉上，

蛇渐渐地退回去，桃符也移动着随着蛇走。蛇进入堂屋的中心，有一个洞，象盆口那么大，蛇全都进入洞里，就让烧一百斛开水灌进洞去。过了一宿。用锹挖那个洞，挖了几尺深，挖到了古代的铜钱二十万贯。因陈旧锈蚀了，就用这些古铜铸了新钱，于是成了大富户。蛇就是古铜的精灵。

隋炀帝

《搜神记》：“蛇千年则断复续。”《淮南子》云：“神蛇自断其身而自相续。”隋炀帝遣人于岭南，边海穷山，求此蛇数四，而至洛下。所得之者，长可三尺，而色黄黑，其头锦文，全似金色，不能毒人，解食肉。若欲令自断其身者，则先触之令怒，使不任其愤毒，则自断为三四。其断之处，如刀截焉，见其皮骨文理，亦有血焉。然久怒定，则三四断稍稍自相就而连续，体复如故，亦似不相断。隋著作郎邓隆云，此灵蛇一类，自断，不必千岁也。（出《穷神秘苑》）

《搜神记》中说，蛇活上千年就能使断了的身子再接上。《淮南子》里说，神蛇能自己把身子弄断然后自己再把身子接上。隋炀帝多次派人到岭南和海边以及山的深处，去寻找这到种蛇，带到洛阳。得到的蛇，大约三尺长，黄黑色。蛇头上有锦绣一样的花纹，全象金子那样的颜色。没有毒，知道

吃肉。如果想让它自己弄断自己的身子，就先撩拨让它发怒，使蛇受不了那种折磨，就会自己断成三四截。那断的地方，象刀割的一样，能看出它的皮、骨和肌肉的纹理，上面也有血。可是等时间一长愤怒过后，那三四截断了的身子的接头就自己互相靠近连接起来，身体又象从前一样，也就象不曾断过一样。隋朝的著作郎邓隆说：“这是灵蛇一类，能自断身体，不必一定得是活了千年以上的。”

兴福寺

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，其院宇极壮丽，云是隋所制。贞观中，寺僧以其年纪绵远，虑有摧圯，即经费计工，且欲新其土木，乃将毁撤。既启户，见有蛇万数，连贯在地，蛇蟠绕如积，摇首喙啄，若吞噬之状。寺僧大惧，以为天悯重劳，故假灵变，于是不敢除毁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长安的兴福寺有个十光佛院，那佛院的殿宇极其壮丽，传说是隋朝时建造的。唐太宗贞观年间，寺里的和尚因为它的年代太久远，担心有所毁坏和坍塌，就筹集经费计算人工，打算重新翻盖。打开门以后，就看见有上万条蛇在地上连在一起，蛇互相缠绕着象堆在一起似的，摇着头张着口，象吞吃东西的样子。寺里的和尚非常害怕，认为是上天怜恤繁重的

劳动，所以假借灵物使人改变主意，因此也不敢再拆十光佛院了。

张骑士

张骑士者，自云，幼时随英公李勣渡海，遇风十余日，不知行几万里。风静不波，忽见二物黑色，头状类蛇，大如巨船，其长望而不极。须臾，至船所，皆以头绕（明抄本“绕”作“搭”）船横推，其疾如风。舟人惶惧，不知所抗，已分为所啖食，唯念佛求速死耳。久之，到一山，破船如积。各自念云，彼人皆为此物所食。须臾，风势甚急，顾视船后，复有三蛇，追逐亦至，意如争食之状。二蛇放船，回与三蛇斗于沙上，各相蜿蜒于孤岛焉。舟人因是乘风举帆，遂得免难。后数日，复至一山，遥见烟火，谓是人境。落帆登岸，（“岸”原作“陵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与二人同行，门户甚大，遂前款关。有人长数丈，通身生白毛，出见二人，食之。一人遽走至船所，才上船，未及开，白毛之士走来牵揽。船人人各执弓刀斫射之，累挥数刀，然后见释。离岸一里许，岸上已有数十头，戟手大呼。因又随风飘帆五六日，遥见海岛。泊舟问人，云见清远县界，属南海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张骑士自己说，小时候跟随着英公李勣渡海，遇上十多

天的大风，不知走了几万里，风停了也没有波浪。忽然看见二个黑色的东西，头的样子类似蛇，象条大船那么大，它的身长望去看不到头，不一会，到了船边，都用头绕着船横着推进，快得象风一样。船上的人惶恐害怕，不知道如何抗拒，已经断定要被怪物吃掉，只是念佛要求快些死去。很久以后，来到一座山前，破船堆积在山下，船上的人各自心里想，这些人都是被这个怪物吃掉了。不一会，风吹得很急，回头看船后，又有三条大蛇，也追赶而来，那意思就象争夺吃食的样子。二蛇放开船，回身和三条蛇在沙地上斗了起来，各个互相在孤岛上屈曲盘旋着争斗。船上的人因此乘着风架起帆，于是才得免除了灾难。往后几天，又到了一座山，远远地看见生火的烟，以为是人生活的地方，就落下帆上岸去，有一个人和二个人一起走，看见一个很大的门，就上前去敲门，有一个人身子有几丈高，浑身長白毛，出来见了两个人，捉住就吃了，剩下一个人急忙地跑回停船的地方，才上了船，没等开船，那个浑身長白毛的人就跑来抓住缆绳。这时，船上的人个个手拿弓刀又砍又射，连续地挥舞了好几刀，然后船才被放开。离岸有一里多，岸上已出现了几十个白毛巨人，挥动着手大声呼叫。于是又随风飘着船走了五、六天。远远看见一个海岛，停下船问居民，说是清远县的地方，属于南海郡。

李崇贞

高宗光宅中，李崇贞任益州长史。厅前柑子树有一子如鸡子。晚熟，微有小孔如针，群官咸异之。方欲将进，久而乃罢。因剖之，得一赤斑蛇，长尺余，崇贞后竟以罪死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唐高宗光宅年间，李崇贞担任益州长史。他的官厅前柑子树上结了一个果实象鸡蛋一样，很晚才成熟，上面微微地有象针尖那么大的小孔。所有的官员们全都对此感到诧异，正要准备进献给皇上。时间过长就算了。于是剖开它，里面有一条红斑蛇，长一尺多。崇贞后来因犯罪而被处死。

又

连州见一柑树，四月中，有子如拳大，剖之，有两头蛇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在连州看到一棵柑子树，四月中旬，结了果象拳头那么大，又剖开一看，里面有一只两头蛇。

马岭山

开元四年六月，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，长六七尺，黑蛇长丈余。须臾，二蛇斗，白者吞黑蛇，到粗处，口两嗑皆裂，血流滂沛。黑蛇头入，啮白蛇肋上作孔，头出二尺余，俄而两蛇并死，后十余日，大雨，山水暴涨，漂破五百余家，失三百余人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玄宗开元第四年的六月，郴州马岭山边有条白蛇，长六、七尺，还有条黑蛇长一丈多。不久，二条蛇斗了起来，白蛇吞了黑蛇。吞到黑蛇的身子粗的地方，口和咽的两侧都裂开了，血流得象下雨一样。黑蛇的头被吞，就咬白蛇的肋肉咬出了孔洞，头伸出白蛇的身子有二尺多长，不久两条蛇就一块死了。又过了十多天，天下大雨，山水暴涨，冲毁了五百多家，失踪了三百多人。

至相寺贤者

长安至相寺有贤者，自十余岁，便在西禅院修道。院中佛堂座下，恒有一蛇，贤者初修道时，蛇大一围，及后四十余年，蛇如堂柱。人（“人”原作“大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蛇虽相见，而不能相恶。开元中，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，堂中无灯，而光粲满堂，心甚怪之。因于蛇出之处，得径寸珠。至市高举价，冀其识者。数日，有胡人交市，定还百万。贤者曰：“此夜光珠，当无价，何以如此酬直？”胡云：“蚌珠则贵，此乃蛇珠，多至千贯。”贤者叹伏，遂卖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长安的至相寺有个贤者，从十多岁起，就在西禅院修道。院中佛堂的座下，早就有一条蛇，贤者刚修道时，蛇有一围粗细，等到四十多年后，蛇就象堂柱那么粗，人蛇虽互相见面，却不互相厌恶。开元年间，贤者半夜到佛堂做礼拜，堂中没有灯，可是满堂光华灿烂，心中觉得很奇怪。接着在蛇出入的地方，得到一枚直径一寸的珠子，就到市上抬高价钱出卖，希望遇上一个认识这个宝珠的人。几天后，有个胡人到市上来交易，只出钱百万。贤者说：“这是夜光珠，应当是无价之宝，为什么出这么低的价钱呢？”胡人说：“要是蚌珠就值钱了，这个是蛇珠，最多能卖一千贯钱。”贤者完全信服

了，就卖给了胡人。

李林甫

李林甫宅，即李靖宅。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，尝与过其宅，谓人曰：“后之人有能居此者，贵不可言。”其后久无居人。开元初，林甫官为奉御，遂从而居焉。人有告于泓师，曰：“异乎哉！吾言果验。（验原作如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是十有九年居相位，称豪贵于天下者，此（此原作一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人也。虽然，吾惧其易制中门，则祸且及矣。”林甫果相玄宗，恃权贵，为人觖望者久之。及末年，有人献良马，甚高，而其门稍庳，不可乘以过，遂易而制。既毁其檐，忽有蛇千万数，在屋瓦中。林甫恶之，即罢而不能毁焉。未几，林甫竟籍没。其始相至籍没，果十九年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李林甫的住宅，就是从前李靖的住宅。有个叫泓师的人，在他因为精通道术而闻名于睿宗皇帝的时候，曾经路过那所住宅，对别人说：“以后有能居住在这所住宅里的人，一定非常尊贵。”那以后很久无人居住。开元年间，李林甫做了奉御官，就住进这里。有人告诉了泓师，泓师说：“真是神奇呀，我的话果然应验了。那个占居相位十九年，在天下被称为最

显贵的人，就是这个人。虽然这样，我怕他改造中门，那么灾祸就来临了。”李林甫果然给唐玄宗做了丞相。依仗权贵，长久以来，成为人民怨恨的人。有人向他献上一匹好马，马很高，可是那个门又稍微矮了一点，不能骑着马通过，于是打算改造大门。折毁了门檐以后，忽然有千万条蛇，出现在屋瓦中，李林甫憎恶这件事，就停下不再折毁了。不久，李林甫竟然被没收了家产。从他开始做宰相到被没收家产，果然是十九年。

韦子春

临淮郡有馆亭，滨泗水上。亭有大木，周数十拱，（“拱”原作“株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突然劲拔，阴合百步，往往有甚风迅雷，夕发其中。人望见亭有二光，对而上下，赫然若电，风既息，其光亦闭。开元中，有韦子春以勇力闻，会子春客于临淮，有人语其事者，子春曰：“吾能伺之。”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。后一夕，遂有大风雷震于地，亭屋摇撼，果见二光照耀亭宇。子春乃敛衣而下，忽觉有物蟠绕其身，冷如水冻，束不可解。回视，见二老在其身后。子春即奋身挥臂，驤然有声，其缚亦解，遂归亭中。未几而风雨霁，闻亭中腥若鲍肆。明日视之，见一巨蛇中断而毙，血遍其地。里人相与来观，谓子春且死矣。乃见之，大惊。自是其亭无风雷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临淮郡有个馆所亭园，建在泗水边上。亭园有棵大柱子，柱周围有十科拱，独立挺拔，亭阴能遮住百步方圆，常常有大风和迅雷，傍晚时出现在亭园中。有人远远地看见亭园中有二道光，相对着一起上下地动，清楚得象闪电一样，风停息以后，那两道光也闭上了。开元年间，有个韦子春因勇敢有力量而闻名于世，正赶上韦子春在临淮作客，有人告诉他那亭园里的怪事，韦子春说：“我能去观察一下。”于是带着衣服行李住在亭中以便察看。有一天晚上，有大风雷震动地面，亭子和屋子摇撼着，果然看见一道光照耀着亭园和屋宇，韦子春就收拾一下衣服下了亭子，忽然觉得有个东西蟠绕着自己的身子，冷得象冰冻一样勒得很紧，解不开。回头看，看见两个老人站在他的身后，韦子春就鼓起全身力气挥动着手臂，就听驩地一声响，他的束缚解开了，就回到亭中，不久风住雨停，闻到亭中的腥气象卖鱼铺子一样。第二天一看，看见一条大蛇从中间断开死在那里，血流得遍地都是。乡里人互相前来观看，以为韦子春也一起死了，却见到了韦子春，都大吃惊。从此那个亭子没有了风雷的灾害。

宣州江

宣州鹤头镇，天宝七载，江水盛涨漫三十里。吴俗善泅，

皆入水接柴木。江中流有一材下，长十余丈，泅者往观之，乃大蛇也。其色黄，为水所浮，中江而下。泅者惧而返，蛇遂开口衔之，泅者正横蛇口，举其头，去水数尺。泅者犹大呼请救，观者莫敢救焉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宣州的鹤头镇，天宝七年，江水猛涨漫淹三十里。吴地的习俗，人人都善于泅水，都入水捞取木柴。江的中流有一木材流下来，长十多丈，泅水的人去察看木材，竟是一条大蛇，身上黄色，让水漂浮着，在江的中间流下来，泅水的人惊得往回返，蛇就张开口衔他，泅水的人正好横在蛇口里，蛇抬起头，离水有几尺高。泅水的人还在大声呼救，看到的人没有敢下水去救的。

李齐物

河南尹李齐物，天宝中，左迁竟陵太守。郡城南楼有白烟，刺史不改即死，土人以为常占。齐物被黜，意甚恨恨。楼中忽出白烟，乃发怒云：“吾不畏死，神如余何？”使人寻烟出处，云：“白烟悉白虫，恐是大蛇。”齐物令掘之，其孔渐大，中有大蛇，身如巨瓮。命以镬煎油数十斛，沸则灼之。蛇初雷吼，城堞震动，经日方死。乃使人下堑塞之，齐物亦更无他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河南府尹李齐物，天宝年间，被贬职担任竟陵太守。郡的城南楼如果出现白烟，刺史不改换就会死去，当地人认为是正常事。李齐物被贬职，心里很是恨恨不平，楼中忽然出现白烟，就发怒说：“我不怕死，神仙能把我怎么样？”派人寻找烟的出处，回来说：“白烟全是白蛇所为，恐怕是条大蛇。”李齐物下令掘洞，那洞孔渐渐大了，洞中有条大蛇，身子象大坛子那么粗。李齐物命令用大锅烧几十斛油，油滚沸时就用来浇蛇，蛇刚开始时象雷吼叫一样，连城墙都震动了，过了一天才死去，就派人去把洞塞死填平。李齐物也没再遇到什么意外。

严挺之

严挺之为魏州刺史，初到官，临厅事。有小蛇从门入，至案所，以头枕案。挺之初不达，遽持牙笏，压其头下地。正立凝想，顷之，蛇化成一符。挺之意是术士所为，寻索无获而止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严挺之做魏州刺史，刚到任时，到厅堂去，有条小蛇从门进去，爬到桌子跟前，把头枕在桌子上。严挺之开始不理

睬，急忙拿着手板，压住蛇头，让它下去。正站着疑惑，不一会，蛇变成一张符。严挺之以为是术士干的事，寻找了一会，没找到什么就停止了。

天宝樵人

天宝中，有樵人入山醉卧，为蛇所吞。其人微醒，怪身动摇，开视不得，方知为物所吞。因以樵刀画腹，得出之。眩然迷闷，久之方悟。其人自尔半身皮脱，如麻风状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天宝年间，有个樵夫喝醉了，躺在山上，被大蛇吞吃了。那人稍微清醒了一点，奇怪身子在一动一摇，睁开眼什么也看不见，才知道是被动物吞到肚里，因而用砍柴刀划开动物的肚子，才得出来。觉得眩晕不清醒而且憋闷。很久之后才明白过来。那个人从此半身的皮都脱落了，就象白风病的样子。

无畏师

天宝中，无畏师在洛，是时有巨（“巨”原作“目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蛇，状甚异，高丈余，围五十尺，魁魁若。盘绕出于山下，洛民咸见之。于是无畏曰：“后此蛇决水瀦洛城。”即说佛书义甚精。蛇至夕，则驾风露来，若倾听状。无畏乃责（“责”原作“愤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之曰：“尔蛇也，营居深山中，固安其所，何为将欲肆毒于世？即速去，无患生人。”其蛇闻之，遂俯于地，若有惭色，须臾而死焉。其后禄山据洛阳，尽毁宫庙，果无畏所谓决洛水瀦城之应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天宝年间，无畏禅师在洛阳，这时有条巨蛇，样子很特异，头能抬起一丈多高，身围粗达五十尺，很是很壮大雄伟的样子，盘绕着出现在山下。洛阳的百姓全看见过这条蛇。因此无畏师傅说：“以后这条蛇将掘开堤坝淹没洛阳城。”就讲说佛书中的道理很是精深。大蛇到了晚上，就驾着风和雾前来，象是倾听的样子。无畏就责备它说：“你是蛇类，应当居住在深山中，那里本来就是你安身的地方，为什么要想对世上的人大肆毒害呢？就快走开吧，不要给活着的人带来灾难。”那条蛇听了这话，就俯伏在地上，象是有点惭愧的样子，不

一会就死了。那以后安禄山占据了洛阳，把宫室和庙宇全毁了。果然应了无畏师傅说的掘开洛水淹没城市的话。

张 镐

洪州城自马瑗置立后，不复修葺。相传云：“修者必死。”永泰中，都督张镐修之不疑。忽城西北隅遇一大坎，坎中见二蛇，一白一黑，头类牛，形如巨瓮，长六十余尺，蜿蜒在坑中，其余小蛇不可胜数。遽以白镐，镐命逐之出，乃以竹箴缚其头，牵之。蛇初不开目，随牵而出。小蛇甚多，军人或有伤其小者十余头，然犹大如饮椀。二蛇相随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，池水深数丈，其龟皆走出上岸，为人所获，鱼亦鼓鳃出水，须臾皆死。后七日，镐薨。判官郑从、南昌令马皎，二子相继而卒。（原缺出处，明抄本作出《广异记》）

洪州城自从马瑗建造以后，没有人再修理改造过。人们互相传说：重建的人一定要死。唐代宗永泰年间，张镐都督修理城墙，没有顾及那个传说。忽然西北城角外出现一个大地洞，洞中出现了两条蛇，一条白一条黑，头长得类似牛头，头的形状象个大坛子，身子长六十多尺，屈曲盘旋在洞中，其余的小蛇就数不清了。急忙地把这事报告给张镐，张镐命令把蛇赶出来，就用竹箴捆在蛇头上，牵着蛇，蛇开始时不睁

眼，随着牵引走出洞来，有的军人打伤了十多条小蛇，也还有水碗那么粗。二条大蛇互相跟随着走进徐孺亭下的放生池里。池子水有几丈深，池里的龟全跑到岸上来，被人们捉获。鱼也鼓着鳃浮出水面，不一会都死了。这以后第七天，张镐死了，判官郑从、南昌令马皎二个人也接着死了。

毕乾泰

唐左补阙毕乾泰，瀛州任丘人，父母年五十，自营生藏讫。至父年八十五，又自造棺，稍高大，嫌藏小，更加砖二万口。开藏欲修之，有蛇无数。时正月尚寒，蛰未能动，取蛇投一空井中，仍受蛇不尽，其蛇金色。泰自与奴开之，寻病而卒。月余，父母俱亡。此开之不得其所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的左补阙毕乾泰，是瀛州任丘人。父母五十岁时，自己就预先营造好了墓穴。到了父亲八十五岁时，又自造了棺材，稍显高大了点，于是嫌预选的墓小了，想再加二万块砖，打开墓穴准备修建。墓穴里有无数条蛇，当时是正月，天气还冷，蛇蛰伏不能行动，把蛇取出扔到一个枯井中，那个空井还能容纳很多蛇。那些蛇都是金色的。毕乾泰亲自与仆人打开墓穴修建，不久，就得病死了。一个多月后，他的父

母也都死了。这是开墓穴开得地方不对的原因。

杜 暉

殿中侍御史杜暉尝使岭外，至康州，驿骑思止，（“止”原作“上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白曰：“请避毒物。”于是见大蛇截道南出，长数丈，玄武后追之。道南有大松树，蛇升高枝盘绕，垂头下视玄武。玄武自树下仰其鼻，鼻中出两道碧烟，直冲蛇头，蛇遂裂而死，坠于树下。又见蜈蚣大如箠。（“箠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牛肃曾以其事问康州司马狄公，狄公曰：“昔天宝四载，广府因海潮，漂一蜈蚣，死，剖其一爪，则得肉百二十斤。至广州市，有人笼盛两头蛇。集人众中言：‘汝识二首蛇乎？汝见二首蛇，则其首并出，吾今异于是，首蛇各一头，欲见之乎？’市人请见之，乃出其蛇。蛇长二尺，头在首尾。市人伶者，常以弄蛇为业，每执诸蛇，不避毒害。见两头蛇，则以手执之。蛇螫其手，伶者言痛，弃蛇于地。加药焉，不愈。其啮处肿，遂浸淫，俄而遍身。伶者死，身遂洪大，其骨肉皆化为水，身如贮水囊。有顷水溃，遂化尽。人与两头蛇失所在。”（出《纪闻》）

殿中侍御史杜暉曾经出使岭外，走到康州，驿卒停下来，对杜暉说：“请躲避毒物。”于是看见一条大蛇横道向南面游

去，长好几丈，一只龟在后面追蛇。道南有棵大松树。蛇爬升到高枝上盘绕，垂下头看着龟，龟也从树下仰起鼻子，鼻子里冒两股青烟，直冲向蛇头，蛇就身子裂开死去，掉到树下。又看见蜈蚣大得象一只风筝。牛肃曾用这件事去问康州的司马狄公，狄公说：“从前天宝四年，广府因为大海涨潮，漂上来一只死蜈蚣，割下蜈蚣的一只腿，就得到一百二十斤肉。到了广州市，看见有人用笼子盛着两个头的蛇，到了人多的地方说：‘你们见过二头蛇吗？你们看见的两头蛇，蛇的两个头并列地生长，我现在的两头蛇和那种不一样，蛇的两端各有一个头。想看看这种蛇吗？’集市上的人请他把蛇拿出来看，就拿出了蛇，蛇有二尺长，头长在首尾两端。市集中有个卖艺的人，常以玩蛇为职业，每每拿着蛇，也不躲避毒害。看见了两头蛇，就用手拿过来，蛇咬了他的手，卖艺的人喊疼，把蛇扔在地上，给伤口上药，治不好，那被咬的地方肿了，就逐渐地蔓延，一会儿全身都肿了，卖艺的就死了，身体肿得很大，他的骨肉都变成水，身子象个贮水的口袋。不多久水口袋破了口，就化光了。那个人和两头蛇也不见了。”

海州猎人

海州人以射猎为事，曾于东海山中射鹿。忽见一蛇，黑色，大如连山，长近十丈，两目成日。自海而上，人见蛇惊惧，知（“知”原作“如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不免死。因伏

(伏原作杖。据明抄本改。)念佛。蛇至人所，以口衔人及其弓矢，渡海而去。遥至一山，置人于高岩之上。俄而复有一蛇自南来，至山所，状类先蛇而大倍之。两蛇相与斗于山下，初以身相蜿蜒，久之，口相噬。射士知其求己助。乃傅药矢，欲射之。大蛇先患一目，人乃复射其目，数矢累中。久之，大蛇遂死，倒地上。小蛇首尾俱碎，乃衔大真珠瑟瑟等数斗，送人归至本所也。(出《广异记》)

海州有个人靠射猎来维持生活，曾在东海的山上射鹿。忽然看见一条蛇，黑色，大得象座小山，长大约有十丈，两个眼睛象太阳一样亮，从海里爬上山来。那人见了蛇很害怕，知道免不了一死，因而伏在地上念佛。蛇到了人呆的地方，用口衔着人及其弓矢，渡海走了，远远到了一座山，把人放在高岩上。不一会儿又有一条蛇从南面游来，到了山下，样子与先前的蛇类似可比先前的蛇大一倍。两条蛇在山下互相争斗，开始时把身子缠绕在一起，时间长了之后，互相用口咬。那个射手知道先前的蛇是请求自己帮助它，就准备好药箭，射那条大蛇。大蛇原先就瞎了一只眼睛，那个人就又射它的另一只眼睛，几支箭都射中了，时间一长，大蛇就死了，倒在地上。小蛇的头和尾巴也全都破皮受伤，却衔了几斗大珠子送给他，还把那人送回原来的地方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八

蛇三

李舟弟 檐 生 嵩山客 邓 甲
苏 闰 利州李录事 咎 老 冯 但
陆 绍 郑 翬 张垕子 选仙场
狗仙山 李 黄

李舟弟

李舟之弟患风，或说蛇酒可疗，乃求黑蛇。生覆瓮中，加之曲蘖。数日，蛇声不绝，及熟，香气酷烈，引满而饮。须臾，悉化为水，唯毛发存之。（出《国史补》）

李舟的弟弟得了头风病，有人说用蛇泡酒喝能治疗。因

此去捉来黑蛇，活着封在坛子里，坛中加进酒母，好几天，蛇的叫声也没停。等到酒酿熟了，香气极浓烈，舀出一碗酒喝，不一会，人就全化成水，只有毛发还在。

檐生

昔有书生，路逢小蛇，因而收养，数月渐大。书生每自檐之，号曰檐生。其后不可檐负，放之范县东大泽中。四十余年，其蛇如覆舟，号为神蟒，人往于泽中者，必被吞食。书生时以老迈，途经此泽畔，人谓曰：“中有大蛇食人，君宜无往。”时盛冬寒甚，书生谓冬月蛇藏，无此理，遂过大泽。行二十里余，忽有蛇逐，书生尚识其形色，遥谓之曰：“尔非我檐生乎？”蛇便低头，良久方去。回至范县，县令问其见蛇不死，以为异，系之狱中，断刑当死。书生私忿曰：“檐生，养汝翻令我死，不亦剧哉！”其夜，蛇遂攻陷一县为湖，独狱不陷，书生获免。天宝末，独孤暹者，其舅为范令。三月三日，与家人于湖中泛舟，无故覆没，家人几死者数四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从前有个书生，路上遇到一条小蛇，因而收养起来，几个月后渐渐长大。书生常常亲自遮盖着它，就称呼蛇叫：“檐生”，那以后遮盖不住了，就把蛇放到范县东面的大泽之中去。

四十多年以后，那条蛇长得象倒过来的船一样，被人称为神蟒，凡是经过大泽的人，定会被蛇吞吃。书生这时已年迈，走路经过这个大泽的附近，有人对他说：“泽中有条大蟒蛇吃人，你不应该去。”当时正是隆冬季节，天很冷，书生认为冬月蛇都冬眠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就穿过大泽，走了二十多里，忽然有蛇来追赶，书生还认识那条蛇的样子和颜色，远远地对蛇说：“你不是我的檐生吗？”蛇就低下头，很久才离开。回到范县。县令听说书生见到了蛇却没有死，认为很怪异，就把书生押到监狱里，定的刑罚是死罪。书生私下忿恨地说：“檐生，养活了你却反而让我死，不也太过份了吗？”那天夜里，蛇就把整个县城陷为湖泊，只有监狱没有陷落，书生就免了一死。天宝末年，有个叫独孤暹的人，他的舅舅就是范县令，三月三日这一天，和家里人在湖上划船玩，无缘无故地船就翻了，家中有好几个人好险没被淹死。

嵩山客

元和初，嵩山有五六客，皆寄山习业者也。初秋，避热于二帝塔下。日晚，于塔下见一大蛇长数丈，蟠绕塔心，去地（绕塔心去地五字原作骇而观之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十数丈。众骇而观之，一客曰：“可充脯食之厨。”咸和之，中一客善射。或曰：“大者或龙神，杀之恐为祸也。昼脯之膳，岂在此乎？不如勿为。”诸客决议，不可复止，善射发一箭，便中，

再箭，蛇蟠解坠地，众共杀之。诸客各务庖事，操刀割者，或有入寺求柴炭盐酪者。其劝不取者，色不乐，遂辞而归。其去寺数里，时天色已阴，天雷忽起。其中亦有各归者，而数客犹在塔下。须臾，云雾大合，远近晦冥，雨雹如泄，飘风四卷，折木走石，雷霆激怒，山川震荡。数人皆震死于塔下，有先归者，路亦死。其一客不欲杀者，未到山居，投一空兰若。阖门，雷电随客入，大惧。自省且非同谋，令其见害，乃大言曰：“某不与诸人共杀此蛇，神理聪明，不可滥罚无辜！幸宜详审。”言讫，雷霆并收，风雨消歇。此客独存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元和初年，嵩山上有五六个外地人，都是寄住在山上学艺的人。初秋的一天，他们在二帝塔下避暑，天晚了，从塔下看见了一条长几丈的大蛇，蟠踞缠绕在塔心，离地有十几丈，大家都惊骇地观看着。有一个客人说：“这条蛇可以做成干肉吃。”其余的人全都赞同，其中一个客人善于射箭。有一个人说：“蛇长得大有的就是龙蛇，杀了它恐怕是件祸事。要吃干肉，怎么偏用这条大蛇呢？不如不杀蛇。”大家已经决定了，不能再制止了。善于射箭的人射了一箭，就射中了，再射一箭，蛇就伸直坠落在地上，大家一起上去杀了蛇。各位客人，各干各的厨房活，拿刀砍的割的，有的人到寺里去要点木炭、盐和酒。那个劝大家不要伤害大蛇的人，脸色很不高兴，就辞别大家回住处去。他离开寺几里路，这时已阴天了，天上忽然响起雷声，其中也有几个回住处的，还有几个

客人仍在塔下。不一会，云雾合在一起，远近的地方都晦暗看不清楚，雨和冰雹从天上往下直掉，狂风在四周刮着，吹断了树，飞砂走石，雷和冰雹愈加狂暴，山川都震动了，那几个人都被震死在塔下。有那提前回住处的人，也死在路上。其中那个说是不要杀蛇的人，还没走到住处，就走进一座空庙，关上了门，雷电也随着他追进屋，那人心里很害怕，觉得自己不是同谋让蛇受害的人，就大声说：“我没有与其他人共同杀害这条蛇，神仙从道理上讲应当是聪明懂事的，不能乱罚无罪的人，请你详细审察一下。”说完，雷霆停止了，风雨也停下了。这个客人独自一人活了下来。

邓 甲

宝历中，邓甲者，事茅山道士峭岩。峭岩者，真有道之士，药变瓦砾，符召鬼神。甲精恳虔诚，不觉劳苦，夕少安睫，昼不安床。峭岩亦念之，教其药，终不成；受其符，竟无应。道士曰：“汝于此二般无分，不可强学。”授之禁天地蛇术，环宇之内，唯一人而已。甲得而归焉，至乌江，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，号楚之声，惊动闾里。凡有术者，皆不能禁，甲因为治之。先以符保其心，痛立止，甲曰：“须召得本色蛇，使收其毒，不然者，足将别矣。”是蛇疑人禁之，应走数里。遂立坛于桑林中，广四丈，以丹素周之，乃飞篆字，召十里内蛇。不移时而至，堆之坛上，高丈余，不知几

万条耳。后四大蛇，各长三丈，伟如汲桶，蟠其堆上。时百余步草木，盛夏尽皆黄落。甲乃跣足攀缘，上其蛇堆之上，以青条敲四大蛇脑曰：“遣汝作五主，掌界内之蛇，焉得使毒害人？是者即住，非者即去！”甲却下，蛇堆崩倒。大蛇先去，小者继往，以至于尽。只有一小蛇，土色肖箸，其长尺余，懵然不去。甲令舁宰来，垂足，叱蛇收其毒。蛇初展缩难之，甲又叱之，如有物促之，只可长数寸耳，有膏流出其背，不得已而张口，向疮吸之。宰觉其脑内，有物如针走下。蛇遂裂皮成水，只有脊骨在地。宰遂无苦，厚遗之金帛。时维扬有毕生，有常弄蛇千条，日戏于闾阖，遂大有资产，而建大第。及卒，其子鬻其第，无奈其蛇，因以金帛召甲。甲至，与一符，飞其蛇过城垣之外，始货得宅。甲后至浮梁县，时逼春。凡是（“凡是”原作“风有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茶园之内，素有蛇毒，人不敢掇其茗，毙者已数十人。邑人知甲之神术，敛金帛，令去其害。甲立坛，召蛇王。有一大蛇如股，长丈余，焕然锦色，其从者万条。而大者独登坛，与甲较其术。蛇渐立，首隆数尺，欲过甲之首。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，蛇首竟困，不能逾甲之帽。蛇乃踣为水，余蛇皆毙。倘若蛇首逾甲，即甲为水焉。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。甲后居茅山学道，至今犹在焉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唐宝历年间，邓甲事奉茅山道士峭岩。峭岩，是个真正的有道之士，能够用药使瓦砾变化，写符召来鬼神。邓甲虔诚专一非常用功，不觉得劳累辛苦，晚上很少睡觉，白天也

躺不下来。峭岩也很受感动。教他学习药法，始终学不成，教他学习符法，竟然不应验。道士说：“你与这两样法术没有缘分，不能勉强学习。”就传授他禁制天地之间蛇类的法术，环宇之内，只有他一个人懂得这种法术。邓甲学会后往家走，走到乌江，忽然遇上会稽县宰遭到毒蛇咬伤了他的脚，痛苦号叫的声音，惊动了街坊邻居。用了一切办法，都不能止住，邓甲于是替他治疗。先用符保住他的心脏，疼痛立刻止住。邓甲说：“必须召来咬人的那条蛇，让它收回脚上的毒。不这样做，脚就得砍去。”这条蛇怀疑有人禁制它，随后跑到数里之外。于是在桑林里修一座坛，坛宽四丈。把丹药洒在坛的四周，又草书了篆字，召集十里内的蛇，没过多久蛇就到了。堆积在坛上，高有一丈多高，不知道有几万条蛇。后来的四条大蛇，各三丈长，粗壮象水桶一样，盘踞在蛇堆的上面。这时百多步方园的杂草和树木，在这盛夏季节，都枯黄落叶。邓甲就光脚攀援着上到蛇堆的最上层。用一根青色的小竹棍敲着四条大蛇的头说：“派你们作了五种毒虫的主管，掌管界内的蛇，怎么能用毒去害人，是用毒害人的蛇就留下，不是的就走开。”邓甲倒退着下来，蛇堆也倒塌了，大蛇先离开，小蛇跟着离开，以至于全走光了。只有一条小蛇，土黄色象根筷子，长一尺多，迷迷糊糊地没有离开。邓甲命令把县宰抬来，垂下脚，命令小蛇收他的毒，小蛇开始时一伸一缩地象是很为难，邓甲又叱责蛇，象有什么东西催促着小蛇，小蛇的身子变得只有几寸长，有油脂从小蛇的背上流出来，不得已才张开口，向疮口吸毒，县宰觉得他的脑子里，有个东西象针一样往下走，小蛇就皮肤裂开成了一滩水，只有脊骨留

在地下。县宰于是就没有了痛苦，他赠送给邓甲很丰厚的钱和物。这时扬州有个毕生，经常玩弄上千条蛇，天天在市区游戏玩耍，于是成了大富翁，并且建了很大的府第。等他死后，他的儿子出卖那座府第，却没办法处理那些蛇。因而用钱帛找来邓甲，邓甲到了，给了一张符。让那些蛇飞过城墙到外面去了，才卖掉了那座住宅。邓甲后来到了浮梁县，当时正是冬末春初的季节，所有的茶园之内，平时就有蛇毒，人们不敢摘茶园的茶叶，因摘茶叶而死的已有几十人了。县城里的人知道邓甲的神术，收集了一些钱财，请邓甲除去这一祸害。邓甲站在坛上，召来蛇王，有一条大蛇象大腿那么粗，一丈多长，身上象彩绸一样的灿烂，跟着的小蛇有一万多条。那条大蛇独自上到坛上，与邓甲较量法术，大蛇渐渐地挺立起来，头高出地面好几尺，想超过邓甲的头，邓甲用手杖顶着帽子高高地竖起。蛇头受到困窘，不能超过邓甲的帽子。大蛇就仆倒下来，成了一滩水，其余的蛇也全死了。如果蛇头超过邓甲，就是邓甲化成水了，从此茶园就再也没有毒蛇了。邓甲后来住在茅山学道，至今还活着。

苏 闰

俗传有媪姬者，嬴秦时，尝得异鱼，放于康州悦城江中。后稍大如龙，姬汲浣于江，龙辄来姬边，率为常。他日，姬治鱼，龙又来，以刀戏之，误断其尾，姬死。龙拥沙石，坟

其墓上，人呼为掘尾，为立祠宇千余年。太和末，有职祠者，欲神其事，以惑人。取群小蛇，术禁之，藏祠下，目为龙子，遵令饮酒。（明抄本“无遵令饮酒”四字。）置巾箱中，持诣城市。越人好鬼怪，争遗之，职祠者辄收其半。开成初，沧州故将苏闰为刺史，心知其非，且利其财，益神之。得金帛，用修佛寺官舍。他日军吏为蛇啮，闰不使治，乃整簪笏，命走语姬，所啮者俄顷死，乃云，慢神罚也。愚民遽唱其事，信之益坚。尝有杀其一蛇，乾于火，藏之，已而祠中蛇逾多。迄今犹然。（出《岭南异物志》）

民间传说，有个老妇人，在秦始皇时，曾经得到一条奇异的鱼，放到康州悦城江中。后来稍长大就象龙一样，老妇人在江边提水洗衣服时，那条龙就来到老妇人的身边，这成了经常的事。后来有一天，老妇人收拾鱼，龙又来了，老妇人用刀逗龙玩，失手砍断了龙的尾巴。老妇人死了，龙就拥起沙石，堆在老妇人的坟上，人们就称呼龙为“掘尾”，为它建庙宇已有一千多年。太和年的末年，有个管理这个庙的人，想使这件事神秘起来，用来迷惑百姓，就捉来一群小蛇，用法术禁制住它们，藏在祠庙的下面，看成是龙子，训练它们遵照命令喝酒，放在毛巾盖着的箱子里，带着到城里的市场去。越人喜好鬼神，争着送他东西，管理祠庙的人只收半价。开成年间，沧州旧将苏闰任刺史，心里知道那人的作法是错误的，但是认为这是个财路，更使这件事神秘起来。得到的钱财，用来修庙和官家的房舍。有一天有个军官被蛇咬了，苏

闰不让治疗，却准备好簪子和手板，命令军官跑去向老妇的灵位祷告，被蛇咬的人不一会就死了，却说：“这是怠慢了神灵的惩罚呀。”愚昧的百姓一时间都谈论这件事，更加坚定了对神龙的信仰。曾有人杀了其中的一条蛇，就在火上烤干了，把它藏起来。不久，祠庙里的蛇更多了，到今天还是这样子。

利州李录事

开成中，有陇西李生，为利州录事参军。居于官舍中，尝晓起，见蛇数百在庭，生大惧，尽命弃于郊野外。其明旦，群蛇又集于庭，生益惧之，且异也，亦命弃去。后一日，群蛇又至，李生惊曰：“岂天将祸我乎？”戚其容者且久。后旬余，生以赃罪闻于刺史。遣吏至门，将按其罪，且闻于天子。生惶骇，无以自安，缢于庭树，绝脰而死。生有妻，感生不得其死，亦自缢焉。于是其家僮震慑，委身于井者且数辈，果符蛇见之祸。刺史即李行枢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文宗开成年代，有个陇西人李生，做利州的录事参军，居住在官舍里。曾经早起，看见几百条蛇在庭院里，李生很害怕，就命令人全都扔到城郊的野外去。第二天早晨，群蛇又聚集在庭院里，李生更加害怕这件事，并且认为这事很奇异，又命令人扔掉了。之后一天，群蛇又来了。李生吃惊地

说：“难道是天要降给我灾祸吗？”悲戚的样子，呆呆地过了很久。以后的十多天，李生以贪赃罪被刺史知道了，派官吏到李生家去，准备审查了解他的罪状，并且上报给皇上。李生惊慌害怕，没有办法安慰自己，就吊在庭院里的树上，勒断脖子死去。李生妻子，觉得李生不该这样死，也自己上吊死了。因此李生家的僮仆也震惊害怕，投井、自杀的也有好几个人，果然符合了蛇出现就带来灾祸的说法，刺史就是李行枢。

咎老

长寿老僧聿言，他时在衡山，村人为毒蛇所噬，须臾而死，发解，肿起尺余。其子曰：“咎老若在，当勿虑。”遂迎咎至。乃以灰围其尸，开四门。先曰：“若从足入，则不救矣。”遂踏步据固，久而蛇不至，咎大怒，乃取饭数升，擣蛇形诅之。忽蠕动出门，有顷，饭蛇引一蛇从死者头入，径及其疮，尸渐低，蛇缩而死，村人遂活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一个长寿的老和尚名叫聿言，从前在衡山，村里有个人被毒蛇咬了，不一会就死了，头发掉光了，身子肿起一尺多。他的儿子说：“咎老如果在，就不用担心了。”于是迎接咎老来到家里。就用灰围着尸体，打开四门。事先说：“如果从脚

下走进灰圈，就没救了。”就踩着步子手握得紧紧地，很久蛇也不到。咎老大怒，就取出几升饭，捣粘弄成蛇形并念咒语。那条用饭做的蛇忽然就蠕动着爬出门去，不一会，那条饭蛇引来一条蛇从死者的头部进入灰圈，直接爬到尸体肿起的地方吮吸，尸体渐渐消了肿，蛇却缩小死了。那个村民就活了。

冯 但

冯但者，常有疾，医令浸蛇酒服之。初服一瓮，于疾减半。又令家人园中执一蛇，投瓮中，封闭七日。及开，蛇跃出，举首尺余，出门，因失所在。其过迹，地坟起数寸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冯但，经常有病，医生让他用蛇泡酒喝。开始喝了一瓮蛇酒，病好了一半。又让家人从园子里抓一条蛇，投入瓮中，封闭了七天。等到打开瓮口的时候，蛇跳了出来，抬起头有一尺多高，出门去，因而失去踪迹。蛇经过的地方，土鼓出地面有几寸高。

陆 绍

郎中陆绍言，尝记一人浸蛇酒，前后杀蛇数十头。一日，自临瓮窥酒，有物跳出，啗其鼻将落。视之，乃蛇头骨也。因疮毁，其鼻如削焉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郎中陆绍说，曾记得有一个人泡蛇酒。前后杀了几十条蛇。一天，亲自到瓮前看酒，有个东西跳了出来，咬中了他的鼻子，快要掉了下来，看那东西，竟是蛇的头骨，因为是被咬掉的，他的鼻子象刀削的一样。

郑 翬

进士郑翬说，家在高邮，有亲表卢氏庄近水。其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，未久，忽大震电雨，发洪，数家陷溺无遗，唯卢宅当中一家无恙。（出《因话录》）

进士郑翬说，他家住在高邮，有个表亲卢氏住在庄园靠

近水边，他的邻居好几家共同杀了一条白蛇。不久，忽然打雷闪电下大雨，爆发了洪水，那几家全都陷落沉没，只有卢氏的住宅在当中，一家人没有出事。

张歪子

梓潼县张歪子神，乃五丁拔蛇之所也。或云，隗州张生所养之蛇，因而祠。时人谓为张歪子，其神甚灵。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，聪明博达，骑射绝伦。牙齿常露，多以袖掩口，左右不敢仰视。蛇眼而黑色，凶恶鄙褻，通夜不寐，竟以作逆伏诛。就诛之夕，梓潼庙祝，亟为歪子所责，言：“我久在川，今始方归，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？”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梓潼县张歪子神，神庙就在五丁拽蛇的地方。有的人说，那就是隗州张生养的蛇，因此为他建了祠庙，当时人称呼他叫张歪子，他的神灵很灵验。非法的蜀王名叫建，他的儿子名叫元膺，又聪明又渊博通达，骑马射箭没有比得上的。牙齿常露在外，总是用袖子遮着嘴，身边的人不敢仰脸看他。眼睛象蛇眼而且是黑色的，样子很凶恶卑鄙下流，整夜地不睡觉，竟因作了反叛的事而被依法处死了。被处死的那天，梓潼的庙祝，多次被歪子责备，说是我长久在川地，现在刚回

来，为什么使庙宇荒芜肮脏到这个样呢？因此，蜀地人才知道元膺是庙蛇的精灵。

选仙场

南中有选仙场，场在峭崖之下。其绝顶有洞穴，相传为神仙之窟宅也。每年中元日，拔一人上升。学道者筑坛于下，至时，则远近冠帔，咸萃于斯。备科仪，设斋醮，焚香祝数，七日而后，众推一人道德最高者，严洁至诚，端简立于坛上。余人皆掺袂别而退，遥顶礼顾望之。于时有五色祥云，徐自洞门而下，至于坛场。其道高者，冠衣不动，合双掌，蹑五云而上升。观者靡不涕泗健羨，望洞门而作礼。如是者年一两人。次年有道高者合选，忽有中表间一比丘，自武都山往与诀别。比丘怀雄黄一斤许，赠之曰：“道中唯重此药，请密置于腰腹之间，慎勿（“勿”原作“失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遗失之。”道高者甚喜，遂怀而升坛。至时，果蹑云而上。后旬余，大觉山岩臭秽。数日后，有猎人，自岩旁攀缘造其洞，见有大蟒蛇，腐烂其间，前后上升者骸骨，山积于巨穴之间。盖五色云者，蟒之毒气，常呼吸此无知道士充其腹。哀哉！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南中有个选仙场，场子在一个峭壁之下，峭壁的高处有

个洞穴，相传是神仙的洞府。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日这一天，就提起一个人上升到洞里去，学道的人就在峭壁下筑起一座坛。到了时候，远近的道士们，全都集中在这里，准备好各种仪式，安排好斋戒和祭祀，多次烧香祷告。七天以后，大家推选出一个道行品德最高尚的人，严肃洁净报其虔诚，端庄简从站在坛上，其余的人全都扯着他的衣袖告别之后退下去，远远地顶礼望着他。这时有五色祥云慢慢地从洞门飘下来，飘到坛场，那个道行高的人，衣冠不动，合着双掌，踩着五色祥云向上，观看的人没有不流着眼泪鼻涕非常地羡慕他，朝着洞口行礼，象这样的人每年有一两个。下一年有个道行高的人该入选飞升，忽然有个和尚是他的中表亲属，从武都山前来和他诀别，和尚怀里带着一斤多雄黄，赠送给他说：“修道的人最重视这个药，请你秘密地放腰腹之间，千万不要丢失了它。”道行高的人很喜欢，就带好雄黄走上坛去，到了时间，果然踩着云彩升上去。十多天以后，大家嗅到山岩一带有恶臭的气味。几天后，有个猎人，从山岩的边上援引而上进入洞中，就见有一条大蟒蛇，在洞里已经腐烂，前前后后上升到洞里的人的骸骨，象小山一样堆积在大洞穴之间。原来，五色彩云，是大蟒的毒气，常用来吸取这些无知的道士填充蛇的肚子。可悲呀。

狗仙山

巴賚之境，地多岩崖，水怪木怪，无所不有。民居溪壑。以弋猎为生涯。嵌空之所，有一洞穴，居人不能测其所往。猎师纵犬于此，则多呼之不回，瞪目摇尾，瞻其崖穴。于时有彩云垂下，迎猎犬而升洞。如是者年年有之，好道者呼为狗仙山。偶有智者，独不信之，遂縋一犬，挟弦弧往之。至则以粗繩系其犬腰，系于拱木，然后退身而观之。及彩云下，犬縋身而不能随去，嗥叫者数四。旋见有物，头大如瓮，双目如电，（“电”原作“龟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鳞甲光明，冷照溪谷，渐垂身出洞中观其犬，猎师毒其矢而射之。既中，不复再见。顷经旬日，臭秽满山。猎师乃自山顶，縋索下观，见一大蟒，腐烂于岩间。狗仙山之事，永无有之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巴山夷水一带地方石崖很多，水怪树怪等，什么都有。百姓居住在溪水山谷之间，靠打猎为生。有一处山岸凹进去的地方，有一个洞穴，居民无法得知那个洞通向哪里，猎人放猎狗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多次地招呼，狗也不回来。只是瞪着眼睛，摇着尾巴，盯着看那石崖上的洞穴。这时就有彩云从洞口飘下来，迎接着猎狗升上洞去。象这样的事年年都有，爱

好修道的人称呼这个地方叫狗仙山。偶然有个聪明的人，一个人坚持不相信这样的事，他就带着一只猎狗，背着弓和箭到那里去。到了就用粗绳系着猎狗的腰，拴在大树上，然后就退回身子观看。等到彩云飘下来，狗被捆住不能随彩云上升，狗嗥叫了好几次，接着就看见有个东西，头象个大坛子，两眼象闪电，身上的甲光亮耀眼，冷冷地反射照耀着溪流和峡谷，渐渐地垂下身子出洞看那只狗。猎师在箭上涂了毒药射那怪物，射中以后，不再出现。过了十多天，满山都是恶臭的气味，猎人就从顶上垂下绳子顺绳下到洞口，看见了一条大蟒蛇，在山岩之间腐烂了，狗仙山的事，再也没有了。

李 黄

元和二年，陇西李黄，盐铁使逊之犹子也。因调选次，乘暇于长安东市，警（“警”原作“者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见一犊车，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。李潜目车中，因见白衣之姝，绰约有绝代之色。李子求问，侍者曰：“娘子孀居，袁氏之女，前事李家，今身依李之服。方除服，（“除服”原作“外除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所以市此耳。”又询可能再从人乎，乃笑曰：“不知。”李子乃出与钱（“钱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帛，货诸锦绣，婢辈遂传言云：“且贷钱买之，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，相还不负。”（“负”原作“晚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李子悦。时（“时”字原阙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已晚，遂逐犊车而行。

碍夜方至所止，犍车入中门，白衣姝一人下车，侍者以帷拥之而入。李下马，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，云：“且坐。”坐毕，侍者云：“今夜郎君岂暇领钱乎？不然，此有主人否？且归主人，明晨不晚也。”李子曰：“乃今无交钱之志，然此亦无主人，何见隔之甚也？”侍者入，复出曰：“若无主人，此岂不可，但勿以疏漏为诮也。”俄而侍者云：“屈郎君。”李子整衣而入，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，相见曰：“白衣之姨也。”中庭坐，少顷，白衣方出，素裙粲然，凝质皎若，辞气闲雅，神仙不殊。略序款曲，翻然却入。姨坐谢曰：“垂情与货诸彩色，比日来市者，皆不如之。然所假如（明抄本“所假如作其价几”。）何？深忧愧。”李子曰：“彩帛粗繆，不足以奉佳人服饰，何敢（敢原作苦。据明抄本改。）指价乎？”答曰：“渠浅陋，不足侍君子巾栉。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，郎君倘不弃，则愿侍左右矣。”李子悦。拜于侍侧，俯而图之。李子有货易所，先在近，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。须臾而至，堂西间门，割然而开。饭食毕备，皆在西间。姨遂延李子入坐，转盼炫焕。女郎旋至，命坐，拜姨而坐，六七人具饭。食毕，命酒欢饮。一住三日，饮乐无所不至。第四日，姨云：“李郎君且归，恐尚书怪迟，后往来亦何难也？”李亦有归志，承命拜辞而出。上马，仆人觉李子有腥臊气异常。遂归宅，问何处许日不见，以他语对。遂觉身重头旋，命被而寝。先是婚郑氏女，在侧云：“足下调官已成，昨日过官，觅公不得，某（“某”原作“其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二兄替过官，已了。”李答以愧佩之辞。俄而郑兄至，责以所往行。李已渐觉恍惚，祇对失次，谓妻曰：“吾不起矣。”口虽语，但觉被底身渐消尽，揭被而视，空

注水而已，唯有头存。家大惊惧，呼从出之仆考之，具言其事。及去寻旧宅所，乃空园。有一皂荚树，树上有十五千，树下有十五十，余了无所见。问彼处人云：“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，便无别物，姓袁者，盖以空园为姓耳。”

复一说，元和中，凤翔节度李听，从子瑄，任金吾参军。自永宁里出游，及安化门外，乃遇一车子，通以银装，颇极鲜丽。驾以白牛，从二女奴，皆乘白马，衣服皆素，而姿容婉媚。瑄贵家子，不知检束，即随之。将暮焉，二女奴曰：“郎君贵人，所见莫非丽质，某皆贱质，又粗陋，不敢当公子厚意。然车中幸有姝丽，诚可留意也。”瑄遂求女奴，乃驰马傍车，笑而回曰：“郎君但随行，勿舍去。某适已言矣。”瑄既随之，闻其异香盈路。日暮，及奉诚园，二女奴曰：“娘子住此之东，今先去矣。郎君且此回翔，某即出奉迎耳。”车子既入，瑄乃驻马于路侧。良久，见一婢出门招手。瑄乃下马。入座於厅中，但闻名香入鼻，似非人世所有。瑄遂令人马入安邑里寄宿。黄昏后，方见一女子，素衣，年十六七，姿艳若神仙。瑄自喜之心，所不能谕。及出，已见人马在门外。遂别而归。才及家，便觉脑疼，斯须益甚，至辰巳间，脑裂而卒。其家询问奴仆，昨夜所历之处，从者具述其事，云：“郎君颇闻异香，某辈所闻，但蛇臊不可近。”举家冤骇，遽命仆人，于昨夜所止之处复验之，但见枯槐树中，有大蛇蟠屈之迹。乃伐其树，发掘，已失大蛇，但有小蛇数条，尽白，皆杀之而归。（出《博异志》）

唐宪宗元和二年，陇西人李黄，是盐铁使李迺的侄儿，因在官员的调动选拔的过程中，趁着闲遐时间来到长安的东市，瞥见一驾小牛拉的车，几个女仆在车中买东西。李黄偷看车里，看见了一个穿白衣服的美女，姿态优美，有绝代的美色。李黄上前询问，女郎的侍女说：“娘子是个寡妇，是袁氏的女儿，从前嫁到李家，现在身上穿的就是李家的丧服，正要脱下丧服，所以来买这些东西。”李黄又询问能不能再嫁人，才笑着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李黄于是拿出钱来给她买布，买了各种各样锦绣。女仆就传话来说：“暂且借钱买这些东西，请跟我们去到庄严寺左侧的住宅中，把钱还给你，绝不欺骗你。”李黄很高兴，这时天已经晚了，就跟着牛车走，到夜间才走到住处。牛车进入中门，白衣美女一个人下了车，仆人用帷布遮着她一起进到屋里去。李黄下了马，一会儿就看见一个仆人拿一个椅子走出来，说：“请先坐一会。”坐下以后，仆人说：“今天夜里你难道有时间带钱回去吗？不然，你在这里有主人吗？请暂时回到主人那里，明天早上来取也不算晚。”李黄说：“你们现在没有还钱的意思，可我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主人，为什么这样地拒绝我呢？”仆人进去，又出来说：“如果此地没有主人，在这里又怎么不行呢？但是请不要因为我们侍候得不周到而笑话我们。”不一会仆人又说：“让你委屈了。”李黄整了整衣服走进去，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女人站在院子里。与李黄相见并说：“我是白衣女郎的姨娘。”请到中庭坐下，不一会，白衣女郎才出来，白色的裙子显得很光洁，皮肤象皎

洁的月亮，说话和风度娴静雅致，与神仙比没什么两样。简略地说了表示殷勤的话，潇洒轻飘飘地又进去了，她的姨娘也坐下并感谢说：“蒙你的好意，借给我们钱买了这些布料，和前几天买到的布料比，强得多了，可是，你借给我们的钱怎么办，我深深地忧虑惭愧。”李黄说：“那些彩绸粗糙质量差，不足以用来给美女做衣服穿。怎么敢定价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她很浅薄见识少，配不上你，可是我家贫穷有三十千钱的债务。你如果不抛弃我们不管，她就愿意在你的身边侍奉你。”李黄很高兴，到她的身边表示谢意，答应了她的要求并且想得到她。李黄有个交易场所，先前就在附近，于是派仆人去取来三十千钱，一会儿就送来了。堂屋西面房间的门“哗”地一声打开了，吃的全都准备好了，都在西间屋里，姨娘就请李黄入坐。用眼睛四下打量，屋子色彩鲜明夺目。白衣女郎接着来到，让她坐下，她给姨娘行了礼就坐下了。六七个仆人安排好吃的，吃完后，又拿来酒欢畅地喝起来，一住就是三天，喝酒玩乐快乐到极点。第四天，姨娘说：“李郎君暂且回家去，恐怕尚书大人会怪你迟归，以后再往来又有什么难处呢？”李黄也有了回家的意思，应承了姨娘的话告别后出了门。上了马，仆人只觉得李黄的身上有一股特殊的腥臊气味。就回到家里。家里人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么多天不见影子？李黄用别的话对付过去了。这时，就觉得身子重，脑子眩晕，让人拿来被子就睡了。李黄的妻子郑氏。这时在他的身旁说：“你调官的事已经办成，昨天拜官，寻找你没找到，我的二哥代替你拜官，已经结束了。”李黄说惭愧佩服的话。不一会郑氏的哥哥来了，责问他前几天到哪里去了？李黄这

时已经渐渐觉得精神恍惚，答话无伦次，对他的妻子说：“我起不来身子了。”口里说着话，只觉得被里的身子渐渐地变得没有了，揭开被子看，一汪水而已，只有头还在。家里的人非常地惊慌害怕，叫来跟李黄出去的仆人详细询问。仆人把事情经过全说了。等到去寻找那所旧住宅，是个空园子，有一棵皂荚树，树上挂着十五千钱，树下堆着十五千钱，其它的什么也没看见。询问那个地方住的人，说：“常常有条巨大的白蛇在树下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。说是姓袁，可能是用空园当作自己的姓罢了。又一种说法是，元和年间，凤翔节度是李听，他的侄儿李琯，担任金吾参军，从永宁里出去游玩，等到了安化门外，就遇见一辆车子。车子全都用银子装饰，特别地鲜艳华丽，用一条白牛驾车，跟着两个女仆，全都骑着白马，穿的衣服也全是白的，而且姿态面貌温柔迷人。李琯是富贵人家的子弟，不知检点约束自己，就跟着那个车子走。天快黑了的时候，两个女仆说：“你是个贵人，看见的女子没有不是天生丽质的，我们都是些低贱的人，又粗俗丑陋，不敢接受公子你的深厚情意，可是，幸亏车子里有美女，你实在应当留心呀。”李琯就去恳求女仆，于是骑着马走在车旁。女仆笑着回头说：“你只要跟随着走不要舍弃离开就行了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。”李琯随着车子走以后，就闻到那车子中的奇异的香味飘满路上。天黑时，到了奉诚园，两个女仆说：“娘子在这个园的东侧住，现在就先走了，你暂且在这里来回走走，我就出来迎接你。”车子进门以后，李琯就把马停在路边，好长时间，看见一个女仆出门招手。李琯下马，进去坐在厅里，只闻香气扑鼻，好象不是人世间所能有的。李琯就

让跟随的人和马到安邑里去寄宿。黄昏以后，才看见一个女子，穿着白净衣服，年龄有十六七岁，姿容艳丽象神仙一样。李琯内心里喜悦的心情，是不能用言语说出来的。等到他出门时，已经看见人和马在门外等着他，就告别回家去了。才到家，就觉得脑袋疼，不一会就越来越激烈。到了辰时巳时之间的时间，脑袋裂开就死了。李琯的家里人询问奴仆，昨天夜里经过的地方，仆人们全都说了那件事，并且说：“公子说闻到了奇特的香味，我们闻到的只是蛇的臊味使人不敢接近的。”全家人都觉得冤枉而且害怕，急忙命令仆人，到昨天夜里去过的地方再察看一下。只看见枯死的槐树里，有大蛇盘屈的迹象。就伐倒了那棵树，挖掘，已经失去了大蛇的踪迹，只有几条小蛇，全是白色的。把小白蛇全杀死了就回去了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五十九

蛇四

僧令因	卫中丞姊	蒲州人	相魏贫民
番禺书生	郫县民	游邵	成汭
孙光宪	朱汉宾	牛存节	水清池
王思同	徐坦	张氏	顾遂
瞿塘峡	靳老	景焕	舒州人
贾潭	姚景	王稔	安陆人

僧令因

僧令因者，于子午谷过山，往金州。见一竹舆先行，有女仆服而从之。数日，终不见其人，令因乃急引帘窥之。乃一妇，人首而蛇身甚伟，令因甚惊。妇人曰：“不幸业重，身忽变化，上人何乃窥之？”问其仆曰：“欲送秦岭之上。”令因

遂与诵功德，送及秦岭，亦不见妇人之首，而入林中矣。（出《闻奇录》）

令因和尚，从子午谷过山，到金州去。看见一个竹轿在前面行走，有个女仆穿着丧服跟着，好几天，始终看不见轿中的人。令因于是急忙掀起帘子暗中看那轿子，里面是个妇女，长着人的头蛇的身子很是雄伟。令因非常吃惊，那妇女说：“我很不幸，因罪孽深重，身子忽然发生变化，上人你为什么偷看呢？”问她的仆人，仆人说：“准备送到秦岭上去。”令因于是给她诵念功德经。一直送到秦岭，也没有再看见那妇女露头，而是进到树林中去了。

卫中丞姊

御史中丞卫公有姊，为性刚戾毒恶，婢仆鞭笞多死。忽得热疾六七日，自云：“不复见人。”常独闭室，而欲至者，必嗔喝呵怒。经十余日，忽闻屋中窸窣有声，潜来窥之，升堂，便觉腥臊毒气，开牖，已见变为一大蛇，长丈余，作赤斑色，衣服爪发，散在床褥。其蛇怒目逐人，一家惊骇。众共送之于野，盖性暴虐所致也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御史中丞卫公有个姐姐，为人性格刚烈乖戾而且恶毒，她的仆人有不少被她用鞭子和木杖打死。忽然她得了热病六、七天了，自己说：“不再见人了。”常常独自一人关着屋子。那些想来看望她的人，一定会受到她的责备、喊叫、呵斥、怒骂。过了十多天，忽然听见屋子里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有人暗中来看，走上堂屋的台阶，就觉得出腥气臊气毒气，打开窗户，就看见她变成了一条大蛇，长一丈多，身上是斑斑点点的红色，衣服和四肢头发，散放在床褥上。那条蛇睁着一双生气的眼睛追赶人，一家人又惊又怕，大家就一起把蛇送到野外。这大概是性情暴虐导致的结果。

蒲州人

蒲州人穿地作井，坎深丈余，遇一方石而不及泉。欲去石更凿，忽堕深坑。蛰蛇如覆舟，小者与凡蛇等。其人初甚惊惧，久之稍熟。饥无所食。其蛇吸气，因亦效之，遂不复饥。积累月，闻雷声。初一声，蛇乃起首，须臾悉动，顷之散去，大者前去，相次出复入。人知不害己，乃前抱其项，蛇遂径去。缘上白道，如行十里，前有烽火，乃致人于地而去。人往借问烽者，云是平州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有个蒲州人挖地打井，挖下去一丈多深，遇到一块方形

石头，还没挖到泉水，想搬去石头再继续挖，忽然掉到一个深坑中去。坑中，冬眠的蛇象翻倒的船一样，小蛇与平常的蛇大小相等。那个人开始时很害怕，时间一长稍微熟悉了。饿了没有吃的，那些蛇吸气，因而那个人也仿效蛇的作法，于是就不再饿了。总共有一个月左右，听到雷声。第一声雷，蛇的头就抬起来了，一会儿全都动起来，不久全分散离开。大蛇往前走离开了，一个挨一个地出去后，又回来了，那人知道蛇不会害自己，就上前去抱住蛇的脖子，蛇就一直走开，爬上白道的时候，象是走了十里路，前面有烽火，就把那人放在地上离开了。那人前去询问管烽火的人，说这里是平州。

相魏贫民

相魏有贫民，斫园荒地，见一大蛇，攫而杀之。寻见一大穴，穴中十余小蛇，又复杀而埋之，既毕归家。明日，有人持状诉论云：“被杀一家大小，埋在园中。”官捕获此人讯问，了然不伏。于园中验之，得一坑者，共十余人。但言昨打杀者十余条蛇，埋之于此，并不杀人，不知此祸何（“何”原作“而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来。若为就决，实为大枉。官疑之，勘本告者，寻觅无人，又令重就园，检验昨所埋之处，但见十余死蛇，不复见人，乃得免焉。（出《原化记》）

相魏地方有个贫民，挖园里的荒地，看见了一条大蛇，用锄头把它打死了，不久又看见一个大洞穴，洞穴中有十条小蛇，又杀了并埋了起来，事后就回家了。第二天，有人拿着状子起诉说：被杀的一家大小，埋在园子里。官府捉来那个贫民问情况，明明白白地说不服气，到园中检验，找到一个坑，共十多人。那个贫民只说昨天打死了十条蛇，埋在这个地方，并没有杀人，不知这个祸灾是从哪里来的，如果因此而判我死刑，实在是太冤枉。当官的对此事起了疑心，要核对一下原告人，找了半天没找到，又命令重新到园里去，检验一下昨天埋人的地方，只看见十条死蛇，不再是人了，于是贫民被免了刑罚。

番禺书生

有书生游番禺，历诸郡。经山中，见有气高丈余，如烟。乡人曰：“此冈子蛇吞象也。”遂告乡里，振鼓叫噪，而蛇退入一岩谷中。经宵，乡里人各持甌瓮往，见一象尚立，而肌骨皆化为水。遂针破，取其水。里人云，此过海置舟中，辟去蛟龙。又有官人于南中见一大蛇，长数丈，径可一尺五寸。腹内有物，如椽橛之类，沿一树食其叶，腹中之物，渐消无所有。而里人云：“此蛇吞鹿，此木叶能消之。”遂令从者采其叶收之，归后，或食不消，腹胀，乃取其叶作汤饮之。经宵，及午不报。及撤被视之，唯残枯骸，余化为水矣。（出

《闻奇录》)

有个书生到番禺游玩，走遍了各个郡。经过山中的时候，看见有股一丈多高象烟一样的气柱。乡里人说：“这里冈子上的蛇在吞吃大象。”于是遍告乡里，人们打鼓叫喊，蛇就退到一个山谷中去。过了一宿，乡里人各个带着缶和瓮前去。就见一只象还立着，可是肌肉骨头全化成水，就用针扎破，取里面的水。乡里人说：“这种水在渡海的时候放在船里，能躲避蛟龙。”又有一个做官的人在南中看见一条大蛇，长有好几丈。直径大约有一尺五寸，肚子里有个东西，象是木桩之类，顺着一棵树吃树叶，肚子里的东西，渐渐地消化没有了。乡里人说：“这条大蛇吞吃了鹿，这种树叶能助消化。”于是命令跟从的人采下那树的叶子收藏起来。回家以后，有一次吃了饭消化不好，肚子胀，就拿出那树叶熬汤喝。过了一宿，到中午也没有反应，等到掀开被子看他，只剩下枯骨了，别的都成水了。

郟县民

郟县有民于南郭渠边得一小蛇，长尺余，剖剔五脏，盘而串之，置于火，焙之数日。民家孩子数岁，忽遍身肿赤，皮肤炮破，因自语曰：“汝家无状杀我，剖剔腹中胃，置于火上。

且令汝儿知此痛苦。”民家闻之惊异，取蛇拔去划竹，以水洒之，焚香祈谢，送于旧所。良久，蜿蜒而去，儿亦平愈焉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郟县有个农民在城南的水渠边捉到一条小蛇，长一尺多，剖开肚子取出五脏，然后盘起来串上，放到火上，烘烤了好几天。农民家有个才几岁的孩子，忽然全身红肿，皮肤起泡破裂，接着自语说：“你们家无缘无故杀了我，剖开并剔除肚子脏胃，还放到火上烤，且让你的儿子知道一下这种痛苦。”农民家里听了这话很惊异，取来蛇拔去竹签，用水往蛇身上洒，烧香祈祷道歉，送到捉蛇的地方，很久后，弯弯曲曲地爬走了，孩子的病也好了。

游 邵

汝州鲁山县所治，即元魏时西广州也。今子城东南有妖神祠，其前庭广袤数百步，古老云，当时大球场也。正门左右双槐各二十围，枝干扶疏，亦云当时植焉。至中和初岁，衅起东夏，郡邑骚然。刺史游邵，许将也，令属县伐木为栅以自固，虽桑柘梓楩，靡有子遗。将伐双槐，其夕，有巨蟒蟠于上，声若雷霆，目若飞星。镇将李璠主其事，璠武人也，闻之以为妖，且率徒亲斩之，下斧而流血雨迸，腥气薄人，亦

心动而止。双槐至今尚存。（原阙出处，明抄本作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汝州是鲁山县管辖的地方，就是元魏时期的西广州，现在鲁山县城的东南方有个妖神祠，祠庙前面的庭院面积有几百步见方。很古时传下来，这是当时的大球场。祠的正门左右两边有一对槐树，各有二十围粗，枝干长得茂盛分披，也说是当时栽种的。到了中和初年，从东夏引起了事端，县城里的人一片混乱。刺史游邵，是个受人赞许的将军，他命令所属的县，砍伐树木造成栅栏来保护自己，即使是桑、柘、梓、楩等珍贵树木，全都砍了，也准备砍这一对槐树。那天晚上，有条巨蟒盘踞在树上，发出的声音象雷霆一样，双眼象闪烁的星星。镇守当地的将军李璠主持这件事，李璠是个武将，听说了这是妖怪，就亲自率领人杀蟒，斧子砍下去流血象大雨一样进溅，腥气逼人，也就动了心停了手。那一对槐树到现在还活着。

成 汭

荆州节度使成汭领蔡州军，戍江陵，为节度使张瓚谋害之，遂弃本都，奔于秭归。一夜为巨蛇绕身，几至于殒，乃曰：“苟有所负，死生唯命。”逡巡，蛇亦亡去。迺后招缉户

口，训练士卒，移镇渚宫。寻受节旄，抚绥凋残，励精为理。初年，居民唯一十七家，末年至万户，勤王奉国，通商务农，有足称焉。朝廷号北韩南郭。（韩即华州韩建。成初姓郭，后归本姓。）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荆州节度使成汭统领蔡州军，戍守在江陵，被江陵节度使张瓚所谋害，就抛弃了自己的大本营，朝着秭旧奔去。一天夜里被一条巨蛇缠住了身子，几乎送了命。就说：“假如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是死是活全听你的。”一会儿，蛇也走开了。这以后招集会合人口，训练士兵，转移地方镇守渚宫，接着又受到朝廷的承认，安抚残余部队，振奋精神进行治理。第一年，居民只有一十七家，到后来人口达到一万户。为朝廷尽力，遵奉国家，沟通商业从事农耕生产，很有值得称道的。朝廷称为北韩南郭。（韩就是华州韩建。成汭最初姓郭，后来才回复本姓氏。）

孙光宪

孙光宪曾行次敝谷，宿于神山，见岭上板屋中，以木根为巨虺，前列香灯。因诘店叟：“彼何神也？”叟曰：“光化中，杨守亮镇褒日，有一蛇横此岭路，高七八尺，莫知其首尾，四面小蛇翼之无数。每一拖身，即林木摧折，殆旬半方过尽，阻

绝行旅。因聚草焚燎路隅，虑其遗毒，然后方行。”明年，杨伏诛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孙光宪曾经路过敝谷，住在神山，看见山岭上的木屋中，用树根雕成一条大蛇，前面排列着香和灯火。因而询问开店的老人说：“那是什么神？”老人说：“光化年间，杨守亮镇守褒地的时候，有一条蛇横在这山岭的路上，高有七八尺，不知道它从头到尾有多长，四面有无数小蛇簇拥着大蛇，每挪动一下蛇身，林中的树林就被压断一些，大约过了十五天才过完，阻挡隔断了旅行的人。接着聚些干草烧燎一下路面和角落，担心有蛇留下的毒气。然后才开始通行。”第二年，杨守亮被诛杀。

朱汉宾

梁贞明中，朱汉宾镇安禄之初，忽一日，曙色才辨，有大蛇见于城之西南。首枕大城，尾拖于壕南岸土地庙中，其魁可大如五斗器，双目如电，呀巨吻，以瞰于城。其身不翅百尺，粗可数围，跨于羊马之堞，兼壕池之上。其余尚蟠于庙垣之内。有宿城军校，卒然遇之，大呼一声，失魂而逝。一州恼惧，莫知其由。来年，淮寇非时而至，围城攻讨，数日不破而返。岂神祇之先告欤？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五代梁贞明年间，朱汉宾镇守安祿的初期，忽然有一天，天刚露出一一点曙色时，有条大蛇出现在城的西南方。蛇头枕在大城上，尾巴拖在城壕南岸的土地庙里，它的头大得象能盛五斗米的器具，双目象闪电一样，张开巨口，向城里看。蛇的身上没长翅，长有一百尺，有几围那么粗，横架在羊马城堞和城壕上，其余部分还盘踞在庙墙之内。有个住在城里的士兵，突然遇上了蛇，吓得大叫一声，丧魂落魄就死去了，一州人都很害怕，不知道蛇的来由。第二年，淮地的盗匪突然到了城下，把城围起来攻打，打了几天没有攻破城，就回去了。难道这是神预先发出的警告吗？

牛存节

梁牛存节镇郢州，于子城西南角大兴一第。因板筑穿地，得蛇一穴，大小无数。存节命杀之，载于野外，十数车载之方尽。时有人云：“此蛇藪也。”是岁，存节疽背而薨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梁代牛存节镇守郢州，在小城的西南角兴建一座大府第。因为用板筑法修墙，穿透了地面，底下是个蛇洞，洞里有无

数的大蛇小蛇。牛存节命令把蛇全杀死，运到野外去，用十几辆车才装运完毕。当时有人说：“这是蛇的聚居的地方。”这一年，牛存节背上生了个疽疮，接着死了。

水清池

太原属邑有水清池，本府祈祷雨泽及投龙之所也。后唐庄宗未（“未”原作“末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过河南时，（“时”原作猎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就郡（“就郡”原作“射郡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捕猎，就池卓帐，为憩宿之所。忽见巨蛇数头自洞穴中出，皆入池中。良久，有一蛇红白色，遥见可围四尺以来，其长称是。猎卒齐彀弩连发，射之而毙。四山火光。池中鱼鳖咸死，浮在水上。猎夫辈共刮剥食之，其肉甚美。庄宗寻知之，于时谄事者，以为克梁之兆，有五台僧曰：“吾王宜速过河决战，将来梁祚，其能久乎？”此亦断白蛇之类也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太原的属城有个水清池，是本府祈祷求雨，投拜龙神的地方。后来唐庄宗还未打过河南时，在离郡不远处打猎，在水清池边上架立帐篷，作为休息睡觉的地方。忽然就见有几条大蛇从洞穴中爬出来，都进水清池里去了。呆了很长时间，又有一条长着红白颜色的大蛇，远远地看粗有四尺左右，长

度与粗细很相称。打猎的兵卒们一起连发弓箭，把大蛇射死了。城四面的山出现火光，水清池里的鱼鳖也全死了，浮在水面上。猎卒们就一起动手割肉剥皮吃蛇，蛇肉味道很美。庄宗不久也知道了这件事。当时有献媚讨好的人，认为这是打败梁国的预兆。有个五台山僧人说：“大王您应该快些过河与梁国决战。将来的梁国强大起来，还能打败吗？”这也是汉高祖斩白蛇一类的事啊。

王思同

后唐少帝朝，清泰王起于岐阳，朝廷诏西京留守王思同统禁旅征之。王师西出之后，寻闻鬪垒，雍京僚属日登西楼，望其捷书。忽一日，官僚凭槛西向，见羊马城上有二大蛇，东西以首相向，为从者辈遥掷弹丸以警之。于时一人掷中东蛇之脑，蜿蜒然堕于墙下，挺然不动。使人视之，已卒矣。其西蛇徐徐入于穴巢之间。识者窃议之曰：“潞王乙巳生，统帅王公亦乙巳生，俱为蛇相，今东蛇中脑而卒，岂非王师不利乎？”未逾旬日，群帅叛归潞王，思同腹心都将王彦晖已下，并投岐城纳款。同单马而遁，竟没于王事焉。蛇亡之兆，得不明乎？（出《王氏见闻》）

后唐少帝主持朝政的时候，清泰王在岐阳起兵反叛。朝

廷下命令让西京留守王思同统帅皇上的亲兵去征伐他。王师西征之后，不久就听说已经逼近叛军的营垒。留守京城的官僚们，天天登上西城门楼，盼望王思同的捷报。忽然有一天，官僚们扶着槛栏向西看，只见羊马城上有两条大蛇，一东一西，蛇头相对着，随从人员扔弹丸给予警告。当时有一个人打中了东面那条蛇的脑袋，蛇就扭动着身子掉到羊马墙下，挺直着身子一动不动。派人去看那蛇，已经死了。西面那条蛇却慢慢地进入洞穴空隙之间。有明白的人私下议论说：“潞王是乙巳年出生，统帅王思同公也是乙巳年出生，都是蛇的象征，现在东面的蛇被打中脑袋死了，难道不是对王师不利吗？”还没过十天，王师方面的大批将军都背叛朝廷归顺了潞王。王思同的心腹将领王彦晖及其手下的人，一起投降到岐阳城里去，王思同单人一骑逃走，最后竟死在朝廷的事业上。死蛇的兆头，能不明白吗？

徐 坦

清泰末，有徐坦应进士举，下第，南游渚宫，因之峡州，寻访故旧，旅次富堆山下。有古店，是夜憩琴书讫，忽见一樵夫形貌枯瘠，似有哀惨之容。坦遂诘其由，樵夫濡眵而答曰：“某比是此山居人，姓李名孤竹。有妻先遭沈疴，历年不愈。昨因入山采木，经再宿未返，其妻身形忽变，恐人惊悸，谓邻母曰：‘我之身已变矣，请为报夫知之。’及归语曰：‘我

已弗堪也，唯尸在焉，请君托邻人舁我，置在山口为幸。’如其言，迁至于彼。逡巡，忽闻如大风雨声，众人皆惧之。又言曰：‘至时速回，慎勿返顾。’遂叙诀别之恨。俄见群山中，有大蛇无数，竞凑其妻。妻遂下床，伸而复曲，化为一蟒，与群蛇相接而去。仍于大石上摔其首，迸碎在地。”至今有蛇种李氏在焉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后唐末帝清泰年间末期，有个徐坦参加进士考试，落榜了，向南到江陵去游玩，接着到峡州，寻访老朋友。旅行途中暂时住在富堆山下的一个古老客店，这天早上刚刚弹完琴写字，忽然看见一个形象枯瘦的樵夫，脸色愁苦象是有悲惨的事情。徐坦于是询问事情的原由。樵夫的眼里流着泪说，“我就居住在这个山里，姓李名叫孤竹，有个妻子先前得了重病，一年多了也不好。昨天我因为进山砍树，过了两晚没回家，妻子的身形忽然发生变化，害怕惊吓了别人，对邻居家的大娘说：‘我的身子已经变化了，请替我告诉丈夫。’等我回家，又对我说：‘我已经不能忍受了，只有尸体还在，请你托邻居家的人抬着我，放在山口处，就是我的幸运事。’照她说的做了，把她送到山口，不多一会，忽然就象是听见大风雨的声音，众人都很害怕。她又说：‘到时候赶快回去，千万不要回头看。’于是互相叙说永别的遗憾。不久就见群山之中，有无数条大蛇，争着凑到妻子的旁边。妻子就下了床，伸开身子又一弯曲，变成了一条大蟒蛇，与群蛇会合在一起走开了。还在一块大石头上碰头，人的头骨迸碎了掉在地上。”到

现在还有蛇种李氏的传说。

张氏

王蜀时，杜判官妻张氏，士流之子。与杜齐体数十年，诞育一子，寿过六旬而殁。泊殡于家，累旬后，方窆于外，启攒之际，觉其秘器摇动，谓其还魂。剖而视之，见化作大蛇，蟠蜿屈曲，骨肉奔散，俄顷，徐徐入林莽而去。

王氏在蜀地称帝时，有一个杜判官的妻子，是读书人家的女儿，和杜判官结婚几十年，生育了一个儿子，过了六十岁死了。等到在家里收殓好，几十天以后才下葬在野外。启动棺材的时候，就觉得棺材在摇动，以为是张氏还魂了，打开一看，只见张氏变成了一条大蛇，盘绕弯曲着，全身的骨肉都迸散着，不一会，就慢慢地爬进密林中去了。

又

兴元静明寺尼曰王三姑，亦于棺中化为大蛇。其杜妻，即晚年不敬其夫，老病视听步履，皆不任持，张氏顾之若犬彘，

冻馁而卒。人以为化蛇其应也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兴元地方的静明寺有个尼姑叫王三姑，也是在棺材里变成大蛇的。那个杜判官的妻子，是因为她晚年不敬重丈夫，丈夫年老有病，看东西，听说话以及走路，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，张氏象对猪狗一样地对待他，因此她的丈夫受冻挨饿而死。人们认为变成蛇是她的报应。

顾 遂

郎中顾遂尝密话，其先人尝宰公安，罢秩后，侨寄于县侧荆江之墟。四面多林木芦荻，月夜未寝，徐步出门，见一条物，巨如椽，横于地。谓是门关，举足踢之，其物应足而起，自胸背至于腰下，缠缴数十匝，仆于地，懵无所知。其家讶其深夜不归，使人看之，见腰间皎晶而明。来往碍于地上。逼而视之，见大蛇缠其身，解之不可。于是取利刃断其蛇，一段段置于地，弯弯然不展，缴勒闷绝，因而失暗，旬日而卒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有个叫顾遂的郎中曾秘密地说，他的祖先曾经主管过公安县，辞官以后，就客居在公安县附近的荆江边了。住处的

四面有很多树林和芦荻，一个有月亮的晚上还未睡觉，慢慢地走出门外。看见有一个条形东西，象个大椽子，横在地上，以为是门上的横门，抬起脚来踢那东西，那个东西顺着脚跳起来，从胸背一直到腰的下面，缠绕了几十圈，仆倒在地上，就迷迷糊糊地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他的家里人惊讶他深夜不归，派人去看看他，只见他的腰里皎洁明亮，在地上来回地滚动。走近一看，只见一条大蛇缠着他的身子，不能解开。于是拿来锋利的刀砍断了蛇，一块块地放在地上，弯着身子伸展不开，被缠绕勒得气闷昏死过去，接着就说不出来话，十天后就死了。

瞿塘峡

有人游于瞿塘峡，时冬月，草木乾枯，有野火燎其峰峦，连山跨谷，红焰照天。忽闻岩崖之间，若大石崩坠，鞞磕然有声。遂驻足伺之，见一物圆如大困，碣至平地，莫知其何物也。细而看之，乃是一蛇也。遂剖而验之，乃蛇吞一鹿，在于腹内。野火烧然，墮于山下。所谓巴蛇吞象，信而有之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有人在瞿塘峡游玩，当时是冬月，草木都干枯了，有野火在山峰上燃烧，连着山烧过山谷，红色的火焰照亮了天空。

忽然听见在岩石山崖之间，象是大石头崩裂落地，轰隆隆互相碰撞着发出声音。就停下脚步去察看，看见一个东西圆圆地象个谷仓，滚落在平地上，不知那是个什么东西。仔细地观察它，竟是一条蛇，就剖开检验它，原来是蛇吞了一只鹿在肚子里，野火燃烧，掉在山下。人们常说的巴蛇吞象，相信会有这样的事。

靳老

恒州井陘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，有毒蛇据之，能伤人，里民莫敢至其所。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，忽闻风雨声，乃上一孤石望之，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，可长三丈，急上一树，蟠在西南枝上，垂头而歇。须臾，有一物如盘许大，似虾蟆，色如烟熏，褐土色，四足而跳，至蛇蟠树下，仰视，蛇垂头而死。自是蛇妖不作。前泮州有鸱鸢雏，为蛇所吞。有物如虾蟆，吐白气直冲，坠而致死，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？凡毒物必有能制者，殆天意也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恒州的井陘县丰隆山西北方的一个很长的山谷中，有毒蛇盘据在那里，能伤人，乡里百姓没有人敢到那里去。有个采药的人叫靳四翁进入北山，忽然听到有刮风下雨的声音，就登上一个孤石向远处看去，只见有一条白蛇从东面爬来，大

约三丈长，急急地爬到一棵树上，盘在树的西南方的树枝上，垂着头歇着，一会儿，有一个东西象盘子那么大，样子象是蛤蟆，象烟熏的褐土色，用四个脚跳着，到了大蛇盘踞的树下，抬起头看，大蛇垂着头死了。从此蛇妖的事就没有了。从前泮州有鸚鵡的雏鸟，被蛇吞吃了，有个东西象蛤蟆，直冲着蛇吐出白气，蛇从树上掉下来死了。莫不是靳老所看见的东西吗？凡是有毒的动物一定有克制它的东西，全是天意呀。

景 焕

景焕为壁州白石县令，行陟巴岭，峻险万仞。约七八程，达玉女庙，或有巨虺横亘其前，径可七八尺，鳞甲不啻开扇许大，头尾垂在山下，唯闻折木，震响山谷。童仆辈尽股栗惊骇，莫能前进。于是旦驻山穴，因登高望之，竟目方见其尾。欲谓之龙，龙之行动，必有风雨随之，其日晴明，方见是蛇也。因知吞舟之鱼，翳天之鸟，虫禽之绝大者，信有之焉。（出《野人闲话》）

景焕做壁州的白石县县令，步行攀登巴岭山，山岭险峻高万仞，走了约七八里路程，走到了玉女庙，这时有巨蛇横在路上，直径大约七八尺，身上的鳞甲有展开的扇子那么大，头和尾巴都垂在山下，只听见树木折断的声音，在山谷之中

震响。僮仆们全都吓得两腿颤抖，不能走路，因此大白天停在山洞里休息。接着又登上高处看那条蛇，目光的尽头才知看见蛇的尾巴。想叫它是龙，但龙的行动，必然有风和雨伴随着，那天天气晴朗，才看见的乃是蛇。由此可知，能吞掉小船的大鱼，翅膀能遮蔽天空的大鸟，爬虫类飞禽类中长得极大的，确实是存在的。

舒州人

舒州有人入（“入”字原阙，据明抄本补。）灞山，见大蛇，击杀之。视之有足，甚以为异，因负之出。将以示人，遇县吏数人于路，因告之曰：“我杀此蛇而有四足。”吏皆不见，曰：“尔何在？”曰：“在尔前，何故不见。”即弃蛇于地，乃见之。于是负此蛇者皆不见，人以为怪，乃弃之。案此蛇生不自隐其形，死乃能隐人之形。此理有不可穷者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舒州有个人进入灞山，看一条大蛇，就打死了它。看那条蛇，长着脚，对此他觉得很奇怪，因而背着蛇出了山，准备把蛇带给大家看。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县吏，就告诉他们说：“我杀的这条蛇有四只脚。”县吏们都看不见他，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回答说：“就在你们眼前，为什么看不见我？”就把蛇扔

到地上，才看见了他，因此背着这条蛇的人谁都看不见。人们认为是件怪事，就扔掉了蛇。据考查：这条蛇活着时不能隐藏自己的身形，死后却能隐藏人的身形。这种道理是不能彻底弄明白的。

贾潭

伪吴兵部尚书贾潭，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使，获一桔，其大如升。将表上之，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，不可轻进。因取针微刺其蒂下，乃蠕而动，命破之，中有小赤蛇长数寸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非法的吴国的兵部尚书贾潭，说起他的一个朋友是岭南节度使，曾得到一个桔子，桔子象一升那么大。准备写篇表文把桔子献给皇上，监军中使认为是不平常的东西，不能轻易地献上去。于是拿过针来刺桔子的蒂部，蒂部竟然能蠕动，让人切开桔子，桔子里有条几寸长的小红蛇。

姚 景

伪吴寿州节度使姚景，为儿时，事濠州节度使刘金，给使厩中。金尝卒行至厩，见景方寝，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，出入两鼻中。良久景寤，蛇乃不见。金由是骤加宠擢，妻之以女，卒至大官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非法的吴国的寿州节度使姚景，在他小的时候，事奉濠州节度使刘金，在马厩中干活。刘金曾经突然地走到了马厩的地方，看见姚景刚刚睡下，有两条小红蛇在姚景的脸上游戏，从两个鼻孔中进进出出，很长时间后姚景醒了过来，小蛇就不见了。刘金从此就特别地对姚景宠信和提拔，并把女儿嫁给了他，姚景最后终于做了大官。

王 稔

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，罢归扬都，为统军。坐厅事，与客语，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，向稔而蟠。稔令以器覆之，良久发视，唯一蝙蝠飞去。其年，稔加平章事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非法的吴国的寿州节度使王稔，免官回到扬州，做统军官，坐在厅堂里，和客人说话。忽然有一条小红蛇从屋顶掉到地上，向着王稔蟠踞着。王稔让人用器具扣住小蛇，很久以后打开看，只有一只蝙蝠飞走了。那一年，王稔被委任兼作平章。

安陆人

安陆人姓毛，善食毒蛇，以酒吞之。尝游齐安，遂至豫章。恒弄蛇于市，以乞丐为事。积十余年，有卖薪者，自鄱阳来，宿黄倍山下，梦老父云：“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。”乃至豫章观步门卖薪将尽，有蛇苍白色，盘于船中，触之不动。薪者方省向梦，即携之至市，访毛生，因以与之。毛始欲振拨，应手啣其乳，毛失声颠仆，遂卒，食久即腐坏，蛇亦不知所在焉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安陆县有个姓毛的人喜欢吃毒蛇，用酒把蛇吞下肚。曾经到齐安游玩，又到了豫章，常常到集市上玩蛇，靠当乞丐过日子，这样生活了十多年。有个卖烧柴的人，从鄱阳县来到这里，住在黄倍山下，梦见一个老人对他说：“替我送一条

蛇给江西玩弄蛇的毛生。”于是到豫章的观步门卖柴快要卖光了，有一条苍白色的蛇盘在船上，触一下蛇，蛇不动，卖柴的人才想起以前做的梦。就携带着蛇到集市上去，寻找毛生，接着把蛇给了毛生。毛生刚要弄蛇，蛇就咬中了他的乳房，失声跌倒，就死了。尸体一顿饭的功夫就腐烂变坏，蛇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

禽鸟一

凤（鹰附）

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

鹤

徐爽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
裴沆 鹤 苏琼 鹦鹉 张华
鹦鹉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

鷹

楚文王 刘 聿 邳郡人 鵠 魏公子

鹄

宝观寺 落雁殿

旃涂国

周时，旃涂国献凤雏，载以瑶华之车，以五色玉为饰，驾以赤象。至京师，育于灵禽之苑，饮以琼浆，饴以云实。二物皆出《上元经方》。凤初至之时，毛色未彪发。及成王封泰山，禅社首之后，文彩炳耀，中国飞走之类，不复喧鸣，咸服神禽之远至。及成王崩，冲天而去。（出《拾遗录》）

周朝时，旃涂国贡献了一只幼凤，把它装载到装饰着五色玉石的华贵车子里，用红色的大象拉车。到了京城，把凤雏放养到饲养珍禽的园林中，每天喂给它根据上元医药书上记载的秘方所特制的美酒和云石。凤雏刚到的时候，毛色不太鲜明，等到周成王到泰山祭天，到社首山祭祀山川以后，毛色变得异常光彩鲜亮。中国本地的飞禽走兽全都不再鸣叫，臣服于从远方而来的神鸟凤。等到周成王死了，凤直冲云霄飞走了。

凤凰台

凤骨黑，雄雌旦夕鸣各异。皇帝使伶伦制十二龠写之，其雄声，其雌音。乐有《凤凰台》。此凤脚下物如白石者，凤有时来仪，候其所止处，掘深三尺，有圆石如卵，正白，服之安心神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凤凰的骨头是黑色的，雄的和雌的早晨和夜晚的叫声各不相同。皇帝让乐官制造了一支十二个孔的乐器“龠”来模仿雌雄凤凰鸣叫的声音，于是就有了《凤凰台》这支乐曲。凤凰脚下有一种特殊的東西，好象是白石头。凤凰出现的时候，找到它站立过的地方，挖掘三尺深，能找到一块纯白色的像卵石一样的圆石，吃了它能使人心神安定。

元庭坚

唐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者，昔罢遂州参军，于州界居山读书。忽有人身而鸟首，来造庭坚，衣冠甚伟，众鸟随之数千，而言曰：“吾众鸟之王也，闻君子好音律，故来见君。”因留数夕，教庭坚音律清浊，文字音义，兼教之以百鸟语。如是来往岁余。庭坚由是晓音律，善文字，当时莫及。阴阳术数，无不通达。在翰林，撰《韵英》十卷，未施行，而西京陷胡庭，坚亦卒焉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唐代的翰林学士陈王的朋友元庭坚，被免去遂州参军的官职后，就在州界的山上住着读书。一天，忽然有一个人身鸟头的人，来拜访元庭坚。这个人身材雄伟，衣着华贵，有几千只鸟跟着他。他说：“我是鸟类之王，听说你喜欢研究诗文声韵的规律，所以来见你。”他利用好几天夜晚的时间，教授元庭坚音律的清和浊，文字的音和义，同时教给元庭坚百鸟的语言，象这样他们来往了一年多，元庭坚从此通晓了韵律，善写文章，当时的人们没有能比得上他的。至于天文、阴阳、数术等学问，也没有他不精通的。后来，元庭坚在翰林院撰写了《韵英》一书，一共十卷，但没等推广施行，西京就被匈奴人占领了，不久元庭坚也死了。

睢阳凤

贞元十四年秋，有异鸟，其色青，状类鸂鶒，翔于睢阳之郊，止丛木中。有群鸟千类，俱率其类，列于左右前后，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。是鸟每飞，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，咸翼其旁，咸拥其后，若传唤警卫之状。止则环而向焉，虽人臣侍天子之礼，无以加矣。睢阳人咸适野纵观，以为羽族之灵者。然其状不类鸾凤，由是益奇之。时李翱客于睢阳，翱曰：“此真凤鸟也。”于是作《知凤》一章，备书其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朝贞元十四年秋天，有一只奇异的鸟，羽毛是绿色的，样子类似于斑鸠或喜鹊，在睢阳城郊飞翔，有时落在丛林之中。这时有一大群鸟，大约有一千多个种类，由各个种类的头领率领着，排列在那只鸟的周围，这些鸟每天都把各自衔来的虫子和谷物献给这只鸟吃。这只鸟每次起飞，群鸟全都鸣叫着，有的飞在它的前面做向导，有的飞在它的两旁，有的跟在它的后面，全都像仆从和警卫一样簇拥在它的周围。这只鸟落下来时，群鸟全都头朝它围成一圈。就是臣子侍奉天子的礼节，也不能超过这群鸟啊。睢阳城的人全都到野外去观看，认为这只奇异的鸟是飞禽类中通灵的鸟，可是它的样

子不象鸾鸟和凤凰，因此大家更是对它感到奇异。当时李翱在睢阳城作客，他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凤鸟啊。”于是撰写了《知凤》这篇文章，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。

鸾

尧在位七年，有鸾鹖岁岁来集，麒麟游于泽薮，鸱枭逃于绝漠。有折支之国，献重明之鸟，一名重睛。言双睛在目，状如鸡，鸣似凤，时解落毛羽，以肉翮而飞。能搏逐猛虎，使妖灾不能为害，饴以琼膏。或一岁数来，或数岁不至。国人莫不扫洒门户，以留重明之集。国人或刻木，或铸金，为此鸟之状，置于户牖之间，则魑魅丑类，自然退伏。今人每岁元日，刻画为鸡于户牖之上，此遗像也。（出《拾遗录》）

尧在位七年，有鸾鸟和一种叫鹖鹖的鸟年年来集会，还有麒麟在沼泽中游玩，鸱枭等凶恶的鸟逃到了大漠的深处。有个折支国，贡献了一种叫“重明”也叫“重睛”的鸟，是说这种鸟的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眼仁。重明的样子象鸡，叫声象凤鸣，经常脱落羽毛，用肉翅飞翔。它能追杀猛虎，使妖魔鬼怪和各种灾祸不能对人类造成伤害。要给它饮用美酒。重明有时一年来好几次，有时几年也不来一次，住在都城的人没有谁不打扫干净门户，来准备迎接重明的到来。有的老百

姓雕刻木头，有的熔铸金属，制造成这种鸟的样子，放在大门和窗户之间，则能使各种鬼怪自然退避躲藏起来。如今人们每年正月的第一天，都有门窗之上刻鸡或画鸡，就是那时候留传下来的重明的形象。

鹤

徐爽（鹄）

晋怀帝永嘉中，徐爽出行田，见一女子，姿色鲜白，就爽言调。女因吟曰：“畴昔聆好音，日月心延伫。如何遇良人，中怀邈无绪。”爽情既谐，欣然延至一屋。女施設饮食而多鱼，遂经日不返。兄弟追觅，至湖边，见与女相对坐。兄以藤杖击女，即化成白鹤，翻然高飞。爽恍惚年余乃差。（出刘敬叔《异苑》）

晋怀帝永嘉年间，徐爽出外打猎，看见一个女子，姿色艳丽，皮肤白润，走过来与徐爽说话调笑。女子吟诗道：“曾聆听过你美好的声音，这么长时间仍在我耳边萦绕，为什么又让我遇到了你，然而你却似乎没有情绪。”徐爽同她很投机，

高兴地同她来到一所房子里。女子摆上来的吃的东西大都是鱼，于是徐爽过了一天也没回家。他的兄弟寻找他来到湖边，看见他与一个女子相对坐着。他哥哥用藤杖打那个女子，女子变成了一只白鹤，向高空飞去。徐爽回去后精神恍惚一年多才好。

乌程采捕者

隋炀帝大业三年，初造羽仪，毛氅多出江南，为之略尽。时湖州乌程县人身被科毛，入山捕采，见一大树高百尺，其上有鹤巢养子。人欲取之，其下无柯，高不可上，因操斧伐树。鹤知人必取，恐其杀子，遂以口拔其毛放下，人收得之，皆合时用，乃不伐树。（出《五行记》）

隋炀帝大业三年下令制造仪仗队中以羽毛装饰的旗帜。造旗用的羽毛大多出产自江南，为此差不多将鸟羽搜罗光了。当时有个湖州乌程县的人，身上披着羽毛伪装，进山去捕鸟。他看见一棵大树有一百尺高，树上有个鹤巢，里面有大鹤在养育幼鹤。这个人要捉鹤拔取羽毛，可是树的下部没有枝丫，树高上不去，便拿着斧子砍伐大树。鹤知道人一定要捉到它取毛，恐怕幼鹤被人杀害，就用嘴拔下身上的羽毛扔下来。人拾起羽毛，全都合乎标准，就不再伐树了。

户部令史妻

唐开元中，户部令史妻有色，得魅疾，而不能知之。家有骏马，恒倍刍秣，而瘦劣愈甚。以问邻舍胡人，胡亦术士，笑云：“马行百里犹倦，今反行千里余，宁不瘦耶？”令史言：“初不出入，家又无人，曷由至是？”胡云：“君每入直，君妻夜出，君自不知。若不信，至入直时，试还察之，当知耳。”令史依其言，夜还，隐他所。一更，妻起靓妆，令婢鞍马，临阶御之。婢骑扫帚随后，冉冉乘空，不复见。令史大骇，明往见胡，瞿然曰：“魅信之矣，为之奈何？”胡令更一夕伺之。其夜，令史归堂前幕中，妻顷复还，问婢何以有生人气，令婢（“婢”原作“妇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以扫（扫原作婢。据明抄本改。）帚烛火，遍然堂庑，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。须臾，乘马复往，适已烧扫帚，无复可骑，妻云：“随有即骑，何必扫帚。”婢仓卒，遂骑大瓮随行。令史在瓮中，惧不敢动。须臾，至一处，是山顶林间，供帐帘幕，筵席甚盛。群饮者七八辈，各有匹偶，座上宴饮，合昵备至，数更后方散。妇人上马，令婢骑向瓮，婢惊云：“瓮中有人。”妇人乘醉，令推著山下，婢亦醉，推令史出，令史不敢言，乃骑瓮而去。令史及明，都不见人，但有余烟炷而已，乃寻径路，崎岖可数十里方至山口。问其所，云是阆州，去京师千余里。（“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”十七字原阙，据明抄本

补。)行乞辛勤,月余,仅得至舍。妻见惊问之久(“之久”二字原倒置,据明抄本改。)何所来,令史以他答。复往问胡,求其料理,胡云:“魅已成,伺其复去,可遽缚取,火以焚之。”闻空中乞命,顷之,有苍鹤堕火中,焚死,妻疾遂愈。(出《广异记》)

唐代开元年间,户部令史的妻子长得很美,被妖精附体,而他却不知道。他家有匹骏马,总是喂给加倍的草料,反而越来越瘦弱。他去请教邻居住的一个胡人,这个胡人是个占卜术士。胡人笑着说:“马行百里尚且疲倦,何况如今行了一千多里,能不瘦吗?”令史说从来就很少骑它,家里又没有别人,为什么会这个样子?”胡人说:“你每次去衙门办公,你妻子夜间就出去了,你却不知道。如果不信,到你再去衙门的时候,试着回家观察一下,就知道了。”令史照着胡人说的话,夜间偷着回到家里,隐藏在别的屋里。到了一更天,妻子起身梳洗打扮得很漂亮,让女仆给马备上鞍子,走上台阶骑上马,女仆骑扫帚跟随在后面,逐渐升空而去,消失在夜色中。令史非常害怕,天亮以后去见胡人,吃惊地说:“妖精的事我相信了,怎么办呢?”胡人让他再观察一个晚上。这天夜里,令史回家后隐藏在堂屋前的幕布中。妻子不一会就回到堂屋,问女仆为什么有生人的气味。她让女仆把扫帚点上火,把堂下四周的屋子都照着看一遍。令史狼狈地钻进堂上的大坛子里面。不一会,他妻子骑着马又要出去,因为刚才把扫帚烧了,女仆再没有可骑的了。妻子说:“随便有个什

么都可以骑，何必一定要扫帚。”女仆仓促之中，骑上大坛子就随着走了。令史在坛子里，不敢活动。不一会，到了一座山的树林中间，地上架设着帐幕，摆着丰盛的酒席。一起喝酒的有七八个人，各自都带有一个伙伴，关系融洽亲昵到了极点。他们喝了几个更次才散席。妇人骑上马，让女仆去骑坛子。女仆吃惊地说：“坛子里有人！”妇人喝醉了，让女仆把人推到山下去。女仆也醉了，把令史推出坛子。令史不敢说话，女仆就骑着坛子走了。令史等到天亮，一个人也不见了，只有剩余的冒着烟的灰烬。令史寻找路径下山，山路崎岖大约走几十里才到山口。令史问路上的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回答说是阆州，离京城有一千多里。令史一路上象乞丐一样，辛辛苦苦地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里。妻子一见，吃惊地问他为什么离家这么久，是从哪里回来的，令史编造谎话回答了妻子。令史又去找那个胡人，求他帮助解决这个问题。胡人说：“妖精已经成了气候，等它再出去的时候，可以突然地捉住它捆上，用火烧死它。”令史照着他的话做了，就听见空中有乞求饶命的声音。不一会，有一只苍鹤落在火中被烧死了。妻子的病跟着也好了。

裴沆

同州司马裴沆尝说，再从伯自洛中，将往郑州，在路数日，晓程偶下马，觉道左有人呻吟声，因披蒿莱寻之。荆丛

下见一病鹤，垂翼俛喙，翅下疮坏无毛。且异其声，忽有老人白衣曳杖，数十步而至，谓曰：“郎君少年，岂解哀此鹤邪？若得人血一涂，则能飞矣。”裴颇知道，性甚高逸，遽曰：“某请刺此臂血，不难。”老人笑曰：“君此志甚劲，然须三世是人，其血方中。郎君前生非人，唯洛中胡卢生，三世人矣。郎君此行，非有急切，岂能至洛中，干胡卢生乎？”裴欣然而返，未信宿，至洛，乃访胡卢生，具陈其事，且拜祈之。胡卢生初无难易，开袂，取一石合，大若两指，授针刺臂，滴血下满合，授裴曰：“无多言也。”及至鹤处，老人已至，喜曰：“固是信士。”乃令尽涂其鹤，复邀裴云：“我所居去此不远，可少留也。”裴觉非常人，以丈人呼之，因随行。才数里，至一庄，竹落草舍，庭芜狼藉。裴渴甚，求浆，老人指一土瓮：“此中有少浆，可就取。”裴视瓮中，有一杏核，一扇如笠，满中有浆，浆色正白，乃力举饮之，不复饥渴，浆味如杏酪。裴知隐者，拜请为奴仆，老人曰：“君有世间微禄，纵住亦不终其志。贤叔真有所得，吾久与之游，君自不知。今有一信，凭君必达。”因裹一袱物，大如合，戒无窃开。复引裴视鹤，鹤损处毛已生矣。又谓裴曰：“君向饮杏浆，当哭九族亲情，且以酒色诫也。”裴复还洛中，路阅其所持，将发之，袱四角各有赤蛇出头，裴乃止。其叔得信，即开之，有物如乾大麦饭升余。其叔后因游王屋，不知其终。裴寿至九十七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同州司马裴沆说，跟他父亲从祖兄弟从洛中出发去郑州，

在路上走了好几天。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偶尔下马歇息，听到路旁有人呻吟的声音，于是分开蒿草寻找，在荆棘丛中看见一只病鹤，垂着翅膀低着嘴，翅膀下面生疮腐烂，患处的毛已脱落，叫的声音奇特。这时忽然有个穿白衣服的老人，拄着拐杖从几十步外走来。他对裴沆说：“你是少年人，怎么能解救这只鹤呢？如果能得到人的血给鹤涂上，它就能飞走了。”裴沆是个懂得事理的人，品德高尚。他急忙说：“请刺我臂上的血，没问题。”老人笑着说：“你的这种精神很了不起，但必须是三世为人的人，这样的人血才能用。你前世不是人，只有洛中的胡卢生，三世是人。你这次出行，不是有急事，怎能再到洛中去面见胡卢生呢？”裴沆毅然踏上了返回洛中的道路，不到两宿，走到洛中。到了洛中他立刻去拜访胡卢生，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，恳切请他帮助。胡卢生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，打开包袱，取出一个石头盒子，大小约有二个指头。他接过针刺破手臂，将血滴满一盒，交给裴沆说：“不必多说了。”裴沆回到了遇到鹤的地方，老人已经等在那里，高兴地对他说：“你真是个守信用的人。”然后就让他把血全涂到那只鹤的伤口上，又邀请裴沆说：“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太远，可以去少呆一会。”裴沆觉得这老人不是个平常的人，称他为老伯，跟着他去了。走了几里路，来到一个庄园。竹篱笆茅草屋，庭院里长满荒草。裴沆觉得很渴，向老人要水喝，老人指着一个用土做的神瓮说：“这里面有一点水，可以取出来喝。”裴沆看那神瓮里，有一个杏核，一把象斗笠一样的扇子，神瓮底部装满水，水的颜色是纯白的。裴沆用力举起神瓮把水喝了，不再饥渴，水的味道象杏酪。裴沆知道老人是个隐居的

高人，行礼请求老人收他作仆人。老人说：“你在人世上还有点官禄，即使跟着我隐居也不会坚持到底，你的叔叔是个真正得道的高人，我很早就和他有所交往，这些你自然不会知道。现在我有一封信，交给你一定能送到。”于是包装好一个包裹，大小形状象个盒子，并告诫他不要私自打开看。又领着裴沆看那只鹤，鹤受损的地方已经长出新毛。他又对裴沆说：“你刚才喝了杏浆，应当为九族的血缘亲情而哭泣，并且不能接近酒色。”裴沆回到洛中，路上看着小包裹想打开看看，小包的四角各有一条小红蛇露出头来，裴沆便停下手没有打开，他的叔叔接过包裹打开来看，里面有一升多象是大麦饭粒的东西。他的叔叔后来去王屋山了，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。裴沆活了九十七岁。

又

李相（“相”原作“松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公游嵩山，见病鹤，亦曰须人血。李公（公原作松。据明抄本改。下同。）解衣即刺血。鹤曰：“世间人至少，公不是。”乃令拔眼睫，持往东都，但映眼照之，即知矣。李公中路自视，乃马头也。至东洛，所遇非少，悉非全人，皆犬彘驴马，一老翁是人。李公言病鹤之意，老翁笑，下驴袒臂刺血。李公得之，以涂鹤。即愈，鹤谢曰：“公即为明时宰相，复当上升。相见非遥，慎无懈惰。”李公谢，鹤遂冲天而去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李丞相当初在嵩山游玩，看见一只病鹤，也说须要人血治疗，李丞相解开衣服就要刺血。鹤说：“世上真正是人的很少，您也不是人。”并让他拔下自己的眼睫毛，让他拿着睫毛到东都去，只要把眼睫毛拿到眼前对着人看，就知道谁是真正的人了。李丞相半路上用这方法看自己，竟是个马头。到了东都洛阳，遇见的人不少，全都不是人，都是些猪狗驴马。最后遇到一个老人是人。李公向他说了病鹤的意思，老人笑了，下驴来露出手臂刺血交给他，他得到老人的血，用血涂到鹤的伤处，鹤马上就好了。鹤感谢他说：“你就是将来的宰相，又将羽化飞升天界，我们相见的日子不会太远，你一定不要懈怠。”李丞相表示感谢，鹤就飞走了。

鹄

鹄生百年而红，五百年而黄，又五百年而苍，又五百年为白，寿三千岁矣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天鹅出生一百年，毛色变为红色，五百年后变成黄色，再过五百年变成灰白色，再过五百年变成白色。天鹅的寿命是三千年。

苏琼

晋安帝元兴中，一人年出二十，未婚对，然目不干色，曾无秽行。尝行田，见一女甚丽，谓少年曰：“闻君自以柳季之俦，亦复有桑中之欢耶？”女便歌，少年微有动色，后复重见之，少年问姓，云：“姓苏名琼，家在涂中。”遂要还尽欢，从弟便突入，以杖打女，即化成雌白鹄。（出刘义庆《幽冥录》）

晋安帝元兴年间，有一个人年龄二十多岁，还没结婚，可是他仍然眼睛不看女色，也没有淫秽的行为。一天他去打猎，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女子。女子对他说：“听说你认为自己是柳下惠那样的人，但是你又怎能懂得私奔幽会的快乐呢？”说着女子便唱起歌来，少年稍微有点动心。后来又见到这个女子，他就问女子的姓名。女子说：“我姓苏名琼，家就在路边。”于是邀请少年回家尽情欢乐。少年的堂弟突然走过来，用木杖打那女子，女子变成一只雌性白天鹅。

鸚 鵒

鸚鵒能飞，众鸟趾，前三后一，唯鸚鵒四趾齐分。凡鸟下睑向上，独此鸟两睑俱动，似人目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鸚鵒能够飞翔。别的鸟类的脚趾，三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只有鸚鵒是四个脚趾一齐分开。凡是鸟类都是下眼皮向上动，只有鸚鵒能上下眼皮一起动，象人的眼睛一样。

张 华

张华有白鸚鵒，华行还，鸟辄说僮仆善恶。后寂无言，华问其故，鸟云：“见藏瓮中，何由得知？”公时在外，令唤鸚鵒，鸚鵒曰：“昨夜梦恶，不宜出户。”强之至庭，为鸱所攫，教其啄鸱喙，仅而获免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张华有只白色的鸚鵒，他每次外出回来，鸚鵒就向他讲述仆人的好与坏，后来又不说了。张华问它是什么缘故，鸚

鸚鵡说：“被关在大坛子里，怎么能够知道呢？”张华有一次在屋外，让人去叫鸚鵡出来。鸚鵡说：“昨天晚上做了个恶梦，不宜到门外去。”勉强让它到了庭院，就被鸚鸟捉住，急忙教鸚鵡啄鸚鸟的嘴，才免于死。

鸚鵡救火

有鸚鵡飞集他山，山中禽兽辄相贵重。鸚鵡自念，虽乐不可久也，便去。后数日，山中大火，鸚鵡遥见，便入水濡羽，飞而洒之。天神言：“汝虽有志，意（明抄本意作“竟”。）何足云也？”对曰：“虽知不能，然尝侨居是山，邻兽行善，皆为兄弟，不忍见耳。”天神嘉感，即为灭火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有只鸚鵡飞落在别的山上，山里的飞禽走兽都很尊重它。鸚鵡心里想，这里虽然快乐却不能久住，就离开了。过了几天，忽然山上燃起大火。鸚鵡远远地看见了，就跳进水里沾湿羽毛，飞去洒向大火。天神说：“你虽然有救火的好意愿。但是你认为这种做法值得一提吗？”鸚鵡回答说：“虽然知道没有用，可是我曾经在这座山上侨居过，山上的禽兽都很善良，全都象我的兄弟一样，我不忍心看它们被烧死。”天神赞美鸚鵡并受到感动，替它将山火扑灭。

雪衣女

天宝中，岭南献白鹦鹉，养之宫中。岁久，颇甚聪慧，洞晓言词。上及贵妃，皆呼为雪衣女。性既驯扰，常纵其饮啄飞鸣，然不离屏帟间。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，数遍便可讽诵。上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，上稍不胜，左右呼雪衣女，必飞局中，鼓翼以乱之。或啄嫔御及诸王手，使不能争道。一旦，飞于贵妃镜台上，语曰：“雪衣女昨夜梦为鹯所搏，将尽于此乎？”上令贵妃授以《多心经》，自后授记精熟，昼夜不息，若惧祸难，有祈禳者。上与贵妃出游别殿，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，与之同去。既至，命从官校猎于前，鹦鹉方嬉戏殿槛上。瞥有鹰至，搏之而毙，上与贵妃，叹息久之，遂命瘞于苑中，立鹦鹉冢。开元中，宫中有五色鹦鹉，能言而惠。上令左右试牵御衣，辄瞋目叱之。岐王文学熊延景，因献《鹦鹉篇》，上以示群臣焉。（出《谭宾录》）

唐玄宗天宝年间，岭南进献了一只白鹦鹉。由于养在皇宫里的时间长了，鹦鹉显得很聪明，能理解人的话语。宫里的人，直到贵妃，全都称呼鹦鹉为“雪衣女”。因为鹦鹉的性情已经很温顺驯服了，所以常常放开它任其吃喝飞鸣，可是它总也不离开屏风和帐幕之间。皇上让人把近代词臣的文章

念着教给它，几遍后它就能背诵。皇上常常和嫔妃及各位王爷下棋玩，皇上的棋稍呈败势，左右的人呼唤雪衣女，它一定会飞到棋盘上，鼓动翅膀搅乱棋局。有时还啄嫔妃以及诸王爷的手，使他们不能抢到好的棋路。一天早晨，雪衣女飞到贵妃的镜台上，说道：“雪衣女昨天夜里梦见被老鹰捉住，我的性命就要结束了吗？”皇上让贵妃教给它念《多心经》，此后它记得特别熟练，昼夜不停地念，象是害怕遭受灾祸，进行祈祷以求免灾。皇上与贵妃到别的宫殿游玩，贵妃就把鹦鹉放在辇车上，和她一起去。到了以后，皇上命令随行的将校进行围猎。鹦鹉这时正在宫殿的栏杆上飞来飞去，一瞬间有一只鹰飞来，捕杀了鹦鹉。皇上和贵妃，长久地为它叹息，命令人把鹦鹉埋在御花园中，立起一座鹦鹉的坟墓。开元年间，皇宫里有一只五色鹦鹉，能说话并且很聪明。皇上让左右的人试着牵扯自己的衣服，那只鹦鹉就瞪起眼睛叱责他们。岐王府的文学侍从熊延景，因此而奉献文章《鹦鹉篇》，皇上把文章交给群臣欣赏。

刘潜女

陇右百姓刘潜家大富，唯有一女，初笄，美姿质。继有求聘者，其父未许。家养一鹦鹉，能言无比，此女每日与之言话。后得佛经一卷，鹦鹉念之，或有差误，女必证之。每念此经，女必焚香。忽一日，鹦鹉谓女曰：“开我笼，尔自居

之，我当飞去。”女怪而问之：“何此言邪？”鸚鵡曰：“尔本与我身同，偶托化刘潜之家，今须却复本族，无怪我言。人不识尔，我固识尔。”其女惊，白其父母，父母遂开笼，放鸚鵡飞去，晓夕监守其女。后三日，女无故而死，父母惊哭不已。方欲葬之，其尸忽为一白鸚鵡飞去，不知所之。（出《大唐奇事》）

陇右人刘潜的家里很富有，只有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儿，长得很美。不断地有人来向刘家求婚，她的父亲都没有答应。家里养了一只鸚鵡，擅长说话，女孩每天都与鸚鵡说话。后来得到一本佛经，鸚鵡念佛经，有时念错了，女孩一定纠正它。每当念佛经时，女孩一定要烧香。忽然有一天，鸚鵡对女孩说：“给我打开笼子，你自己来住，我应当飞走了。”女子奇怪地问它：“为什么这么说呢？”鸚鵡说：“你本来和我同是一类，偶然托生到刘潜的家里，现在却要回到原来的种族之中。不要怪我说这样话，别人不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。”那女子很吃惊，把这事告诉了父亲，父母就打开笼子，放鸚鵡飞走了。父母开始从早到晚地守着女儿。又过三天，女子无故就死了。父母吃惊地哭泣不止，正要埋葬女儿的时候，女儿的尸体忽然变成一只白鸚鵡飞走，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

鷹

楚文王

楚文王好猎，有人献一鹰。王见其殊常，故为猎于云梦。毛群羽族，争噬共搏，此鹰瞪目，过瞻云际。俄有一物鲜白，不辨其形。（“形”字原阙，据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二六补。）鹰便竦羽而升，矗若飞电。须臾，羽堕如雪，血下如雨，有大鸟堕地。度其羽翅，广数十里，时有博物君子曰：“此大鹏雏也。”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楚文王喜好打猎，有人献给他一只鹰。他见这鹰与普通的鹰不一样，所以带它到云梦一带打猎。一般的猎鹰、猎狗争着捕捉猎物，只有这只鹰瞪着眼睛远远地望着天边的云。不久有一个东西出现在天空，分辨不出它的形状。这只鹰就振动翅膀升上天空，快得象闪电一样。不一会，羽毛象下雪一样飘落下来，血象下雨一样洒落下来，有只大鸟掉到地上。估计这只大鸟的翅膀，展开有几十里宽。当时有见识广博的人说：“这是大鹏的雏鸟啊！”

刘聿

唐永徽中，莱州人刘聿性好鹰，遂于之罘山悬崖，自缢以取鹰雏。欲至巢而绳绝，落于树歧间，上下皆壁立，进退无据。大鹰见人，衔肉不敢至巢所，遥放肉下，聿接取肉喂鹰雏，以外即自食之。经五六十日，雏能飞，乃裂裳而系鹰足，一臂上系三联，透身而下，鹰飞，掣其两臂，比至涧底，一无所伤，仍系鹰而归。

唐高宗永徽年间，莱州人刘聿喜好饲养猎鹰，于是到之罘山的悬崖上，拴好绳子缢下山崖去捉雏鹰。当他快到鹰巢时绳子断了，他掉在树枝上。上下都是直立的石壁，没有办法爬上或爬下。大鹰看见人，衔着肉不敢到巢里去，远远地放下肉。刘聿取过肉来喂雏鹰，剩下的就自己吃了。过了五六十天，雏鹰能飞翔了，刘聿就撕开衣服系在鹰的脚上，一只胳膊系了三根布绳，然后举着雏鹰跳下悬崖。雏鹰飞起来，提起他的两臂，人和鹰一块落到山涧的底下，一点也没有受伤。他仍旧系着鹰回家去了。

邺郡人

薛嵩镇魏时，邺郡人有好育鹰隼者。一日，有人持鹰来告于邺人，人遂市之。其鹰甚神俊，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，皆莫能比，常臂以玩，不去手。后有东夷人见者，请以缯百余段为直，曰：“吾方念此，不知其所用。”其人曰：“此海鹞也，善辟蛟螭患，君宜于邺城南放之，可以见其用矣。”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，郡民苦之有年矣。邺人遂持往，海鹞忽投陂水中，顷之乃出，得一小蛟，既出，食之且尽，自是邺民免其患。有告于嵩，乃命邺人讯其事，邺人遂以海鹞献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薛嵩镇守魏州时，邺郡有个喜好养育鹰隼的人。有一天，有个人带着一只鹰来给这个邺郡人看，邺郡人就买下了这只鹰。这只鹰非常威武英俊，邺城人家里饲养的鹰隼很多，但没有一只能比得上它的。他常把这只鹰架在胳膊上游玩。后来有个东方少数民族的人看见了这只鹰，愿意用一百多段丝织品换取这只鹰。邺州人说：“我刚得到这只鹰，但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特殊的用处。”那个人说：“这是一只海鹞，善长克制蛟和螭的危害，你应当到邺城的南面去放开它。就能看到它的用处了。很早以前邺城南面的池塘中就有一只蛟，经常

给人带来灾难。邺郡的老百姓受到蛟的祸害有好多年了。邺郡人就带着这只海黿去了，海黿忽然投身进塘水之中，不久就捉了一只小蛟出来，然后又把这只蛟给吃光了。从此邺郡的百姓免除了蛟患。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薛嵩，薛嵩就把邺城人找来询问这件事，邺郡人就把海黿献给了薛嵩。

黿

魏公子

魏公子无忌曾在室中，读书之际，有一鸠飞入案下，黿逐而杀之。忌忿其鸩戾，（“鸩戾”原作“系搏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因令国内捕黿，遂得二百余头。忌按剑至笼曰：“昨杀（“杀”原作“擗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鸠者，当低头伏罪；不是者，可奋翼。”有一黿俯伏不动。（出《列异传》）

魏国的公子无忌有一天正在屋里读书，有一只斑鸠飞到他的书案下面，有一只雀鹰追进屋捕杀了它。无忌忿恨雀鹰的凶残，因此命令国内的百姓捕捉雀鹰，捉到二百多只。无忌握着剑走到笼子边上说：“曾经杀死斑鸠的，应当低头认罪，

不是的，可以展翅飞离有一只雀鹰趴着一动不动。

鹞

宝观寺

沧州东光县宝观寺，常有苍鹞集重阁，每有鹞数千。鹞冬中每夕，即取一鹞以暖足，至晓，放之而不杀。自余鹰鹞，不敢侵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沧州东光县的宝观寺，常常有鹞鸟聚集在重迭的殿阁上。同时殿阁上也常常聚集着几千只鸽子。鹞鸟到了冬天，每天晚上，就捉来一只鸽子。放在自己的脚下暖脚，到了天亮，再放走鸽子而不杀死它。其余的鹰鹞，也不敢来侵害它们。

落雁殿

唐太宗养一白鹞，号曰将军，取鸟，常驱至于殿前，然

后击杀，故名落雁殿。上恒令送书，从京至东都与魏王，仍取报，日往返数回，亦陆机黄耳之徒欤？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太宗养了一只白鹞，称呼它将军。它捉鸟时，常常驱赶到宫殿的前面，然后再攻击杀死鸟，所以将这处宫殿叫“落雁殿”。皇上常常让它送信，从京城送给东都洛阳的魏王，并取回信，一天能往返好几次。它难道也是陆机的俊犬黄耳一类的动物吗？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一

禽鸟二

孔雀

交趾罗州王轩

燕

汉燕胡燕千岁燕晋瑞
元道康范质

鷓鴣

飞 数 飞南向 吴楚鷓鴣

鹄（鹄附）

知太岁 张 颢 条支国 黎景逸
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鹄信

鸡

陈仓宝鸡 楚 鸡 卫 女 长鸣鸡
沉鸣鸡 孙 休 吴 清 广州刺史
祝鸡公 朱 综 代郡亭 高 嶷
天 后 卫 镐 合肥富人

孔雀

交趾

交趾郡人多养孔雀，或遗人以充口腹，或杀之以为脯腊。人又养其雏为媒，旁施网罟，捕野孔雀。伺其飞下，则牵网横掩之，采其金翠毛，装为扇拂。或全株，生截其尾，以为方物。云，生取则金翠之色不减耳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交趾郡人大多饲养孔雀，或是送给别人吃肉，或是杀了做成肉脯。还有的人饲养小孔雀做诱饵，在旁边安好网，捕捉野孔雀。等野孔雀飞下地时就牵动网绳将孔雀罩住，然后拔取孔雀身上金翠色的羽毛，制造成拂尘的扇子。有时要完整的羽毛，就活着截断孔雀的尾巴，当作土特产品，还说：“活着取毛，毛上的金翠色一点不变。”

罗 州

罗州山中多孔雀，群飞者数十为偶。雌者尾短，无金翠。雄者生三年，有小尾，五年成大尾。始春而生，三四月后复凋，与花萼相荣衰。然自喜其尾而甚妬，凡欲山栖，必先择有置尾之地，然后止焉。南人生捕者，候甚雨，往擒之，尾沾而重，不能高翔，人虽至。且爱其尾，恐人所伤，不复蹇翔也。虽驯养颇久，见美妇人好衣裳与童子丝服者，必逐而啄之。芳时媚景，闻管弦笙歌，必舒张翅尾，盼睇而舞，若有意焉。山谷夷民烹而食之，味如鹅，解百毒。人食其肉，饮药不能愈病。其血与其首，解大毒。南人得其卵，使鸡伏之即成。其脚稍屈，其鸣若曰“都护”。土人取其尾者，持刀于丛篁可隐之处自蔽，伺过，急断其尾，若不即断，回首一顾，金翠无复光彩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罗州的山中有很多孔雀，几十只为一群在一起飞翔。雌孔雀尾巴短，也没有金翠色，雄孔雀出生三年，开始长出小尾巴，五年长成大尾巴。立春时尾羽开始生长，三四个月后又凋落了，和花朵同时繁荣和凋谢。孔雀喜爱自己的尾羽并且非常忌妒，凡是想在山林里休息，一定要先选择好放置尾巴的地方，然后才栖息在那里，南方人要捕捉活孔雀，要等

到下大雨的时候才去，这时孔雀的尾巴上沾上雨水变得很沉重，不能高飞。虽然有人走近，但是因为它太爱自己的尾巴，恐怕被人损坏，就不再飞翔了。孔雀即使是驯养了很久，但是如果看见了漂亮女人穿着好看衣服和穿鲜艳丝绸衣服的小孩，也一定要追上去啄她们。如果遇到美好的天气，美丽的景色，听到管弦乐器演奏的曲调，一定要舒展开翅膀和尾巴，目光流转地跳舞，好象是很有情意的样子。住在山谷里的少数民族把孔雀煮熟了吃，味道象鹅肉一样，能解百毒。人要是吃了孔雀肉，吃药就没有治病的效验了。孔雀的血和头，能解巨毒。南方人得到孔雀蛋，让鸡孵化就可以了。孔雀的脚稍稍弯曲，它的叫声象是在说：“都护”。当地的土人想得到孔雀尾羽，就拿着刀在丛竹中隐蔽，等孔雀经过时，赶快砍断它的尾巴，如果不能立即砍断，孔雀回头看上一眼，尾羽就会失去金翠的颜色和光彩。

王 轩

卢肇住在京南海，见从事王轩有孔雀。一日奴来告曰：“蛇盘孔雀，且毒死矣。”轩令救之，其走卒笑而不救，轩怒，卒云：“蛇与孔雀偶。”（出《纪闻》）

卢肇住在京城南海，看见从事王轩有只孔雀。有一天，仆

人来告诉说：“蛇盘住孔雀，快要毒死孔雀了。”王轩让兵丁快去救孔雀，他的手下笑着却不去救，王轩生气了，手下人说：“蛇与孔雀在交配。”

汉 燕

蓐泥为窠，声多稍小者汉燕。陶胜力注《本草》云，紫胸轻小者是越燕，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。其作巢喜长，越燕不入药用。越与汉，亦小差耳。（出《世说》）

用草和泥做巢，叫声频繁体形较小的燕子是汉燕。陶胜力注《本草》说：胸前是紫色，重量轻体形小的是越燕。胸前有黑斑点，叫声宏亮的是胡燕，胡燕做巢喜欢做长形的巢。越燕不能做药用。越燕和汉燕，也只不过是稍有差别罢了。

胡 燕

凡狐白貂鼠之类，燕见之则毛脱，或燕蛰于水底。旧说燕不入室，取桐为男女各一，投井中，燕必来。胸斑黑声大，名胡燕，其窠有容匹素者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凡是狐狸和白貂鼠一类的动物，燕子看见它们羽毛就脱落了，藏伏多水的泥洞中。传说燕子如果不进屋里，取桐木来雕刻成男女各一人扔到井里，燕子一定进屋。胸前有黑色斑点叫声宏亮的，名叫胡燕，它的巢有的能放下一匹生绢。

千岁燕

齐鲁之间，谓燕为乙，作巢避戊己。《玄中记》云，千岁之燕户北向。《述异要》云，五百岁燕生胡髯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齐鲁那个地方的人把燕叫做乙。燕子做巢躲避戊日己日。《玄中记》中说：千年燕子的巢口向北开。《述异要》中说：五百年的燕子长胡须。

晋瑞

魏禕晋岁，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，时有飞翔去来。有

司即闻奏，帝使罗者张之，得一白燕，以为神物，以金为笼，致于宫内，旬日不知所在。论者云：“金德之瑞。”昔师旷时，有白燕来巢，检瑞应图，果如所论。师旷，晋人也，古今之议相符焉。（出《拾遗录》）

魏把帝位禅让给晋的那一年，京城北面的城楼下有白光象是鸟雀的形状，经常地飞来飞去。官署将这件事报告给皇上，皇上派人用网去捉，结果捉到一只白燕，认为是神物，用金丝做了个笼子，放在皇宫内，十天之后白燕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有人评论说：“这是兴盛繁荣的好兆头，从前师旷的时候，就有白燕来筑巢，考察这个祥瑞现象，正应验了图讖上的话。”果然就象这个人说的一样。师旷是晋人也罢，古代和今天的议论是相符合的。

元道康

后魏元道康字景怡，居林虑山，云栖幽谷，静掩衡茅，不下人间，逾二十载。服饵芝木，以娱其志。高欢为丞相，前后三辟不就。道康以时方乱，不欲应之。至高洋，又征，亦不起。道康书斋常有双燕为巢，岁岁未尝不至。道康以连征不去，又（“又”原作“有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惧见祸，（“祸”原作“抑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不觉嗟咨。是夕，秋月朗

然，清风飒至。道康向月微思，忽闻燕呼康字云：“景怡，卿本澹然为乐，今何愁思之深耶？”道康惊异，乃知是燕。又曰：“景怡景怡，乐以终身。”康曰：“尔为禽而语，何巢我屋？”燕曰：“我为上帝所罪，暂为禽耳。以卿盛德，故来相依。”道康曰：“我忘利，不售人间，所以闭关服道，宁昌其德，为卿所谓？”燕曰：“海内栖隐，尽名誉耳。独卿知道，卓然器外，所以神祇敬属，万灵归德。”燕曰：“我来日昼时，往前溪相报。”道康乃策杖南溪，以伺其至。及昼，见二燕自北岭飞来而投涧下，一化为青衣童子，一化为青衣女子。前来谓道康曰：“今我便归，以卿相命，故来此化。然无以留别，卿有隐志，幽阴见嘉，卿之寿更四十岁，以此相报。”言讫，复为双燕飞去，不知所往。时道康已年四十，后果终八十一。

后魏有人叫元道康，字景怡，隐居在林虑山。云雾笼罩着幽深的山谷，静静地掩闭着横木为门的茅草屋，他从不下山到尘世中去，一直过了二十多年。他服用灵芝仙草，来陶冶自己的情操和志向。高欢做了丞相，前后三次来请他出山做官他都没有去，元道康认为那时正要发生动乱，不想答应他。等到高洋做了丞相，又来请他出山，他仍然没有去。元道康的书房里有一对燕子，每年都飞来筑巢的。元道康因为朝廷连年征召自己都没有去，害怕引来灾祸，不觉地暗自叹气。这天晚上，秋月朗朗地照着，清风一阵阵吹来，元道康面向明月思索，忽然听到燕子招呼元道康的字说：“景怡，你本来心情淡泊，自得其乐，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忧愁和思

虑呢？”元道康很惊奇，这才知道是燕子在说话。燕子又说：“景怡景怡，要一辈子快乐。”元道康说：“你是禽鸟却会说话，为什么在我的屋里筑巢？”燕子说：“我被上帝责罚，暂时做禽鸟了。因为你道德高尚，所以才来依附于你。”元道康说：“我忘却名利，不愿步入尘世，所以才关上门学习道家学说，发扬光大道家学说，就象你所说的那样。”燕子说：“天下隐居的人，全是沽名钓誉的人。只有你真正懂得道法，卓然独立尘世之外。所以神灵尊敬你、关注你，千万种生灵都佩服于你的德行。”燕子接着又说：“我明日天亮时，到前面的溪水边有话对你说。”元道康便拄着木杖到南面的溪水边去等候燕子，等到天亮，看见两只燕子从北面的山岭飞来落到山涧下面。一只变成一个穿黑衣的男童，一只变成一个穿黑衣的少女，走上前来对元道康说：“今天我们就要回天上去了，为了给你预测命运，所以才到这里来点化你，否则就没有什么留作纪念的了。你有隐居的志向，神灵都给予好评，你的寿命还有四十岁，就以此来作为对你的报答吧。”说完，又变成一对燕子飞走了，不知道哪里去了。这时元道康已经四十岁了，后来果然八十一岁才死去。

范 质

汉户部侍郎范质言，尝有燕巢于舍下，育数雏，已哺食矣。其雌者为猫所搏食之，雄者啁啾，久之方去。即时又与

一燕为匹而至，哺雏如故。不数日，诸雏相次堕地，宛转而僵。儿童剖腹视之，则有蒺藜子在嗉中，盖为继偶者所害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汉代户部侍郎范质说，曾经有一对燕子在他家的屋下筑巢，养育了几只雏燕，已经进入哺育喂食阶段。那只雌燕被猫捉住吃了，雄燕鸣叫着很久才飞走，不多时又和另一只雌燕配成一对回来了，还象从前一样地哺育雏燕。不几天，所有的雏燕一个接一个地掉到地上，辗转着死去。儿童剖开雏燕的肚子观察发现有蒺藜子在雏燕的胃里，都是被燕子后来的配偶给害死的。

鹧鸪

飞 数

鹧鸪飞数逐月，如正月，一飞而止于巢中，不复起矣。十二月十二起，最难采，南人设网取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鹧鸪飞翔的次数随着月份而变化。如果是正月，飞一次后就呆在巢中，不再起飞了。十二月十二日开始，最难捕捉，南方人就张网捕捉鹧鸪。

飞南向

鹧鸪似雌雉，飞但南，不向北。杨孚《交州异物志》云：“鸟像雌雉，名鹧鸪，其志怀南，不思北徂。”（出《旷志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广记》）

鹧鸪的样子象雌野鸡，只向南飞，不向北飞。杨孚的《交州异物志》中说：“有一种鸟象雌野鸡，名叫鹧鸪。它心里只是想着南方，不愿意朝北方走。”

吴楚鹧鸪

鹧鸪，吴楚之野悉有。岭南偏多此鸟。肉白而脆，远胜鸡雉。能解冶葛并菌毒，臆前有白圆点，背上间紫赤毛。其大如野鸡，多对啼。《南越志》云：“鹧鸪虽东西回翔，然开翅之始，必先南翥。其鸣自呼‘社’（明抄本“社”作“杜”）

薄州。’”又《本草》云：“自呼‘鉤鞞格磔。’”李群玉《山行闻鹧鸪》诗云：“方穿诘曲崎岖路，又听鉤鞞格磔声。”（出《岭南录异》）

吴楚一带都有鹧鸪的踪迹，然而岭南最多。鹧鸪的肉白而且脆嫩，远远超过家鸡和野鸡的味道，并且能化解和治疗葛草和菌类中毒。鹧鸪胸前有白色圆点，背上间隔生长着紫色和红色的羽毛。它的大小象野鸡，大多数喜对面鸣叫。《南越志》上说：“鹧鸪鸟虽然东西来回地飞翔，可是刚展翅起飞的时候，一定先向南飞。鹧鸪鸣叫的声音似乎是在呼唤‘社薄州’”。另外《本草》上说：“鹧鸪鸟常常自己呼叫‘鉤鞞格磔’”。李群玉的《山行闻鹧鸪》诗中说：“刚刚穿过艰难曲折的山路，又听见鹧鸪鸟‘鉤鞞格磔’的叫声。”

鹧

知太岁

鹧知太岁之所在，《博物志》云：“鹧窠背太岁。”此非才智，任自然尔。《淮南子》曰：“鹧识岁多风，去（去字原缺。

据明抄本补。)乔木，巢傍枝。”(出《说文》)

喜鹊知道太岁星所在的方向，《博物志》上说：“鹊巢背着太岁星。”这不是因为喜鹊有智慧，而是靠喜鹊天生的本能。《淮南子》上说：“喜鹊知道哪一年风大，就离开高大的乔木，去到傍出的树枝上筑巢。”

又

鹊构巢，取在树杪枝，不取堕地者，又缠枝受卵。端午日午时，焚其巢，灸病者，疾立愈。(出《酉阳杂俎》)

喜鹊建巢，常选取树梢上的细枝，不取落在地上的干枝，然后缠起树枝做巢下蛋。端午节这一天的中午，火烧喜鹊的巢，用来给病人烧灸治病，病立刻就全好。

张 颢

常山张颢为梁相，天新雨后，有鸟如山鹊，稍下堕地，民

拾取，即化为一圆石。颢椎破之，得一金印，文曰“忠孝侯印。”颢以上闻。藏之秘府。颢后官至太尉，后议郎汝南樊行夷校书东观，上表言：“尧舜之时，尝有此官，今天降印，宜应复。”

常山的张颢是梁国的丞相。有一天雨过天晴，有一只象山鹊的鸟坠落到地下，被一个老百姓拾起来以后变成一块圆形的石头。张颢砸破石头，得到一金印，上面的文字是：“忠孝侯印”。张颢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，金印被收藏在宫内册府里。张颢后来官至太尉。议郎汝南人樊行夷在东观书府校对书稿，给皇上上书说：“尧舜的时候，曾经设过忠孝侯个官职，现在上天降下这颗金印，应该重设这个官职。”

条支国

章帝永宁元年，条支国有来进异瑞，有鸟名鵠鵠，形高七尺，解人言。其国太平，鵠鵠群翔。昔汉武时，四夷宾服，有致此鵠，驯善。有吉乐事，则鼓翼翔鸣。按庄周云：“雕陵之鵠，盖其类也。”（出《拾遗记》）

东汉章帝永宁元年，条支国派人来进献不平常的吉祥物，

有一只鸟名鵙鵙，身高七尺，能听懂人说的话。哪个国家太平，就会有鵙鵙成群地飞翔。从前汉武帝时，四边的少数民族归顺，有的国家就奉献过这种鵙鵙，驯养得很好，要是有了吉祥快乐的事，它就振动双翅一边飞翔一边鸣叫。按，庄子说的，“雕陵之鵙”，就是指的这种鸟。

黎景逸

唐贞观末，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，常有鵙巢其侧，每饭食饒之。后邻近失布者，诬景逸盗之，系南康狱。月余，劾不承，欲讯之，其鵙止于狱楼，向景逸欢喜，以传语之状。其日传有赦，官司诘其来，云：“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。”三日而赦果至，景逸还山，乃知玄衣素衿者，鵙之所传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太宗贞观末年，南康的黎景逸住在空青山上，有喜鵙在他住的地方附近筑巢，他每天用饭喂喜鵙。后来，他的邻居中有个丢了布的人，诬告黎景逸偷布，黎景逸被关押在南康的监狱中。一个多月的时间，黎景逸都没有承认偷布，官府正准备刑讯。那只喜鵙停在狱楼上，向着黎景逸显示出很欢喜的样子，似乎是在向他传递话语。当天就有人传言说要有大赦，官府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，回答说：“路上遇到一个

穿黑色衣服白色领子的人所说的。”三日后大赦的公文果然传到，黎景逸被放还归山，这才知道黑衣白领的人，就是喜鹊去传的话。

张昌期

汝州刺史张昌期，易之弟也，恃宠骄贵，酷暴群僚。梁县有人白云，有白鹊见。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，部人有鹞子七十笼矣，以蜡涂爪。至林见白鹊，有群鹊随之，见鹞迸散，唯白者存焉。鹞竦身取之，一无损伤，而笼送之。昌期笑曰：“此鹊赎君命也。”玉叩头曰：“此天活玉，不然，投河赴海，不敢见公。”拜谢而去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汝州刺史张昌期，是张易之的弟弟。他依仗哥哥的权势而骄横自大，对待同事也残酷暴虐。梁县有人对他说，有白喜鹊出现。张昌期就命令司户杨楚玉捕捉。杨楚玉的部下有七十笼雀鹰，他们用蜡涂到雀鹰的爪子上；到了树林里以后，看见有一只白喜鹊在前边飞，还有一群喜鹊跟着在这只喜鹊后边飞，看见鹞子以后都飞散了，只有白鹊还在。鹞子去捉白喜鹊，白鹊一点也没受到损伤。用笼子装着白喜鹊送给张昌期，张昌期笑着说：“这只白喜鹊赎了你一条命。”杨楚玉磕头说：“这是上天让我活着，不然的话，就是去投河跳海，

也不敢来见您。”

崔圆妻

鹊巢中必有栋。崔圆相公妻在家时，与姊妹于后园见一鹊构巢，共衔一木，大如笔管，长尺余，安巢中，众悉不见。俗言见鹊上梁必贵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喜鹊的巢里一定有一根“栋梁”。崔圆丞相的妻子在家的時候，和姐妹们在后园看见一对喜鹊在筑巢。两只喜鹊共同衔着一根木棍，粗细象笔管一样，长短有一尺多，安放到巢中，而别的人都没有看见。俗话说，看见喜鹊上梁的人一定尊贵。

乾陵

大历八年，乾陵上仙观之尊殿，有双鹊衔柴及泥，补葺隙坏十五处。宰臣表贺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朝大历八年，乾陵上仙观的殿楼上，有一对喜鹊鸟衔着木柴棍和泥，修补殿楼上的裂缝和损坏的地方十五处。辅政大臣给皇上上书祝贺这件事。

鸽 信

大理丞郑复礼言，波斯舶上多养鸽，鸽能飞行数千里，辄放一只至家，以为平安信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大理丞郑复礼说，波斯人的船上大多都养着鸽子，鸽子能飞行数千里，过一段时间就放一只鸽子回家，当做是一封平安的家信。

鸡

陈仓宝鸡

秦穆公时，陈仓人掘地得物，若羊非羊，若猪非猪，牵

以献穆公。道逢二童子曰：“此为媪述，常在地中，食死人脑。若欲杀之，以柏插其首。”媪曰：“此二童子名为鸡宝，得雄者王，得雌者伯。”陈仓人舍之，逐二童子，二童化为雉，飞入于林。陈仓人告穆公，发徒大猎，果得其雌，又化为石，置之汧渭之间。至文公立祠，名陈宝。雄者飞南集，今南阳雉飞县，即其地也。（出《列异传》）

秦穆公的时候，陈仓人挖地得到一个动物，象羊又不是羊，象猪又不是猪，便牵着它准备去献给秦穆公。路上遇到两个童子对他说：“这个动物叫媪述。经常生活在地下，吃死人的脑子，如果想要杀它，可以用柏树枝插进它的头里。”媪述说：“这两个童子名叫鸡宝，如果捉到雄的，就能做国王，捉到雌的，就能够做伯爵。”陈仓人就舍掉媪述，去追赶两个童子。两个童子变成野鸡，飞进树林。陈仓人把事情告诉了秦穆公，秦穆公就派人进行大规模地捕猎，果然捉到了那只雌的，雌的又变成石头，被放到汧山和渭水之间。等到秦文公时为它建祠堂，把那块石头叫做“陈宝”。那只雄鸡飞到南集，现在南阳的雉飞县，就是那只雄鸡停留的地方。

楚 鸡

楚人有担山鸡者，路人问曰：“何鸟也？”担者欺之曰：

“凤皇也。”路人曰：“我闻有凤皇久矣，今真见之。汝卖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乃酬千金，弗与。请加倍，乃与之。方将献楚王，经宿而鸟死。路人不遑惜其金，惟恨不得以献耳。国人传之，咸以为真凤而贵，宜欲献之。遂闻于楚王，王感其欲献己也，召而厚赐之，过买凤之直十倍矣。（出《笑林》）

楚国有一人挑着山鸡，在路上遇到有人问他：“这是什么鸟？”他欺骗那人说：“是凤凰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听说有凤凰已经很久了，现在才算真正看见了，你卖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卖。”于是路人出价千金，挑担人不同意，要求加倍出钱，这才把山鸡卖给了路人。路人正准备把它献给楚王时，过了一宿鸟就死了，路人不去可惜花掉的那些钱，只恨不能把鸟献给楚王。人们传说着这件事，全都认为那是只真正的凤凰，因而路人才要把它献给楚王。事情传到楚王的耳朵里，楚王为路人想把凤凰献给自己行为所感动，便把路人叫来厚厚地赏赐了路人，超过买鸟时所花的钱数的十倍。

卫 女

《雉朝飞》操者，卫女傅母所作也。卫侯女嫁于齐太子，中道闻太子死，问傅母曰：“何如？”傅母曰：“且往赴（“赴”原作“当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丧。”丧毕，不肯归，终

之以死。傅母悔之，取女所自操琴，于冢上鼓之。忽有二雉俱出墓中，傅母抚雌雉曰：“女果为雉耶？”言未卒，俱飞而起，忽然不见。傅母悲痛，授琴作操，故曰《雉朝飞》。（出杨雄《琴清英》）

《雉朝飞》琴曲，是卫女的女师傅创作的。卫侯的女儿嫁给齐国的太子，走到半路上听说太子死了，就问师傅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师傅说：“暂且去参加丧礼。”丧礼结束后，卫女不肯再回娘家，一直到死。师傅后悔这件事，拿过来卫女生前使用的琴，在卫女的坟前弹了起来。忽然有两只野雉一起从坟墓里飞出来。师傅抚摸着雌雉说：“你果然变成雉鸟了吗？”话未说完，两只雉鸟一起飞起来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师傅很悲痛，弹着琴创作了一支乐曲，所以叫《雉朝飞》曲。

长鸣鸡

汉成帝时，交趾越雉献长鸣鸡伺晨鸡，即下漏验之，晷刻无差。长鸣一食顷不绝，长距善斗。（出《西京杂记》）

汉成帝的时候，交趾的越雉贡献了一只能长鸣报晓的司晨鸡。成帝立即命令人用滴漏计时器来验证，司晨鸡鸣叫的

时刻和计时器的刻度一点不差。司晨鸡鸣叫起来能连续一顿饭的时间不停歇。这种鸡的脚爪很长，善于搏斗。

沉鸣鸡

建安三年，胥图献沉鸣石鸡，色如丹，大如燕。常在地中，应时而鸣，声能远彻。其国闻其鸣，乃杀牲以祀之。当声处掘地，得此鸡。若天下平，翔飞颀颀，以为嘉瑞，亦谓宝鸡。其国无鸡，人听地中，以候晷刻。道师云：“昔仙人相君采石，入穴数里，得丹石鸡，舂碎为药。服者令人有声气，后天而死。”昔汉武宝鼎元年，四方贡珍怪，有琥珀燕，置之静室，自然鸣翔，此之类也。《洛书》云：“胥图之宝，土德之征。大魏嘉瑞焉。”（出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）

建安三年，胥图国贡献沉鸣石鸡，红色，大小象燕子一样。石鸡经常生活在地下，按时鸣叫，叫声能清楚地传到很远的地方。胥图国的人听到了石鸡的叫声，就杀牲畜祭祀它。在它发出叫声的地方挖地，就得到这只鸡。如果天下太平，石鸡就上下翻飞，人们把这种现象当成祥瑞，所以又把这种鸡叫作宝鸡。胥图国没有普通的鸡，人们听地下石鸡的鸣叫，来计算时间。有个道士说：“从前仙人相君去采石料，入洞穴几里深，得到了红色石鸡。捣碎了做药，服了能使人加强声音

和气息，在先天的寿数之后才死去。”从前汉武帝宝鼎元年，四方国家都来贡献珍奇的宝物，其中有个琥珀燕，把它放在一间静室里，会自然地鸣叫飞翔，就是沉鸣石鸡这一类的珍奇宝物。《洛书》上说：“胥图国的宝物，乃是土德的象征。这正是大魏国的祥瑞之兆。”

孙 休

孙休好射雉，至其时，则晨往夕返。群臣莫不上谏曰：“此小物，何足甚耽？”答曰：“虽为小物，耿介过人，朕之所以好也。”（出《语林》）

孙休喜好射猎雉鸡，到了适合打猎的季节他就早晨出去晚上才返回。大臣们没有不提意见劝阻的，他们说：“这是小动物，为什么那么爱好呢？”孙休回答说：“它虽然是小动物，耿直刚正却超过了人，所以我才喜欢它。”

吴 清

徐州民吴清，以太元五年被差为征。民杀鸡求福，煮鸡

头在盘中，忽然而鸣，其声甚长。后破贼帅邵宝，宝临阵战死。其时僵尸狼藉，莫之能识。清见一人著白袍，疑是主帅，遂取以闻。推校之，乃是宝首。清以功拜清河太守，越自什伍，遽升荣位。鸡之妖，更为吉祥。（出《甄异记》）

徐州的百姓吴清，在吴国太元五年被派遣出征。吴清杀鸡祈求赐福，煮熟的鸡头在盘子里，忽然鸣叫起来，叫声悠长。后来打败了贼兵主帅邵宝，邵宝战死在沙场上。沙场上僵硬的尸体乱七八糟，没有人能识别。吴清看见一具尸体穿着白袍，怀疑是主帅，就搬过尸体来研究推断，那鸡头也正是邵宝首级之征。吴清因此功被任命为清河太守。从士兵越级提升，一下子就登上了高贵荣耀的位子。鸡表现出的妖异现象，更是吉祥的征兆。

广州刺史

广州刺史丧还，其大儿安吉，元嘉三年病死，第二儿，四年复病死。或教以一雄鸡置棺中，此鸡每至天欲晓，辄在棺里鸣三声，甚悲彻，不异栖中鸣，一月日后，不复闻声。（出《齐谐记》）

广州刺史死后被运回故乡。他的大儿子安吉在南朝元嘉三年得病死了，第二个儿子元嘉四年又得病死了。有人让把一只公鸡放在棺材里避灾，这只鸡每天天要亮时，都在棺材里叫三声，叫得很悲惨，同在鸡窝里叫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一个月以后，也听不到这只鸡的叫声了。

祝鸡公

祝鸡公者，洛阳人也。居尸乡北山下，养鸡百余年，鸡皆有名字，千余头。暮栖树下，昼放散之。欲取呼名，即种别而至。卖鸡及子，得千余万，辄置钱去。之吴，作养池鱼。后登吴山，鸡雀数百，常出其旁。（出《列仙传》）

祝鸡公是洛阳人，住在尸乡的北山下。他养了一百多年的鸡，养的鸡全都有个名字，一共有一千多只。晚上鸡就睡在树下，白天就散放着。他呼唤哪一只鸡的名字，哪一只鸡就自动来到他的身边。他卖大鸡和鸡蛋，得到一千多万贯钱。就放好钱来到吴国，又开始干起用池塘养鱼。后来他攀登吴山，经常有几百只鸡和雀出现在他的身边。

朱 综

临淮朱综遭母难，恒外处住。内有病，因见前妇。（“妇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妇曰：“丧礼之重，不烦数还。”综曰：“自荼毒已来，何时至内？”妇云：“君来多矣。”综知是魅，敕奴婢，候来，便即闭户执之。及来，登往赴视，此物不得去，遽变老白雄鸡。推问是家鸡，杀之遂绝。（出刘义庆《幽明录》）

临淮朱综的母亲去世了，长期在外面居住守丧。听说妻子病了，于是回去看望妻子。妻子说：“丧礼是大事，不要经常回来了。”朱综说：“自从母亲去世，我什么时候到内室去过？”妻说：“你来的次数很多啊。”朱综知道是妖魅作怪。就命令妻子的婢女等到他来，就立即关上门窗捉拿。等到那装扮成他的怪物来了，朱综立刻前去探视捉拿，这个怪动无法离开，马上变成一只白色的老公鸡。一追问原来是家养的鸡，杀了鸡以后再没有怪事发生。

代郡亭

代郡界中一亭，作怪不可止。有诸生壮勇者，暮行，欲止亭宿，亭吏止之。诸生曰：“我自能消此。”乃住宿食。夜诸生前坐，出一手，吹五孔笛，诸生笑谓鬼曰：“汝止（“止”原作“上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有一手，那得遍笛，我为汝吹来。”鬼云：“卿为我少指耶？”乃复引手，即有数十指出，诸生知其可击，因拔剑砍之，得老雄鸡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代郡的边界处有一座供行人住宿吃饭的亭站，经常有妖精作怪。有一个姓诸的书生，很勇敢傍晚走路，想在亭站中住宿，官吏制止他，他说：“我自己能消除灾祸。”于是便住下来吃饭休息。夜里书生坐在前厅，这时，出现了一只手，吹着一支五个孔的笛子。书生笑着对鬼说：“你只有一只手，怎么能按住所有的笛孔，我替你吹吧。”鬼说：“你以为我手指少吗？”于是又伸出手来，竟有几十个手指。书生知道可以攻击鬼了，于是就拔出剑来砍去，结果砍死的是一只老雄鸡。

高 疑

唐渤海高疑巨富，忽患月余日，帖然而卒，心上仍暖，经日而苏。云，有一白衣人，眇目，把牒冥司，讼杀其妻子。疑对元不识此老人，冥官云：“君命未尽，且放归。”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，令射杀，魅遂绝。

唐代渤海的高疑非常富有，忽然得了一个多月的病就安然地死去了。但他死去后心口上还温暖，过了几天又苏醒过来。他说：“有一个穿白衣服瞎了一只眼的人，拿着状子到阴司去告我，说我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。高疑申辩说从来就不认识这个老人，冥府的官员说：‘你的寿命未尽，放你回阳间去吧。’”他明白了那个白衣人就是家中瞎了一只眼的白公鸡，便让人杀死了这只鸡，怪异的事也没有了。

天 后

唐文明已后，天下诸州，进雌鸡变为雄者甚多，或半已化，半未化，乃则天正位之兆。

唐代中宗文明年代之后，天下各个州贡献的母鸡变成公鸡的很多。有的已经变化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没变。这是武则天要正式登基做皇帝的预兆。

卫 镐

卫镐为县官，下县，至里人王幸在家，方假寐，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，著黄衣，咸言乞命，叩头再三，斯须又至。镐甚恶其事，遂催食欲前。适镐所亲者报曰：“王幸在家穷，无物设饌，有一鸡，见抱儿，已得十余日，将欲杀之。”镐方悟，乌衣妇人果乌鸡也，遂命解放。是夜复梦，感欣然而去。（并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卫镐当县令时下乡去，到了里正王幸在家。他打了个盹，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妇人领着十多个穿黄色衣裳的小孩，都说请饶命，再三磕头，过了一会又来一次。卫镐醒了后心中很烦，就催着快点吃饭。同卫镐关系好的人报告说，王幸在家穷，没有什么菜，养了一只鸡正在孵蛋，已经十多天了，王幸在想把这只鸡杀了。卫镐这才明白，黑衣妇人就是这只黑母鸡，就告诉不要杀。这天夜里他又做了一个梦，黑母鸡十

分感谢他，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合肥富人

合肥有富人刘某，好食鸡，每杀鸡，必先刖双足，置木柜中，血沥尽力，乃烹，以为去腥气。某后病，生疮于鬓，既愈，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。每巾栉，必伤其足，伤即流血被面，痛楚竟日。如是积岁，无日不伤，竟以是卒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合肥有个姓刘的富人，喜欢吃鸡。每次杀鸡时，一定要先砍去鸡的双脚，放在木柜子里，等到血流光了，力气也没有了，才煮着吃，认为这样能解除腥气。刘某后来生了病，在鬓角处生了个疮，疮治好后，又在疮瘢的地方长出一只小鸡爪。每次洗脸梳头，一定会碰伤那只鸡爪而血流满面，疼痛一整天。象这样过了一年，没有一天不受伤流血，竟因此而死去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二

禽鸟三

鹅（鸭附）

史 悝 姚 略 鹅 沟 祖录事
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斗鹅 鸭

鹭

冯 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

雁

南人捕雁 海陵人

鸚鵡

勾 足 能 言 桓 豁 广陵少年

雀

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 宣

乌

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 伶
三足乌 李 纳 吕生妻 梁 祖

臬（鸱附）

鸣 臬 鸱鸢鹞目夜明 夜行游女
襪 臬 张率更 雍州人 韦 颀

鹅

史 悝

晋太元中，章安郡史悝家有驳雄鹅，善鸣。悝女常养饲之，鹅非女不食，苟金苦求之，鹅辄不食，乃以还悝。又数日，晨起，失女及鹅。邻家闻鹅向西，追至一水，唯见女衣及鹅毛在水边。今名此水为鹅溪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晋代太元年间，章安郡史悝家有只杂色的公鹅，喜欢鸣

叫。史惺的女儿常常喂鹅吃食，不是史惺的女儿喂的食，鹅就不吃。荀佺向史惺要来这只鹅，鹅就不吃食，只好把鹅又还给了史惺。又过了几天，早晨起来，女儿和鹅一起不见了。邻居家听到鹅向西面走的声音，史惺便追到一条河边，只看见女儿的衣服和鹅毛堆在河边。如今这条河就叫“鹅溪”。

姚 略

义熙中，羌主姚略坏洛阳沟，取砖，得一双雄鹅并金色，交颈长鸣，声闻九皋，养之此沟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东晋文帝义熙年间，羌族的首领姚略毁坏了洛阳城里的护城河取砖用，得到一对金色的雄鹅，脖子依在一起高声鸣叫，声音传得很远很远。姚略就把这两只鹅放养在这条护城河里。

鹅 沟

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有鹅沟，南燕世，有渔人居水侧，常听鹅声。而众鹅中有铃声甚清亮，候之，见一鹅咽颈极长，因

罗得之，项上有铜铃，缀以银锁，有隐起元鼎元年字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济南郡张公城的西北方向有个鹅沟。南燕的时候，有个打渔的人住在水边，经常听到鹅叫的声音，并且还在众多的鹅鸣中传出清亮的铃声。等到这群鹅游过来，他看见一只鹅的脖颈极长，于是用网扣住了这只鹅。发现鹅的脖子上有只铜铃，用银锁锁在脖子上，铃上隐隐约约地有突起的“元鼎元年”的字样。

祖录事

久视年中，越州有祖录事，不得名，早出，见担鹅向市中者。鹅见录事，频顾而鸣，祖乃以钱赎之。到僧寺，令放为长生。鹅竟不肯入寺，但走逐祖后，经坊历市，稠人广众之处，一步不放，祖收养之。左丞张锡亲见说。（出《朝野佥载》）

唐武则天久视年间，越州有个姓祖的录事，不知道他的名字了。早晨出门，看见了一个人挑着鹅向市集走去。鹅看见了祖录事，频频回头鸣叫，祖录事就用钱买下了鹅。到了

一个佛庙，他让和尚放了鹅做善事祈求长寿。鹅竟然不肯进入寺庙，只是跑着跟在祖录事身后，经过作坊和集市等人多广众的地方，一步也不放松，祖录事就收养了这只鹅。左丞相张锡说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事。

周氏子

汝南周氏子，吴郡人也，亡其名，家于昆山县。元和中，以明经上第，调选，得尉昆山。既之官，未至邑数十里，舍于逆旅中。夜梦一丈夫，衣白衣仪状甚秀，而血濡衣襟，若伤其臆者。既拜而泣谓周生曰：“吾家于林泉者也，以不尚尘俗，故得安其所有年矣。今以偶行田野间，不幸值君之家僮，有系吾者。吾本逸人也，既为所系，心甚不乐，又纵狂犬噬吾臆，不胜其愤。愿君子悯而宥之，不然，则死在朝夕矣。”周生曰：“谨受教，不敢忘。”言讫忽寤，心窃异之。明日，至其家。是夕，又梦白衣来曰：“吾前以事诉君，幸君怜而诺之，然今尚为所系，顾君不易仁人之心，疾为我解其缚，使不为君家囚，幸矣。”周即问曰：“然则尔之名氏，可得闻乎？”其人曰：“我鸟也。”言已遂去。又明日，周生乃以梦语家僮，且以事讯之，乃家人因适野，遂获一鹅，乃笼归，前夕，有犬伤其臆，周生即命放之。是夕，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汝南周生是吴郡人，不知道他的名字了，他家住在昆山。元和年间，他考中了明经，安排选拔担任昆山尉。去昆山赴任途中住在距离县城几十里的一个旅店里，夜里他梦见一个穿白衣服仪表俊秀的男子，这男子的衣襟染满了血，象是胸部受了伤。这男子行过礼哭着对周生说：“我是个住在树林泉水间的人，因为不喜欢尘世的搔扰，所以在树林泉水间安度许多年了。今天因为偶尔在田野之间走走，不幸被你家僮仆把我捉住用绳子拴上了。我本来是个隐居的人，被捉住之后，心里很不高兴。家僮又放恶狗咬伤了我的胸部，我气愤得忍受不了了，希望你能可怜并放了我。不然的话，我不久就会死去。”周县尉说：“我接受你的要求，不敢忘记。”说完忽然醒了，心中觉得这事很奇怪。第二天，他回到自己家里。这天晚上，他又梦见白衣人来说：“我上一次把事情告诉你，幸亏你怜悯并答应了我，可是现在我还被捆绑着，想你不会改变仁爱之心，快些替我解开绳子，使我不再被囚禁在你们家里，那就万幸了。”周县尉就问他说：“然而你的名姓，能够告诉我吗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是一只鸟。”说完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周县尉就把梦中的事和僮仆说了，并向僮仆询问这件事。原来家人到野外去，捉到了一只鹅，就用笼子装着回家来。前天晚上，有只狗伤了鹅的胸部。周县尉立即命令把鹅放了。这天晚上，又梦见白衣人向他告辞道谢，然后就离去了。

平固人

处州平固人访其亲家，因留宿。夜分，闻寝室中有人语声，徐起听之，乃群鹅语曰：“明旦主人将杀我，善视诸儿。”言之甚悉。既明，客辞去，主人曰：“我有鹅甚肥，将以食子。”客具告之，主人于是举家不复食鹅。顷之，举乡不食矣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处州平固有个人去拜访他的亲家，被留下住宿。半夜时，他听见寝室中有人说话的声音，便慢慢地起身过去仔细倾听，原来是群鹅在说话。一只鹅说：“明天早晨主人将要杀我，好好照看这群孩子吧。”说得很清楚。天亮以后，客人要走。主人说：“我有只鹅很肥，准备把它杀了给你吃。”客人就把听到的鹅的话全告诉了主人，主人全家从此不再吃鹅。不多久，全乡的人也都不再吃鹅了。

海陵斗鹅

乙卯岁，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鹅斗于空中，久乃堕地，其

大可五六尺，双足如驴蹄，村人杀而食之者皆卒。明年，兵陷海陵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乙卯年，海陵郡的西村里有两只鹅在空中相斗，过了很长时间后坠落到地上。它们大约有五六尺长，双脚象驴的蹄子那样大。村子里凡是杀了这两只鹅并且吃了鹅肉的人都死了。第二年，军队攻陷海陵。

鸭（附）

晋周昉少时与商人泝江俱行，夕止宫亭庙下。同侣相语：“谁能入庙中宿？”昉性胆果决，因上庙宿。竟夕晏然，晨起，庙中见有白头老翁，昉遂擒之，化为雄鸭。昉捉还船，欲烹之，因而飞去，后竟无他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晋代的周昉少年时与商人一块逆江而行，傍晚来到宫亭庙外。同行的人们说：“谁敢到庙里去睡一宿？”周昉胆大果断，就单独到庙里去睡，一宿都很平安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看见庙里有一个白发老翁。周昉就去捉拿他，白头翁变成了一只雄鸭，周昉捉住鸭子回到船上，准备煮了吃肉，这雄鸭又跑了，后来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。

鹭

冯 法

晋建武中，剡县冯法作贾，夕宿荻塘，见一女子，著服，白皙，形状短小，求寄载。明旦，船欲发，云：“暂上取行资。”既去，法失绢一疋，女抱二束刍置船中。如此十上，失十绢。法疑非人，乃缚两足，女云：“君绢在前草中。”化形作大白鹭，烹食之，肉不甚美。（出《幽冥录》）

晋代建武年间，剡县的冯法作买卖。晚上船停荻塘里，他看见一个穿着丧服的女人，皮肤白皙，身形矮小，请求搭船。第二天早晨，船正要出发，女人说：“我上岸去取出门用的钱物。”她离船后，冯法丢了一匹绢，这时那女人抱着两捆草回来放在船里。那女人象这样上下了十次，就丢了十匹绢。冯法怀疑她不是人，就捆上了她的两只脚，那女人说：“你的绢在前面的草丛中。”说完身形变成了一只大白鹭。将大白鹭煮着吃了，肉味并不太好吃。

钱塘士人

钱塘士人姓杜，船行。时大雪日暮，有女子素衣来，杜曰：“何不入船？”遂相调戏。杜阖船载之，后成白鹭去。杜恶之，便病死也。（出《续搜神记》）

钱塘有个书生姓杜。有一天他坐船外出，当时天下大雪并已到黄昏。有个穿着白衣服的女子走来，书生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进到船舱里来？”然后就调戏她。书生关上船舱门将那个女子载走，没想到那女子后来又变成一只白鹭飞走了。姓杜的书生厌恶这件事，生病死了。

黎州白鹭

黎州通望县，每岁孟夏，有白鹭鸕一双坠地。古老传云，众鸟避瘴。临去，留一鹭祭山神。又每郡主将有除替，一日前，须有白鹭鸕一对，从大渡河飞往州城，盘旋栖泊，三五日却回。军州号为先至鸟。便迎新送故，更无误焉。（出《黎州图经》）

黎州的通望县，每年的初夏，都有一对白鹭鸕落到地上。古老的传说中说：“这是众鸟躲避瘴毒，临离开的时候，留下一对鹭鸕祭祀山神。”又传说，每郡的主将如果有了升迁替换的事，一天之前，一定会有一对白鹭鸕，从大渡河飞往州城，盘旋飞翔，栖息在水边，三五天又飞回去。黎州的军人称这种鸟叫“先至鸟”。见到先至鸟，人们就开始准备迎接新上司送走老上司，从来没有过差错。

雁

南人捕雁

雁宿于江湖之岸，沙渚之中，动计千百，大者居其中，令雁奴围而警察。南人有采捕者，俟其天色阴暗，或无月时，于瓦罐中藏烛，持棒者数人，屏气潜行。将欲及之，则略举烛，便藏之。雁奴惊叫，大者亦惊，顷之复定。又欲前举烛，雁奴又惊。如是数四，大者怒啄雁奴，秉烛者徐徐逼之，更举烛，则雁奴惧啄，不复动矣。乃高举其烛，持棒者齐入群中，乱击之，所获甚多。昔有淮南人张凝评事话之，此人亲曾采

捕。(出《玉堂闲话》)

雁夜间栖息在江河与湖的岸边，以及水中的沙洲上，往往都是千百只为一群。大的雁睡在中间，让雁奴围在外面并担任警戒。南方有捕捉大雁的人，专等那天色阴暗，或者没有月光的晚上，在瓦罐中藏好蜡烛，很多人拿着棒子，屏住呼吸悄悄地行走。接近雁群的时候，就略微举一下蜡烛，然后立即藏起来。雁奴看见火光惊叫起来，雁群也被惊醒了，不一会又安定下来。这时再向前举起蜡烛，雁奴又惊叫起来。象这样反复进行几次，大雁生气了，就去啄雁奴。拿蜡烛的人再慢慢地向前逼进，再举起蜡烛。这时雁奴因为害怕被啄，不再骚动和鸣叫了。于是那人高高地举起蜡烛，拿棒子的人一起冲进雁群中，乱打一顿，就能捕获到很多雁。从前有个淮南人张凝评事讲述了这件事，张评事曾经亲自参加捕雁。

海陵人

海陵县东居，人多以捕雁为业。恒养一雁，去其六翮以为媒。一日群雁回塞时，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：“我偿尔钱足，放我回去。”因腾空而去，此人遂不复捕雁。(出《稽神录》)

在海陵县东边住的人大多以捕雁维持生活，家家都长年养着一只雁，拔去雁的六根大毛后用它作引雁。有一天，雁群回栖息地的时候，一只雁媒忽然说人话，对它的主人说：“我给你赚来的钱够多了，放我回去吧。”接着腾空飞走了。这个人就不再捕雁了。

鸚鵒

勾 足

鸚鵒交时，以足相勾，促鸣鼓翼如斗状，往往坠地。俗取其勾足为魅药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八哥交配时，用脚互相勾着，短促地叫着，扇动翅膀象是在争斗的样子，往往坠落到地上。民间习俗取八哥的勾足做魅药。

能言

鸚鵡，旧言可使取火，效人言胜鸚鵡。取其目精，和人乳研，滴眼中，能见烟霄外物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八哥，传说可以让它取火。它学人说话胜过鸚鵡。取出它眼中的核仁，和人乳研在一起，滴到眼睛里，能看见云霄以外的东西。

桓豁

晋司空桓豁之在荆州也，有参军，五月五日，剪鸚鵡舌教语，无所不名。后于大会，悉效人语声，无不相类。时有参佐鬣鼻，因内头瓮中效之，有主典盗牛肉，乃白参军：“以新荷裹置屏风后。”搜得，罚盗得。（出刘义庆《幽明录》）

晋代司空桓豁在荆州的时候，有个参军在五月五日这一天，剪下八哥的舌头教它说话，没有什么不会说的。后来在

一次大聚会中，让八哥摹仿一个人说话的声音，没有不像的。当时有个参佐患有鼻道阻塞发音不清的病，八哥就把头钻进瓮中模仿他的声音。有个主典偷了牛肉，用新鲜荷叶裹着放在屏风后面，八哥就告诉了参军，搜查出来后惩罚了偷肉的人。

广陵少年

广陵有少年畜一鸚鵡，甚爱之。笼檻八十日死，以小棺贮之，将瘞于野。至城门，閤吏发视之，乃人之一手也，执而拘诸吏。凡八十日，复为死鸚鵡，乃获免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广陵有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八哥，很喜爱它，但是在笼子里关养了八十天就死了。少年用一个小棺材装着它，准备埋葬在野外。到了城门，守门的官吏打开一看，是一只人手。于是把少年捉住并交给有关的官吏，一共关押了八十天，那只人手又变成八哥，少年才获免。

雀

雀目夕昏

雀皆至夕而不见物，人有至夕昏不见物者，谓雀盲是也。鸺鹠夜察毫末，昼瞑目不见丘山，殊性也。（出《感应经》）

麻雀都是到了晚上就看不见东西，也有到了晚间看不清东西的人，这种病叫做雀盲。鸺鹠夜间能看清毫微，白天却目昏而看不见山丘，这都是因为有不同的天性啊。

吊乌山

蜀吊乌山，至雉雀来吊，最悲。百姓夜燃火，伺取之，其无噉不食，似特悲者。以为义则不杀。（出酉阳杂俎）

蜀地的吊乌山，等到雉雀都来吊唁情景，最令人悲伤。百姓在夜间点上火，找机会捉拿雉雀。其中有的雉雀嗓子空空的没吃食，象是特别悲伤的鸟，百姓认为是义雀就不杀它。

杨 宣

杨宣为河内太守，行县，有群雀鸣桑树上，宣谓吏曰：“前有覆车粟。”（《出益都耆旧传》）

杨宣做河内太守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县里，遇见一群雀在桑树上鸣叫。杨宣对随行的官吏说：“前面有一辆运谷子的车翻了。”

乌

越乌台

越王入国，丹乌夹王而飞，故句践得入国也。起望乌台，言乌之异也。（出王子年《耆旧传》，明抄本作出《拾遗录》）

越王回国的时候，丹乌鸟围着越王飞翔，所以勾践才能够回到国内。他修建了一座望乌台，来纪念丹乌鸟的奇异功绩。

何潜之

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乌，大如白鹭，膝上髀下，自然有铜环贯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晋代营道县令何潜之在县界内捉到一只乌鸦，大小象白鹭一样。这只鸟的膝上面、大腿下面，天然地有铜环贯穿着。

乌君山

乌君山者，建安之名山也，在县西一百里。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，少求神仙，专一为志，贫居苦节，年久弥励。与人遇于道，修礼，无少长皆让之。或果谷新熟，辄祭，先献虚空，次均宿老。乡人有偷者坐罪当（“罪当”原作“而诛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死。仲山诣官，承其偷罪，白偷者不死，无辜而诛，情所未忍。乃免冠解带，抵承严法，所司疑而赦

之。仲山又尝山行，遇暴雨，苦风雷，迷失道径。忽于电光之中，见一舍宅，有类府州，因投以避雨。至门，见一锦衣人，顾仲山，乃称此乡道士徐仲山拜。其锦衣人称监门使者萧衡，亦拜。因叙风雨之故，深相延引。仲山问曰：“自有乡，无此府舍。”监门曰：“此神仙之所处，仆即监门官也。”俄有一女郎，梳绾双鬟，衣绛赭裙青文罗衫，左手执金柄尘尾幢旒，传呼曰：“使者外与何人交通，而不报也？”答云：“此乡道士徐仲山。”须臾，又传呼云：“仙官召徐仲山入。”向所见女郎，引仲山自廊进。至堂南小庭，见一丈夫，年可五十余，肤体须发尽白，戴纱搭脑冠，白罗银镂帔，而谓仲山曰：“知卿精修多年，超越凡俗。吾有小女颇闲道教，以其夙业，合与卿为妻，今当吉辰耳。”仲山降阶称谢拜（“阶称谢拜”原作“言谢几回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起，而复请谒夫人，乃止之曰：“吾丧偶已七年，吾有九子，三男六女，为卿妻者，最小女也。”乃命后堂备吉礼。既而陈酒肴，与仲山对食讫，渐夜闻环珮之声，异香芬郁，荧煌灯烛，引去别室。礼毕三日，仲山悦其所居，巡行屋室，西向厂舍，见衣竿上悬皮羽十四枚，是翠碧皮，余悉乌皮耳。乌皮之中，有一枚是白乌皮。又至西南，有一厂舍，衣竿之上，见皮羽四十九枚，皆鸂鶒。仲山私怪之，却至室中，其妻问其夫曰：“子适游行，有何所见，乃沈悴至此？”仲山未之应，其妻曰：“夫神仙轻举，皆假羽翼。不尔，何以倏忽而致万里乎？”因问曰：“乌皮羽为谁？”曰：“此大人之衣也。”又问曰：“翠碧皮羽为谁？”曰：“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。”“又余乌皮羽为谁？”曰：“新妇兄弟姊妹之衣也。”又问：“鸂鶒皮羽为谁？”曰：“司更巡夜者衣，即

监门萧衡之伦也。”语未毕，忽然举宅惊惧，问其故，妻谓之曰：“村人将猎，纵火烧山。”须臾皆云：“竟未与徐郎造得衣。今日之别，可谓邂逅矣。”乃悉取皮羽，随方飞去。即向所见舍屋，一无其处。因号其地为乌君山。（出《建安记》）

乌君山是建安县的一座名山，在县城西面一百里处。近代有个道士叫徐仲山，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追求得道成仙，并且非常专心虔诚，生活俭朴坚守节操，时间越长越坚定。他与别人在路上相遇，自觉遵守礼节，无论是老是少全都让人先行。当瓜果粮食刚刚成熟时，他就进行祭祀，第一次献给上天，第二次给德高年老的人。乡里有个小偷按罪应当处死，徐仲山去面见审理案件的官员，承认自己是小偷有罪。又说小偷不应当判死罪，不应处死却杀了他，感情上忍受不了。然后他摘掉帽子脱下衣服，自愿替小偷抵罪承受制裁。审案官署怀疑自己判断有错就赦免了小偷。徐仲山有一次在山路上行走，遇上了大暴雨，无法抵挡大风雷电，竟迷了路。忽然他在闪电中，一处住宅，有点类似州府官员的住宅，因此就走过去想避避雨。到了门前，看见一个穿华丽衣服的人发现了他。他就自称本乡的道士徐仲山拜见，那个穿华丽衣服的人自称是监门使者萧衡，也回了礼。那人同他谈起了风雨，并真诚地邀请他进宅。徐仲山问：“自从有了这个山乡，从未看见过有这么一处住宅。”监门说：“这里是神仙的住处，我就是监门官。”不久有一个女郎，梳着一对环形的发髻，穿着紫红色的裙子和有着青色花纹的绸衫，左手拿着金柄牛尾拂尘，

传呼说：“使者在外面与什么人谈话，怎么不报告呢？”萧衡回答说：“是这个乡的道士徐仲山。”不一会，那女子又招呼说：“仙官请徐仲山进去。”刚才见过的女郎，领着徐仲山从走廊进去，到了堂屋南侧的小庭院，看见一个男子，年龄大约五十多岁，身上的皮肤、胡须和头发全都是白的，戴着纱巾搭成的帽子，穿着白绸布绣着银色花纹的披肩。这男子对徐仲山说：“我知道你诚心修炼了很多年，超越凡俗之人。我有个小女儿熟悉修道的方法，根据她的愿望和命运，应当与你结为夫妻，今天正是好时辰。”徐仲山走下台阶拜谢，接着又请求拜见老夫人。男子阻止他说：“我丧妻已经七年了。我有九个孩子，三个男孩六个女儿。做你妻子的，是我最小的女儿。”然后他命令在后堂准备举行婚礼的设置，摆上了酒菜，和徐仲山一起吃喝完毕。渐渐地夜深了，徐仲山听到了妇女身上所佩饰物的声音，奇异的香味特别浓郁，灯烛辉煌照耀，有人把徐仲山领到另外的房间。婚礼结束后第三天，徐仲山高兴地观看居住的房屋，逐个参观各个房间，走到一朝西的棚屋，看见竹竿上悬挂着十四件羽毛皮衣，一件是翠碧鸟的皮羽，其余全是乌鸦的皮羽。乌鸦皮中，有一件是白乌鸦的皮羽。他又到西南面去看，有一个棚屋，衣竿上有四十九件羽毛皮衣，全是鸛鹑鸟的皮羽。徐仲山暗自觉得这事很怪异，回到自己的居室中后，妻子问他说：“你刚才出去走了一趟，看见了什么？竟然情绪低落回来了？”徐仲山没有回答。他的妻子又说：“神仙能够轻飘飘地升到天上去，全都是凭借翅膀作用。否则，又怎么能够在片刻之间就到了万里之外呢？”徐仲山便问：“乌鸦皮羽衣是谁的？”回答说：“那是父亲的羽

衣。”又问：“翠碧鸟的羽衣是谁的？”回答说：“那是经常派去通话领路的女仆的羽衣。”又问其余乌鸦皮羽衣是谁的。回答说：“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羽衣。”又问鸱鸢皮羽衣是谁的，回答说：“是负责打更和巡夜的人的羽衣，就是监门官萧衡一类人的羽衣。”话没说完，忽然整个宅院的人都惊慌失措起来。徐仲山问是什么原因，妻子对他说：“村里的人准备打猎，放火烧山。”不一会大家都说：“竟没来得及给徐郎制做一件羽衣，今日分别之后，就当是萍水相逢一场吧。”然后众人都取来羽衣，四散飞去。原来看见的一片房屋，也都不见了。从此以后那个地方就叫“乌君山”。

魏 伶

唐魏伶为西市丞，养一赤嘴乌，每于人众中乞钱，人取一文，而衔以送伶处，日收数百，时人号为魏丞乌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魏伶做长安西市丞，他养了一只红嘴乌鸦，经常在人多的地方向人要钱。如果有人给它一文，它就衔着送到魏伶的住处，每天能收几百文，人们叫它魏丞乌。

三足乌

天后时，有献三足乌，左右或言：“一足伪耳。”天后笑曰：“但令史册书之，安用察其真伪？”《唐书》云：“天授元年，有进三足乌，天后以为周室之瑞。”睿宗云：“乌前足伪。”天后不悦。须臾，一足坠地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朝武则天当政的时候，有人献上一只三足乌鸦。左右有人说：“一只脚是假造的。”武则天笑着说：“命令将这件事记录到史书上，何必去考察它的真假呢？”唐代史书上说：天授元年，有人进献三足乌，则天皇后认为是大周王朝吉祥的征兆。睿宗说：“乌的前脚是假的。”武则天不高兴。不一会，乌鸦的一只脚掉到了地上。

李 纳

贞元十四年，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绪、李纳境内，衔木为城。高至二三尺，方十余里。绪、纳恶而命焚之，信宿如旧，乌口皆流血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朝贞元十四年，郑州和汴州有一群乌鸦飞到了田绪和李纳的辖区，衔来树枝木块垒成城墙，高有二三尺，方圆十多里。田绪和李纳厌恶这件事派人烧了“城墙”。过了两宿，乌鸦又把城墙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乌鸦的嘴里都流出了血。

吕生妻

东平吕生，鲁国人，家于郑。其妻黄氏病将死，告于姑曰：“妾病且死，然闻人死当为鬼。妾常恨人鬼不相通，使存者益哀。今姑念妾深，妾死，必能以梦告于姑矣。”及其死，姑梦见黄氏来，泣而言曰：“妾平生时无状，今为异类，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，黥其翼，噉其鸣者，当是也。后七日，当来谒姑，愿姑念平生时，无以异类见阻。”言讫遂去。后七日，果一乌自东来，至吕氏家，止于庭树，哀鸣久之，其姑泣而言曰：“果吾之梦矣，汝无味平素，直来吾之居也。”其乌即飞入堂中，回翔哀唳，仅食顷，方东向而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东平县的吕生，是鲁国人，家住在郑城。他的妻子黄氏有病快要死了，告诉她的婆婆说：“我得病快死了，可是听说人死了要变成鬼，我常常痛恨人和鬼不能相互沟通，因而使

活着的人更加悲哀。婆婆你同我感情很深，我死后一定要在梦中告诉婆婆。”等到黄氏死了，婆婆梦见黄氏回来，哭着对她说：“我生前做了些不该做的事，现在成为不同的族类，出生在郑城东面的荒野丛林之中。那个翅膀是黑色的，嗷嗷鸣叫的，就是我呀。再过七天，我会来拜见婆婆，希望婆婆念我活着时的情况，不要因为我是不同的族类就阻挠我。”说完就走了。过了七天，果然有只乌鸦从东面飞来，飞到吕家庭院的树上，悲哀地叫了很长时间。她的婆婆哭着说：“果然同我的梦一样，你还像活着的时候一样，直接来我的住处吧。”那只乌鸦便飞入堂中，来回地飞着，悲哀地叫着，仅仅呆了一顿饭的工夫，就向东方飞去。

梁 祖

梁祖亲征郢州，军次卫南。时筑新垒工毕，因登眺其上，见飞鸟止于峻坂之间而噪，其声甚厉。副使李璠曰：“是鸟鸣也，将不利乎？”其前军朱友裕为朱瑄所掩，拔军南去，我军不知，因北（“北”原作“此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行。遇朱瑄军至，梁祖策马南走，入村落闻，（“明”抄本“闻”作“问”，疑当作“间”。）为贼所追。（“追”原作“迨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前有沟坑，颇极深广，匆遽之际，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，正在马前，遂腾跃而过。副使李璠、郡将高行思为贼所杀。张归宇为殿骑，援戈力战，仅得生还，身被十五

箭。乃知卫南之乌，先见之验也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后梁太祖亲自征伐郢州，军队驻扎在卫南。新工事修筑完毕，他们登上工事向远处观看，见乌鸦飞来停在陡坡上叫，叫声凄厉。副使李璠说：“这是乌鸦在叫，将对我们不利吧？”后梁太祖的前锋朱友裕的部队受朱瑄的袭击转向南去，但后梁太祖不知道，却向北走。中途遇上朱瑄的部队，后梁太祖又打马向南走。进入村落里又被贼所追赶，前面有一壕沟，又深又宽。荒乱之际，忽然沟内的蜀黍秸秆自动堆积起来形成一条通路，正在马前。于是后梁太祖放马腾跳过去。副使李璠和郡将高行思被贼兵所杀。张归宇是后卫骑士，拿着武器拚力战斗，仅仅使梁太祖能活着回去，身上中了十五枝箭。这时才知道卫南的乌鸦，是事先发出的预兆。

梟

鸣 梟

夏至阴气动为残杀，盖贼害之候，故恶鸟鸣于人家，则有死亡之征。又云：“鸣梟食母眼精，乃能飞。”郭璞云：“伏

土为梟。”《汉书·郊祀志》云：“古昔天子，尝以春祠黄帝，用一梟破镜。”（出曹植《恶鸟论》）

夏至的时候阴气开始发动，就是快到肃杀的季节了。所以说有恶鸟在家鸣叫，就是这家有人要死的征兆。又有人说：“梟吃了母亲眼睛里的核仁，才能飞翔。”郭璞说：“藏在人住处的就是梟鸟。”汉书《郊祀志》上说：“从前的天子，在春天祭祀黄帝，用一只梟鸟和一只破镜。”

鸱（附）

鸱，相传鸱生三子一为鸱。肃宗张皇后专权，每进酒，常以鸱脑和酒，令人久醉健忘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鸱鸟，相传鸱鸟生三个雏鸟其中一个就是鸱。肃宗的张皇后很专权，每次送上酒来，常常用鸱鸟的脑子和在酒中，喝了让人长时间醉酒并健忘。

又

世俗相传，鸱不饮泉及井水，唯遇雨濡翮，方得水饮。
(并出《酉阳杂俎》)

民间传说，鸱鸟不喝泉水和井水，只有遇上下雨沾湿了羽毛，才能饮到水。

鸱鸺目夜明

鸱鸺即鸱也，为幽，可以聚诸鸟。鸱鸺昼日，目无所见。夜则飞撮蚊虻。鸱鸺乃鬼车之属也，皆夜飞昼藏。或好食(明抄本“食”作“拾”)人爪甲，则知吉凶，凶者辄鸣于屋上，其将有咎耳。故人除指甲，埋之户内，盖忌此也。亦名夜游女，好(“好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)与婴儿作祟，故婴孩之衣，不可置星露下，畏其祟耳。又名鬼车，春夏之间，稍遇阴晦，则飞鸣而过，岭外尤多，爰入人家，烁人魂气。或云，九首，曾为犬啮其一，常滴血，血滴之家，则有凶咎。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“闻之，当唤犬耳。”又曰：“鸱大

如鸩，(明抄本“鸩”作“鸩”)恶声，飞入人家不祥。”其肉美，堪为炙，故《庄子》云：“见弹思鸩炙。”又云：“古人重鸩炙。”尚肥美也。《说文》：“梟不孝鸟，食母而后能飞。”《汉书》曰：“五月五日作梟羹，以赐百官。”以其恶鸟，故以五日食之。古者重鸩炙及梟羹，盖欲灭其族类也。(山《岭表录异》)

鸩鸩就是鸩鸟，长得呈圆形，能够把各种鸟聚集起来。鸩鸩在白天什么也看不见，夜间飞着能捕捉蚊虫。鸩鸩是鬼车鸟一类的鸟，都是夜间活动，白天就躲藏起来。有的鸩鸩喜欢吃人的指甲，就能知道人的吉凶，有凶信的就在他家的屋子上面鸣叫，那家就将有灾祸。所以人们剪下指甲，都把指甲埋在屋里，就是忌讳鸩鸩。有人叫鸩鸩为夜游女，因为它喜欢与婴儿作怪。所以婴儿的衣服，不可放在星光下的露天场所，是害怕鸩鸩作怪。又有人叫它“鬼车鸟”，春夏之间，稍微遇到阴晦天气，它就飞着叫着掠过天空。这种鸟岭外尤其多，喜欢进入人们的住宅，迷惑人的精气魂魄。有的人说：“鸩鸩鸟九个头被狗咬去一个，伤口常常滴血，血滴到谁家，就有灾祸。”《荆楚岁时记》上说：“听到了鸩鸩的叫声，就应当把狗唤来。”又说：“鸩鸟的大小象鸩鸟，声音难听，飞进人家不吉祥。它的肉很鲜美，适合烤着吃。所以《庄子》上说：“看见弹弓就想烤鸩肉吃炙。”又说：“古代人喜欢烧烤，是喜欢他的肉肥美。”《说文》上说：“梟是一种不孝的鸟，吃了母亲然后才能飞翔。”《汉书》上说：“五月五日这天用梟鸟

做汤，并把它赏赐给文武百官吃。”因为梟是恶鸟，所以五月五日这一天吃它汤。古时候人们看重鸮和梟汤，是想消灭这种鸟。

又

或云，鸮鹞食人遗爪，非也，盖鸮鹞夜能拾蚤虱耳，爪蚤声相近，故误云也。（出《感应经》）

有的人说，鸮鹞吃人的指甲，不对，是因为鸮鹞鸟夜间能拾起跳蚤和虱子吃掉，蚤和爪两个字声音接近，所以产生误传。

夜行游女

又云，夜行游女，一曰天帝女，一名钓星，夜飞昼隐，如鬼神。衣毛为飞鸟，脱毛为妇人，无子，喜取人子，胸前有乳。凡人饴小儿，不可露。小儿衣亦不可露晒，毛落衣中，当为鸟祟，或以血点其衣为志，或言产死者所化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夜行游女，一个名叫天帝女，另一个名叫钩星，夜里出飞，白天隐藏，象鬼神一样。它长上毛就是飞鸟，脱下毛就是妇女。它没有子女，喜欢偷别人的孩子，胸前长有乳房。人们喂小孩时，不可露出乳房，小孩的衣服也不能在露天的地方晾晒。夜行游女的毛要是落到小孩的衣服里就要被鸺鹠鸟作怪伤害。夜行游女有时用血点人的衣服作标志。有的人说这种鸟是难产的妇人死后变成的。

禳 臬

常騫为齐景公以周礼之法禳臬，臬乃布翼伏于地死。（出《感应经》）

常騫替齐景公用周礼上的方法祭礼祷告，以消除臬鸟的危害。臬鸟就展开翅膀趴在地上死去了。

张率更

有梟晨鸣于张率更庭树，其妻以为不祥，连唾之，张云：“急洒扫，吾当改官。”言未毕，贺客已在门矣。（出《朝野佥载》）

有只梟鸟早晨在张率更家庭院中的树上鸣叫，他的妻子认为不吉祥，接连地唾那梟鸟。张率更说：“赶快打扫打扫，我要升官了。”话未说完，祝贺的客人已经到了门口。

雍州人

贞观初，雍州有人夜行，闻梟鸣甚急，仍往来拂其头。此人恶（“恶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之，以鞭击之，梟死，以土覆之而去。可行数里，逢捕贼者，见其衣上有血，问其何血，遂具告之。诸人不信，将至埋梟之所。先是有贼杀人，断其头，瘞之而去，又寻不得。及拨土取梟，遂得人头。咸以为赋，执而讯之，大受艰苦。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唐朝贞观初年，有个雍州人夜里走路，听到梟的叫声急促，并且飞过来用翅膀一来一往地拍打他的头。这人很厌恶，就用鞭子打死了梟，然后用土盖上后离开了。又走了几里路，遇到捉贼的人，看见他身上有血，问那是什么血。他把事情告诉这些人，可是大家不相信，把他带到埋梟的地方。在这之前有个贼杀了人，砍下人头，埋上后走了，后来又找不到了。等到拨开土找梟的时候，却得到了人头，大家全都认为这个人就是贼，让他捆起来审讯，他吃尽了苦头。

韦 颀

大中岁，韦颀举进士，词学赡而贫窳滋甚。岁暮饥寒，无以自给。有韦光者，待以宗党，辍所居外舍馆之。放榜之夕，风雪凝沍，报光成事者，络绎而至，颀略无登第之耗。光延之于堂际小阁，备设酒馔慰安。见女仆料数衣装，仆者排比车马。颀夜分归所止，拥炉愁叹而坐。候光成名，将修贺礼，颀坐逼于坏牖，以横竹挂席蔽之。檐际忽有鸣梟，顷之集于竹上。颀神魂惊骇，持策出户逐之，飞起复还，久而方去。谓（“谓”原作“诸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候者曰：“我失意，亦无所恨，妖禽作怪如此，兼恐横罹祸患。”俄而禁鼓忽鸣，榜放，颀已登第，光服用车马，悉将遗焉。（出《剧谈录》）

唐宣宗大中年间，韦颀去考进士，他学问很深但很贫穷。年底到了，他又冷又饿，没有东西吃。有个叫韦光的人，把他当做一个宗族的人来看待，收拾出自己外院屋子让他住。放榜的那天晚上，风雪都凝结了，报告韦光能考中的人，一个接一个地来到，韦颀没有一点能考中的消息。韦光请他到堂屋边上的小屋去，设了一桌酒席安慰他。只见女仆们在料理衣服和行装，仆人们在准备安排车马。韦颀半夜回到住的地方，围着炉子坐在那里愁得直叹气。思索韦光成名，打算准备一份贺礼。韦颀坐着的地方靠近一个破窗户，上面横着根竹子挂了个席子遮挡风雨。屋檐上忽然有枭鸣叫，不一会来到竹竿上。韦颀心里十分惊骇，拿着鞭子出门去赶走枭鸟。枭飞起来一会又回来，很久才离去。韦颀对等候的人说：“我不如意，也没什么可恨的，这些妖怪似的鸟如此作怪，恐怕还要遭受横祸。”不久皇宫中的鼓忽然敲响，开始发榜了，韦颀已经考中了。韦光穿的用的以及车马，全都送给了韦颀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三

禽鸟四

飞涎鸟 精卫 仁鸟 鸛
韩朋 带箭 细鸟 王母使者
鸳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氏
漱金鸟 鸞 营道令 纸鸞化鸟
鹑 戴文谋 瑞鸟 报春鸟 冠皂
秦吉了 韦氏子 鸟 贼鸟 省
刘景阳 食蝗鸟 卢融 张氏
王绪 武功大鸟 鸛 鸛 吐绶鸟
杜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
百舌 鸛 甘虫 戴胜
北海大鸟 鷗 仙居山异鸟 莺

飞涎鸟

南海去会稽三千里，有狗国，国中有飞涎鸟似鼠，两翼如鸟而脚赤。每至晓，诸栖禽未散之前，各各占一树，口中有涎如胶，绕树飞，涎如雨（“如雨”二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沾洒众枝叶。有他禽之至而如网也，然乃食之。如竟午不获，即空中逐而涎惹之，无不中焉。人若捕得脯，治渴。其涎每布后半日即干，自落，落即布之。（出《外荒记》）

南海离会稽郡有三千里，那里有个狗国，狗国中有一种飞涎鸟像老鼠，两翅像鸟，爪是红色。每到天亮时，各种飞禽还栖息在树上没飞散之前，飞涎鸟各自占一棵树，鸟的涎水像胶一样，它绕着树飞，涎水像雨一样洒下来，沾在树的枝叶上。有其它禽鸟飞来，就被枝叶上的涎水沾住，像网一样。飞涎鸟就吃被网住的鸟，如果到中午还没捉到鸟，就在空中追逐并用涎水往鸟身上洒，没有不中的。人若捉住此鸟，用它的肉作成脯，能治渴病。它的涎水洒过半天后就干，干后便从枝叶上落下来，脱落后马上再洒。

精 卫

有鸟如乌，文首白喙赤足，名曰精卫。昔赤帝之女名女媧，往游于东海，溺死而不返，其神化为精卫。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，以填东海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有一种鸟像乌鸦一样，头上有花纹，白色的嘴红色的爪，名字叫精卫。从前赤帝的女儿名叫女媧，到东海去游玩，淹死了没能回去，她的灵魂化为精卫鸟。所以精卫鸟常常衔来西山的木块和石头，用来填东海。

仁 鸟

晋文公焚林以求介推，有白鷦绕烟而噪，或集介子之侧，火不能焚。晋人嘉之，起一高台，名曰思烟台。种仁寿之木，木似柏而枝长软，其花堪食。故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木之美者，有寿木之华。”即此是。或云，此鷦有识，于焚介之山，数百里不复织网罗。（此“鷦有识于焚介之山数百里不复织罗网”，《拾遗记》三作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罗网。）呼之曰

仁鸟。俗亦谓仁鸟白臆为慈鸟，则此类也。（出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）

春秋时晋文公焚烧树林寻找介子推时，有只白鷓鸟绕着烟鸣叫，有时停在介子推的旁边，火就烧不着介子推。晋国人很赞美它，修建一座高台，起名叫思烟台。栽种象征仁爱、长寿的树木，这树像柏树，树枝长而柔软，开的花能吃。所以《吕氏春秋》上说：树木最美的，有寿木之华彩的，就是这种树。有人说，白鷓很有识辨能力。人们在烧死介子推的山上，几百里之内不再设罗网捕鸟，并称这种鸟叫“仁鸟”。人们也叫仁鸟中的胸部为为慈鸟，就是这一类鸟。

鸛

幽州之墟，羽山之北，有善鸣禽。人面鸟喙，八翼一足，毛色如雉，行不践地，名曰鸛，其声似钟磬笙竽也。《世语》曰：“青鸛鸣，时太平。”乃盛明之世，翔鸣蕝泽，音中律吕，飞而不行。禹平水土，栖于川岳，所集之地，必有圣人出焉。自上古铸诸鼎器，皆图象其形。铭赞至今不绝。（出《拾遗录》）

幽州一带，羽山北面，有一种善于鸣叫的鸟。长着人面鸟嘴，八只翅膀一只爪，毛像野雉，行走时不踩地面，名叫鸛。它的叫声像乐器发出的声音。《世语》上说：青鸛鸣，天下太平。就是昌盛繁荣的时代。它在沼泽上鸣叫，叫声符合音律。它只飞而不行走。大禹治水之后，它便栖息在高山大地上。它们聚集的地方，必能出圣人。自从上古开始，铸造各种鼎器，都用鸛鸟的形象做图案，鼎器上铭文中的赞美之辞，流传至今。

韩朋

韩朋鸟者，乃鳧鷖之类。此鸟为双飞，泛溪浦。水禽中鸛鷖、鸳鸯、鸪鶒，岭北皆有之，唯韩朋鸟未之见也。案干宝《搜神记》云：“大夫韩朋，（一云“凭”）其妻美，宋康王夺之。朋怨，王囚之，朋遂自杀。妻乃阴腐其衣，王与之登台，自投台下，左右提衣，衣不胜手。遗书于带曰：‘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。’王怒，令埋之，以相望。经宿，忽见有梓木生二塚之上，根交于下，枝连其上。又有鸟如鸳鸯，恒栖其树。朝暮悲鸣。”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，故以韩氏名之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韩朋鸟，本是野鸭水鸟一类的鸟，生活在溪水湖泊之中。

水禽中的鸕鶿、鸳鸯、鸪鶒等鸟，岭北全都有，只是没见过韩朋鸟。根据干宝《搜神记》上所说：大夫韩朋，他妻子很美，宋康王强夺到手，韩朋很怨恨，宋康王囚禁了他，韩朋就自杀了。他的妻子私下里把衣服弄的很糟烂，宋康王和韩朋妻子一同登上高台，韩朋妻从高台上跳下去，康王手下人想扯她的衣服，但衣服一扯就烂，所以没拉住。她在衣带中留下遗书说；希望把我的尸体还给韩朋，与他合葬。康王很生气，令人埋葬，却把她的坟埋在韩朋坟的对面，互相对望。过了一夜，忽然看见有梓树从二人的坟上长出，树根在地下相交一起，树枝在地上相连，还有像鸳鸯一样的鸟，经常栖息在树上，从早到晚悲切的鸣叫。南方人说这对鸟就是韩朋夫妻的灵魂，所以用韩朋的名字给这鸟命名。

带 箭

带箭鸟，鸣如野鹊，翅羽黄绿间错，尾生两枝，长二尺余，直而不臬，唯尾稍有毛，宛如箭羽，因目之为带箭鸟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带箭鸟，叫声像野鹊雀一样，翅膀上的羽毛黄、绿交错。尾巴上长出两根长枝，二尺多长，挺直而有弹性，只有尾梢才长毛，很像箭羽，因此，人们称它为带箭鸟。

细 鸟

汉元封五年，勒毕国贡细鸟，以方尺玉笼盛数百头，大如蝇。其状如鸚鵡，闻声数里，如黄鹄之音。国人常以此鸟候时，亦名曰候虫。上得之，放于宫内，旬日之间，不知所止，惜甚，求不复得。明年，此鸟复来集于帷幄之上，或入衣袖，因更名曰蝉鸟。宫人婕妤等皆悦之，但有此鸟集于衣上者，辄蒙爱幸。武帝末，稍稍自死，人尤爱其皮，服其皮者，多为男子媚也。（出《洞冥记》）

汉武帝元封五年，勒毕国进贡一种细鸟，用一尺见方的玉石笼子装了几百只。大小如蝇子，形状像鸚鵡，叫声传出数里远，像黄鹄的叫声一样。勒毕国的人常用此鸟判断时间，也把它叫做候虫。皇上得到后放在宫内，十天之间，不知飞到哪里，皇上很惋惜，再想要就得不到了。第二年，这些鸟又回到宫中聚集在帷幔上，有的钻入宫中人的衣袖里，因而又给它起名叫蝉鸟。宫中的女官都喜欢这种鸟，只要这种鸟落到谁的衣服上，谁就会受到皇帝的宠爱。汉武帝末年，它们自己默默地死掉了。人们尤其喜欢它的皮，凡是身上装饰着这种鸟皮的女人，多数会受到男人的喜爱。

王母使者

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，素翼绛颡，名王母使者。昔汉武帝登此山，得玉函，长五寸，帝下山，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。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，常令鸟守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齐郡函山有一种鸟，青爪，红嘴，白翅，紫脑门，名字叫王母使者。从前，汉武帝曾登此山，得到一只玉匣，五寸长，武帝下山时，玉匣忽然变成一只白鸟飞走了。人们传说山上有王母娘娘的一只药匣，让鸟常年守着它。

鸳 鸯

汉时，鄆县南门两扇，忽一声称“鸳”，一声称“鸯”，晨夕开闭，声闻京师。汉末恶之，令毁其门，两扇化为鸳鸯，相随飞去，后遂改鄆为晏城县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汉代的时候，鄆县城南的两扇大门，忽然一扇发出

“鸞”的声音，一扇发出“鸯”的声音，早晚开闭城门时，京城内都能听到这个声音。汉代末年时，人们厌恶这种声音，皇上命令毁掉这两门，两扇门变成了鸳鸯，互相追随着飞去了。后来就改鄴县为晏城县。

五色鸟

杨震卒，未葬，有大鸟五色高丈余，从天飞下，到震棺前，举头悲鸣，泪出沾地。至葬日，冲天上升。（出谢丞《后汉书》）

杨震死了，没埋葬时，有一只一丈多高的五色大鸟，从天上飞下来，飞到杨震的棺前，抬头悲叫，泪水沾湿了地面。到安葬那日，大鸟冲天飞去。

新喻男子

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，皆衣毛衣。不知是鸟，匍匐往，得其一女所解毛衣，取藏之。即往就诸鸟，诸鸟各飞去，一鸟独不得去。男子取以为妇，生三女，其母后使女

问父，知衣在积稻下，得之，衣而飞去。后复以衣迎三儿，亦得飞去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豫章郡新喻县有个男子看见田野中有六七个女人，全都穿着羽毛做的衣服，他不知道是鸟。匍匐着靠近她们，拿到了其中一个女子脱下的羽毛衣并藏了起来。他又走出去自动靠近那些鸟，那些鸟都各自飞走了，只有一只鸟不能飞去，他就娶了这只鸟做妻子，生了三个女儿。她们的母亲叫女儿问父亲，知道了她的羽毛衣藏在了稻谷下面，便取出穿在身上飞走了。后来，她又拿来羽毛衣迎接三个女儿，也都飞走了。

张 氏

京兆有张氏独处一室，有鸠自外入，止于床。张氏祝曰：“鸠为祸也，飞上承尘；为福也，即入我怀。”以手探之，而得一金钩。是后子孙渐盛，资财万倍。蜀贾客至长安，闻之，乃厚赂婢，婢窃钩以与客。张氏既失钩，渐渐衰耗，而蜀客亦罹穷厄，于是赍钩以反张氏，张氏复昌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京城里有一张氏独居一室，忽然有一只鸠从外面飞进室内，落在床上。张氏祷告说：“鸠若是带来祸，就飞到帐幕上

去；如果能带来福，就飞到我怀中。”果然飞到她怀中，用手去抚摸鸠鸟，竟得到一个金钩。从此后她的子孙也逐渐发达兴盛起来，财产增加万倍。有个蜀地的商人来长安听到了此事，就用重金收买张氏婢女，婢女便偷出金钩送给了商人。张氏失钩后，家境便逐渐败落，蜀地的商人也遭到了厄运，于是，又把金钩还给了张氏，张氏家族又昌盛起来。

漱金鸟

魏时，昆明国贡漱金鸟。国人云：“其地去然州九千里，出此鸟，形如雀，色黄，毛羽柔密，常翱翔海上，罗者得之，以为至祥。（“祥”原作“翔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闻大魏之德，被于荒远，乃越山航海，来献大国。”帝得此鸟，蓄于灵禽之圃，饴以真珠，饮以龟脑。鸟常吐金屑如粟，铸之可以为器。昔汉武帝时，有献大雀，此之类也。此鸟畏霜雪，乃起小室以处之，名曰辟寒台。皆用水晶为户牖，使内外通光，而常隔于风雨尘雾。宫人争以所吐之金饰钗珮，谓之辟寒金，故宫人相嘲言曰：“不服辟寒金，那得君王心；不服辟寒钿，那得君王怜。”于是媚惑争以宝为身饰，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也。魏代丧灭，珍宝池台，鞠为茂草，漱金之鸟，亦自高翔。（出《拾遗录》）

魏时，昆明国进贡了漱金鸟。昆明国人说：“产此鸟的地方离然州九千里，这种鸟，形状如雀，黄色，羽毛柔软浓密。常在海上作短时飞翔，用网捕捉，认为此鸟是吉祥之物。听说大魏的德政，使偏远地区也受到恩惠，所以才越山渡海来献给大国。皇帝得此鸟后蓄放在灵禽园中，喂它珍珠，给它龟脑喝。鸟常吐出米粒大小的金粒，可以用来制造器物。从前汉武帝刘彻时，有来进贡大雀的，就是这一类鸟。此鸟怕霜雪，便做个小屋让鸟住，名叫避寒台，用水晶石做门窗，内外通光，而能挡住风雨尘雾。宫女们争着用鸟吐出的金粒装饰钗和珮等饰物，并叫做避寒金。所以宫女们互相取笑说：“不戴避寒金，怎得君王心，不戴避寒钿，怎得君王怜。”于是想取得君王怜爱的人，便争着用避寒金做饰物，竟连行走坐卧都不离身，用来取宠。魏灭亡后，当年珍贵的池台，荒草茂密，吐金的鸟，也远走高飞。

鹞

晋永嘉二年，有鹞集于始安县，木矢贯之，铁镞，其长六寸有半，以箭计之，其射者当身長丈五六尺。

西晋永嘉二年，有鹞鸟聚集在始安县。被木箭射穿，铁箭头六寸半长，以箭头来推算，这个射猎的人身高能有五六

尺。

营道令

晋太元中，营道令何偕之去职，于县界山中得一鸟，大如白鹭，青色赤目，膝上髀下，自然有铜环形，大小刻画转辗如（“画转辗如”四字原空缺，据黄本补。）揽子，绝妙人功，于是京邑皆传观之。营道经今属道州。（原缺出处，许本、黄本作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，营道县令何偕之离任时，在县界山中得到一只鸟，像白鹭那么大，青色的羽毛，红色的眼睛，膝上大腿下自然生长着一个铜环形状，上面刻画着图案，取下来仔细观赏，真是巧夺天工，于是，京城里的人都来观看。营道令现属道州管辖。

纸鸢化鸟

梁武太清三年，侯景围台城，远不通问，简文作纸鸢飞空，告急于外。侯景谋臣王伟（“伟”字原空缺，据黄本补。）

谓景曰：“此纸鸢所至，即以事达外。”令左右善射者射之，及堕，皆化为鸟，飞入云中，不知所往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梁武帝萧衍太清三年，侯景领兵围台城。城内与外面不能通消息，简文制作了一只纸鸢放到了空中，向外面的人告急。侯景的谋臣王伟对他说，这个纸鸢落下，便可把城内被围的消息传到外面。侯景便命令射箭能手射纸鸢，射落后，那纸鸢都变成了鸟，飞到云中，不知飞到哪里。

鹑

安定原土筑时，奠祭以（“以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觚爵，忽有一鹑飞于觚上，因名鹑觚城。后魏文帝大统中，立为鹑觚县。（出《穷神秘苑》）

安定原用土筑城时，祭奠时曾用觚和爵盛酒举行仪式，忽然有一只鹑鸟飞落在觚上，因而起名叫鹑觚城。后来魏文帝曹丕称帝时立为鹑觚县。

戴文谋

有戴文谋者，隐居阳城山中。曾于客堂食际，忽闻有呼曰：“我天帝使者，欲下凭君，可乎？”文谋闻甚惊，又曰：“君疑我也？”文谋乃跪曰：“居贫，恐不足降下耳。”既而洒扫设位，朝夕进食甚谨。后谋于室内窃言之，其妇曰：“此恐是狐魅依凭耳。”文谋曰：“我亦疑之。”乃祠飨之时，神乃言曰：“吾相从，方欲相利，不意有疑心异议。”文谋辞谢之际，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，出视之，见一大鸟，五色，白鸠数十随之，东北入云而去。（出《穷神秘苑》）

有个叫戴文谋的人，隐居在阳城山，曾经在客堂吃饭时，忽然听到有呼唤声说：“我是天帝的使者，准备到人间来依靠你，可以吗？”文谋听后很吃惊。又听到说：“你是怀疑我？”戴文谋于是跪下说：“我的住处很贫困，恐怕不足以迎您降临寒舍。”接着就进行洒扫，设置神位，一早一晚，很恭谨的进奉饮食。后来，戴文谋在内室悄悄地向妻子说了此事，他妻子说：“这恐怕是鬼狐来附位。”文谋说：“我也很疑惑。”等到再进奉食物时，那神便说：“我来你这里，正想给你好处，没想到你疑心我，有了另外的想法。”文谋正在道歉时，忽然堂上发出了像数十人的喊声。出来一看是一只大鸟，身有五

色，随着数十只白鸪，往东北方向飞入云霄。

瑞 鸟

炀帝征辽回，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镇。步出观望，有大鸟二，素羽丹嘴，状同鹤鹭，出自霄汉，翻翔双下，高一丈四五尺，长八九尺，徘徊驯扰，翔舞御营。敕著作佐郎虞绰制《瑞鸟铭》以进，上命镌于其所，仍敕殿内丞阎毗图写其状，秘书郎虞世南上《瑞鸟颂》，敕令写于图首。（出《大业拾遗记》）

隋炀帝杨广征辽东回来时，住在柳城郡望海镇歇息，走出来观望时，看见两只大鸟，白毛红嘴，样子像白鹤和鹭鸶，从云中飞出来，翅膀翻飞，双双落下，有一丈四五尺高，八九尺长，很驯服地在地上徘徊，或者是在御营前飞舞。隋炀帝命令著作佐郎虞绰写《瑞鸟铭》呈给他，皇上又命令将铭文刻碑立在瑞鸟飞翔的地方。又下令叫殿内丞阎毗画下鸟的图像，叫秘书郎虞世南献上《瑞鸟颂》，并命令将《瑞鸟颂》写在画像的上面。

报春鸟

顾渚山中有鸟如鸪鹑而小，苍黄色，每至正二月，作声云：“春起也！”至三月四月，作声云：“春去也！”采茶人呼为报春鸟。（出《顾渚山记》）

顾渚山中有一种鸟像鸪鹑但体形小，青黄色。每到正月二月时，发出的声音像是：春起也。到了三四月，叫声又像是：春去也。采茶人叫它报春鸟。

冠 鳧

石首鱼，至秋化为冠鳧，冠鳧头中有石也。（出《海陆碎事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地野记》）

石首鱼，到秋天就变成冠鳧鸟，冠鳧鸟的头里面有石头。

秦吉了

秦吉了，容、管、廉、白州产此鸟，大约似鹦鹉，嘴脚皆红，两眼后夹脑，有黄肉冠，善效人言，语音雄大，分明于鹦鹉。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。或云，容州有纯赤、纯白色者，俱未之见也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秦吉了，容州、管州、廉州、白州都产这种鸟。大小和鹦鹉相似，嘴、爪都是红色，两眼后夹着头，长着黄色的肉冠。善于模仿人的说话，语声高而厚重，比鹦鹉的声音还清晰。用熟鸡蛋和饭，做成枣大小的饭团喂它。有人说，容州有红色的、白色的秦吉了。但都没看见过。

韦氏子

汗阳郡有张女郎庙。上元中，有韦氏子客于汗阳，途至其庙。遂解鞍以憩。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，生视之，乃结草成者，文理甚细，色白而制度极妙。韦生乃收贮于囊中，既而别去。及至郡，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。是夕，生以所得

屐，致于前而寐。明日已亡所在，莫穷其处。仅食顷，乃于馆亭瓦屋上得焉。仆者惊愕，告于韦生，生即命升屋而取之。即得，又致于前，明日又失其所，复于瓦屋上得之。如是者三，韦生窃谓仆曰：“此其怪乎？可潜伺之。”是夕，其仆乃窃于隙中伺之，夜将半，其屐忽化为白鸟，飞于屋上。韦生命取焚之，乃飞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汗阳郡有个张女郎庙，唐高宗上元年间，有个姓韦的男子去汗阳作客，路过这座庙时，下马解鞍休息，忽然看见庙中有两只木底屐放在地上。韦先看那木底屐，是用草编成的，条纹很细密，白色，编制方法很巧妙。韦生就把这一对木底屐收起放在口袋中，不久就离开这里。等到了汗阳郡，郡守让韦先住在馆亭里。这天晚上，韦生把木底屐放在身边睡了，天亮却不见了，什么地方也没找到。仅吃顿饭的工夫，便在馆亭的瓦房上找到了。仆人很惊奇，便告诉了韦生，韦生叫人上房取下来，便得到了。睡觉时又放在身边，第二天又不见了，又在瓦房上得到，如此反复几次。韦生偷偷地对仆人说，这事很怪，可暗中察看一下。这天晚上，他的仆人便在暗处观察，快半夜时，这木底屐忽然变成了白鸟，飞到瓦房上。韦生叫人取下木底屐烧掉，却变成鸟飞了。

鸟 贼

李靖弟客师官至右卫将军，四时从禽，无暂止息。京师之西南际澧水，鸟兽皆识之，每出，鸟鹊竞逐噪之，人谓之鸟贼。（出《谭宾录》）

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官作到右卫将军。一年四季都愿捕猎禽鸟，没有一天停止的时候，京城西南的澧水一带，鸟兽都认识他，他每次出来，鸟鹊纷纷追逐而对之鸣叫，人们把他叫作鸟贼。

鸟 省

冯兖给事，亲仁坊有宅，南有山亭院，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，常遣一家人掌之，时人谓之鸟省。（出《卢氏杂说》）

冯兖给事，在亲仁坊有住宅，住宅南面有个山亭院，养

了很多的鹅鸭和杂禽，常常派一个家人管理此事，当时人们叫这个地方为鸟省。

刘景阳

天后时，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，得吉了鸟，雄雌各一只，解人语。至都进之，留其雌者，雄烦怨不食，则天问曰：“何乃无聊也？”鸟为言曰：“其配为使者所得，今颇思之。”乃呼景阳曰：“卿何故藏一鸟不进？”景阳叩头谢罪，乃进之，则天不罪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武则天执政时，左卫兵曹刘景阳出使岭南，得到了吉了鸟，雌、雄各一只，能听懂人说的话。到京城进献时，却留下了雌鸟。雄鸟烦躁不安不吃食。武则天问，为什么这样无聊？鸟说，它的配偶被使者得去了，现在很思念它。武则天便传呼刘景阳，说，你为什么藏一只鸟不进献呢？景阳便叩头谢罪，便把鸟献上来，武则天没有怪罪他。

食蝗鸟

开元中，贝州蝗虫食禾，有大白鸟数千，小白鸟数万，尽食其虫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玄宗开元年间，贝州蝗虫吞食禾苗，有数千大白鸟，数万只小白鸟，把蝗虫吃光了。

卢融

开元初，范阳卢融病中独卧，忽见大鸟自远飞来，俄止庭树，高四五尺，状类鸮，目大如杯，嘴长尺余。下地上阶，顷之，入房登床，举两翅，翅有手，（“手”原作“子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持小枪，欲以击融，融伏惧流汗。忽复有人从后门入，谓鸟云：“此是善人，慎勿伤也。”鸟遂飞去，人亦随出，融疾自尔永差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玄宗开元初年，范阳人卢融有疾，独自一人躺着，忽

然看见有只大鸟从远处飞来。一会儿，落在院中的树上，四五尺高，形状很像鸱，眼大如酒杯，嘴有一尺多长。落到地上，走上台阶。一会儿，竟入房中上了床，举两翅，翅膀上长着手，手上拿小枪，想刺卢融，卢融趴在床上，吓得流了一身汗。忽然又有人从后门进来，对鸟说，这人是个好人，千万不要伤了他。大鸟便飞走了，人也随着出去了。卢融的病也从此永远地好了。

张 氏

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张，牛肃之姨也，开元二十五年，卒于伊阙庄。张寝疾，有鸟止于庭树，白首赤足，黄腹丹翅。其鸣但云：“懊恨也母兮。”如是昼夜不绝声。十余日，张殂，鸟遂不见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濮州刺史李全璋的妻子张氏，是牛肃的姨母。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，死在伊阙庄。张氏卧病不起的时候，有一只白鸟落在庭院的树上，白头，红爪，黄色的腹部，红色的翅膀。它鸣叫时只是说，“悔恨呀妈妈。”就这样昼夜不停地叫。十多天后，张氏死去，鸟也不见了。

王 绪

天宝末，台州录事参军王绪病将死，有大鸟飞入绪房，行至床所，引嘴向绪声云：“取取。”绪遂卒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玄宗天宝末年，台州录事参军王绪有病将要死时，有大鸟飞入王绪房中，走到床前，伸嘴向着王绪出声叫：取。取。王绪便死了。

武功大鸟

大历八年，大鸟见武功，群噪之。行营将张日芬射获之，肉翅狐首，四足，足有爪，广四尺，状类蝙蝠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宗大历八年时，有只大鸟在武功地方出现，人们对大鸟乱嚷叫，行营将官张日芬射中了大鸟。它肉翅膀，狐狸头，四只脚，脚上有爪，四尺宽，形状象蝙蝠。

鹞 鹞

鹞鹞，一名堕羿，形似鹞。人射之，则衔矢反射人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鹞鹞，另一个名叫堕羿，形状像鹞。人用箭射它，它就衔住箭反过来射人。

吐绶鸟

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鸕鶿，羽色多黑，杂以黄白，头颇似雉。有时吐物长数寸，丹采彪炳，形色类绶，因名为吐绶鸟。又食必蓄嗉，臆前大如斗，虑触其嗉，行每远草木，故一名避株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鱼复县的南山有一种鸟象鸕鶿那样大，羽毛大部黑色，夹杂着黄、白色，头像野鸡。有时吐出几寸长的一种东西，大红色十分鲜艳，形状像绶带，因而叫它吐绶鸟。另外，吃食

后必存在嗉子里，前胸大得像酒斗，为防触碰它的嗉子，走时远避树林和草，所以，另一名叫避株鸟。

杜 鹃

杜鹃，始阳相推而鸣，先鸣者吐血死。尝有人出行，见一群寂然，聊学其声，即死。初鸣，先听者主离别。厕上听其声，不祥。厌之之法，当为犬声应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杜鹃鸟，阳气上升时就一个接一个鸣叫，先叫的吐血死亡。曾经有个人外出行走时见一群杜鹃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就学杜鹃的叫声，他就死了。若是听见杜鹃的初叫声主别离，在厕所听到叫声，不吉祥。避免这种不祥之兆的办法是学狗叫回应它。

蚊 母 鸟

蚊母鸟，形如鹞，嘴大而长，池塘捕鱼而食。每叫一声，则有蚊蚋飞出其口。俗云，采其翎为扇，可辟蚊子。亦呼为吐蚊鸟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蚊母鸟，形状象鹞（一种像鹭鸶的小鸟），嘴大而且长，从鱼塘中捕鱼吃。每叫一声，就有蚊、蚋从口中飞出来。人们传说，用它的翎毛做扇子，能避蚊子，也叫它吐蚊鸟。

桐花鸟

剑南彭蜀间，有鸟大如指，五色毕具，有冠似凤。食桐花，每桐结花即来，桐花落即去，不知何之，俗谓之桐花鸟。极驯善，止于妇人钗上，客终席不飞。人爱之，无所害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剑南的彭水蜀郡之间，有一种像手指大的鸟，身上五颜六色，像凤凰似的冠。吃桐树花，桐树开花时就飞来，花落就飞走，不知去了哪里。人们叫它桐花鸟。这鸟很驯服善良，常落在妇女的钗上，客走了席散了也不飞走，人们很喜爱它，它对人们没有害处。

真腊国大鸟

真腊国有葛浪山，高万丈，半腹有洞。先有浪鸟，状似老鸱，大如骆驼。人过，即攫而食之，腾空而去，百姓苦之。真腊王取大牛肉。中安小剑子，两头尖利，令人载行，鸟攫而吞之，乃死，无复种矣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真腊国有座葛浪山，高万丈，山半腰有个洞，洞里先前有只浪鸟，样子像老鸱，像骆驼那么大。有人经过，人便被抓去吃了，然后腾空飞去，老百姓很苦恼。真腊国王拿出大块牛肉，肉里放上两头带尖的小剑，让人背着走，大鸟抓来便吃，于是就死了，从此就绝了种。

百舌

百舌春啖，夏至唯食蚯蚓。正月后冻开，蚓出而来。十月后，蚓藏而往。盖物之相感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百舌鸟到春天时便婉啾地鸣叫着，夏天到来后它只吃蚯蚓。正月以后解冻，蚯蚓出来百舌便飞来。十月以后，蚯蚓便进入土中，百舌就飞走。这就是因为物与物之间互相感应的关系。

鹤

江淮谓群鹤旋飞为鹤井，鹤亦好旋飞，必有风雨。人探巢取鹤子，六十里旱。能群飞，薄霄激雨，雨为之散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又南方有鹤食蛇，每遇巨石，知其下有蛇，即于石前，如道士禹步，其石昉然而转，因得而噉。里人学其法者，伺其养雏，缘树，以蔑絙缚其巢，鹤必作法而解之，乃铺沙树底，俾足迹所印而仿学之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江淮人说一群鹤鸟旋转着飞升就是鹤井。鹤鸟喜欢旋转着飞翔，它一旋飞便要刮风下雨。人若到巢中捉幼鹤，六十里内必然天旱。鹤鸟能成群飞翔，飞到云中搅动云雨，云雨

就搅散了。

另外，南方有一种鸛吃蛇，鸛鸟每当遇到大石头，知道石下有蛇，就在石间附近，像道士那样漫步，石头便也随着转动，于是就能捉着蛇吃掉。乡里人想学鸛的步法，趁鸛鸟育雏时，上树，用蔑网扣住它的巢，鸛鸟必定用法解开蔑网，就在树下铺沙子，使鸛鸟在沙上印上足迹，以便模仿学习。

甘 虫

大中末，舒州奏众鸟成巢，阔七尺，高一丈，而燕雀鹰鹞，水禽山鸟，无不驯狎如一。更有鸟，人面绿毛，嘴爪皆紺。其声曰“甘虫”，因谓之甘虫。时人画图，鬻于坊市。（出《杜阳编》）

唐懿宗末年，舒州向皇帝上奏说一群鸟建立一个鸟巢，宽七尺，高一丈。而且燕、雀、鹰、鹞及水禽山鸟等，都驯服亲近的像一种鸟一样。还有一种鸟，长着人面绿毛，嘴和爪都是深青透红的颜色，它鸣叫的声音是“甘虫”，因而就叫它甘虫。当时有人把它画成图像，在集市上出卖。

戴 胜

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，将入贡于春官。时薛能尚书为镇，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贽，濡翰成轴，于小亭凭几阅之。未三五首，有戴胜自檐飞入，立于案几之上，驯狎。良久，伸颈弹翼而舞，向人若将语。久之，又转又舞。如是者三，超然飞去。心异之，不以告人，翌日投诗，薛大加礼待。居数日，以其子妻之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王建前蜀的刑部侍郎李仁表客居在许州，准备入礼部参加举试，当时是薛能尚书镇守许州，李仁表抄写了自己写的五十首诗作礼品，将诗书写在轴书上，在小亭子里靠在桌上阅读，还没看完三五首，就有一只戴胜鸟飞进亭子，站在桌上，很驯服亲近的样子，很久，又伸着脖子垂着翅膀跳起舞来，对着他像是要说话。很久之后，又旋转又跳舞，这样反复做了三次，然后就轻轻地飞走了。李仁表感觉很奇怪，也没把这事告诉别人。第二天去投递诗稿时，薛能很礼貌地接待了他。过了几天，便把女儿嫁给李仁表做妻子。

北海大鸟

北海有大鸟，其高千里，头文曰“天”，胸文曰“候”，左翼文曰“鹭”，右翼文曰“勒”，头向东正，海中央捕鱼。或时举翼飞，而其羽相切，如雷风也。（出《神异录》）

北海有一只大鸟，身高一千里。头上有个“天”字，胸前有个“候”字，左膀有个“鹭”字，右膀有个“勒”字。头朝着正东方，到海中央捕鱼吃。有时展翅飞翔，它的羽毛互相磨擦，像打雷刮大风一样。

鷓

温璋为京兆尹，勇于杀戮，京邑惮之。一日，闻挽铃而不见有人，如此者三，乃一鷓也。尹曰：“是必有人探其雏而来诉耳。”命吏随鷓所在而捕之，其鷓盘旋，引吏至城外树间，果有人探其雏，尚憩树下。吏执送之，府尹以事异于常，乃毙捕雏者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温璋任京兆尹时，常杀人，京城的人都怕他。一天，听到拉铃声却看不见人，就这样连续三次，竟是一只鷓鴣鸟。京兆尹说，一定是有人去捉它的雏鸟而来投诉的。于是命人随着鸟去的地方捉人。那只鷓鴣鸟盘旋飞翔，把差吏引到城外树林间，果然有人捉了雏鸟，尚在树下休息。差吏便把他捉住送官府，府尹觉得这事很特殊，就处死了捉雏鸟的人。

仙居山异鸟

王蜀永平二年，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于什邡之仙居山，遂出缗钱，委汉州马步使赵弘约，缔构观宇。洎创天尊殿，材石宏博，功用甚多。是日，将架巨梁，工巧丁役三百余人缚拽鼓噪，震动远近。忽有异鸟三只，一红赤色，二皆洁白，尾如曳练，各长二尺余，栖于梁上，随絙索上下，在众人中，略无惊怖。工人抚搦戏玩之，如所驯养者。梁既上毕，鸟亦飞去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王建前蜀在永平二年，得到了北邙山人章弘道在什邡县仙居山留下的瑞文，便出钱委托汉州马步使赵弘约建造一座

道观。到建筑天尊殿时，很多的木料石头，用很多的人工。这一天，准备架起大梁时，能工巧匠和工人三百多人，又绑又拽大声喊叫，声音传出很远。忽然有三只奇异的鸟，一只大红色，两只纯白色，尾巴像拖着一条彩带，每个都二尺多长，落在大梁上。随着拉拽大梁的绳子上上下下，在人群中一点也不害怕。工人们抚摸它，和它戏耍，就像多年驯养的一样，大梁上完了，鸟也飞去。

莺

顷年，有人取得黄莺雏，养于竹笼中。其雌雄接翼，晓夜哀鸣于笼外，绝不饮啄。乃取雏置于笼外，（“绝不饮啄乃取雏置于笼外”十一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则更来哺之。人或在前，略无所畏。忽一日，不放出笼，其雌雄缭绕飞鸣，无从而入。一投火中，一触笼而死。剖腹视之，其肠寸断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近年来，有个人捉到了黄莺鸟的幼雏，养在竹笼中。那一对雌雄大鸟连着翅膀，白天黑夜在竹笼外哀鸣，不吃东西，不饮水。于是取出雏鸟放在笼外，这一对雌雄鸟就来哺育幼雏，人在旁边也不怕。忽然有一天，没放雏鸟出笼，那一对

大鸟就围绕着笼子边飞边叫，没办法进笼子育雏，便一只投到火中，一只撞死在笼子上。剖开腹部一看，它的肠子已经寸断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四

水族一

东海大鱼 鼉 鱼 南海大鱼 鲸鱼
鲤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鲐
鳄鱼 吴馀鲈鱼 石头鱼 黄腊鱼
乌贼鱼 横公鱼 骨雷 彭胡 鲛鱼
鮓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
鲂 鯪鱼 鲫鱼 鮓鱼 黄魮鱼
蟪 海燕 蛟鱼

东海大鱼

东方之大者，东海鱼焉。行海者，一日逢鱼头，七日逢鱼尾。鱼产则百里水为血。（出《玄中记》）

东方最大的动物，是东海鱼。出海的人，在第一天遇见鱼头，走到第七天才遇见鱼的尾巴。东海鱼生产的时候那百里方圆的海水都是血红的。

鼉 鱼

《博物志》云：“南海有鼉鱼，斩其首，干之，楮去其齿，而更复生者，三乃已。”《南州志》亦云然。又闻广州人说，鳄鱼能陆追牛马，水中覆舟杀人，值网则不敢触，有如此畏惧。其一孕，生卵数百于陆地，及其成形，则有蛇，有龟，有鳖，有鱼，有鼉，有为蛟者，凡十数类。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，其灵能为雷电风雨，比殆神物龙类。（出《感应经》）

《博物志》上说：“南海有一种鼉鱼，砍下它的头，晒干了，敲去它的牙齿，然后又再生出来，再生三次才停止生长。”《南州志》里也是这样说。又听广州人说，鳄鱼能在陆地上追逐牛马，能在水里颠覆舟船吃人，碰到鱼网就不敢触碰了，它也害怕这些东西。鳄鱼怀一次孕，在陆地上生下几百枚卵，等到卵成形的时候，就生出蛇、龟、鳖、鱼、鼉、还有蛟，一共有十几种。等到它们被人捉住宰杀了的时候，它们的神灵能够制造雷电风雨，这大概就是龙一类的神物。

南海大鱼

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，朱崖人也。所居傍大海，云，亲见大异者有三：其一曰，海中有二山，相去六七百里，晴朝远望，青翠如近。开元末，海中大雷雨，雨泥，状如吹沫，天地晦黑者七日。人从山边来者云，有大鱼，乘流入二山，进退不得。久之，其鳃挂一崖上，七日而山拆，鱼因而得去。雷，鱼声也；雨泥，是口中吹沫也；天地黑者，是吐气也。其二曰，海中有洲，从广数千里，洲上有物，状如蟾蜍数枚。大者周回四五百里，小者或百余里。每至望夜，口吐白气，上属于月，与月争光。其三曰，海中有山，周回数十里。每夏初，则有大蛇如百仞山，长不知几百里。开元末，蛇饮其海，而水减者十余日。意如渴甚，以身绕一山数十匝，然后低头饮水。久之，为海中大物所吞。半日许，其山（“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”十二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遂拆，蛇及山被吞俱尽，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岭南节度使何履光，是朱崖人，住的地方靠近大海。他说，亲眼看见三件特别奇异的事。其中之一是：海中有两座山，相距六七百里，晴朗的早晨远远地望去，山上一片青翠，好象就在眼前。唐玄宗开元末年，海里出现了大雷雨，雨中

有泥，样子象吹出的泡沫，天地之间暗黑色，持续了七天。有个从山边来的人说，有条大鱼，顺着水流进入海中两座大山之间，不能进退，时间一长，鱼鳃挂在一个山崖上，七天以后，山崖裂了，鱼因此才能离开。雷声就是鱼的叫声，雨泥是鱼口中吹出的水沫，天地黑了，是鱼吐出的水气造成的。其中之二是：海中有块陆地，长和宽有几千里，陆地上有几个东西，样子象蟾蜍，大的周长有四五百里，小的周长一百多里。每当到了十五这天夜里，口中吐出白气，向上同月亮相连接，与月亮争辉。其中之三是：大海中有座山，周长有几十里。每年初夏的时候，就有一条大蛇象很高的山峰一样，不知道它有几百里长。唐玄宗开元末年，蛇在海里饮水，海面降低了十多天。样子象很渴，用身子绕着那座山一共绕了几十圈，然后才低下头来喝水，喝了很久，又被海中的大动物吞吃了，大约半天时间，那座山就崩裂了，蛇和山都吞光了，也不知道吞吃它们的是什么动物。

鲸 鱼

开元末，雷州有雷公与鲸斗，身出水上，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，或纵火，或诟击，七日方罢。海边居人往看，不知二者何胜，但见海水正赤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玄宗开元末年，在雷州有雷公与鲸鱼打斗。鲸鱼的身子露出水面，几十个雷公在空中忽上忽下，有的放火烧，有的边骂边打，斗了七天才停止。海边的居民去观看，不知双方谁胜利了，只看见海水一片红。

鲤鱼

开元中，台州临海，大蛇与鲤鱼斗。其蛇大如屋，长绕孤岛数匝，引头向水。其鱼如小山，髻目皆赤，往来五六里，作势交击。鱼用鳞鬣上触蛇，蛇以口下咋鱼。如是斗者三日，蛇竟为鱼触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玄宗开元年间，台州面临大海，有大蛇与鲤鱼争斗。那条蛇大得象间屋子，身长能绕孤岛好几圈，伸着头向着水面。那条鱼象座小山，鱼脊鳍和眼睛都是红的，身长能有游五六里，它们作出要互相攻击的样子。鲤鱼用鳞和脊鳍向上撞蛇，蛇用口向下咬鲤鱼。象这样斗了三天，蛇竟被鲤鱼撞死了。

海人鱼

海人鱼，东海有之，大者长五六尺，状如人，眉目、口鼻、手爪、头皆为美丽女子，无不具足。皮肉白如玉，无鳞，有细毛，五色轻软，长一二寸。发如马尾，长五六尺。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，临海鰥寡多取得，养之于池沼。交合之际，与人无异，亦不伤人。（出《洽闻记》）

海人鱼，东海里就有。大的长五六尺，样子象人。眉毛、眼睛、口、鼻子、手、脚和头都象美丽的女人，没有一样缺少的。皮肉白得象玉石，身上没有鳞，有细毛，毛分五种颜色，又轻又柔软，毛长一二寸，头发象马尾巴一样，长五六尺。阴部的形状和男人女人的一样，靠海的鰥夫寡妇大多都捉海人鱼，放在池沼中养育。交合时，与人没什么两样，也不伤人。

南海大蟹

近世有波斯常云，乘舶泛海，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。其

最后，船漂入大海，不知几千里，至一海岛。岛中见胡人衣草叶，惧而问之，胡云，昔与同行侣数十人漂没，唯己随流，得至于此。因而采木实草根食之，得以不死。其众哀焉，遂舶载之，胡乃说，岛上大山悉是车渠、玛瑙、玻璃等诸宝，不可胜数，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。既满船，胡令速发，山神若至，必当怀惜。于是随风挂帆，行可四十余里，遥见峰上有赤物如蛇形，久之渐大。胡曰：“此山神惜宝，来逐我也，为之奈何？”舟人莫不战惧。俄见两山从海中出，高数百丈，胡喜曰：“此两山者，大蟹螯也。其蟹常好与山神斗，神多不胜，甚惧之。今其螯出，无忧矣。”大蛇寻至蟹许，盘斗良久，蟹夹蛇头，死于水上，如连山。船人因是得济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近代，有个波斯人常说，乘坐着大海船渡海，前往天竺国已经六七次了。那最后一次，海船漂进大海，不知漂了几千里，漂到一个海岛，在岛上看见一个胡人穿着用草和树叶编的衣服，很惊诧地问他。胡人说：“从前和自己一起的几十个同行伙伴漂在海上沉没了，只有自己随着水流，才能到达这个地方，因此就采树上的水果和草根吃，这才能活下来。”船上的人都可怜他，就让他乘坐海船。胡人这才说：“这个岛上的大山全是车渠、玛瑙、玻璃等各种宝贝，多得数不过来。”船上的人都扔掉自己的贱货去取宝贝。装满船后，那胡人命令赶快开船，如果山神来了，一定会痛惜丢失的宝贝。于是顺着风挂上船帆。走了大约四十多里，远远地看见山峰上有

个红色的东西象蛇一样，时间一长渐渐地变得大了。胡人说：“这是山神痛惜宝贝，来追赶我们了，怎么办呢？”船上的人都很害怕。不一会儿，就看见两座山从海中伸出来，高有几百丈。胡人高兴地说：“这两座山，是大蟹的螯，那个大蟹常常喜欢与山神打斗，山神大多数没取胜，很惧怕大蟹。现在，大蟹的螯伸出来了，不用担心了。”大蛇很快到了大蟹跟前，翻动着斗了很久，蟹夹断了蛇头，蛇死在水上，象连绵的山。船上的人因此得救了。

海 鳐

海鳐鱼，即海上最伟者也，小者亦千余尺。吞舟之说，固非谬矣。每岁，广州常发铜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三八“铜作“舟同”）船过南安货易，北人有偶求此行，往复一年，便成斑白。云，路经调黎（地名，海心有山，阻东海涛，险而急，亦黄河之三门也。）深阔处，又见十余山，或出或没，初甚讶之。篙工曰：“非山，海（海原作岛。据明抄本改。）鳐鱼背也。”果见双目闪烁，鬣鬣若簸米箕。危沮之际，日中忽雨霖霖。舟子曰：“此鳐鱼喷气，水散于空，风势吹来若雨耳。”及近鱼，即鼓船而噪，倏尔而没去。（“鱼畏鼓”，物类相伏耳。）交趾回，乃舍舟，取雷州缘岸而归，不惮苦辛，盖避海鳐之难也。乃静思曰：“设使老鳐瞋目张喙，我舟若一叶之坠罾井耳，宁得不为人皓首乎？”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海鲮鱼，是海上最大的动物，小的也有一千多尺。吞舟的说法，并不是荒谬的事。每年，广州常常开出铜船到南安去进行贸易，偶尔有个北方人要求去走一趟，往来一年，头发便斑白了，他说：“一天，船路过调黎的又深又宽的地方，就看见十多座山，有时露出来，有时沉没下去，开始很惊讶。撑篙工说：“这不是山，是海鲮鱼的脊背。”果然看见双眼在闪烁，海鲮鱼的脊髻象簸箕一样。正在危险沮丧的时候，大晴天里忽然下起了小雨，舟子说：“这是鲮鱼喷气，水珠散在空中，顺风吹来象雨罢了。”等到靠近鲮鱼，人们就敲着船大声乱叫，鲮鱼一下子就沉了下去。从交趾回来，就扔了船，顺着雷州的海岸边上回到广州，不怕苦和累，就是为了躲避海鲮的灾难。于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说：“假如老海鲮睁开眼睛张开嘴巴，我们坐的船就会象一片树叶掉到枯井里一样，怎么能使人不变成白头发呢？”

鳄鱼

鳄鱼，其身土黄色，有四足，修尾，形状如鼉，而举止矫疾。口森锯齿，往往害人。南中鹿多，最惧此物。鹿走崖岸之上，群鳄噪叫其下，鹿必怖惧落崖，多为鳄鱼所得，亦物之相摄伏也。故太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，经鳄鱼滩，损

坏舟船，平生宝玩，古书图画，一时沈失。遂召舶上昆仑取之，见鳄鱼极多，不敢辄近，乃是鳄鱼之窟宅也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鳄鱼的身体是土黄色的，有四只脚，长尾巴，形状象鼉一样。可是动作矫捷，口里阴森森地长着锯一样的牙齿，常常害人。南中一带鹿很多，鹿最怕鳄鱼。鹿走到山崖上，一群鳄鱼在崖下嗥叫，鹿会因为惊吓害怕而掉到山崖下，大多被鳄鱼捉住吃了，这也是动物的互相克制。从前的太尉宰相李德裕，被贬官到潮州，路过鳄鱼滩，船损坏了，平生积蓄的宝贝珍玩、古书和图画，一下子都沉没丢失了。于是叫来大船上的黑人下水捞取，看见鳄鱼极多，不敢靠近。这里是鳄鱼的洞穴。

吴余鲉鱼

吴王孙权曾江行，食鲉有余，因弃之中流，化而为鱼。今有鱼犹名吴余鲉者，长数寸，大如箸，尚类鲉形也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吴王孙权曾经在江上泛舟，吃完鲉鱼，把剩下的扔到江

中，变化成鱼。现在有一种鱼还叫吴余鲩，长几寸，粗细象筷子一样，还类似鲩鱼的形状。

石头鱼

石头鱼，状如鲮鱼，随其大小，脑中有二石子，如乔麦。莹白如玉。有好奇者，多市鱼之小者，贮于竹器，任其坏烂，即淘之，取其鱼脑石子，以植酒筹，颇脱俗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石头鱼，样子象鲮鱼，不论是大鱼还是小鱼，脑中都有两个石子，象荞麦粒一样，晶莹洁白象玉石。有好奇的人，买了很多小石头鱼，装在竹器里，任凭它腐败。就用水淘，取出脑中的石子，用来做喝酒计数的工具，非常与众不同。

黄腊鱼

黄腊鱼，即江湖之横鱼。头嘴长，鳞皆金色，齧为炙，虽美而毒。或煎焙干，夜即有光如笼烛。北人有寓南海者，市此鱼食之，弃其头于粪筐。中夜后，忽有光明，近视之，益

恐惧，以烛照之，但鱼头耳，去烛复明。以为不祥，各启食奩，窥其余膏，亦如萤光。达明，遍询土人，乃此鱼之常也，忧疑顿释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黄腊鱼，就是江河潮水中的横鱼，头和嘴很长，鳞全是金色的。把鱼肉烤吃，味道虽美却有毒。或者煎炒，或者晒干，夜里就放光象灯笼里的蜡烛一样。有个暂时住在南海的北方人，买了这种鱼吃，把鱼头扔到粪筐里，半夜以后，忽然有了亮光。走近一看，更是害怕，点蜡烛一照，只是个鱼头罢了，拿开蜡烛又放出光亮。他认为是不吉祥的事，就把所有的食具都打开看，看那吃剩的鱼，也闪着莹光一样，到了第二天，询问了很多当地人，都说这是正常的事。他的忧虑和担心便没有了。

乌贼鱼

乌贼，旧说名河伯从事。小者遇大鱼，辄放墨方数尺以混身，江东人或取其墨书契，以脱人财物。书迹如淡墨，逾年字消，唯空纸耳。海人言，昔秦王东游，弃算袋于海，化为此鱼，形如算袋，两带极长。一说，乌贼有砭，遇风则前一须下砭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乌贼，旧的传说名叫“河伯从事”。小乌贼遇到大鱼，就放出墨水染黑方圆好几尺，用来藏身。有的江东人取出它的墨用来写契约，以便诈骗别人的钱物。写出的字迹象淡墨，过一年字就消失了，只剩下一张空白纸。海人说：“从前秦王东游，把一个算袋扔到海里，变成了这种鱼。”这种鱼外形象算袋一样，两根带子很长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乌贼身上有个石碇，遇到大风时它的前一根须子就卷住石碇。

横公鱼

北方荒中有石湖，方千里，岸深五丈余，恒冰，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。有横公鱼，长七八尺，形如鲤而赤，昼在水中，夜化为人。刺之不入，煮之不死，以乌梅二枚煮之则死，食之可止邪病。（出《神异录》）

北方的荒野中有个石湖，方圆有千里，湖岸有五丈多深，长年结冰，只有夏至前后五六十天才解冻。湖里有种横公鱼，长七八尺，样子象鲤鱼，红色，白天生活在水里，夜里变成人，用尖物刺它刺不进去，用开水煮它煮不死。用两个乌梅果煮就能煮死它，吃了可以治邪病。

骨 雷

扶南国出鳄鱼，大者二三丈，四足，似守宫状。常生吞人，扶南王令人捕此鱼，置于堑中，以罪人投之。若合死，鳄鱼乃食之；无罪者，嗅而不食。鳄鱼别号忽雷，熊能制之。握其嘴至岸，裂擘食之。一名骨雷，秋化为虎，三爪，出南海思雷二州，临海英潘村多有之。（出《洽闻记》）

扶南国出产鳄鱼，大的有二三丈长，四只脚，样子象守宫，常常吞吃人。扶南国王派人捕捉这种鱼，放在壕沟里，把犯罪的人扔进壕沟，如果该死，鳄鱼就吃了他，没有罪的人，嗅一嗅它也不吃。鳄鱼另外有个称呼叫忽雷，熊能制住鳄鱼，熊握住鳄鱼的嘴拖到岸上，撕开来吃。鳄鱼的另一个名叫骨雷，秋天变化成老虎，三只爪，出产在南海的思州和雷州，靠海的英潘村有很多。

彭 蚶

蟹属名彭蚶，以螯取土作丸，从潮来至潮去，或三百丸，

因名三百丸大彭蚓。（出《感应经》）

蟹一类中有名叫彭蚓的，用螯取土造成土丸，从涨潮到退潮，大约能制成三百个土丸，因而给它起名叫三百丸大彭蚓。

鯪 鱼

鯪鱼吐舌，蚁附之，因吞之。又开鳞甲，使蚁入其中，乃奋迅，（“迅”原作“近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则舐取之。（出《异物志》）

鯪鱼吐出舌头，蚂蚁爬到舌头上，因而吞吃了蚂蚁。鯪鱼还张开鳞甲，让蚂蚁爬进去，于是很快地合上鳞甲，然后用舌头舐吃了。

鯪 鱼

金（宋乐史《太平环宇记》卷一六二“金”作“全”）义

岭之西南，有盘龙山，山有乳洞，斜贯一溪，号为灵水溪。溪内有鱼，皆修尾四足，丹其腹，游泳自若，渔人不敢捕之。《尔雅》云：“鮓似鮓，四足，声如小儿。”金商（《太平环宇记》卷一六二“金商”作“今高”。）州溪内亦有此鱼，谓之鮓鱼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金义岭的西南方，有座盘龙山，山上有个钟乳石山洞，洞里斜着贯穿着一条溪水，人们称之为灵水溪。溪内有鱼，全都是长尾巴四只脚，它的腹部是红色的，自由自在地游泳，渔人不敢捕捉它。《尔雅》里说：“鮓鱼象鮓鱼一样，四只脚，叫声象小孩一样。”金商州的溪水里也有这种鱼，把这种鱼叫做鮓鱼。

比目鱼

比目鱼，南人谓之鞋底鱼，江淮谓之拖沙鱼。《尔雅》云：东方有比目鱼焉，不比不行，其名谓之鰈。状如牛脾，细鳞紫色，一面一目，两片相合乃行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比目鱼，南方人叫它鞋底鱼，江淮一带的人叫它拖沙鱼。《尔雅》上说：东方有一种比目鱼，不是一对不能行走，名叫

鰈，样子象牛的脾脏，长细鳞，紫色，只有一面有一只眼睛，两条鱼相合才能行走。

鹿子鱼

鹿子鱼，頰色，其尾鬣皆有鹿斑，赤黄色。《罗州图经》云：“州南海中有洲，每春夏，此鱼跳出洲，化而为鹿。”曾有人拾得一鱼，头已化鹿，尾犹是鱼。南人云：“鱼化为鹿，肉腥，不堪食。”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鹿子鱼，是红色的，它的尾巴和小鱼都有梅花鹿一样的斑点，斑点是红黄色的。《罗州图经》上说：“罗州南面的海里有块陆地，每到春夏时，这种鱼跳上陆地，变成鹿。曾经有人拾到一条这种鱼，头已经变成鹿，尾巴还是鱼尾巴。”南方人说：“鱼变成鹿，肉有腥气，不能吃。”

子归母

杨孚《交州异物志》云：“鲛之为鱼，其子既育，惊必归母，还其腹。小则如之，大则不复。”《潘州记》云：“鰈鱼长

二丈，大数围。初生子，子小，随母觅食，暮惊则还入母腹。”《吴录》云：“𩶇鱼子，朝出索食，暮入母腹。”《南越志》云：“暮从脐入，旦从口出也。”（出《感应经》）

杨孚的《交州异物志》上说：“鲛这种鱼，它的幼鱼长成以后，受惊便回到母亲身边，回到母亲的腹中去。小时如此，大时就不这样了。”《潘州记》上说：“𩶇长二丈，大有好几围。刚刚生下幼鱼，鱼很小，跟着母亲找食吃，突然受惊就回到母亲的肚子里。”《吴录》说：“𩶇鱼的幼鱼，早晨出去找食吃，晚上回到母亲的肚子里。”《南越志》上说：“（𩶇的幼鱼）晚上从（母亲的）肚脐进去，早晨从（母亲的）口中出来。”

鲋𩶇鱼

鲋𩶇鱼，文斑如虎。俗云，煮之不熟，食者必死。相传以为常矣。饶州有吴生者，家甚丰足，妻家亦富。夫妇和睦，曾无隙（“隙”原作“戏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间。一旦，吴生醉归，投身床上，妻为整衣解履，扶舁其足。醉者运动，误中妻之心胸，其妻蹶然而死，醉者不知也。遽为妻族所凌执，云（“云”原作“去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殴击致毙。狱讼经年，州郡不能理，以事上闻。吴生亲族，惧救命到而必有明刑，为举族之辱，因饷狱生鲋𩶇。如此数四，竟不能害，益加充悦，

俄而会赦获免。还家之后，胤嗣繁盛，年泊八十，竟以寿终。且烹之不熟，尚能杀人，生陷数四，不能为害，此其命与？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鮓鱧鱼，身上的纹理和斑点象老虎一样。俗话说：“煮不熟的鱼，吃了必死。”传说中认为这是很平常的。饶州有个吴生，家里很富裕，妻子家也富足，夫妻之间很和睦，从来没有隔阂。有一天，吴生喝醉酒回到家里，横身躺在床上，妻子替他脱下衣服和鞋子，抬起他的脚，吴生的脚乱动了一下，无意中踢中了妻子的心胸部位，他的妻子跌倒地上就死了，吴生喝醉了一点也不知道。他很快被妻族的人凌辱捆绑起来，说妻子是被吴生殴打而死的，关到狱中打了一年的官司。州里和郡里不能处理，把事情报到朝廷，吴生的亲族，害怕皇上的命令下来一定有明确的刑罚，成为全族人的耻辱，因而给关在监狱里的吴生吃鮓鱧鱼。一共吃了四次，竟然不能害死他，吴生显得更加充实有精神，不久遇到大赦被免罪。回家以后，子孙很昌盛，活到八十岁，竟然在家安然死去。都说煮不熟的鮓鱧，吃了能死人，吴生吃了四次，没受伤害，这就是他的命运吧。

鲫鱼

东南海中有祖州，鲫鱼出焉。长八尺，食之宜暑而避风，此鱼状，即与江湖小鲫鱼相类耳。浔阳有青林湖，鲫鱼大者二尺余，小者满尺，食之肥美，亦可止寒热也。

东南海中有个祖州，鲫鱼就出产在那里。长有八尺，吃了它能解暑避寒。这种鱼的样子，就同江河湖泊中的小鲫鱼相类似。浔阳有个青林湖。鲫鱼大的有二尺多长，小的有一尺长，吃这种鱼，味道肥美，也能治寒热病。

鮓鱼

鮓鱼，济南郡东北有鮓坑，传云，魏景明中，有人穿井得鱼，大如镜。其夜，河水溢入此坑，坑中居人，皆为鮓鱼焉。

鮓鱼，济南郡的东北有个鮓坑。据传说：北魏景明年间，

有人挖井挖到一条鱼，大小象个镜子。那天夜里，河水上涨流入这个坑，坑中的居民，都变成了鲑鱼。

黄魮鱼

黄魮（音烘）鱼，色黄无鳞，头尖，身似大槲叶，口在颌下，眼后有耳，窍通于脑，尾长一尺，末三刺，甚毒。（并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黄魮鱼，黄颜色不长鳞，头是尖的，身子象大槲树的叶子，嘴在下巴的下面，眼睛后面有耳朵，耳眼通到脑子里，尾巴长一尺，尾巴尖有三根尖刺，有剧毒。

蝓𪚩

蝓𪚩者，俗谓之兹夷，乃山龟之巨者。人立其背，可负而行。产潮循山中，乡人采之，取壳以货。要全其壳，须以木楔出肉。龟吼如牛，声响山谷。广州有巧匠，取其甲黄明无日脚者，（甲上有散黑晕为日脚矣。）煮而拍之，陷黑玳瑁花，以为梳篦杯器之属，状甚明媚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鼈^𪚩，人们叫它兹夷，是山龟之中形状最大的。人站在它的背上，能驮着你行走，出产在潮循山中。乡里人捉到它，取它的壳去卖。想要它完整的壳，必须用木楔插入弄出里面的肉。龟吼叫象牛叫一样，叫声能响遍山谷。广州有巧匠，取龟甲中的黄色润泽没有黑晕的，用水煮然后拍打，嵌上黑色的玳瑁花，用来制作梳子、篦子、酒杯一类的器具，样子很好看。

海 燕

齐监官县石浦有海鱼，乘潮来去，长三十余丈，黑色无鳞，其声如牛，土人呼为海燕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齐地监官县的石浦有海鱼，鱼是趁涨潮落潮时来去。长三十多丈，黑色不长鳞。它的叫声象牛叫，当地人叫它海燕。

鮫 鱼

鮫鱼出合浦，长三丈，背上有甲，珠（明抄本“珠”作“蛛”。）文坚强，可以饰刀口，又可以鑲物。（出《交州记》）

鮫鱼出产在合浦，长三丈，背上长着甲皮，花纹坚硬，可以用来装饰刀口，还可以磨东西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五

水族二

峰州鱼 海虾 瓦屋子 印鱼

石斑鱼 井鱼 异鱼 螃

鱓鱼 玳瑁 海木 海镜

水母 蟹 百足蟹 螭 蟹 鱼

鹦鹉螺 红螺

鳧 龟 鲉 鱼 鱼 鲨 飞 鱼 虎

蟹

螻 赤鱓公 雷穴鱼 虬尾 牛鱼

蝮 奔 係臂

鸡嘴鱼 剑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

天牛鱼

峰州鱼

峰州有一道水，从吐蕃中来，夏冷如冰雪。有鱼长一二寸，来去有时，盖水上如粥。人取烹之而食，千万家取不可尽。不知所从来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峰州有一道水，是从吐蕃国中流过来的，夏天水冷得象冰雪一样。水中有一种鱼长一二寸，来和去都按着季节时令。鱼浮在水面，象粥一样厚，人们捕捞起来煮着吃，千万家也捕捞不完。不知是从哪里来的。

海 虾

刘恂者曾登海舶，入舵楼，忽见窗板悬二巨虾壳。头、尾、钳、足俱全，各七八尺。首占其一分，嘴尖利如锋刃，嘴上有须如红箸，各长二三尺。双脚有钳，钳粗如人大指，长二尺余，上有芒刺如蔷薇枝，赤而铍硬，手不可触。脑壳烘透，弯环尺余，何止于杯盂也。《北户录》云：“滕循为广州刺史，有客语循曰：‘虾须有一丈长者，堪为拄杖。’循不之信，客

去东海，取须四尺以示循，方伏其异。”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刘恂曾登上一只大海船，进入了舵楼里，忽然看见窗板上悬挂着两个巨大的虾壳。头、尾巴、双钳和脚都是完整的，各长七八尺，头占长度的十分之一。嘴又尖又利象刀刃一样，嘴上的须子象根红色的筷子，各长二三尺。一对对脚上都有钳子，钳子象人的大拇指一样粗，长两尺多，上面长着象蔷薇花刺一样的又锋利又硬的红色小刺，不能用手去触碰。脑壳部分用火烘透，弯成环形有一尺多长。就象个盂盆一样。《北户录》说：“滕循任广州刺史的时候，有个客人对滕循说：‘有的大虾须有一丈多长，能当拐杖使用。’滕循不相信。那个客人去东海，取回一根四尺长的虾须给滕循看，这才信服了客人说的奇事。”

瓦屋子

瓦屋子，盖蚌蛤之类也，南中旧呼为蚶（音憨）子。顷因卢钧尚书作镇，遂改为瓦屋子，以其壳上有棱如瓦垆，故以此名焉。壳中有肉，紫色而满腹，广人犹重之，多烧以荐酒，俗呼为天齏炙。食多即壅气，背膊烦疼，未测其性也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瓦屋子，属于蚌蛤一类，南中一带过去称呼它叫蚶子，后来因为卢钧尚书镇守这里，就改叫瓦屋子，因为它的壳上有棱象屋瓦的垆一样，所以用这个给它起名。壳里有肉，肉是紫色的，肉很丰满，广东人很喜欢它，大多用火烤着做下酒菜吃，人们把它叫做天上的烤肉块。吃多了就呼吸不畅，后背和胳膊疼痛，还不了解它的性质。

印 鱼

印鱼，长一尺三寸，额上四方如印，有字，诸大鱼应死者，先以印印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印鱼，长一尺三寸，额头上呈四方形，象印章一样，上面有字。各种大鱼应当死去的，就先用印印在大鱼的身上。

石斑鱼

僧行儒言，建州有石斑鱼，好与蛇交。南中多隔蜂巢，窠大如壶，常群螫人。土人取石斑鱼就蜂侧炙之，標于竿上，向

日，令鱼影落其巢上，须臾，有鸟大如燕数百，互击其巢，巢碎落如叶，蜂亦全尽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行儒和尚说，建州有一种石斑鱼，喜欢与蛇交配。南中一带有很多蜂巢，大小象个水壶，常常成群地出来螫人。土人拿来石斑鱼靠近蜂巢的附近用火烧，挂在木杆上，对着太阳，让鱼的影子落在巢上。不一会，有几百只大小象燕子的鸟，轮流地攻击蜂巢，巢被弄碎象树叶一样地落到地上，蜂也全死光了。

井 鱼

唐段成式云，井鱼脑有穴，每喻水，辄于脑穴蹙出，如飞泉，散落海中，舟人竞以空器贮之。海水咸苦，经鱼脑穴出，反淡如泉水焉。成式见梵僧善提胜说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的段成式说，井鱼的脑袋上有个洞，每当吸水时，水就会从脑袋上的洞快速地喷出来，象飞出的泉水，散落在海里，船上的人都争着用空的器具接住水并贮存起来。海水本来又咸又苦，经过鱼脑的洞喷出来，反而淡得象泉水一样。这是段成式见到印度僧人善提胜时听他说的。

异 鱼

异鱼，东海人常获鱼，长五六尺，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状，或号秦皇鱼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异鱼是东海人常常捕到的鱼，长五六尺，肚子上的胃，呈现出盛箭器和刀槊的样子，有人叫它秦皇鱼。

螃

傍海大鱼，脊上有石十二时，一名篙头溺，一名螃，其溺甚毒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傍海地方的大鱼，脊背有石十二时。一个名叫篙头溺，一个名叫螃，这种鱼的尿有很大毒性。

鱓 鱼

郟县侯生者，于沔麻池侧得鱓鱼，大可尺围，烹而食之，发白复黑，齿落复生，自此轻健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郟县的侯生，在沔麻池的附近捉到一条鱓鱼，直径大约有一尺，煮着吃了，白发变黑，掉了的牙齿又生出来，从此就身体轻健。

玳 瑁

玳瑁形状似龟，唯腹背甲有烘点。《本草》云：“玳瑁解毒，其大者悉婆萨石，兼云辟邪。”广南卢亭，（海岛彝人也。）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。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，带于左臂上以辟毒。龟被生揭其甲，甚极苦楚。后养于使宅后北池，伺其揭处渐生，复遣卢亭送于海畔。或云，玳瑁若生，带之有验，是饮馔中有蛊毒，玳瑁甲即自摇动；若死，无此验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玳瑁的形状象龟，只是腹部和背部的甲壳上有烘烤的斑点。《本草》上说：“玳瑁能解毒，其中的大玳瑁全都是婆萨石，同时还能避邪。”广南的卢亭，活捉了一只玳瑁龟献给边帅的儿子薛王，薛王命令取下龟的二小片背甲，带在左臂上用来避毒。龟被活着揭下它的甲壳，痛苦达到了极点。然后放到使君住宅后北面的池子里养着，等到它被揭去甲壳的地方渐渐长好，再派卢亭把它送到海边去。有的人说，被揭下甲壳的玳瑁龟如果活着，带着它的甲壳就有灵验，你吃的饭菜中如果有毒，玳瑁的甲壳就会自己摇晃起来。被揭下甲壳后如果死了，就没有这种灵验了。

海 术

南海有水族，前左脚长，前右脚短，口在肋旁背上，常以左脚捉物，置于右脚，右脚中有齿啮之，方内于口。大三尺余，其声“术术”，南人呼为海术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南方有一种水产，前左脚长，前右脚短，口在肋旁边的后背上。常常用左脚捉东西，放在右脚上，右脚中有牙齿咬住那东西，这才放到口里。大的有三尺多长，它的叫声就象“术术”的声音，南方人叫它海术。

海 镜

海镜，广人呼为膏叶，盘两片，合以成形。壳圆，中甚莹滑。日（“日”原作“白”，据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四三改。）照如云母光。内有少肉如蚌胎，腹中有红蟹子，其小如黄豆，而螯具足。海镜饥，则蟹出拾食，蟹饱归腹，海镜亦饱。或迫之以火，则蟹子走出，离肠腹立毙。或生剖之，有蟹子活在腹中，逡巡亦毙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海镜，广东人叫作膏叶，象两个盘子合起来的形状。壳是圆的，壳的中间很光滑晶莹，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能发出云母一样的光彩，壳内有少许的肉象蚌肉一样。肚子里有红色的蟹子，小得象黄豆一样，可是螯等器官都长得很完全。海镜饿了，小蟹子就出来找食吃，小蟹子吃饱了回到海镜的肚子里，海镜也饱了。有的人把海镜放在火边上烤，那么小蟹就走出来，一离开海镜的肚子立刻就死了。有的人活着剖开海镜，在海镜的肚子里有个小活蟹子，不一会儿，也死了。

水 母

水母，广州谓之水母，闽谓之魷。（痴驾反）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，有淡紫色者，有白色者，大如覆帽，小者如碗。肠下有物如悬絮，俗谓之足，而无口眼。常有数十虾寄腹下，啗食其涎。浮泛水上，捕者或遇之，即欻然而没，乃是虾有所见耳。（《越绝书》云，海镜蟹为腹，水母虾为目。）南中好食之，云性暖，治河鱼之疾，然甚腥，须以草木灰点生油再三洗之，莹净如水精紫玉。肉厚可二寸，薄处亦寸余，先煮椒桂或豆蔻，生姜缕切而炸之，或以五辣肉醋，或以虾醋，如鲙食之。最宜虾醋，亦物类相摄耳。水母本阴海凝结之物，食而暖补，其理未详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水母，广州人叫它水母，福建人叫它魷。它是凝结成整体的一个生物，有淡紫色的，有白色的，大的象倒扣过来的帽子，小的象碗一样。肠子下面有象悬挂着的棉絮一样的东西，平常人叫它是脚，可是不长嘴不长眼，常常有几十只虾寄居在水母的肚子下面，吸食水母涎水。水母一般漂浮在水面上，捕鱼人若遇到它，水母就很快地沉下去，那是因为虾看见了东西。南中一带的人喜欢吃它，说水母是暖性物，能治疗吃河鱼得的病，可是太腥，必须用草木灰和生油多次洗，

就干净得象水晶和紫玉一样。肉厚大约有二寸，薄的地方也一寸多。先煮好椒桂或豆蔻，生姜切成丝用油炸好，或者用五辣肉醋，或者用虾醋，与水母丝一起拌着吃，最适宜的是虾醋，这也是符合物类互相辅佐互相摄取的道理。水母本来是阴海里凝结而成的生物，吃了它可以补暖，其中的道理还不清楚。

蟹

蟹，八月腹内有芒，芒真稻芒也，长寸许，向东输与海神，未输芒，不可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蟹，八月的肚子里有芒刺，芒是真的稻芒，长一寸多，朝着东方献给海神，不献出芒刺，不能吃。

百足蟹

善苑国出百足蟹，长九尺，四螯。煎为胶，谓之螯胶，胜凤喙胶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善苑国出产百足蟹，长九尺，四只螯，把蟹螯煎熬成胶，叫做螯胶，胜过凤喙胶。

螳 蟹

平原郡贡螳蟹，采于河间界，每年生贡。斫冰火照，悬老犬肉，蟹觉犬肉即浮，因取之。一枚直百钱，以毡密束于驿马上，驰之至京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平原郡进贡螳蟹，是在河间一带捕捉的，每年都进贡活的，劈开冰用火照明，悬挂着老狗肉，螳蟹觉察到是狗肉就浮上来，因而就捉到了，一只价值一百钱，用毡子密封起来捆在驿马上，奔驰着送到京城。

鱼

鱼，章安县出焉。子朝出索食，暮还入母腹，中容四子。颊赤如金，甚健，网不能制，俗呼为河伯健儿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鱼，出产在章安县。幼鱼早晨出找食吃，晚上回到母亲的肚子里，肚子里能装下四只幼鱼。鱼的两颊颜色象红铜，很健壮，渔网制不住它，人们叫它是河伯健儿。

鹦鹉螺

鹦鹉螺，旋尖处屈而味，如鹦鹉嘴，故以此名，壳上青绿斑，大者可受二升。壳内光莹如云母，装为酒杯，奇而可玩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鹦鹉螺，螺旋尾部的尖端弯曲着，象鹦鹉的嘴一样，就是根据这个给它命名。壳上有青色和绿色的斑点，大的能装下二升的东西，壳内光滑晶莹象云母一样。装饰成酒杯，新奇可玩赏。

红螺

红螺，大小亦类鹦鹉螺，壳薄而红，亦堪为酒器。剖小

螺为足，缀以胶漆，尤可佳尚也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红螺，大小也类似鹦鹉螺。壳很薄是红色的，也适合做酒器，把小螺挖空做脚，用胶粘牢，涂上漆，特别令人喜爱。

鸯 龟

初宁县里多鸯龟，壳薄狭而燥，头似鹅，不与常龟同，而能啮犬也。（出《南越志》）

初宁县里有很多鸯龟，壳又薄又窄而且干燥。头象鹅子，和平常的龟不一样，却能咬狗。

鲩 鱼

鲩鱼如鲇，四足长尾，能上树。天旱，辄含水上山，以草叶覆身，张口，鸟来饮水，辄吸食之。声如小儿，峡中人食之，先缚于树鞭之，身上白汁出，如枸汁，去此方可食，不尔有毒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鲩鱼象鲑鱼一样，长着四只脚长尾巴，能爬上树。天旱的时候，就含着水上山，用草叶盖在身上，张着口，鸟来喝水，就吸住吃了，叫声象小孩子声音。山里人吃鲩鱼时，先把鲩鱼捆到树上用鞭子抽打，等身上出现白汁，象构树汁一样，去掉汁才能吃，不然就有毒。

鲎

鲎雌常负雄而行，渔者必得其双。南人列肆卖之，雄者少肉。旧说，过海辄相积于背，高尺（“尺”原作“丈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余，如帆，乘风游行。今鲎壳上有物，高七八寸，如石珊瑚，俗呼鲎帆。至今闽岭重鲎酱。十二足，壳可为冠，次于白角。南人取其尾为小如意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鲎鱼中雌鱼常常背着雄鱼行走，打渔的人一定能成对地捉到。南方人把鲎鱼摆在市场上卖，雄鱼肉很少。旧的传说，渡海时就互相背在背上。高一尺象船帆一样，能乘风游行。现在鲎鱼的壳上有个东西，高七八寸，象石珊瑚一样，一般人叫它鲎帆，至今福建一带还很重视鲎鱼酱。鲎鱼十二只脚，壳可以做帽子，仅次于白角。南方人用它的尾巴做成小

如意。

飞 鱼

飞鱼，朗山朗水有之，鱼长一尺，能飞，即凌云空，息即归潭底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飞鱼，朗山的朗水有这种鱼，鱼长一尺，能飞翔，突然就飞上云空，一忽儿就回到潭水的底部。

虎 蟹

虎蟹，壳上有虎斑，可装为酒器，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，虽非珍奇，亦不易采得也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虎蟹，壳上有虎皮一样的斑点，可以装饰做酒器。与红蟹一起出产在琼崖的海边，虽然不是奇异珍贵的东西，也不是容易捉到的。

蠃

蠃即牡蛎也，其初生海岛边，如拳石，四面渐长。有高一二丈者，巉岩如山，每一房内，蠃肉一片，随其所生，前后大小不等。每潮来，诸蠃皆开房，伺虫蚁入，即合之。海夷卢亭者以斧楔取壳，烧以烈火，蠃即启房，挑取其肉，贮以小竹筐，赴虚市，以易^西米。蠃肉大者醃为炙，小者炒食，肉中有滋味。食之即甚，壅肠骨。（出《岭表录异》）

蠃就是牡蛎，初时生在海岛边，像拳头大的石头，从四面渐渐地生长，有的长得高一二丈，象高大险峻的山。每一个石壳内，有一大片蠃肉，随壳而长。前前后后的蠃大小不相等，每当涨潮时，所有的蠃全都张开壳，遇到虫子进去，壳就合上。有个南海人卢亭用斧子楔取整个的蠃，用烈火烧它，蠃张开壳，挑出里面的肉，装在小竹筐里，到集市上去卖，用来交易 米。蠃肉大的腌好烤着吃，小的炒着吃，肉很有滋味，吃多了蠃肉就会堵塞肠胃。

赤鰾公

鲤鱼脊中鳞一道，每鳞上有黑点，大小皆三十六鳞。唐朝律，取得鲤鱼，即宜放，仍不得吃。说赤鰾公，卖者决六十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鲤鱼的脊背上有一道鳞，每片鳞上有个黑点，大的小的全都是三十六片。根据唐朝的律法，捉到鲤鱼，就应该放掉，不能吃，并说卖赤鰾公鱼的人，杖打六十板。

雷穴鱼

兴州有一处名雷穴，水常半穴，每雷声，水塞穴流，鱼随流而出。百姓每候雷声，绕树布网，获鱼无限。非雷声，渔子聚鼓击于穴口，鱼亦辄出，所获半于雷时。韦行规为兴州刺史时，与亲故书，说其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兴州有一个地方叫雷穴，里面常有半穴水，每当打雷时，

水就满穴并往外流，鱼也随水流出来。百姓们每当打雷时，就绕着树布置好鱼网，能网到无数鱼。如果没有雷声，打鱼的人就在雷穴的洞口安上好几面鼓一起敲打起来，鱼也能流出来，捕到的鱼只有打雷时的一半。韦行规做兴州刺史时，给亲朋好友写信，说了这件事。

虬尾

东海有鱼，虬尾似鸱，鼓浪即降雨，遂设像于屋脊。（出《谭宾录》）

东海有一种鱼，长着虬龙尾巴，样子象鸱鸟，它要是用尾巴掀动起波浪，就要下雨，于是人们在屋脊上放着它的像。

牛鱼

海上取牛鱼皮悬之，海潮至，即毛竖。（出《谭宾录》）

在海上取一张牛鱼的皮悬挂着，要是海潮来了的话，它

的毛就会竖起来。

蝮

蝮，大者长尺余，两螯至强。八月能与虎斗，虎不如。随大潮退壳，一退一长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蝮，大的长一尺多，两个螯非常地强劲有力。八月份的时候，能与老虎拼斗，老虎敌不过它。随着大潮退壳，退一次壳长大一次。

奔

奔，一名灞，非鱼非蛟，大如舡，长二三丈，若鲛，有两乳在腹下，雄雌阴阳类人。取其子着岸上，声如婴儿啼。项上有孔，通头，气出哧哧作声，必大风，行者以为候。相传懒妇所化，杀一头，得膏三四斛，取之烧灯，照读书纺绩辄暗。照欢乐之处则明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奔，另一个名叫灞，不是鱼也不是蛟，大小象一条船，样子象鲑鱼。在肚子的下面有两个乳房，雌雄的阴物阳物都类似人，捉住它的幼鱼放到岸上，叫声象婴儿啼哭。脖子上有个孔洞，通到头上。出气发出赫赫声音的时候，一定刮大风，行路的人用它来判断天气。相传是懒女人变化而成。杀一只奔，能得到三四斛油膏，用油膏点灯，照着看书或织布的时候光亮就昏暗，照着欢乐的地方就明亮。

係 臂

係臂如龟，入海捕之，必先祭。又陈所取之数，则自出，因取之。若不信，则风浪覆舡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係臂象龟一样。入海去捕捉它时，必须事先祭祀，还要说出捕取的数目，它就会自己出来，因而就捕到了它。如果不遵守信用多捕，那么风浪就会把船倾覆了。

鸡嘴鱼

李德裕幼时，常于明州见一水族，有两足，嘴似鸡，身

如鱼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李德裕幼时，曾经在明州见过一种水生物，长着两只脚，嘴象鸡，身子象鱼。

剑 鱼

海鱼千岁为剑鱼，一名琵琶鱼，形似琵琶而喜鸣，因以为名。虎鱼老则为蛟；江中小鱼，化为蝗而食五谷者，百岁为鼠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，明抄本作出《述异记》）

海鱼活一千年就变成剑鱼，另一个名字叫琵琶鱼，样子象琵琶又喜欢鸣叫，根据这个特点给它起了这个名字。虎鱼老了就变成蛟。江里的小鱼，变成蝗虫吃五谷；活一百岁，就变成老鼠。

懒妇鱼

淮南有懒妇鱼，俗云，昔杨氏家妇，为姑所怒，溺水死

为鱼。其脂膏可燃灯烛，以之照鼓琴瑟博奕，则烂然有光，若照纺绩，则不復明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淮南地方有一种懒妇鱼，世俗传说：从前杨家有个媳妇，婆婆讨厌她，掉到水里淹死变成了鱼。鱼的脂膏能用来燃烧当灯烛使用，如果用它照耀打鼓、弹琴、弹瑟、下棋等，就灯火灿烂，如果用它来照耀纺纱、织布等，就昏暗不明了。

黄雀化蛤

淮水中，黄雀至秋化为蛤，至春复为黄雀，雀五百年化为蜃蛤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淮水里，黄雀到秋天变成蛤，到了春天又变成黄雀，黄雀五百年就变成蜃蛤。

天牛鱼

天牛鱼，方员三丈，眼大如斗，口在肋下，露齿无唇，两

肉角如臂，两翼长六尺，尾五尺。（出《南越记》）

天牛鱼，方圆三丈，眼很大象斗一样，嘴在两肋的下面，牙齿外露没有嘴唇，两个肉角象手臂一样，两个翅膀长六尺，尾巴长五尺。

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六

水族三

夏鯀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
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龙门
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火
裴佻 王旻之 韩愈 郟乡民
赤岭溪

夏 鯀

尧命夏鯀治水，九载无绩。鯀自沉于羽渊，化为玄鱼。时植佻振鳞横游波上，见者谓为河精，羽渊与河海通源也。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鯀庙，四时以致祭祀。常见此黑鱼与蛟龙灑灑而出，观者惊而畏之。至舜命禹，疏川奠岳，行遍日月之下，唯不践羽山之地。济巨海则鼃龟为梁，逾峻山则

神龙为负，皆圣德之感也。鲛之化，其事互说，神变犹一，而色状不同。玄鱼黄熊，四音相乱，传写流误，并略记焉。（出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）

尧派夏鲛治水，治了九年没有成绩，鲛就自己淹死在羽渊里，变成一条黑鱼，经常地竖起鱼脊晃动着鳞甲自由地在水面上游着，看见的人把它叫做河精。羽渊与河、海的源头都相通。上古的百姓在羽山下修建了鲛庙，一年四季都来祭祀鲛。常常看见这条黑鱼和蛟龙一起在水中出没，观看的人惊奇而且畏惧它们。等到舜派大禹疏导江河，祭祀大山的时候，大禹走遍了天下，唯独不到羽山一带。渡大海时，大鳖和大龟就是渡海的桥梁，攀登崇山峻岭时，神龙背着他过去，都是圣德的感召呀。鲛的变化，传说不一，他变成神的说法是一致的，变化的具体情形却各有不同的说法，玄鱼黄熊，这四个字的字音容易互相混淆，传写中的错误，在这里略加记录。

东海人

昔人有游东海者，既而风恶舡破，补治不能制，随风浪，莫知所之。一日一夜，得一孤洲，共侣欢然。下石植缆，登洲煮食，食未熟而洲没。在船者砍断其缆，舡复漂荡，向者

孤洲，乃大鱼也。吸波吐浪，去疾如风，在洲上死者十余人。
(出《西京杂记》)

从前有个东海航行的人，不久刮大风船漏水了，修补也无济于事，随着风浪，不知漂到哪里。漂了一天一夜，漂到一个孤岛上，一起坐船的伙伴都很高兴，走下船把缆绳拴在石头上，登上孤岛煮吃的，吃的还未煮熟孤岛就沉没了。在船上的人砍断缆绳，船又漂荡起来。刚才的小孤岛，是一条大鱼，吞吐着波浪，游去时像风一样快，在这孤岛上死的有十多个人。

昆明池

昆明池，刻石为鲸鱼，每至雷雨，鱼常鸣吼，舳尾皆动。汉世祭之以祈雨，往往有验。(出《西京杂记》)

昆明池，在石头上刻了一条鲸鱼，每当要打雷下雨时，鲸鱼常常吼叫，舳和尾都动起来。汉代的时候祭鲸鱼来祈求下雨，往往有灵验。

徐景山

魏明帝游洛水，水中有白獭数头，美净可怜，见人辄去。帝欲取之，终不可得。侍中徐景山奏云：“臣闻獭嗜鲋鱼，乃不避死，可以此诳之。”乃画板作两鲋鱼，悬置岸上，于是群獭竞逐，一时执得。帝甚嘉之，谓曰：“闻卿能画，何以妙也？”答曰：“臣未尝执笔，然人之所作，自可庶几耳！”帝曰：“是善用所长也。”（出《续齐谐记》）

魏明帝游洛水时，洛水中有几只白獭，干净得又美又可爱，看见人就离开。明帝想捉到白獭，始终捉不到。侍中徐景山对明帝说：“我听说水獭喜欢吃鲋鱼，竟然不顾自己的死活，可以用鲋鱼欺骗它。”接着在木板上画了两条鲋鱼，悬挂在岸上，于是群獭竞争着追到木板画边上，一下子就都捉住了。明帝十分夸奖他，对他说：“听说你善于画画，怎么画得这么好呢？”徐景山回答说：“我不曾拿笔画过画，可是别人画的画，我也能照着画下来。”明帝说：“你很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呀。”

潘惠延

平原高苑城东有鱼津，传云，魏末，平原潘府君字惠延，自白马登舟之部，手中算囊，遂坠于水，囊中本有钟乳一两。在郡三年，济水泛滥，得一鱼，长三丈，广五尺，剖其腹中，得顷时坠水之囊，金针尚在，钟乳消尽。其鱼得脂数十斛，时人异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平原郡高苑城的东面有个卖鱼的渡口。传说，魏末的时候，平原郡的潘府君字惠延，从白马津上船到官任上去，手里拿的装着计算工具的口袋掉到水里去，口袋里还有一两石钟乳。在平原郡的第三年，济河水泛滥漫过江堤，捉了一条鱼，三丈长，五尺宽，剖开鱼的肚子，得到了那时掉到水里的口袋，金针还在，石钟乳却消化光了。那条鱼一共熬了几十斛油脂，当时的人认为这事很奇异。

葛玄

葛玄见遗大鱼者，玄云：“暂烦此鱼到河伯处。”乃以丹

书纸内鱼口，掷水中。有顷，鱼还跃上岸，吐墨书，青墨色，如木叶而飞。又玄与吴主坐楼上，见作请雨土人，玄曰：“雨易得耳。”即书符著社中，一时之间，大雨流淹。帝曰：“水中有鱼乎？”玄复书符掷水中，须臾，有大鱼数百头，使人取食之。（出《神仙传》）

葛玄遇见有一个人送给他一条大鱼，葛玄说：“暂时请这条鱼到河伯那里去吧。”就用红水写到纸上放到鱼的嘴里、把鱼扔到水里。不一会，鱼回来又跳到岸上，吐出一张墨书，青黑色，象树叶一样地飘着飞了。又有一次葛玄与吴国的国君坐在楼上，看见土人在作法求雨，葛玄说：“雨很容易得到呀。”立即写了一张符放在祭坛里，一时之间，下了场大雨，流得到处都是。吴帝说：“水中有鱼吗？”葛玄又写一张符扔到水中，不一会，就出现了几百条大鱼。让人们捉来吃。

介 象

介象与吴主共论鲙鱼之美，乃于殿庭作坎，汲水满之，并求钓。象起饵之，须臾，得鲙鱼。帝惊喜，乃使厨人切食之。（出《神仙传》）

介象与吴国皇帝一起谈论鲙鱼的美味，就在殿前的院里挖了个坑，打来水把坑灌满，一块钓鱼，介象用鱼饵垂钓，一会，钓到一条鲙鱼。吴帝又惊又喜，就让厨子切好了拿来吃。

龙 门

龙门山在河东界，禹凿山断门，阔（“阔”字据明抄本补。）一里余，黄河自中流下。两岸不通车马。每暮春之际，有黄鲤鱼逆流而上，得者便化为龙。又林登云，龙门之下，每岁季春有黄鲤鱼，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。一岁中，登龙门者，不过七十二。初登龙门，即有云雨随之，天火自后烧其尾，乃化为龙矣。其龙门水浚箭涌，下流七里，深三里。（出《三秦记》）

龙门在河东的界内。大禹凿平龙门山，又开辟龙门，有一里多长，黄河从中间流下去，两岸不能通车马。每到晚春时，就有黄色鲤鱼逆流而上，过了龙门的就变成龙。又有一次林登说，龙门之下，每年的晚春有黄色鲤鱼，从大海及各条大河争着来到龙门。一年之中，登上龙门的鲤鱼，不超过七十二条。刚一登上龙门，就有云雨跟随着它，天降大火从后面烧它的尾巴，就变化成龙了。那个龙门的水流速极快象箭一样地射出，往下流七里，龙门的下面水有三里深。

池中鱼

《风俗通》曰：“城门失火，祸及池鱼。”旧说：“池仲鱼人姓字也，居宋城门，城门失火，延及其家，仲鱼烧死。”又云，宋城门失火，人汲取池中水，以沃灌之，池中空竭，鱼悉露死。喻恶之滋，并伤良谨也。（出《风俗通》）

《风俗通》里说：“城门失火，祸及池鱼”。旧的传说中，池仲鱼是人的姓名，居住在宋国的城门附近，城门被火烧了，火一直烧到他家，仲鱼也被火烧死。又说，宋国的城门被火烧了，人们提取护城河里的水，用来浇灭大火，护城河里的水被提取空了，河里的鱼离开了水全都死了。这个说法是比喻坏事滋长，连带伤害了好人。

通川河

通川界内多獭，各有主养之，并在河侧岸间。獭若入穴，插雉尾于獭孔前，獭即不敢出去。却尾即出，取得鱼，必须上岸，人便夺之。取得多，然后自吃。吃饱，即鸣板以驱之，

还插雉尾，更不敢出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通川河里有很多水獭，都各有主人饲养他们，都居住在河边。水獭如果进入洞穴中去，就在洞口前面插一根雉鸡的尾毛，水獭就不敢出洞。拿开雉鸡毛就跑出去，捉了鱼，必须上岸去，主人就夺下来，捉得多了才能自己吃，吃饱了，主人就敲木板驱赶着水獭进洞，又插上雉鸡毛，就不敢出来了。

行海人

昔有人行海得洲，木甚茂，乃维舟登岸。爨于水傍，半炊而林没于水，遽断其揽，乃得去。详视之，大蟹也。（出《异物志》）

从前有个人坐船在海上行走，遇上一块陆地，树木长得很茂盛，于是拴好船登上岸，在靠水边的地方点火做饭，饭做到一半，树林就沉没到水里，赶快砍断了揽绳，才能离开。仔细地看，陆地原来是只大螃蟹。

阴 火

海中所生鱼蜃，置阴处有光。初见之，以为怪异。土人常推其义，盖咸水所生，海中水遇阴晦，（“晦”原作物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波如然火满海，以物击之，迸散如星火，有月即不复见。木玄虚《海赋》云：“阴火退然。”岂谓此乎？（出《岭南异物志》）

海中生长的鱼类和蛤类，放在阴暗处就发光，刚看见的时候，认为是奇怪的事，海边的人常常推究其中的道理，大概因为是咸水中生长的。海水遇上阴晦天气，满海的水波象着火一样，用东西击打海水，海水飞溅散开象火星，有月亮的时候就看不见这样的情景。木玄虚的《海赋》上说：“阴火的光亮是柔和的。”难道就是说的这件事吗？

裴 佺

唐裴佺，开元七年，都督广州。仲秋，夜漏未艾，忽然天晓，星月皆没，而禽鸟飞鸣矣。举郡惊异之，未能谕。然

已昼矣，裴公于是衣冠而出，军州将吏，则已集门矣。遽召参佐洎宾客至，则皆异之，但谓众惑，固非中夜而晓。即询挚壶氏，乃曰：“常夜三更尚未也。”裴公罔测其倪，因留宾客于厅事，共须日之升。良久，天色昏暗，夜景如初，官吏则执烛而归矣。诘旦，裴公大集军府，询问其说，而无能辨者。裴因命使四访，阖界皆然。即令北访湘岭，湘岭之北，则无斯事。数月之后，有商舶自远南至，因谓郡人云：“我八月十一日夜，舟行，忽遇巨鳌出海，举首北向，而双目若日，照耀千里，毫末皆见，久之复没，夜色依然。”征其时，则裴公集宾寮之夕也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唐代的裴旻，在唐玄宗开元七年时，总管广州。仲秋这天，正在夜间时，忽然天明亮了，星星和月亮都看不见了，飞鸟也又飞又叫。全郡的人对此都很惊奇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可是已经是大白天了。裴公因此穿上衣服，戴上帽子出来了。这时，广州军队的将官们却已经集中在门前了。他立即找来部下和宾客们，都感到此事很奇异，大家都迷惑不解，以为不是半夜而是天快亮了。于是去询问挚壶氏，却说，平时的夜间三更天还不到。裴公不明白此事的根由，于是把宾客留在厅堂，共同等待太阳升起来。很久以后，天色变得昏暗，夜里的景色又象原来一样了，官吏们就拿着蜡烛回家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裴公把将帅们全召集起来，询问他们的看法，却没有能说清楚的人。裴公于是派人四出访问，全广州的人都一样，就派人往北走去湘岭一带，湘岭的北部，就没有那种

事。几个月之后，有个商人坐船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这里，对广州郡的人说，八月十一日的夜里，船正在行走，我忽然遇上一只大鳌露出海面，抬起头向着北方，一对眼睛象太阳似的，一直能照出千里之外去，一根毫毛都能看得清楚，很久之后才又沉没到海里去，夜间景色又与原先一样了。对照一下时间，就是裴公召集宾客官吏的那天晚上。

王旻之

唐王旻之在牢山，使人告琅琊太守许诚言曰：“贵部临沂县其沙村，有逆鳞鱼，要之调药物，（逆鳞鱼，《仙经》云，谓之肉芝，故是欲以调药也。）愿与太守会于此。”诚言许之，则令其沙村设储峙，以待太和先生。先生既见诚言，诚言命渔者捕所求。其沙村西有水焉，南北数百步，东西十丈，色黑至深，岸有神祠。乡老言于诚言曰：“十年前，村中少年于水钓得一物，状甚大。引之不出，于是下钓数十道，方引其首出。状如猛兽，闭目，其大如车轮。村人谓其死也，以绳束缚，绕之树，十人同引之。猛兽忽张目大震，声若霹雳。近之震死者十余人，因怖丧去精魂为患者二十人，猛兽还归于水。乃建祠庙祈祷之，水旱必有应。若逆鳞鱼，未之有也。”诚言乃止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唐代的王旻之在牢山，派人告诉琅琊太守许诚言说：“你所管辖的临沂县其沙村，有一种倒着长鳞的鱼，我需要它调制药物，愿意与太守在这个村见面。”许诚言答应了他，就命令其沙村准备好器物等待使用，来等候王太和先生。王太和先生来了之后，许诚言就命令打渔的人去捕捉逆鳞鱼。其沙村的西面有一个池，南北长几百步，东西长十丈，颜色是深黑色，岸边有座神庙。村里的老人对许诚言说：“十年前，村里的一个少年人从水里钓到一个东西，形状很大，拖也拖不出来，于是下了几十道钓钩，才拖着头露出水面，样子象猛兽一样，闭着眼睛，大小象一个车轮。村里人说它死了，就用绳子捆好，绕到树上，十多个人一起拉它。猛兽忽然睁开眼睛大叫，声音象霹雳一样，靠它近的被声音震死的有十多个人，因为害怕而吓掉灵魂成为病人的有二十人，猛兽又回到水里。于是建造了祠庙向它祈祷，无论水灾还是旱灾都有灵验。如果说到逆鳞鱼，没有这种鱼。许诚言才停止下来。

韩 愈

唐吏部侍郎韩文公愈，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。先是郡西有大湫，湫有鳄鱼，约百余尺。每一怒则湫水腾荡，林岭如震。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，辄吸而噬之，不瞬而尽为所害者，莫可胜计，民患之有年矣。及愈刺郡，既至之三日，问民不便事，俱曰：“郡西湫中之鳄鱼也。”愈曰：“吾闻至诚感神，

昔鲁恭宰中牟，雉驯而蝗避；黄霸治九江，虎皆遁去。是知政之所感，故能化禽兽矣。”即命庭掾，以牢醴陈于湫之旁，且祝曰：“汝水族也，无为生人患。”既而沃以酒。是夕，郡西有风雷，声动山野，迨夜分霁焉。明日，里民视其湫，水已竭，公命使穷其迹，至湫西六十里，易地为湫，巨鳄亦随而徙焉。自是郡民获免其患。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《神道碑叙》曰：“刑部为潮阳守，云洞僚海彝，陶然皆化；鳄鱼稻蟹，不暴民物。”盖谓此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代的吏部侍郎韩文公韩愈，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。他来之之前，郡的西面有个大水潭，潭里有鳄鱼，长约一百多尺，每发一次怒，就弄得潭水翻腾动荡，山岭上的大树也象地震一样。百姓养的马和牛，有的走近潭水，就被鳄鱼吸去吃掉了，转眼之间被鳄鱼吃掉的牛马，多得数不过来，老百姓多年来就认为这是灾难。等到韩愈到了潮阳郡三天之后，访问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事，全都说，郡西面水潭里的鳄鱼是灾害。韩愈说：“我听说至诚能感动神仙，从前鲁恭主管中牟的时候，雉鸡驯服而且蝗虫也躲避起来，黄霸治九江的时候，老虎都悄悄地离开了九江，这是因为，执政者有良好的政绩，禽兽也能被感化。”就派副官，把祭祀用的物品陈列在潭水边上，并且祷告说：“你们都是水族一类，不要成为老百姓的祸害。”接着把酒浇到地上。这天晚上，郡的西面有风雷的声音，声音震动了山野，到了半夜才晴天。第二天，乡里的百姓看那水潭，水已经枯竭了，韩公派人去考察鳄鱼的踪

迹，到了潭的西面六十里外，换了个地方又造出一个水潭，大鳄也跟着换了地方，从此潮阳郡的百姓就免去了鳄鱼的祸害。所以工部郎中皇甫湜为韩愈撰写《神道碑叙》一文中说：“刑部侍郎韩愈做了潮阳太守，云中的神仙，洞府里的隐士，同一官署的官吏们，海里的动物，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，全都高兴地被感化了，连鳄鱼和稻蟹，也不残害百姓的东西。”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吧。

郟乡民

唐元和末，均州郟乡县有百姓，年七十，养獭十余头，捕鱼为业。隔日一放，将放时，先闭于深沟斗门内，令饥，然后放之。无网罟之劳，而获利甚厚。令人抵掌呼之，群獭皆至。缘衿藉膝，驯若守狗。户部郎中李福，亲见之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宪宗元和末年，均州的郟乡县有个百姓，七十岁了，养了十多只水獭，靠打鱼维持生活。隔一天放出去一次，快要放出去的时候，先把水獭关在深沟的闸门里，让它们挨饿，然后才放它们出来，不受撒网收网的劳累，可是却得到很多的收入。主人如果拍巴掌招呼它们，所有的水獭全都到来，在主人的身边和膝前呆着，驯顺得象守门的狗。户部郎中李福，

亲眼看见过这件事。

赤岭溪

歙州赤岭下有大溪，俗传昔有人造横溪鱼梁，鱼不得下，半夜飞从此岭过，其人遂于岭上张网以捕之。鱼有越网而过者，有飞不过而变为石者。今每雨，其石即赤，故谓之赤岭，而浮梁县得名因此。按《吴都赋》云：“文鳐夜飞而触纶。”盖此类也。（出《歙州图经》）

歙州的赤岭山有条大溪水，世俗传说从前有人横着溪水架设了一道拦截鱼的横梁，鱼不能顺流而下，半夜时飞着从这个山岭过去，那个造桥的人就在岭上架网来捕捉鱼。有的鱼越过网飞过山岭，有的鱼飞不过去变成了石头。现在每当下雨时，那些石头就变成红色，因而叫它赤岭，而且浮梁县也因此而得名。按，《吴都赋》上说：“文鳐鱼夜间飞到空中落到网里。”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七

水族四
(水怪)

鯀 桓冲 李汤 齐浣 子英春
洛水竖子 鬼 罗州赤螿
韩珣 封令禎 凝真观
蜀江民 张胡子 柏君 叶朗之
柳宗元 王瑶 柳沂 崔棣
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

鯀

尧使鯀治洪水，不胜其任，遂诛之。鯀于羽山，化为黄能，入于羽泉。今会稽人祭禹庙，不用能。水居曰能，陆居曰熊也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尧派鯀治理洪水，鯀没有完成任务，就杀了鯀。鯀的尸体在羽山变成黄能，进入羽泉里去了。如今会稽人到禹庙祭祀，不用熊肉做祭品。居住在水里的熊叫能，居住在陆地上的叫熊。

桓 冲

晋桓冲为江州刺史，遣人周行庐山，冀睹灵异。既陟崇巘，有一湖，匝生桑树。湖中有败舩赤鳞鱼，使者渴极，欲往饮水，赤鳞鱼张鬣向之，使者不敢饮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晋代桓冲做江州刺史时，派人到庐山上查看，希望能发现一些珍奇神异之物。这些人登上一座险峻的山峰以后，看见一个湖泊，湖泊的周围长满了桑树，湖里还有一条破旧的小船和红鳞鱼。他们非常渴，想去湖边喝点水，红鳞鱼凶恶地竖起背鳍对着他们，他们不敢去喝水。

李 汤

唐贞元丁丑岁，陇西李公佐泛潇湘、苍梧，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，淹留佛寺，江空月浮，征异话奇。杨告公佐云：“永泰中，李汤任楚州刺史时，有渔人，夜钓于龟山之下。其钓因物所制，不复出。渔者健水，疾沉于下五十丈。见大铁锁，盘绕山足，寻不知极。遂告汤，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，获其锁，力莫能制。加以牛五十余头，锁乃振动，稍稍就岸。时无风涛，惊浪翻湧，观者大骇。锁之末，见一兽，状有如猿，白首长髻，雪牙金爪，闯然上岸，高五丈许。蹲踞之状若猿猴，但两目不能开，兀若昏昧。目鼻水流如泉，涎沫腥秽，人不可近。久乃引颈伸欠，双目忽开，光彩若电。顾视人焉，欲发狂怒。观者奔走。兽亦徐徐引锁拽牛，入水去，竟不复出。时楚多知名士，与汤相顾愕悚，不知其由。尔时，（“时”原在“者”字下，据明抄本移上。）乃渔者知锁所，其兽竟不复见。”公佐至元和八年冬，自常州钱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，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。时扶风马植、范阳卢简能、河东裴蘧皆同馆之，环炉会语终夕焉。公佐复说前事，如杨所言。至九年春，公佐访古东吴，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，登包山，宿道者周焦君庐。入灵洞，探仙书，石穴间得古《岳渎经》第八卷，文字古奇，编次蠹毁，不能解。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：“禹理水，三至桐柏山，惊风走雷，石号

木鸣；五伯拥川，天老肃兵，不能兴。禹怒，召集百灵，搜命夔、龙。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，禹因囚鸿蒙氏、章商氏、兜卢氏、犁娄氏。乃获淮、涡水神，名无支祁，善应对言语，辨江淮之浅深，原隰之远近。形若猿猴，缩鼻高额，青躯白首，金目雪牙，颈伸百尺，力翳九象，搏击腾踔疾奔，轻利倏忽，闻视不可久。禹授之章律，不能制；授之鸟木由，不能制；授之庚辰，能制。鸱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，奔号聚绕以数十载，庚辰以战逐去。颈锁大索，鼻穿金铃，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，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。庚辰之后，皆图此形者，免淮涛风雨之难。”即李汤之见，与杨衡之说，与《岳渎经》符矣。（出《戎幕闲谈》）。

唐代贞元年间的丁丑年，陇西人李公佐游览湘江和苍梧山，偶然遇见征南从事弘农人杨衡在一个古老的河岸边停船休息。他们就结伴在佛寺里尽情地游览。到了晚上，江面宽广空旷，水面飘浮着明月。他们在船上互相讲述奇闻异事。杨衡告诉李公佐说：“永泰年间，李汤担任楚州刺史。有个渔夫夜间在龟山下钓鱼，他的钩被什么东西挂住了，拽不出水面。渔夫善于游泳，迅速潜到水下五十丈深的地方，看见一条大铁链，盘绕在山根下，寻找不到铁链的端点，于是报告给李汤。李汤派那个渔夫及几十个善于游泳的人，去打捞那根铁链。这些人提不动，又加上五十头牛，锁链才有点晃动，当时并没有大风和波浪，但是快要将锁链提到岸上时，却突然翻滚起高大的波浪，观看的人们非常害怕。只见锁链的末尾

有一个动物，样子像猿猴一样。雪白的头发，长长的脊毛，身高五丈多，蹲坐的样子也和猿猴一样。但是它的两只眼睛不开，似乎没有知觉地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眼睛鼻子里像泉眼一样向外流水，口里的涎水腥臭难闻，人们不敢靠近。过了很久它才伸伸脖子挺直身子，两眼忽然睁开，目光象闪电一样四处张望围观的人，好象要暴发出疯狂和愤怒，人们吓得四散奔逃。那怪兽竟慢慢地拖着锁链，拽着牛回到水里，再也不出来了。当时楚地有才智的名人与李汤互相惊异地看着，不知道这个怪物的来历。当时只有渔夫知道锁链的位置，那个怪兽再也没有出现。李公佐在元和八年，在常州为去朱方的给事中孟简饯行，廉访使薛公苹在客店里准备礼品。扶风人马植，范阳人卢简能，河东人裴蘧，全都在同一个客店里。大家在炉旁围成一圈，交谈整宿。李公佐又说起前面那件事，同杨衡说的一样。到了贞元九年的春天，李公佐游览古时的东吴一带，跟着太守元公锡游览洞庭湖，登上包山，住在一个道士周焦君修炼的地方。他们进入山洞，翻阅古籍，在一个山洞内找到一本《古岳渎经》第八卷。书上的文字古老奇特，有的地方被蠹蛀了，不容易理解。李公佐和焦君一起详细地阅读研究这本书。书上说，大禹治水时，三次到桐柏山。桐柏山刮大风，响惊雷，石头呼号，树也鸣叫，神怪五伯兴波作浪，天志起兵作乱，大禹调动不了他们很生气。大禹召集百种神灵，找来夔和龙，桐柏山神千君长也来请求任务。于是大禹囚禁了鸿章氏、章商氏、兜卢氏、犁娄氏。又捉住了淮河、涡水中的名字叫“无支祁”的水神。无支祁善于回答别人的问话，能分辩长江淮水的深浅和平原沼泽地带的远近，

样子象猿猴，小鼻子，高额头，青色的身躯，白色的头发，眼露金光，牙齿雪白，脖子伸出来有一百尺长，力气超过九只大象，攻击、搏斗、腾跃，奔跑迅速敏捷，身体轻灵飘忽，只是不能长久地听声音、看东西。大禹奏乐曲给它听，降服不了它；把它交给鸟木由，也制服不了它；把它交给庚辰，才打败了它。上千个鸱鸟、脾恒、树精、水神、山妖、石怪，奔跑号叫聚集环绕着无支祁，庚辰用武力把它们打跑了。他给无支祁的脖子上锁上大铁链，鼻子上穿上金铃，送到淮阳县龟山脚下，是想让淮河水永远平安地流到海里。从庚辰以后，人们都画着无支祁的图形，就是想免除淮河上风雨波涛的灾难。李汤所看见的，和杨衡所说的，与《古岳渎经》上的记载，是相符合的。

齐浣

唐开元中，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以徐城险急，奏开十八里河，达于清水。其河随州县分掘，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祚乱其县徒，开数千步，中得龙堂。初开谓是虚穴，然状如新筑，净洁周广。北壁下有五色蛰龙，长一丈余，鲤鱼五六枚，各长尺。有灵龟两头，长一尺二寸，眸长九分。祚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，状上齐浣。浣命移龙入淮，放龟入汴。祚移龙及鱼二百余里，至淮岸，有鱼数百万首，跳跃赴龙，水为之沸。龙入淮喷水，云雾杳冥，遂不复见。初将移之也，御

史员锡拔其一须。元昌遣人送龟至宋，遇水泊，暂放龟水中，水阔数尺，深不过五寸，遂失大龟所在。涸水求之，亦不获，空致小龟焉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开元年间，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因为徐城出现了危险的紧急情况，向朝廷请示，开掘一条十八里长的人工河，让水直接流进清水河去，这条河由各州各县分段挖掘。亳州的真源县的县丞崔延祚组织本县的民工，挖掘几千步的一段，挖出一座住着龙的建筑物。刚掘开的时候，以为是个空洞穴。可是，那建筑似乎是刚刚修建成的，面积很大十分清洁，北面的墙壁下有一条五彩的蛰伏的龙，长一丈多，鲤鱼五六条，各一尺长。还有二只通灵的乌龟，长一尺二寸，眼睛长九分。崔延祚把这件事告诉了开河御史邬元昌，又写成公文上报给齐浣。齐浣命令人把龙转移到淮河里去，把乌龟放到汴河中去。崔延祚带人把龙和鲤鱼移到二百多里以外的淮河岸边，淮河里有几百万条鱼向着彩龙跳跃着，河水因此而沸腾起来。彩龙进入淮河喷出水气，使四周云雾幽暗，龙也就看不见了。刚开始准备转移龙的时候，御史员锡拔去一根龙须。邬元昌派人把乌龟送到宋地，遇到一个小水塘，把龟暂时放到水里，水宽几尺，深度不超过五寸，于是大龟也丢失了，淘干了水塘里的水寻找龟，也没找到，仅仅捉到了几只小乌龟。

子英春

子英春者，舒乡人，善入水。捕得赤鲤，爱其色，持归，养之池中。数以米谷食之，一年，长丈余，遂生角有翅。子英怖，拜谢之，鱼言：“我来迎汝，上我背，与汝具升。”岁来归见妻子，鱼复迎之。故吴中门户作神鱼子英祠也。（出《神鬼传》）

子英春是舒乡人，善长潜水，他捉到一条红鲤鱼，喜欢鱼的颜色，就带回家去，放在池子里喂养。他经常用谷物和米饭喂鱼，一年后，鱼长到一丈多长，并且头上出角，身上长出翅来。子英春很害怕，向鲤鱼行礼并道歉。鱼说：“我是来迎接你的，你骑到我背上来，我和你一起升天。”到了年末，他回来看望妻子和孩子，神鱼又来迎接他。所以吴中的人们建造了神鱼子英庙。

洛水竖子

有人洛水中见竖子洗马，顷之，见一物如白练带，极光

晶，缴竖子之项三两匝，即落水死。凡是水中及湾泊之间，皆有之。人澡浴洗马死者，皆谓鼃所引，非也。此名白特，宜慎防之，蛟之类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有人在洛水边看见一个童子在洗刷马，突然从水中窜出一个象白绸带似的东西，非常光亮晶莹，缠绕在童子的脖子上三两圈，童子跌倒在水里死了。凡是有河水和湖泊的地方都有这种怪物，有的人认为洗澡和洗马而死的人，全都是被鼃拖进水的，其实不是这样。这种怪物名叫“白特”，应当小心地提防它，它是蛟一类的动物。

鬼

鲩鱼状如鳢，其文赤斑，长者尺余，豫章界有之。多居污泥池中，或至数百，能为（子故反）鬼幻惑袄怪，亦能魅人。其污池侧近，所有田地，人不敢犯。或告而奠之，厚其租值，田即倍丰，但匿己姓名佃之。三年而后舍去，必免其害。其或为人患者，能捺人面目，反人手足，祈谢之而后免。亦能夜间行于陆地，所经之处，有泥踪迹：所到之处，闻嗷嗷之声。北部（明抄本“部”作“帝”）二十五部大将军。有破泉符书（“符书”原作“书符”，据《录异记》改。）于砖石上，投其池中，或书板刺，钉于池畔，而必因风雨雷霆，

以往他所。善此术者，方可行之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鲩鱼样子象鳢鱼，身上长着红色的斑纹，大的有一尺多长，淮南江北一带有这种鱼。鲩鱼大多生活在污泥池里，有时一群鱼多达几百条。这种鱼能制造幻觉，兴妖作怪，也能迷惑人。它们生活在污水池附近，人们不敢侵犯。有的人祷告祭祀这种鱼，增加地租，附近田里的庄稼就会产量倍增。如果隐瞒自己的姓名租种土地，三年以后舍弃土地离开，一定能免遭鲩鱼的祸。鲩鱼有时候祸害人，能扭转人的面目，能使人手足反转，只有向鲩鱼祈祷并道歉之后，才能解除灾祸。鲩鱼夜间能在陆地上行走，它经过的地方，有湿泥的印迹。它到达的地方，能听到嗷嗷的叫声。北部二十五部的大将军，有的把镇压水鬼的咒语刻在砖块或石头上，扔到池水里。还有的将咒语刻在木板上，钉在池水边上。但是必须要在刮风下雨打雷闪电的时候，把这些符书木板都给搬到别的地方去。只有善于驱除鬼怪的术士，才可以施行这种法术。

罗州赤鳖

岭南罗州辩州界内，水中多赤鳖，其大如匙，而赫赤色。无问禽兽水牛，入水即被曳深潭，吸血死。或云，蛟龙使曳之，不知所以然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岭南的罗州辩州界内，水中有很多红色的鳖。鳖的大小象汤匙一样，鲜红色。不管是禽兽还是水牛，入水后就被它拽进深潭，吸干血后死去。有的人说：“这是蛟龙指派红鳖拽的。”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
韩 珣

唐杭州富阳县韩珣庄凿井，才深五六尺，土中得鱼数千头，土有微润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，明抄本作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代杭州富阳县的韩珣庄挖井，才挖了五六尺深，竟在土中得到了几千条鱼，土稍微有点潮湿。

封令禛

唐封令禛任常州刺史，于江南沂流将木，至洛造庙。匠人截木，于中得一鲫鱼长数寸，如刻安之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

记》)

唐代的封令禎担任常州刺史时，在江南的沂水上通过水流运送木料到洛水建造庙宇。木匠截断木料时，在木料中得到一条长几寸的鲫鱼，就象是雕刻好了木槽安放进去的。

凝真观

唐怀州凝真观东廊柱，已五十余年，道士往往闻柱中有虾蟆声，不知的处。后因柱朽坏，易之，厨人砍以为薪，柱中得一虾蟆，其柱先无孔也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唐代怀州凝真观东廊的柱子，已经五十多年了。观中的道士经常听到柱子里面有蛤蟆的叫声，但是不知道发声的确切位置。后来因为柱子朽烂了，更换了新柱子，厨子劈旧柱当柴烧，在旧柱中得到一只蛤蟆，可是那根旧柱子先前并没有孔洞。

蜀江民

唐蜀民，有于江之上获巨鳖者，大于常，长尺余，其裙朱色。煮之经宿，游戏自若，又加火一日，水涸而毙不死。举家惊惧，以为龙也，投于江中，浮泛而去，不复见矣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唐代蜀地有一个老百姓，在江上捉到一只大鳖，长一尺多，鳖盖的四周是红色的。把鳖煮在沸水里整整一宿，它还是自由自在地在水里玩耍，又加火煮了一天，水烧干了而鳖却没有死。全家人惊慌害怕，将鳖扔到江里，鳖漂浮在水面上渐渐远去，再也看不见了。

张胡子

唐吴郡渔人张胡子尝于太湖中，钓得一巨鱼，腹上有丹书字曰：“九登龙门山，三饮太湖水。毕竟不成龙，命负张胡子。”（出《灵怪集》）

唐代吴郡渔夫张胡子曾在太湖中，钓到一条大鱼。鱼肚子上有用丹砂书写的字：“九登龙门山，三饮太湖水。毕竟不成龙，命负张胡子。”

柏君

唐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百姓柏君怀，于汉江勒漠潭，采得鱼，长数尺，身上有字云：“三度过海，两度上汉。行至勒漠，命属柏君。”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唐代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的老百姓柏怀，在汉江的勒漠潭里，捕到一条几尺长的鱼。鱼身上有字说：“三次过大海，两次上汉江，走到勒漠潭，性命交柏君。”

叶朗之

唐建中元年，南康县人叶朗之使奴当归守田。田下流有鸟陂，陂中忽有物唤，其声似鹅而大，奴因入水探视，得一大物，身滑宛转，内头陂下。奴乃操刀下水，截得其后围六

尺余，长二丈许，牵置岸上，剥皮剖之。比舍数十人咸共食炙，肉脆肥美，众味莫逮。背上有白筋大如胫，似鱧鱼鼻，食之特美。余以为脯。此物初死之夕，朗之梦一人，长大黑色，曰：“我章川使者，向醉孤游，误堕陂中，为君奴所害。既废王命，身罹戮辱，又析肌剖脏，焚腌充膳。冤结之痛，古今莫二。与君素无隙恨，若能杀奴，谢责偿过，罪止凶身；不尔法科，恐贵门罹祸，朗之惊觉，不忍杀奴。奴明年，为竹尖刺入腹而死。其年夏末，朗之举家得病，死者八人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唐代德宗建中元年，南康县人叶朗之派仆人回家乡守护水田，水田下游有个群鸟聚集的池塘。仆人忽然听到池塘里有个东西在叫唤，声音象鹅叫却比鹅的叫声大。仆人下水去寻找，看到一个大怪物，身上光滑而弯曲，把头插在池塘下面的泥里。仆人就取了刀下水，砍下那个东西的后半部分六尺多粗、二丈多长的一段，拖到岸上，剥去皮剖开肉，同邻舍的几十个人一起烤着吃了。肉味又脆又肥又鲜美，别的滋味无法与之相比。那个东西的背上有条白筋大小象人的小腿，又象鲟鱼鼻，吃起来味道特别鲜美，他们还将剩下的肉做了肉脯。这个东西刚死的那天晚上，叶朗之梦见一又高又大，浑身漆黑的人对他说：“我是章川王的使者，喝醉了独自出来游玩，不小心陷到池塘里，被你家的仆人杀害了。既耽误了章川王的使命，自身又遭受杀戮的痛苦。被分割肌肉，取下五脏，烤熟当饭吃了。这冤仇和痛苦，古往今来没有第二个人

能比得上。我与你平时没有隔阂和仇恨，如果你能杀了那个仆人来道歉陪罪，惩罚将只加在犯罪者的身上。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恐怕你的全家都要遭受灾祸。”叶朗之惊吓醒来，不忍心杀仆人。第二年，那个仆人被竹子的尖刺刺进肚子里而死去，那年的夏末，叶朗之全家人都得了病，死了八个人。

柳宗元

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，常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，途至荆门，舍驿亭中。是夕，梦一妇人衣黄衣，再拜而泣曰：“某家楚水者也，今不幸，死在朝夕，非君不能活之。倘获其生，不独戴恩而已，兼能假君禄益，君为将为相，且无难矣。幸明君子一图焉。”公谢而许之。既寤，嘿自异之，及再寐，又梦妇人，且祈且谢，久而方去。明晨，有吏来，称荆帅命，将宴宗元。宗元既命驾，以天色尚早，因假寐焉，既而又梦妇人，嚟然其容，忧惶不暇，顾谓宗元曰：“某之命，今若缕之悬甚风，危危将断且飘矣。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？幸疾为计。不尔，亦与败缕皆断矣，愿君子许之。”言已，又祈拜，既告去。心亦未悟焉，即俯而念曰：“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，辞甚恳，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？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？得而活之，亦吾事也。”即命驾诣郡宴，既而以梦话荆帅，且召吏讯之。吏曰：“前一日，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，将为膳，今已断其首。”宗元惊曰：“果其夕之梦。”遂命挈而投江中，

然而其鱼已死矣。是夕，又梦妇人来，亡其首，宗元益异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代柳州刺史河东人柳宗元，从侍郎被降职出京担任永州司马，赴途中到达荆门，住在驿站旅馆。这天晚上，他梦见一个穿黄衣服的妇女向他拜了又拜哭着说：“我家住在楚水，现在非常不幸，死亡临近，就在旦夕之间，除了您谁也救不了我。如果还能够活下去，我不仅对你感恩戴德，而且能够使你加官晋爵，你想做将军还是做丞相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希望你能尽力帮我一次。”柳宗元向妇人道谢并应允了她。醒来之后，他觉得事情很奇怪。等到再睡着时，又梦见了那个妇人，一再向他表示祈求和感谢，很久才离去。第二天早晨，有个官吏前来，说是遵照荆帅的命令，准备请柳宗元赴宴。柳宗元吩咐准备车马之后，因为时间还早，因而就又小睡了一会，结果又梦见那个妇女，皱着眉头，忧心忡忡地对柳宗元说：“我的性命，现在就象用丝线悬挂在大风里，将要断开随风飘走，可是你仍感觉不到这件事是多么紧急，希望你能赶快想个办法，不然的话，我的性命就和丝线一起断了，请你答应我。”说完，拜谢而去。柳宗元的心里还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低头想道：“我一个晚上三次梦见这个妇女来请求我，话语诚恳。难道是我手下的官吏对待别人有什么不公平的行为？还是即将参加的宴会上有鱼给我吃呢？找到并救活它，也是我应做的事。”于是就命令驾车到郡里去赴宴。他把梦里的情景告诉了荆门主帅，又叫来官吏讯问这件事。官吏说：“前

天，有个渔夫用网捕捉了一条大黄鳞鱼，准备用来做菜，现在已经砍下了它的头。”柳宗元吃惊地说：“果然符合那天晚上的梦。”就让人把鱼扔到江里去，可是鱼已经死了。这天晚上，又梦见那个妇女来了，妇女已经没有了头，柳宗元更加对这件事感到奇怪。

王 瑶

唐会昌中，有王瑶者任恒州都押衙，尝为奕（明抄本“奕”作“栾”。）邑宰。瑶将赴任所，夜梦一人，身怀甲冑，形貌堂堂。自云冯夷之宗，将之海岸，忽罹网罟，为漳川渔父之所得，将置之刀几，充膳于宰君，命在诘朝，故来相告，倘垂救宥，必厚报之。”瑶既觉。言于左右曰：“此必县吏相迎，捕鱼为馐。”急遣人至县，庖人果欲割鲜，理（“理”原作“鲤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鲙具。以瑶命告之，遂投于水中，鱼即鼓鬣扬鬣，轩轩而去。是夜，瑶又梦前人泣以相感云：“免其五鼎之烹，获返三江之浪，有以知长官之仁，比宗元之惠远矣！”因长跪而去。（出《耳目记》）

唐代会昌年间，有个叫王瑶的人担任恒州都押衙。他曾经做过一个大县的县宰，在准备赴任的时候，夜里梦见一个人，身上穿着铠甲，相貌堂堂，说自己是水神的同宗。他刚

到海岸边，突然被漳川的渔夫用网捉住了，即将放到案板上，做菜给你吃，性命将在明天早晨结束，所以来告诉你，如果能蒙受你的救护，我一定优厚地报答你。王瑶醒了以后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这一定是县里的官吏为了迎接我，捕鱼做菜。”急忙派人到县里去，厨子果然准备切割一条新鲜鱼，正在整刀案。派去的人就把王瑶的命令传达给厨子，于是又把鱼放回水里去了。鱼就摆动嘴边的小鳍，晃动着脊鳍，悠然自得地游走了。这天夜里。王又梦见那个人哭着感激他说：“你使我免除了在锅里烧煮的命运，重新返回到三江的波浪之中，通过这件事使我知道了长官的仁爱之心，柳宗元和你比差得太远啊！”然后长跪感谢后离开了。

柳 沂

唐河东柳沂者侨居洛阳，因乘春钓伊水，得巨鱼，挈而归，致于盆水中。先是沂有婴儿，始六七岁，是夕，沂梦鱼以喙啮婴儿臆，沂悸然而寤。果闻婴儿啼曰：“向梦一大鱼啮其臆，痛不可忍，故啼焉。”与沂梦同，沂异之。乃视婴儿之臆，果有疮而血。沂益惧，明旦，以鱼投伊水中，且命僧转经画像，仅旬余，婴儿疮愈。沂自后不复钓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代河东人柳沂寄居在洛阳，春天到伊水钓鱼，钓到一条大鱼。他把鱼带回家后放在水盆里。柳沂有个孩子，才六七岁。这天晚上，柳沂梦见鱼用嘴咬婴儿的胸，柳沂惊醒了，果然听到孩子哭着说，刚才梦见一条大鱼咬他的胸，疼得受不了，所以哭了。与柳沂所做的梦一样。柳沂觉得这件事很奇怪，查看婴儿的胸前，果然有个伤口流着血，柳沂更加害怕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把那条大鱼放到伊水中，并且让和尚在鱼的画像前反复念经，仅仅十多天，孩子的伤就好了，柳沂从此以后再也不钓鱼了。

崔 悦

晋太常卿崔悦游学时，往至姑家，夜与诸表昆季宿于学院。来晨，姑家方会客。夜梦十九人皆衣青绿，罗拜，具告求生，词旨哀切。崔曰：“某方闲居，非有公府之事也，何以相告？”咸曰：“公但许诺，某辈获全矣！”崔曰：“苟有阶缘，固不惜奉救也。”咸喜跃再拜而退。既寤，盥栉束带，至堂省姑。见缶中有水而泛鳖焉，数之，大小凡十九，计其衣色，亦略同也。遂告于姑，具述所梦，再拜请之，姑亦不阻，即命仆夫置于器中，躬诣水次放之。（出《玉堂闲话》）

晋代太常卿崔悦出游求学的时候，到姑姑家去，夜里和

各位表兄弟住在学校里。第二天早晨，姑姑家正在会客。崔悦夜里梦见十九个人全都穿着青绿色的衣服，站在他的四周向他行礼，全都是祈求他救命的，言词悲哀恳切。崔悦说：“我是个闲居的人，没有官职，为什么来求我？”那些人都说：“只要你答应，我们这些人就能活下来了。”崔悦说：“如果有什么机缘帮得上忙，我是一定会救助的。”这些人全都高兴得跳起来，再三拜谢后才走。崔悦醒了以后，盥洗打扮完毕，到堂屋去看望姑姑，看见一只瓦罐中有一些鳖在水里游动。他数一数，大大小小一共十九只，比较一下鳖和梦中人衣服颜色也大致相同。于是对姑姑讲述说自己的梦，请求姑姑放了这些鳖。姑姑没有阻拦，他就叫仆人把鳖放到器皿中，亲自到水边放了它们。

染 人

广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，梦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，答曰：“吾家隘陋，不足以容君也。”乃入厨中。尔夕，举家梦之。既日厨中得一白鳖，广尺余，两目如金，其人送诣紫极宫道士李栖一所，置之水中，则色如金而目如丹，出水则白如故，栖一不能测，复送池中，遂不复见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广陵有个染匠居住在九曲池的南面。有一天，他梦见一

个白衣少年要求寄居在他的家里。他回答说：“我的家里窄小简陋，无法容纳您”。那个白衣人就自己走进厨房里去了。那天晚上，全家人都梦见了白衣人，第二天在家里的厨房里得到一只白色的鳖，一尺方圆，两只眼睛象金子一样。那个染匠就把鳖送到紫极宫道士李栖一的住处。李栖一把鳖放到水里，这时鳖的身体忽然变成金色而眼睛变成红色了，把鳖提出水来又变成白色。李栖一不明白其中的原因，就把鳖又送到水池中去，随后鳖就不见了。

海上人

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，是人一手，而掌中有面，七窍皆具，能动而不能语。传玩久之，或曰：“此神物也，不当杀之。”其人乃放置水上，此物浮水而去，可数十步，忽大笑数声，跃没于水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有个海上捕鱼的人从海边拦潮捕鱼的“扈业”中得到一个东西，是一只人的手掌。手掌中有一个人的面孔，七窍全都具备，能活动却不能说话，大家传着玩赏了很久。有人说：“这是个神灵，不要杀了他。”捕鱼人就把这只手掌放到海面上。这个东西浮水离开了，漂了几十步远，忽然大笑了几声，跳跃起来又沉没到水里去了。

法聚寺僧

法聚寺内有僧，先在房，至夜，忽谓门人曰：“外有数万人，头戴帽，向贫道乞救命。”急开门出看，见十余人担蠡子，因赎放生。（出《蜀记》）

法聚寺有个和尚，一整天都呆在屋里。到了夜晚，他忽然对看门人说：“外面有几万人，头上戴着帽子，向我乞求救命。”然后急忙打开门出去观看，见有十多个人挑着田螺。于是全都买下来去放生了。

李延福

伪蜀丰资院使李延福昼寝公厅，梦裹乌帽三十人伏于阶下，但云乞命。惊觉，仆使报，门外有村人献鳖三十头，因悟所梦，遂放之。（出《倣戒录》）。

前蜀丰资院使李延福白天在官署里睡觉，梦见三十个头

戴黑帽子的人趴在台阶下，向他乞求救命。他受惊而醒来，仆人进来报告说，门外有个村里人献来三十只鳖。他领悟了自己所做的梦，放了这些鳖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八

水族五
(水族为人)

子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永康人
王素 费长房 张福 丁初
谢非 顾保宗 武昌民 寡妇严
尹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宗

子 路

孔子厄于陈，絃歌于馆中。夜有一人，长九尺余，皂衣高冠，咤声动左右。子路引出，与战于庭，仆之（之原作一。据明抄本改。）于地。（“地”原作“池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乃是大鯉鱼也，长九尺余。孔子叹曰：“此物也，何为来哉？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，因衰而至，此其来也，岂以吾遇厄绝粮，从者病乎？夫六畜之物，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，神皆能为妖

怪，故谓之五酉。五行之方，皆有其物，酉者老也，故物老则为怪矣。杀之则已，夫何患焉？”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孔子在陈国受困，在旅店里弹琴唱歌。夜里有一个人，身高九尺多，穿黑色衣服，戴着高高的帽子，呼喊声惊动了附近的人。子路把那人引到外面，与他在庭院里搏斗，把那人打倒在地上，竟然是一条大鯢鱼，长九尺多。孔子叹息说：“这个东西，为什么到这里来呢？我听说，动物太古老了，各种精灵就会依附在它身上。我们运气衰落，是它这次到来的原因。难道是因为我遇到麻烦，没有饭吃，跟着我的人也得病的原因吗？六畜一类东西，以及龟蛇鱼鳖草木之类，它们的精气都能兴妖作怪，所以叫他们五酉。五行之类，都有这些东西。酉，就是老的意思，所以物太古老就变成精怪了，杀了它们就没有事了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”

长水县

秦时，长水县有童谣曰：“城门当有血，则陷没为湖。”有老妪闻之，忧惧，旦旦往窥焉。门卫欲缚之，妪言其故。妪去后，门卫杀犬，以血涂门。妪又往，见血走去，不敢顾。忽有大水，长欲没县。主簿何干入白令，令见干曰：“何忽作鱼？”干曰：“明府亦作鱼矣！”遂沦陷为谷。（出《神鬼传》）

秦朝的时候，长水县有童谣说：“城门要是有血，城就会陷没变成湖泊。”有个老妇人听见了童谣，非常害怕，天天去城门查看。守城门的人想把老妇人抓起来，老妇人说了来城门的原因。老妇人离开后，守城门的人杀了一条狗，把狗血涂到城门上。老妇人又去查看，看见城门上的血就逃离了县城，不敢回头。这时忽然出现了大水，水渐渐增长几乎要淹没县城，主簿何干进去说给县令听，县令看见了何干说：“你为什么忽然变成了鱼？”何干说：“你也变成鱼了。”于是县城沦陷成为深沟湖泊。

姑苏男子

后汉时，姑苏有男子，衣白衣，冠帻，容貌甚伟，身長七尺，眉目疏朗。从者六七人，遍历人家，奸通妇女，昼夜不畏于人。人欲掩捕，即有风雨，虽守郡有兵，亦不敢制。苟犯之者，无不被害。月余，术人赵杲在赵，闻吴患，泛舟遽来。杲适下舟步至姑苏北堤上，遥望此妖，见路人左右奔避无所，杲曰：“此吴人所患者也。”时会稽守送台使，遇，亦避之于馆，杲因谒焉。守素知杲有术，甚喜。杲谓郡守曰：“君不欲见乎？”因请水烧香，长啸数声，天风歘至，闻空中数十人响应，杲掷手中符，符去如风。顷刻，见此妖如有人

持至者，甚惶惧，杲谓曰：“何敢幻惑不畏？”乃按剑曰：“诛之。”便有旋风拥出。杲谓守曰：“可视之矣，使未出门，已报去此百步，有大白蛟，长三丈，断首于路旁，余六七者，皆身首异处，亦鼃鼃之类也。左右观者万余人，咸称自此无患矣。（出《三吴记》）

后汉时，姑苏有个男子，身穿白衣服，头带包头巾，容貌英俊，身高七尺，眉目舒展，跟从的人有六七个。他们走遍住户的家里，奸污妇女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一点也不害怕人。有人想要去捕捉他们，就会遭到刮风下雨的阻碍。即使城镇有驻守的军队，也不敢去对付他们，冒犯他们的人，没有不被害死的。一个多月后，有个叫赵杲的术士在赵地，听说了吴地的灾祸，赶快坐船赶到姑苏。赵杲刚刚下船走到始苏城北的堤坝上，远远地看到了这妖怪。只看见路上的行人向左右奔逃，找不到躲避的场所。赵杲说：“这就是给姑苏人带来灾祸的妖怪呀！”当时，会稽的郡守为台使送行，遇见了妖怪，也到旅馆里躲避。赵杲因而去拜见郡守，郡守早就听说赵杲会法术，见了他很高兴。赵杲对郡守说：“你不想看一看吗？”于是要来净水，烧上香，长啸几声。天上突然刮来风，听见空中有几十个人在响应。赵杲扔出手中的符咒，符象风一样地飞走了。不一会，就看见这个妖怪象是被人押送似地来到面前，样子非常惊慌恐惧。赵杲说：“你胆敢变幻形象迷惑世人而不怕惩罚！”又握着剑说：“杀了他！”于是就有旋风出现，赵杲对郡守说：“可以去看一看了。”派出的人还没等

走出门去，已经有人进来报告说离这里一百步的地方，有条大白蛟，长有三丈，在路旁被砍下了头。还有六七个怪物也都身首异处，都是鼃鼃一类的动物。有一万多人围在四周观看，都说从此没有灾祸了。

永康人

吴孙权时，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龟，即逐之。龟便言曰：“游不良时，为君所得。”人甚怪之，载出，欲上吴王。夜泊越里，缆舡于大桑树。宵中，树呼龟曰：“劳乎元绪，奚事尔耶？”龟曰：“我被拘繫，方见烹臠。虽尽南山之樵，不能溃我。”树曰：“诸葛元逊博识，必致相苦。令求如我之徒，计从安出？”龟曰：“子明无多辞，祸将及尔。”树寂而止。既至，权命煮之，焚柴百车，语犹如故。诸葛恪曰：“然以老桑方熟。”献之人仍说龟树共言，权登使伐取，煮龟立烂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，野人故呼龟为元绪也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吴国孙权执政的时候，有个永康人进山遇到一只大龟，就去追赶。龟便说道：“出游没遇到好时候，竟被你捉住。”永康人觉得很奇怪，把龟带出山去，准备献给吴王孙权。夜里停泊在越里，把船拴在一棵大桑树上。半夜时，大桑树招呼龟说：“元绪，你很辛苦吧，什么事把你弄成这个样子？”龟

说：“我被捉住了，将要把我煮了做肉汤吃。即使砍光了南山上所有树木当柴烧，也不能煮死我。”树说：“诸葛元逊见识广博，必定会使你受苦。如果他命令寻找我们这一种类的树当柴烧，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”龟说：“子明你不要多说话，不然灾祸就将加到你的身上。”树就静静地不再说话了。到了京城之后，孙权下令煮鳖，烧了几百车的木柴，龟说话还象以前一样。诸葛恪说：“应该用老桑树烧火才能煮熟。”献龟的人也说了桑树和龟的对话。孙权立刻派人去砍伐桑树，用来煮龟立刻就煮熟了。现在人们煮龟仍大多使用桑树作烧柴。老百姓因此把龟叫作“元绪”。

王 素

吴少帝五凤元年四月，会稽余姚县百姓王素，有室女，年十四，美貌，邻里少年求娶者颇众，父母惜而不嫁。尝一日，有少年，姿貌玉洁，年二十余，自称江郎，愿婚此女。父母爱其容质，遂许之。问其家族，云：“居会稽。”后数日，领三四妇人，或老或少者，及二少年，俱至家。（“家”字原阙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因持资财以为聘，遂成婚媾。已而经年，其女有孕，至十二月，生下一物如绢囊，大如升，在地不动。母甚怪异，以刀割之，悉白鱼子。素因问江郎：“所生皆鱼子，不知何故？”素亦未悟，江郎曰：“我所不幸，故产此异物。”其母心独疑江郎非人，因以告素。素密令家人，候江郎解衣

就寝，收其所著衣视之，皆有鳞甲之状。素见之大骇，命以巨石镇之，及晓，闻江郎求衣服不得，异常诟骂。寻闻有物偃蹇，声震于外，家人急开户视之，见床下有白鱼，长六七尺，未死，在地拨刺。素砍断之，投江中，女后别嫁。（出《三吴记》）

吴国少帝五凤元年四月，会稽余姚县的百姓王素，有个十四岁的未出嫁的姑娘，容貌美丽。邻居乡里的少年来求婚的人很多，父母因爱惜姑娘都没有同意。有一天，来了一个少年，姿态容貌象美玉一样，年龄二十多岁，自称是江郎，愿意和王素的女儿结婚。姑娘的父母喜爱江郎的容貌，就答应将女儿许配给他，询问江郎的家族，江郎说：“住在会稽。”过了几天，江郎领了三四个妇女，有的年老有的年轻，还有两个少年，来到王素家，拿来钱财做为聘礼，于是两个人结了婚。过了一年，王素的女儿有了身孕，到了十二月份，生一个东西象个绢布做的口袋，大小有一升那么大，在地下一动不动。母亲觉得很奇怪，用刀割开它，全是白鱼的鱼子。王素因而问江郎：“所生的全是鱼子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？”至此还没有醒悟。江郎说：“这是我的不幸，所以才生下这种奇特的东西。”只有姑娘的母亲心里怀疑江郎不是人，并把想法告诉了王素。王素暗中派家中仆人，等江郎脱衣服睡觉时，将他的衣服取来观看，衣服上全都有鳞甲的痕迹。王素看了很害怕，命人用大石头压住衣服。等到天亮就听见江郎因为找不到衣服，异乎寻常地在大声咒骂，不久又听见有东西跌落，

震动的声音传到外面。家中仆人急忙打开门看，只见床下有白鱼，六七尺长，还没死，在地上乱跳。王素用刀砍断了白鱼，扔到江里。女儿后来又另外嫁了人。

费长房

汝南有妖，常作太守服，诣府门椎鼓，郡患之。及费长房来，知是魅，乃呵之。即解衣冠叩头，乞自改，变为老鳖，大如车轮。长房令复就太守服，作一札，敕葛陂君，叩头流涕，持札去。视之，以札立陂边，以颈绕之而死。（出《列异传》）

汝南出现一个妖精，常常穿着太守的服装，到府门前打鼓，州郡的人们都很忧虑。等到费长房来做郡守，知道是妖魅在作怪，就呵斥妖怪。妖怪脱下衣帽叩头，请求让自己改正错误，接着变成了一只老鳖，大小象车轮一样。费长房让它再穿上太守的服装，写了一封信，让它带给葛陂湖的神君。老鳖一边叩头，一边哭泣，拿着信走了。再看它时，它把信立在葛陂湖的边上，用脖子绕着信死了。

张 福

鄱阳人张福，舡行还，野水边忽见一女子，甚有容色，自乘小舟。福曰：“汝何姓？作此轻行，无笠雨驶，可入见就避雨。”因共相调，遂入就福寝。以所乘小舟，系福舡边。三更许，雨晴明月，福视妇人，乃一大鼉，欲执之，遽走入水。向小舟，乃是一槎段，长丈余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鄱阳人张福，乘船回家，在野外的水边上忽然看见一个女子，容貌非常好看，独自驾着一条小船。张福说：“你姓什么，为什么乘此轻舟，不戴斗笠冒雨行驶？可以到我船上来避雨。”因而相互调笑，那女子就走过船去同张福睡在一起，所乘坐的小船就拴在张福的船边上。三更天的时候，雨散天晴明月高照，张福看那个妇女，竟是一只大鼉。张福想捆它，它急忙地走进水去。先前的小船，只是一块船板，长一丈多，

丁 初

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，陂吏丁初，天每大雨，辄循堤防。

春盛雨，初出行塘，日暮间，顾后有小妇人，上下青衣，戴青伞。追后呼：“初掾待我！”初时怅然，意欲留伺之，复疑本不见此，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，恐必鬼物。初便疾行，顾见妇人，追之亦速。初因急走，去之转远。顾视妇人，乃自投陂中，汩然作声，衣盖飞散。视是大苍獭，衣伞皆荷叶也。此獭化为人形，数媚年少者也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吴郡的无锡有个上湖大堤，管理湖堤的丁初，每当大雨时，就出来察看湖堤。春天雨多，丁初走在水塘边上，天快黑的时候，回头看见身后有个小妇人，上身下身都穿着青色衣裙，拿着一把绿色的雨伞，在后面边追边喊：“丁初等我一会！”丁初有些犹豫，想停下脚步等候她。随即意识到从来不曾见过她，现在忽然出现一个妇女冒着阴雨走路，恐怕一定是鬼怪。丁初便飞快地往前走，回头看那个小妇人，追赶得更快了。丁初因而加快速度，距离小妇人越来越远。回头再看那个小妇人，竟自己跳进水里，发出哗哗的声音，衣服全都飞散开。一看是只很大的灰白色的水獭，衣服和伞全是荷叶。这个水獭变成人的模样，曾多次迷惑年轻人。

谢 非

道士丹阳谢非往石城冶买釜还，日暮，不及家。山中有

庙，舍于溪水上，入中宿，大声语曰：“吾是天帝使者，停此宿。”犹畏人劫夺其金，意苦搔搔不安。夜二更中，有来至庙门者，呼曰：“何铜。”铜应诺。“庙中有人气是谁？”铜云：“有人言是天帝使者，少顷便还。”须臾，又有来者，呼铜，问之如前，铜答如故，复叹息而去。非惊扰不得眠，遂起。呼铜问之：“先来者是谁？”铜答言：“是水边穴中白鼯。”“汝是何等物？”“是庙北岩嵌中龟也。”非皆阴识之。天明便告居人，言：“此庙中无神，但是龟鼯之辈，徒费酒肉祀之。急具锤来，共往伐之。”诸人亦颇疑之，于是并会伐掘，皆杀之，遂坏庙绝祀。自后安静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道士丹阳人谢非到石城去买了一口锅往回走，天黑了，还没到家。山上有座庙，庙建筑在溪水上面。他就准备进庙里去住宿，大声地说道：“我是天帝的使者到这里住宿。”又害怕别人来抢劫他的钱，心里头始终搔动不安。到了夜里二更天的时候，有人来到庙前，喊道：“何铜。”何铜回答了对方。那人又问：“庙里有生人气是谁？”何铜说：“有个人说自己是天帝的使者。不久就离开。”不一会，又有人来，呼唤何铜，问何铜的话象先前一样，何铜也象先前一样地回答，问完就又叹着气走开了。谢非受到惊扰没能睡觉，就起身。招呼何铜并问它话说：“先来的是谁？”何铜回答说是水边洞里的白鼯。又问何铜，你是什么东西，说是庙北山岩上的乌龟。谢非全都暗暗地记了下来。天亮后，就告诉附近的居民，说这个庙里没有神灵，只是些龟和鼯一类动物，不要白白地浪费

酒肉祭祀它们了。赶快去拿来锹铲，一起去讨伐妖孽。人们也早就有所怀疑了，因此合力挖出了龟和鼉，并将其全都杀死。然后毁坏了庙宇，断绝了祭祀。从此后就安静无事了。

顾保宗

顾保宗字世嗣，江夏人也，每钓鱼江中。尝夏夜于草堂临月未卧，忽有一人须发皓然，自称为翁，有如渔父，直至堂下，乃揖保宗，便箕踞而坐，唯哭而已。保宗曰：“翁何至？”不语，良久谓保宗曰：“陆行甚困，言不得速。”保宗曰：“翁适何至？今何往？”答曰：“来自江州，复归江夏。”言讫又哭。保宗曰：“翁非异人乎？”答曰：“我实非人，以君闲退，故来相话。”保宗曰：“野人渔钓，用释劳生，何闲退之有？”答曰：“世方兵乱，闲退何词？”保宗曰：“今世清平，乱当何有？”答曰：“君不见桓玄之志也？”保宗因问：“若是有兵，可言岁月否？”翁曰：“今不是隆安五年耶？”保宗曰：“是。”又屈指复哭，谓宗曰：“后年易号。复一岁，桓玄盗国，盗国未几，为卯金所败。”保宗曰：“卯金为谁？”答曰：“君当后识耳。”言罢，复谓保宗曰：“不及二十稔，当见大命变革。”保宗曰：“翁远至，何所食？”答曰：“请君常食。”保宗因命食饲（“食饲”原作“笔记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之。翁食讫，谓保宗曰：“今夕奉使，须向前江，来日平坦，幸愿观之。”又曰：“百里之中，独我偏异，故验灾祥，我等是也。”宗曰：“未审

此言，何以验之？”答曰：“兵甲之兆也。”言讫乃出。保宗送之于户外，乃诀去。及晓，宗遂临江观之，闻水风渐急，鱼皆出浪，极目不知其数。观者相传，首尾百余里，其中有大白鱼，长百余丈，骧首四望，移时乃没。是岁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。保宗大异之。后二岁，改隆安七年为元兴，元兴二年，十一月壬午，桓玄果篡位。三年二月，建武将军刘裕起义兵灭桓玄，复晋安帝位。后十七年，刘裕受晋禅。一如鱼之所言。（出《九江记》）

顾保宗的字叫世嗣，是江夏人，常常到江边钓鱼。在一个夏天的夜晚，他独自一人在草屋前对月未眠。忽然有一个头发胡子全都白了，很像个老渔夫的老头来到台阶下。他自称老翁，向顾保宗作了一个揖，然后，就盘腿坐下，只是一个劲地哭。顾保宗说：“老翁是从那里来的？”老翁不说话，过了很久才对顾保宗说：“在陆地上行走非常劳累，不请便来与你讲话。”顾保宗说：“老翁刚才从哪里来？现在要到哪里去？”回答说：“从江州来，再回江夏。”说完了又哭起来。顾保宗说：“老翁莫非不是人类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我真的不是人类，因为你家里闲呆着，所以来与你说话。”顾保宗说：“山野之人打渔钓鱼，来安排辛苦地生计，为什么说是在家里闲呆着呢？”回答说：“世上就要发生变乱，在家闲呆着有什么不好。”顾保宗说：“现在世上安定太平，怎么会有变乱呢？”回答说：“你不知道桓玄的野心。”顾保宗接着问：“如果真有兵变，能说出发生的年月吗？”老翁说：“如今不是隆安五年吗？”顾保

宗说：“是”。老翁又弯着指头一边计算一边哭，对顾保宗说：“后年就会改变年号，再过一年，桓玄篡位，篡位不久，被卯金打败”。顾保宗说：“卯金是谁？”回答说：“你以后会知道的”。然后，又对顾保宗说：“不出二十年的时间，就能看见改朝换代。”顾保宗说：“老翁从远处来，吃点什么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请拿些你的家常便饭。”顾保宗于是让人给老翁东西吃。老翁吃完饭，对顾保宗说：“我今天奉了使命，要到前江去，明天天一亮，请你到江边去看一看。”又说：“一百里之内，只有我很特殊，所以能验证灾难和吉祥，就是我们这一类呀。”顾保宗说：“不理解你说的话，怎么验证呢？”回答说：“是战争的预兆。”说完就出门去了，顾保宗把老翁送到大门外，老翁离开。等到天亮，顾保宗就到江边去观看，只见水和风渐渐地大起来，鱼全都跳出波浪，放眼望去，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鱼。观看的人互相传说，鱼群从头到尾，有一百多里长，其中有条大白鱼，长一百多丈，抬起头来，四面张望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才沉入水中。这一年是隆安第五年六月十六，顾保宗对此特别惊奇。后来又过了两年，改隆安第七年为元兴第一年，元兴第二年的十一月壬午日，桓玄果然篡了位。元兴第三年的二月，建武将军刘裕带领正义的军队消灭了桓玄，恢复了晋安帝的皇位。又过了十七年，刘裕接受了晋朝皇帝的禅让，一切都象大白鱼说的那样。

武昌民

宋高帝永初中，张春为武昌太守，时有人嫁女，未及升车，女忽然失怪，出外殴击人，仍云：“己不乐嫁。”巫云：“是邪魅。”将女至江际，遂击鼓，以术咒疗。翌日，有一青蛇来到坐所，即以大钉钉头。至日中，复见大龟从江来，伏于巫前，巫以朱书龟背作符，遣入江。至暮，有大白鼃从江出，乍沉乍浮，龟随后催逼。鼃自分死，冒来，先入幔（“幔”原作“帽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与女辞诀，恸哭云：“失其同好。”于是渐差。或问魅者归于一物，今安得有三？巫云：“蛇是传通，龟是媒人，鼃是其对。”所获三物，悉杀之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宋高帝永初年间，张春任武昌太守。当时有人嫁女，没等上车，那女子忽然失去常态，跑到门外去打人，还说：“我自己不愿意嫁人。”巫师说：“这是妖邪作怪迷惑人。”然后扶那女子到江边，让人打鼓，巫师用法术和咒语给女子治病。第二天，有一条青蛇来到巫师坐着的地方，巫师就用大钉子钉住蛇头。到了中午，又看见一只大龟从江里爬上来，伏在巫师的面前。巫师用朱砂在龟背上画符，让龟回到江里。到了晚上，有只大白鼃从江里冒出来，一会沉下水里，一会又浮

上水面，龟随在后面催逼着白鼈。鼈自己料定一定会死，冒死而来，先进到幔帐里与那女子说话诀别，痛哭着说：“我失去了好伙伴。”过后那女子的病渐渐地好了。有的人问，迷惑人的本来是一个东西，现在怎么会有三个呢？巫师说：“蛇是通消息的，乌龟是媒人，鼈就是女子的相好的。”捉住的三样东西，全都杀了。

寡妇严

建康大夏营寡妇严，宋元嘉初，有人称华督与严结好。街卒夜见一丈夫行造护军府，府在建阳门内。街卒呵问，答云：“我华督还府。”径沿西墙欲入，街卒以其犯夜，邀击之，乃变为鼈，察其所出入处，甚莹滑，通府中池。池先有鼈窟，岁久因能为魅，杀之遂绝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建康的大夏营有个严寡妇，刘宋元嘉初年，有人说华督与严寡妇相好。巡逻的士兵晚上看见一个男子走到护军府，护军府在建阳门里。巡逻的士兵呵斥询问，回答说：“我是华督要回府里去。”说着就沿着西墙准备进入府里，巡逻的士兵因为他违背了夜里禁止通行的命令，就叫来人捉拿，那男子竟变成鼈。观察它出入的地方，非常莹洁光滑，一直通到府中的水池。水池里先前有个鼈洞，年代久远因而能够成为妖孽，

杀了它以后妖孽就没有了。

尹 儿

安城民尹儿，宋元嘉中，父暂出，令守舍。忽见一人，年可二十，骑马张斗伞，从者四人，衣并黄色，从东方来，于门呼尹儿，求暂寄息。因入舍中庭下，坐胡床，一人捉伞覆之。尹儿看其衣悉无缝，五色斓斑，似鳞甲而非毛也。有顷，雨将至，此人上马去，顾语尹儿曰：“明当更来。”乃西行，蹶虚而升。须臾，云气四合，白昼为之晦螟。明日，大水暴至，川谷沸涌，丘壑森漫。将淹尹舍，忽见大鱼，长三丈余，盘屈当水冲，尹族乃免漂荡之患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安城的百姓尹儿，刘宋元嘉年间，父亲暂时出门，让尹儿守门。忽然有一个人，年龄大约二十岁，骑着马打着一把伞，四个人跟从着，衣服全是黄色，从东方走过来。这个人在门口招呼尹儿，要求暂且到他家休息，接着就进屋去，坐在椅子上，一个人拿着伞遮住他。尹儿看他们的衣服全都没有缝线，五彩斑斓，象鳞甲而不是皮毛。不一会，快要下雨了。那个人骑上马去，回头对尹儿说：“明天我会再来。”然后向西走去，踩着虚空升上天去。不一会儿，乌云从四面合拢过来，白天变得昏暗起来。第二天，大水暴涨，河流山谷

全都奔涌着洪水，山丘沟壑被大水漫平，眼看快要淹没尹儿家的房子了。忽然看见一条鱼，长三丈多，盘屈着挡在水头上，尹儿一家才免除了水淹的灾祸。

广陵王女

沙门竺僧瑶得神咒，尤能治邪。广陵王家女病邪，瑶治之。入门，瞑目骂云：“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！”女乃大哭云：“人杀我夫！”魅在其侧曰：“吾命尽于今！”因虚欬，又曰：“此神不可与事。”乃成老鼈，走出庭中，瑶令仆杀之也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有个叫瑶的天竺和尚学会了神妙的咒术，尤其善于却除邪病。广陵王家的女儿得了邪病，瑶去为她医治，一进门就闭着眼睛骂道：“你这个老妖精不遵守修道的规矩却来伤害人。”那个女孩大哭着说：“有人要杀我的丈夫。”那个妖魅站在她的旁边说：“我的性命今天就到头了。”接着哭泣着说：“不能和这个神灵打交道。”说完就变成老鼈，走出屋子来到庭院，瑶让仆人去将它杀了。

杨丑奴

河南杨丑奴常诣章安湖拔蒲，将暝，见一女子，衣裳不甚鲜洁，而容貌美，乘船载菜，前就丑奴。家湖侧，逼暮不得返，便（“便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停舟寄住。借食器以食，盘中有干鱼生菜。食毕，因戏笑，丑奴歌嘲之，女答曰：“家在西湖侧，日暮阳光颓。托荫遇良主，不觉宽中怀。”俄灭火共寝，觉有臊气，又手指甚短，乃疑是魅。此物知人意，遽出户，变为獭，径走入水。（出《甄异志》）

河南的杨丑奴常常到章安湖边拔蒲草，天快黑了，他看见一个女子，衣服不太鲜艳，可是容貌很美。这女子坐着船，船上载着菹菜，上前靠近杨丑奴。她说自己的家在湖的另一侧，天黑了一时回不了家，想停船借住一宿。她借杨丑奴的食器吃饭，盘子里有干鱼和生菜。吃完饭，两个人说笑起来，杨丑奴唱歌嘲讽她，女子回答说：“家住西湖边，日暮天色晚。寄宿遇好人，心中很宽慰。”不一会两人吹灭了灯火一块睡觉，杨丑奴觉得有一股子臊气，又因为她的手指很短，便怀疑女子是妖魅。这个东西察觉人的心思，急忙走出门去，变成水獭，一直走到水里去了。

谢宗

会稽王国吏谢宗赴假，经吴皋桥，同船人至市，宗独在船。有一女子，姿性婉婉，来诣船，因相为戏。女即留宿欢宴，乃求寄载，宗许之。自尔船人夕夕闻言笑。后逾年，往来弥数。同房密伺，不见有人，知是妖魅，遂共掩被。良久，得一物，大如枕。须臾，又获二物，并小如拳，视之，乃是三龟。宗悲思，数日方悟，向说如是云：“此女子一岁生二男，大者名道愍，小者名道兴。”宗又云：“此女子及二儿，初被索之时大怖，形并缩小，谓宗曰：‘可取我枕投之。’”时族叔道明为郎中令，笼三龟示之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会稽王的官吏谢宗回家渡假，路上经过吴皋桥，同船的人到市上去玩，只有谢宗一人呆在船上。有个女子，性情柔顺，来到船上，于是两个人互相说笑话，那女人就留下来住宿并在一起快乐地吃饭。随后那女子又要求住在船上，谢宗答应了她。从此船上的人天天晚上听到他们两个人的说笑声。后来过一年。两人来往的次数更加频繁。有一次同一个屋子里的人暗中察看，没看见有人，知道遇上了妖邪，便一起按住了。很久之后，被子里有一个东西，大小象枕头，不一会，又得到两个东西，大小都象拳头，一看竟是三只乌龟。谢宗

悲哀地思考着，几天后才明白过来，向大家说明了经过。这个女子一年生了两儿子，大儿子名字叫道愍，小儿子名字叫道兴。谢宗又说：“这个女人以及两个儿子，刚被捆住时很害怕，身形一块缩小了。”她对谢宗说：“可以取来我的枕头扔到水里。”这时同宗的叔叔作郎中令的道明用笼子装着三只龟给谢宗看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九

水族六
(水族为人)

张方 钟道 晋安民 刘万年
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
王奂 蔡兴 李增 萧腾
柳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
长须国

张 方

广陵下市庙，宋元嘉十八年，张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，日暮，宿祠门下。夜有一物，假作其婿来云：“离情难遣，不能便去。”道香俄昏惑失常。时有王纂者能治邪，疑道香被魅，请治之。始下针，有一獭从女被内走入前港，道香疾便愈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南朝刘宋元嘉十八年，广陵有个下市庙，张方的女儿道香送丈夫去北方。回来的途中天黑了，她就睡在庙门前。夜间有一个东西装扮成她丈夫模样来说：“离别的愁绪难以排解，我不想马上离开。”道香一会儿就被迷惑得失去常态。当时有个叫王纂的人能却除邪病，他怀疑道香被妖孽所迷惑，请求给她治病，刚下针，就有一只水獭从道香的被子里跑出来，一直跑到前面的水港里去了，道香的病也好了。

钟 道

宋永兴县吏钟道得重病初差，情欲倍常。先乐白鹤墟中女子，至是犹存想焉。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，即与燕好。是后数至，道曰：“吾甚欲鸡舌香。”女曰：“何难？”乃掬香满手，以授道。道邀女同含咀之，女曰：“我气素芳，不假此。”女子出户，狗忽见，随咋杀之，乃是老獭。口香即獭粪，顿觉臭秽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南北朝刘宋永兴县吏钟道得了重病刚好，情欲比平时倍增。他先前喜欢白鹤墟的一个女子，到这时就更想念她了。有一天他忽然看见那个女子衣服飘动着走来了，就和她温存起

来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女子多次来同钟道相会。钟道对她说：“我很想弄点鸡舌香来。”女子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。”于是两手捧着鸡舌香，送给钟道。钟道邀请女子同他一起含着鸡舌香并咀嚼。女子说：“我呼出的气息就有芳香味，不用借助这个东西。”女子走出门外，一只狗忽然发现了她，扑上去将她咬死了，原来是一只老水獭，口香就是獭粪。钟道立刻觉得又臭又脏。

晋安民

晋安郡民断溪取鱼，忽有一人著白帽，黄练单衣，来诣之，即同饮馔。馔毕，语之曰：“明日取鱼，当有大鱼甚异，最在前，慎勿杀。”明日，果有大鱼，长七八丈，径来冲网，其人即赖杀之。破腹，见所食饭悉有。其人家死亡略尽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晋安郡有个平民截住溪水捉鱼，忽然有一个著白色便帽，穿黄色熟绢单衣的人走来会见他，两个人便一起喝酒吃饭。吃完饭，那个人对捉鱼人说：“明天捉鱼，会有一条大鱼很奇特，游在最前面，你千万不要杀了它。”第二天，果然有一条大鱼，长七八尺，径直游过来撞到网上。捉鱼人为了获利而杀了大鱼。他割开鱼的肚子，看见鱼胃里全是昨天吃的饭菜。事情

过后，这个捉鱼人家里的人几乎全都死去。

刘万年

宋后废帝元徽三年，京口戍将刘万年夜巡于北固山西，见二男子，容止端丽，洁白如玉，遥呼万年谓曰：“君与今帝姓族近远？”万年曰：“望异姓同。”一人曰：“汝虽族异，恐祸来及。”万年曰：“吾有何过？”答曰：“去位，祸即不及。”万年见二人所言，益异之。万年谓二人：“深谢预闻，何用见酬。”万年欲请归镇，二人曰：“吾非世人，不食世物。”万年与语之次，化为鱼，飞入江去。万年翌日托疾，遂罢其位，后果如鱼所言。（出《江表异同录》）

南朝刘宋后废帝元徽第三年，守卫京口一带的将军刘万年夜里到北固山的西面巡查，看见两个男人，面貌举止端庄秀气，皮肤象玉石一样洁白，远远地招呼刘万年并对他说：“你和当今的皇上在姓氏和宗族上是近是远？”刘万年说：“郡望不同而姓氏相同。”一个人说：“你虽然郡望与皇上不同。恐怕仍会遭受灾祸。”刘万年说：“我有什么过错？”回答说：“你辞去官职，就不会遭受灾祸了。”刘万年听了两个人说的话，更加觉得很奇怪便对这两个人说：“深切感谢你们的预告，用什么来酬报你们呢？”刘万年想请两个人同他一起回到京口

去。两个人说：“我们不是人类，不吃普通的食物。”在刘万年和两个人继续说话的过程中，他们变成了鱼，飞进江里。刘万年第二天借口有病，于是被罢免了职务，后来事情果然象鱼说的一样。

微生亮

明月峡中有二溪东西流，宋顺帝升平二年，溪人微生亮钓得一白鱼长三尺，投置缸中，以草覆之。及归取烹，见一美女在草下，洁白端丽，年可十六七。自言：“高唐之女，偶化鱼游，为君所得。”亮问曰：“既为人，能为妻否？”女曰：“冥契使然，何为不得。”其后三年为亮妻，忽曰：“数已足矣，请归高唐。”亮曰：“何时复来？”答曰：“情不可忘者，有思复至。”其后一岁三四往来，不知所终。（出《三峡记》）

明月峡中有两条溪水，一向东流，一向西流。刘宋顺帝升平第二年，在溪边住的一个叫微生亮的人钓到一条三尺长的大白鱼，他把鱼扔到船舱里，用草覆盖上。等回到家里去拿鱼准备煮着吃的时候，只见一个美女躺在草的下面，皮肤洁白，端庄美丽，年龄大约十六七岁。她自己说是云梦高唐观那里的姑娘，偶而出来变成鱼游玩，被你捉住了。微生亮问她说：“既然是人，能做我的妻子吗？”女子说：“冥冥中已

定的姻缘，怎么不行呢？”从此这个女子做了三年微生亮的妻子。三年后，她忽然说：“天数的期限到了，请让我回高唐去吧。”微生亮说：“什么时候再来。”回答说：“感情是不能忘记的，我思念你的时候一定会回来。”从那以后她每年回来住三四次，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。

芦塘

耒阳县东北有芦塘八九顷，其深不可测。中有大鱼，当至五日，一奋跃出水，大可三围，其状异常。每出水，则小鱼奔进，随水上岸，不可胜计。又云，此塘有蛟鱼，五日一化，或为美妇人，或为美男子，至于变乱尤多。郡人相戒，故不敢有害心。后为雷电所击，此塘遂干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耒阳县东北有个八九顷的芦苇塘，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深。塘里有条大鱼，每月初五的这天，它都用力跳出水面。这时可以看到它大约有三围那么粗，样子很特殊。它每次跃出水面的时候，那些小鱼也奔窜着随着波浪跳到岸上，多得数不过来。还有人说：“这个苇塘里有条人鱼，每隔五天就变化一次，有时变成美妇人，有时变成美男子，至于变化成其它的形象就更多了。当地的人们都互相提醒，不敢有伤害它的想法，后来人鱼被雷电击死，这个苇塘才平静下来。

彭城男子

彭城有男子娶妇不悦之，在外宿月余日。妇曰：“何故不复入？”男曰：“汝夜辄出，我故不入。”妇曰：“我初不出。”婿惊。妇云：“君自有异志，当为他所惑耳。后有至者，君便抱留之，索火照视之，为何物？”后所愿还至，故作其妇，前却未入，有一人从后推令前，即上床，婿捉之曰：“夜夜出何为？”妇曰：“君与东舍女往来，而惊欲托鬼魅，以前约（明抄本“约”作“纳”）相掩耳。”婿放之，与共卧，夜半心悟。乃计曰：“魅迷人，非是我妇也。”乃向前揽捉，大呼求火，稍稍缩小，发而视之，得一鲤鱼长二尺。（出《列异传》）

彭城有个男子娶了妻子却不喜欢她，在外面睡了一个多月。妻子说：“什么原因使你不回家来往？”男子说：“你到了晚上就总出去，我所以才不回家。”妻子说：“我从来不出去。”丈夫很吃惊。妻子说：“你本来就想着别的女人，一定是被别人迷惑住了。以后有女人来到你这里，你就抱住她留宿，找来火照着看她是什么东西。”后来彭城男子所思念的人来了，装作是他的妻子，开始时没有马上进屋，有个人从后面推着她，让她上床。男子捉住她的手说：“你为什么天天晚上出去。”妻子说：“你和东面邻居家的女儿来往，却装着吃惊假托有鬼

魅，用以前有约定来遮掩自己的行为。”丈夫放了她，和她一起睡下。到了半夜男子醒悟过来，心里想：这是鬼魅在迷人，不是我的妻子。于是上前去抱住她，大声喊叫，叫人取火照亮。那女人渐渐地缩小了，掀开被子一看，是一条二尺长的鲤鱼。

朱法公

山阴朱法公者，尝出行，憩于台城东桔树下。忽有女子，年可十六七，形甚端丽，薄晚，遣婢与法公相闻。方夕，欲诣宿，至人定后，乃来，自称姓檀，住在城侧。因共眠寝，至晓而云：“明日复来。”如此数夜。每晓去，婢辄来迎。复有男子，可六七岁，端丽可爱，女云是其弟。后晓去，女衣裙开，见龟尾及龟脚，法公方悟是魅，欲执之。向夕复来，即然火照觅，寻失所在。（出《续异记》）

山阴县的朱法公路途中在台城东面的桔子树下休息，忽然遇到一个女子，年龄大约十六七岁，样子端庄美丽。傍晚的时候，这女子派女仆与朱法公搭话，约定天黑以后去朱法公那里住宿。到了半夜，女子才来，她自称姓檀，住在城边。于是两人共同睡在一起，到天亮时离开时说：“第二天再来。”象这样一连过好几个晚上，每天早晨离开的时候，女仆都

来迎接她。同女仆一块来的还有个孩子，约六七岁，长得很好看，女子说是她的弟弟。后来有一天早晨她离开的时候，裙子开了个口子。朱法公看见了里面有龟尾和龟脚，朱法公才醒悟她是妖魅，打算捉住她。到了晚上女子又来，朱法公就点火照着寻找，不久就失去了踪迹。

王 奂

齐王奂自建业将之渚宫，至江州，泊舟于岸。夜深，风生月莹。忽闻前洲上有十余人喧闹，皆女子之音。奂异之，谓诸人曰：“江渚中岂有是人也。”乃独棹小舟，取葭芦之阴，循洲北岸，而于藜苇中见十余女子，或衣绿，或衣青碧，半坐半立。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：“我始与姊妹同居阴宅，长在江汉，不意诸娘，虚为上峡小儿所娶，乃至分离。”立者一女子叹曰：“潮水有回，而我此去，应无返日。”言未竟，北风微起。立者曰：“潮至矣，可以还家。”奂急从芦苇中出捕，悉化为龟，入水而去。（出《九江记》）

齐国的王奂从建业去江陵，走到江州，船停泊在岸边。夜深了，江风拂面，月色皎洁，他忽然听见前面水中的陆地上有十多人在乱七八糟地说话，全是女人的声音。王奂觉得很奇怪，对船上人说：“江中的陆地上难道会有人吗？”于是一

个人划着小船，顺着葭芦旁的阴暗处，沿着水中那块陆地的北岸往前划船。在一处芦苇丛生的地方他看见了十多个女人，有的人穿着绿色衣服，有的人穿着青绿色的衣服。其中一半人坐着一半人站着。坐着的一个女子哭着说：“我原先和姐妹们一起住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生长在江汉，想不到各位姑娘被上峡的那个小人所欺骗，嫁了过去，使我们姐妹分离。”站着的一个女子叹着气说：“潮水退了还有涨潮的时候。可是我这次离开这里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”话没说完，北风轻轻地吹来。站着的女子说：“潮水来了，可以回家了。”王奂急忙从芦苇丛中跳出来去捕捉，那些女子都变成乌龟，走进水里离开了。

蔡 兴

晋陵民蔡兴忽得狂疾，歌吟不恒，常空中与数人言笑。或云：“当再取谁女！”复一人云：“家已多。”后夜，忽闻十余人将物入里人刘余之家。余之拔刀出后户，见一人黑色，大骂曰：“我湖长，来诣汝，而欲杀我！”即唤群伴：“何不助余耶？”余之即奋刀乱砍，得一大鼉及狸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晋陵的平民蔡兴忽然得了疯病，不停地又唱又说，常常地向着空中与几个人说笑。空中有个人说：“我应当再娶某某

人的女儿。”又一个说：“家里的妻子已经太多了。”隔一天夜晚，忽然有十多个人拿着东西进入同乡之人刘余之的家里。刘余之拔出刀从后门出来，看见了一个全身漆黑色的人。那个人大声骂道：“我是湖里的首领，来会见你，你却要杀我！”刘余之招呼伙伴说：“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呢？”然后用尽力气挥刀乱砍，砍死了一只大鼯和一只狸。

李 增

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，见二蛟浮于水上，发矢射之，一蛟中焉。增归，因复出市，有女子，素服衔泪，捉所射箭。增怪而问焉，女答之：“何用问焉？为暴若是！”便以相还，授矢而灭，增恶而骤走，未达家，暴死于路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永阳人李增走路经过一条大河，看见二只蛟浮在水面上，他发箭射蛟，一只蛟被射中。李增就回家去了，过一会他到集市上去，有个穿着丧服的女子眼里含着泪，手里拿着李增射蛟时用的箭。李增奇怪地询问那个女子。那女子回答他说：“你犯的暴行，还用问别人吗？”就把这支箭还给李增就不见了。李增厌恶这件事急忙往家跑，还没到家，就突然死在半路上了。

萧 腾

襄阳金城南门外道东，有参佐廨，旧传甚凶，住者不死必病。梁昭明太子临州，给府寮吕休茜。休茜常在厅事北头眠，鬼牵休茜，休茜坠地。久之悟。俄而休茜有罪赐死。后今肖腾初上，至羊口岸，忽有一丈夫著白纱高室帽，乌布裤，披袍造腾。疑其服异，拒之。行数里复至，求寄载，腾转疑焉，如此数回，而腾有妓妾数人，举止所为，稍异常日，歌笑悲啼，无复恒节。及腾至襄阳，此人亦经日一来，后累辰不去。好披袍缚裤，跨狗而行，或变易俄顷，咏诗歌谣，言笑自若，自称是周瑜，恒止腾舍。腾备为禳遣之术，有时暂去，寻复来。腾又领门生二十人，拔刀砍之，或跳上室梁，走入林中，来往迅速，竟不可得。乃入妾屏风里，作歌曰：“逢欢羊口岸，结爱桃林津。胡桃掷去肉，讶汝不识人。”顷之，有道士赵昙义为腾设坛，置醮行禁。自道士入门，诸妾并悲叫，若将远别。俄而一龟径尺余，自到坛而死，诸妾亦差，腾妾声貌悉不多。谘议参军韦言辩善戏谑，因宴而启云：“常闻世间人道‘黠如鬼’，今见鬼定是痴鬼，若黠，不应魅萧腾妓。”（“妓”原作“故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以此而度，足验鬼痴。”（出《南雍州记》）

襄阳郡金城县南门外的道路东面，有一所参佐的官署，历来传说那里很凶险，住在里面的人不死也一定得病。梁国的昭明太子治理襄阳的时候，把这处地方送给了郡府里的官员吕休茜。有一次吕休茜在厅堂的北面睡觉，有鬼来拉扯吕休茜，吕休茜掉到地上，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，不久吕休茜有罪被处死。后来，萧腾来上任，走到羊口岸，忽然有一个男子头戴白纱高帽，穿着黑裤子，披着袍子来见萧腾。萧腾见他的服饰特殊，心中疑惑，拒绝同他见面。走了几里地，那个男子又来求见，并要求搭船，萧腾对他更加怀疑。象这样男子来了好几次，这时萧腾的几个妾出现异常，一举一动和平时不一样。唱歌大笑还悲伤地啼哭，毫无节制。等到萧腾到了襄阳，那个怪人一天来一次，后来竟一连几天也不离开。他喜欢披着袍子，穿着白色的裤子，骑着狗走路。有时他一会改变一套装束，还吟诗唱歌，说笑自然得意。他说自己是周瑜，长久地住在萧腾家里。萧腾多次请人施行法术驱赶他，他有时暂时离开，不久又回来了。萧腾领着二十个自己的学生用刀砍他，他有时跳上房梁，有时进入树林，来往非常迅速，竟然砍不着他。他还进入萧腾妻子的屏风内，唱歌道：“唱着歌相逢在羊口岸边，结友情不忘桃林渡口。吃胡桃竟抛掉桃仁，你为什么不认识我！”不久，有个叫赵昙义的道士来为萧腾设祭坛驱妖，安排祭祀仪式实行作法。道士一进门，萧腾所有的妻妾一起悲哀地哭叫，像是即将离别的样子。不一会，一只直径有一尺多长的乌龟自己走到坛前死去了。各位妻妾的病也好了，声音笑貌恢复了正常。有个咨议参军叫韦言辩的很善于说笑话，他在一次宴会上说：“常常听说世上的

人处事像鬼一样狡猾，现在看来这个鬼一定是个痴鬼。如果这个鬼狡猾，就不该去迷惑萧腾的妻妾。从这个鬼的行动来推论，足以说明它是个痴鬼。”

柳 镇

河东柳镇字子元，少乐闲静，不慕荣贵。梁天监中，自司州游上元，便爱其风景，于钟山之西建业里，买地结茅，开泉种植，隐操如耕父者。其左右居民，皆呼为柳父，所居临江水，尝曳策临眺，忽见前洲上有三四小儿，皆长一尺许，往来游戏，遥闻相呼求食声。镇异之。须臾，风涛汹涌，有大鱼惊跃，误坠洲上。群小儿争前食之。又闻小儿传呼云：“虽食不尽，留与柳父。”镇益惊骇，乃乘小舟，径捕之，未及岸，诸小儿悉化为獭，入水而去。镇取巨鱼以分乡里，未几，北还洛阳，于所居书斋柱，题诗一首云：“江山不久计，要适暂时心。况念洛阳士，今来归旧林。”是岁天监七年也。（出《穷怪录》）

河东人柳镇字子元，喜欢清闲安静，不羡慕荣华富贵。梁国天监年间他从司州到上元去游玩，爱上了那里的风景，就在钟山西面的建业里，买地盖了房子，引水种地，隐居耕种象个老农夫。附近的居民，全都叫他“柳父”。他住的地方靠

近江边，有一次他拄着拐杖在江边眺望，忽然看见前面的江中陆地上的三四个小孩，都只有一尺多高，来往游戏，远远地听见他们互相呼叫着寻找吃的，柳镇觉得很奇怪。不一会，风起浪涌，有一条大鱼受惊跳了起来，不小心掉在小岛上。这一群小孩争着跑去吃大鱼。还听到小孩子们喊着互相告诉说：“我们吃不完，剩下的留给柳父吧。”柳镇更加惊奇，就坐上小船，前去捕捉他们。还没到岸上，这群小孩全变成水獭，进到水里跑了，柳镇带回那条大鱼把它分给乡亲们吃。不久，他回到洛阳，在他居住的书斋的柱子上，题了一首诗说：“江山不久计，要适暂时心，况念洛阳土，今来归旧林。”这一年是天监七年。

隋文帝

隋文帝开皇中，掖庭宫每有人来挑宫人，司宫以闻，帝曰：“门卫甚严，人从何而入！当妖精耳。”因戒宫人曰：“若来，但砍之。”其后夜来登床，宫人抽刀砍之，若中枯骨，其物走落，宫人逐之，因入池而没。明日，帝令涸池，得一龟尺余，其上有刀痕，杀之遂绝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隋文帝开皇年间，经常有人入掖庭宫挑逗宫女。司宫把这件事报告给文帝，文帝说：“门卫把守得很严，人是从什么

地方进来的？一定是个妖精。”接着又告诫宫女说：“如果那人再来，就用刀砍他。”后来那个人晚上来到宫女的床上，宫女就抽出刀来砍他，象砍中枯骨一样。那个东西逃跑，宫女在后面追赶他，那个东西跳进池水中沉下去了。第二天，文帝命令淘干水池，得到一只一尺长乌龟，背有刀痕，杀了它，就再也没有怪事发生了。

大兴村

隋开皇末，大兴城西南村民设佛会，一老翁皓首白裙襦，求食而去。众莫识，追而观之。行二里许，遂不见。但有一陂，水中有白鱼长丈余，小而从者无数，人争射之，或弓折弦断，后竟中之。割其腹，得粳米饭。后数日，漕梁暴溢，射者家皆溺死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隋朝开皇末年，大兴村西南面的村民设斋饭举行佛教祭祀活动。一个满头白发穿一身白色衣裤的老头，要了一点饭吃就走了。大家都不认识他，就在后面跟随着看他住在哪里，走了二里多路，老头就不见了。附近有一个池塘，水里有一条大白鱼有一丈多长，无数条小鱼跟着它，人们争着射大白鱼，有的人弓折了，有的人弦断了，后来有的人射中了大白鱼，剖开鱼的肚子，里面全是粳米饭。又过了几天，漕梁河

突然发生大水，射死大白鱼的那个人的全家都淹死了。

万顷陂

唐齐州有万顷陂，鱼鳖水族，无所不有。咸亨中，忽一僧持钵乞食，村人长者施以蔬供，食讫而去。于是渔人网得一鱼，长六七尺，緝鳞镂甲，锦质宝章，特异常鱼。欲赍赴州饷遗，至村而死，遂共剖而分之。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，俨然并在。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过度，自是陂中无水族，至今犹然绝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，明抄本作出《五行记》）

唐代的齐州有个方圆万顷的池塘，里面鱼鳖等各种水生动物全都有。咸亨年间，忽然有一个和尚拿着钵要饭吃，村子里年长的人把饭菜送给他吃。他吃完就走了。当时有个打鱼的人，网住了一条六七尺长的大鱼，精巧的鳞片闪闪发光，色彩鲜艳花纹美丽，与平常的鱼一点也不一样，他准备送给州衙请赏，可走到村子里的时候鱼死了。于是大家一起动手把鱼割开分了，在鱼肚子里找到了村中长者施舍给和尚的饭菜。村里人就在池塘边安排举行祭祀仪式超度鱼的亡灵。从这以后池塘里再也没有水生动物了，到现在也还是没有。

长须国

唐大足（“足”原作“定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初，有土人随新罗使，风吹至一处，人皆长须，语与唐言通，号长须国。人物甚盛，栋宇衣冠，稍异中国，地曰扶桑洲。其署官品，有正、长、戢、波、日、没、岛、逻等号。土人历谒数处，其国皆敬之。忽一日，有车马数十，言大王召客。行两日，方至一大城，甲士门焉。使者导土人入，伏谒。殿宇高敞，仪卫如王者。见土人拜伏，小起，乃拜土人为司风长，兼驸马。其主甚美，有须数十根。土人威势烜赫，富有珠玉，然每归，见其妻则不悦。其王多月满夜则大会，后遇会，土人见嫔姬悉有须，因赋诗曰：“花无叶不妍，女有须亦丑。丈人试遣总无，未必不如总有。”王大笑曰：“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頔颔间乎？”经十余年，土人有一儿二女。忽一日，其君臣忧蹙，土人怪问之，王泣曰：“吾国有难，祸在旦夕，非驸马不能救。”土人惊曰：“苟难可弭，性命不敢辞也。”王乃令具舟，令两使随土人，谓曰：“烦驸马一谒海龙王，但言东海第三湓第七岛长须国，有难求救。我国绝微，须再三言之。”因涕泣执手而别。土人登舟，瞬息至岸。岸沙悉七宝，人皆衣冠长大，土人乃前，求谒龙王。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，光明迭激，目不能视。龙王降阶迎，土人齐级升殿。访其来意，土人且说：“龙王即命速勘。”良久，一人自外白：“境内并无此国。”土

人复哀祈，具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滹第七岛，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，速报。经食顷，使者返曰：“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，前日已追到。”龙王笑曰：“客固为虾所魅耳。吾虽为王，所食皆禀天符，不得妄食。今为客减食。”乃令引客视之，见铁镬数十如屋，满中是虾，有五六头，色赤，大如臂，见客跳跃，似求救状。引者曰：“此虾王也。”土人不觉悲泣，龙王命放虾王一镬，令二使送客归中国，一夕至登州，顾二使，乃巨龙也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大足初年，有个读书人随着新罗国的使者乘船，被大风吹到一个地方。那里的人全长着长胡子，语言和唐朝的语言相通，叫长须国。国内的人特别多，房屋和衣帽，与中国稍有不同，地名叫扶桑洲。他们的官署中的官吏级别，有正、长、戢、波、日、没、岛、逻等称号，读书人拜见游览了许多人物和地方，那个国家的人都敬重他。忽然有一天，来了几十辆车马，说是大王召见客人。走了两天，才来到一座巨大的城镇，披着铠甲的士兵守卫着宫殿的门，使者领着读书人进去后就伏在地上拜见大王。只见宫殿又高又宽敞，仪仗很有王者的气派。大王看见读书人伏地拜见，稍稍抬起身子回礼。于是任命读书人担任司风长的官职，同时招为驸马，那个公主生得很美，但长了几十根胡子。读书人的权威气势很大，富有珍珠宝玉。可是每当回到家里，看见妻子心里就不高兴。那个国王大多在月圆的晚上召开大会。后来有一次大会，读书人看见大王的嫔妃全都长着胡须，于是作了一首

诗说：“花朵没有叶子的衬托就不美，女子长了胡须则更丑，有的男人总想使自己不长胡子，但未必比长了胡子更好。”国王大笑说：“驸马难道就不能不计较我女儿下巴上的几根胡须吗？”过了十多年，读书人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。忽然有一天，长须国的君臣们皱着眉头显得非常忧愁的样子。读书人奇怪地询问有什么事。国王哭着说：“我们国家将有灾难，就在旦夕之间降临，不是驸马就解救不了我们。”读书人吃惊地说：“如果能够消除灾难，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推辞。”国王就派人准备好船只，并派两个使者跟着读书人，他说：“麻烦驸马去拜见海龙王，你就说是东海第三涪第七岛的长须国有难求救。我们是个非常小的国家，你必须反复说清楚。”接着流着眼泪同他拉了拉手分别了。人上了船，不一会就到了岸边，岸上的沙子全是宝物，人的衣帽全都又长又大。读书人就走上前去，请求拜见龙王。龙宫的样子就象佛庙里壁画上所画的天宫，异彩纷呈，使人不敢睁开眼睛。龙王走下台阶迎接他，读书人和龙王一齐顺台阶走上宫殿。龙王询问他的来意，读书人就说了。龙王就派人迅速去查找，过了很久，一个人在外面说：“境内没有这个国家。”读书人又悲哀地乞求，详细说明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涪第七岛上。龙王又叱责使者要细心地查找，并迅速回报。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使者回来说：“这个岛的虾应当是大王这个月食物，前天已经捉来了。”龙王笑着说：“客人原来是被虾迷惑了，我虽然是龙王，但吃的全都必须遵照上天的安排，不能随便乱吃，现在要为客人少吃点东西了。”就派人领着客人去观看，读书人看见几十个象屋子大小的铁锅，里面全都装满了虾，有五六只红色的大虾，

大小象手臂一样，看见了客人就跳跃起来，象是求救的样子。领着的人说：“这是虾王。”读书人不觉悲伤地哭起来，龙王就派人放了虾王这一锅虾，又派两个使者送客人回中国。一晚上就到了登州，读书人回头看两个使者，是两条巨大的龙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

族七

(水族为人)

李鹞 谢二 荆州渔人 刘成
薛二娘 赵平原 高昱 僧法志

李 鹞

唐敦煌李鹞，开元中，为邵州刺史。挈家之任，泛洞庭，时晴景，登岸。因鼻衄血沙上，为江鼃所舐，俄然复生一鹞，其形体衣服言语，与其身无异。鹞之本身，为鼃法所制，絜于水中。其妻子家人，迎奉鼃妖就任，州人亦不能觉悟。为郡几数年，因天下大旱，西江可涉。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，过洞庭，忽沙中见一人面缚，问曰：“君何为者？”鹞以状对，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，石即飞起空中。鼃妖方拥案晨衙，为巨石所击，乃复本形。时张说为岳州刺史，具奏，

并以舟楫送鹞赴郡，家人妻子乃信。今舟行者，相戒不沥血于波中，以此故也。（出《独异记》）

唐朝开元年间，敦煌人李鹞被任命为邵州刺史。他带着家眷去上任，乘船经过洞庭湖。因天气晴朗，景色优美，他们便上岸游玩。李鹞的鼻子出血滴在沙滩上，被一条鼉龙舐着吃了。鼉龙变成一个李鹞，形体衣服和言语与李鹞一模一样。而李鹞本身却被鼉龙的法术制住，捆着放在水里。李鹞的妻子和家人，就迎接鼉妖去上任，邵州人也不能识破这鼉妖，管理州郡好几年。因为天下大旱，西江都能够趟水过，有个道士叫叶静能从罗浮山去京城接受唐玄宗的紧急召见，渡过洞庭湖时，他忽然看见沙滩上一个人被遮住脸绑着，就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李鹞把情况对他说了。叶静能就画了一个符贴在大石头上，大石头立刻飞起到空中。这时的鼉妖正坐在衙门的桌子边上，被巨石击中，恢复了本来形态。当时张说担任岳州刺史，把这件事详细地报告朝廷，并用船把李鹞送到邵州去，他的妻子家人这才相信了。现在坐船行路的人，互相告诉不要把血滴在水中，就是因为这件事的缘故。

谢 二

唐开元时，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，南游江淮，求丐知己，

困而无获，徘徊扬州久之。同亭有谢二者，矜其失意，恒欲恤之，谓士人曰：“无尔悲为，若欲北归，当有三百千相奉。”及别，以书付之曰：“我宅在魏王池东，至池，叩大柳树。家人若出，宜付其书，便取钱也。”士人如言，径叩大树，久之，小婢出，问其故，云：“谢二令送书。”忽见朱门白壁，婢往却出，引入。见姥充壮，当堂坐，谓士人曰：“儿子书劳君送，令付钱三百千，今不违其意。”及人出，已见三百千在岸，悉是官家排斗钱，而色小坏。士人疑其精怪，不知何处得之，疑用恐非物理，因以告官，具言始末。河南尹奏其事，皆云：“魏王池中有一鼃窟，恐是耳。”有敕，使击射之，得昆仑数十人，悉持刀枪，沉入其窟。得鼃大小数十头，未得一鼃，大如连床。官皆杀之，得钱帛数千事。其后五年，士人选得江南一尉，之任，至扬州市中东店前，忽见谢二，怒曰：“于君不薄，何乃相负，以至于斯。老母家人，皆遭非命，君之故也。”言讫辞去，士人大惧，十余日不之官，徒侣所促，乃发。行百余里，遇风，一家尽没，时人云：“以为谢二所损也。”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开元年间，东京有个官吏想要升迁但家里没有钱活动，便往南到江淮一带去，找自己的朋友寻求资助，但却一直没有能借到钱，长久地在扬州一带徘徊停留。同他住在一个旅店的谢二，可怜他不得志总想要帮助他，对他说：“不要这么悲伤了，如果你想往北走回家，我有三百贯钱送给你。”等到分手时，谢二把一封信交给他说：“我家住在魏王池的东

面。到了池边，你就敲大柳树，我家里的人如果出来，你把信交给他，就可以得到钱了。”读书人照他说的去做，叩那棵大树，过了很长时间，有个岁数很小的女仆出来，问他有什么事。他说：“谢二让我送封信来。”忽然看见红门白墙，女仆进去一会出来，领着他进去，看见一老太太身体健壮，坐在正堂上。对读书人说：“我儿子的信烦劳你送来，信里让你给我三百贯钱，我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思。”等他走出门来，看见岸边已经有三百千钱放在那里，全是官家的排头钱，而颜色稍有磨损，他怀疑遇到的妖精鬼怪，不知他们是从何处弄到的钱，担心使用这些钱会招惹麻烦，便把这事报告官府，并把前因后果全都说了。河南府尹把这事上报给朝廷，大家都说，魏王池里有个鼋洞，恐怕就是那个地方。上面命令派人去杀死鼋怪。于是官府找来几十个从南洋各国买来的奴隶，手中拿着刀枪，潜入那个洞窟里去，捉到大小几十只鼋。最后捉到的一只大鼋，有几张床连起来那么大，官吏命令将鼋全都杀死，还从洞窟里找出很多钱。又过了五年，这个人被挑选担任江南某地的一个县尉，赴任途中走到扬州东客店门前，忽然看见了谢二。谢二愤怒地说：“我对你不薄，为什么竟辜负了我，而且到了这种程度。我的老母亲和家人全都惨死，就是因为你的缘故。”说完就走了。这个人非常害怕，十多天没有敢动身，同行的人催促他，他才出发。走了一百多里，遇上大风，全家人都淹死了。当时人们都说，是谢二干的。

荆州渔人

唐天宝中，荆州渔人得钓青鱼，长一丈，鳞上有五色圆花，异常端丽，渔人不识，以其与常鱼异，不持诣市，自烹食，无味，颇怪焉。后五日，忽有车骑数十人至渔者所。渔者惊惧出拜，闻车中怒云：“我之王子，往朝东海，何故杀之？我令将军访王子，汝又杀之，当令汝身崩溃分裂，受苦痛如王子及将军也！”言讫，呵渔人，渔人倒，因大惶汗。久之方悟，家人扶还，便得癩病。十余日，形体口鼻手足溃烂，身肉分散，数月方死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朝天宝年间，荆州有个打渔的人钓到一条青鱼，长一丈，鳞上有五色圆形花纹，异常美丽。渔夫不认识这是什么鱼，因为它和平常的鱼不一样，也就没有拿到集市上去卖。自己做着吃了。却没有是什么滋味，感到很奇怪。过后第五天，忽然有车马骑士几十个人来到渔夫住的村庄，渔夫又惊又怕出门拜见。就听见车子里的人愤怒地说：“我的王子，到东海去朝拜，你为什么杀了他！我派将军出来访寻王子，你又杀了将军，应当让你身体崩溃分裂，遭受象王子和将军一样的痛苦。”说完，呵斥渔夫。渔夫吓得倒在地上，出了很多汗，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。家里人把他扶回家之后，他就得了癩病，

只有十多天的时间，身上口鼻和手脚都溃烂了，身上的肉也逐步分离，过了好几个月才死。

刘成

宣城郡当涂民，有刘成者、李暉者，俱不识农事。尝用巨舫载鱼蟹，鬻于吴越间。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，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。行至下查浦，去宣城四十里，会天暮，泊舟，二人俱登陆。时李暉往浦岸村舍中，独刘成在江上。四顾云岛，閻无人迹，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，声甚厉。成惊而视之，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须摇首，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。成且惧且悚，毛发尽劲，即匿身芦中以伺之。俄而舫中万鱼，俱跳跃呼佛，声动地。成大恐，遽登舫，尽投群鱼于江中。有顷而李暉至，成具以告暉，暉怒曰：“竖子安得为妖妄乎？”唾而骂言且久。成无以自白，即用衣资酬其直。既而余百钱，易菘草十余束，致于岸。明日，迁于舫中，忽觉重不可举，解而视之，得缙十五千，签题云：“归汝鱼直。”成益奇之。是日，于瓜洲会群僧食，併以缙施焉。时有万庄者，自泾阳令退居瓜洲，备得其事，传于纪述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宣城郡当涂县的老百姓刘成和李暉两个人，不会耕种，经常用一条大船载着鱼和蟹，到吴越之间去卖。唐代天宝十三

年春天三月，两个人从新安江载鱼去丹阳郡。走到下查浦，离宣城还有四十里天就黑了，两个人停下船，都上了岸。这时李晖要到浦岸的村舍中去，只有刘成在江上。江上浓云重迭，静悄悄地没有任何人的踪迹。刘成忽然听见船里有人连声呼喊阿弥陀佛，声音凄厉。刘成吃惊地看去，只看见一条大鱼在船舱里振动着胡须摇晃着头，在那里用人的声音呼喊阿弥陀佛。刘成非常害怕，毛发竖起，就藏在芦苇丛中继续观察，不一会船里千万条鱼，全都跳跃着呼喊佛号，叫声振动大地。刘成惊恐万分，急忙登上船，把所有的鱼全都扔到江里去。不久，李晖回来了，刘成把事情都告诉了李晖，李晖愤怒地说：“你小子怎么胡说这些妖妄的话？”唾骂了很长时间，刘成也没有办法辩解，就用自己的衣服和资金赔偿了鱼钱。还剩一百来文钱，他就买了十多捆荻草，放在岸上。第二天，把草搬到船里准备出发，忽然觉得草木重得拿不动，解开一看，得到十五钱，还有一张纸上写道：“还你的鱼钱。”刘成更加觉得奇怪。这一天，他们在瓜洲遇到一群和尚在吃饭，刘成把这些钱都送给了和尚。当时有个叫万庄的人，从泾阳县令的职务上退休住在瓜洲，详细地听人讲述了这件事，就记录流传下来。

薛二娘

唐楚州白田，有巫曰薛二娘者，自言事金天大王，能驱

除邪厉，邑人崇之。村民有沈某者，其女患魅发狂，或毁坏形体，蹈火赴水，而腹渐大，若人之妊者。父母患之，迎薛巫以辨之。既至，设坛于室，卧患者于坛内，旁置大火坑，烧铁釜赫然。巫遂盛服奏乐，鼓舞请神。须臾神下，观者再拜。巫奠酒祝曰：“速召魅来。”言毕，巫入火坑中坐，颜色自若。良久，振衣而起，以所烧釜覆头鼓舞，曲终去之，遂据胡床。叱患者令自缚，患者反手如缚。敕令自陈，初泣而不言，巫大怒，操刀斩之，刳然刀过而体如故。患者乃曰：“伏矣！”自陈云：“淮中老獭，因女浣纱悦之。不意遭逢圣师，乞自此屏迹。但痛腹中子未育，若生而不杀，以还某，是望外也。”言毕呜咽，人皆悯之。遂秉笔作别诗曰：“潮来逐潮上，潮落在空滩。有来终有去，情易复情难。肠断腹中子，明月秋江寒。”其患者素不识字，至是落笔，词翰俱丽。须臾，患者昏睡，翌日乃释然。方说，初浣沙时，有美少年相诱，因而来往，亦不自知也。后旬月，产獭子三头，欲杀之。或曰：“彼魅也而信，我人也而妄，不如释之。”其人送于湖中，有巨獭迎跃，而没之。（出《通幽记》）

唐代楚州白田县有个女巫叫薛二娘，她自称奉金天大王法令，能够驱除邪魔恶鬼。城里人都很崇拜她。有个姓沈的村民，女儿得了魅病发狂，有时损伤自己的身体，有时能够踩在火上或进入水里去，并且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，象人怀孕一样。父母很害怕，请薛二娘来治疗。薛二娘来了之后，在屋里安排好祭坛，让患者躺在坛内，旁边挖了个大火坑，上

面烧着一口大铁锅。女巫穿着华丽的衣服打鼓跳舞，奏乐请神。不一会神来了，观看的人连连拜谢。巫师洒酒祈祷说：“快点把妖孽叫来！”说完，巫师走到火坑中坐下，神色自若，过了好一会，才拍拍衣服站起来，把烧热的铁锅戴在头上边打鼓边跳舞，唱完了才离开火坑，然后她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呵叱患病的人自己把自己捆起来，患病的人果然背过手去象被捆住一样，又命令她自己陈述。刚开始，病人只是哭，不说话，巫师很生气，拿起刀来砍她。刀驀然而过，可是身体还象原来一样，患病的人这才说：“我服了”，又说：“我是淮河中一只老水獭，因为看见那女子浣纱而喜欢上她，没想到遇上了圣明的巫师，请允许我从此隐藏踪迹。只是心疼挂念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未生下来，如果能够生下来之后不杀死它们，把它们还给我，这是我的非份之想。”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，人们都怜悯它。她又拿起笔来作了一首离别诗说：“潮来逐潮上，潮落在空滩。有来终有去，情易复情难。断肠腹中子，明月秋江寒。”那得病的女子平时并不识字，到这时下笔书写流利，词句华丽。不一会，患病的人，就昏睡过去了，第二天才苏醒过来。这时他才说：“刚去浣纱的时候，有个美少年来引诱我，于是我们就开始互相来往，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。”十个月后，女子生下三只小水獭，本想杀死它们，可是有的人说：“那个妖魅尚且守信用，我们是人难道还不讲信用吗！不如放了它们。”于是那个人就把三只小水獭送到湖里去，有个大水獭跳跃着迎上来，背着小水獭沉没到水里去了。

赵平原

唐元和初，天水赵平原，汉南有别墅。尝与书生彭城刘简辞、武威段齐真诣无名湖，捕鱼为脍。须臾，获鱼数十头，内有一白鱼长三尺余，鳞甲如素锦，耀人目精，鳍鬣五色，鲜明可爱。刘与段曰：“此鱼状貌异常，不可杀之。”平原曰：“子辈迂阔不能食，吾能食之矣！”言未毕，忽见湖中有群小儿，俱著半臂白袴，驰走水上，叫啸来往，略无畏惮。二客益惧，复以白鱼为请，平原不许之，叱庖人曰：“速斫脍来。”逡巡，脍至。平原及二客食方半，风雷暴作，霆震一声，湖面小儿，脚下生白烟，大风随起。二客觉气候有变，顾望三里内，有一兰若，遂投而去。平原微哂，方复下箸，于时飞沙折木，雨火相杂而下，霆电掣曳，天崩地拆。二客惶骇，相顾失色，谓平原已为齏粉矣。俄顷雨霁，二客奔诣脍所，见平原坐于地，冥然已无知矣。二客扶翼，呼问之，良久张目曰：“大差事，大差事！辛勤食脍尽，被一青衫人，向吾喉中拔出，掷于湖中。吾腹今甚空乏矣！”其操刀之仆，遂亡失所在，经数月方归。平原诘其由，云：“初见青衫人于电火中嗔骂，遂被领将，令负衣袱。行仅十余日，至一处，人物稠广，市肆骈杂。青衣人云：‘此是益州。’又行五六日，复至一繁会处，青衫人云：‘此是潭州。’其夕，领入旷野中，言曰：‘汝随我行已久，得无困苦耶？今与汝别。因怀中取干脯一挺

与某，云：‘饥即食之，可达家也。’又曰：‘为我申意赵平原，无夭害生命。暴殄天物，神道所恶。再犯之，必无赦矣？’平原自此终身不钓鱼。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唐代元和初年，天水赵平原在汉南有座别墅。有一次他和书生彭城人刘简辞、武威人段齐真到无名湖去捉鱼吃。不一会就捉住了几十条鱼，其中有一条白鱼长三尺多，鳞甲象白色的锦缎，光彩夺目。鳍分五色，鲜明可爱。刘简辞和段齐真说：“这条鱼的样子很不寻常，不要杀死它。”赵平原说：“你们太迂腐了，你们不吃我吃。”话未说完，忽然看见湖里有一群小孩，全都穿着露出半截胳膊和腿的白色衣裤，在水面上奔跑，来来往往地叫喊着，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。两个客人更加害怕，又替白鱼说情。赵平原不答应他们，呵叱厨师说：“快些做熟了送来。”不一会，做好的鱼送了上来，赵平原和两个客人刚吃一半，突然狂风骤起雷声大作，雷响第一次，湖面上奔跑的小孩脚下生出白烟，大风也随着刮起来。两个客人看到气候发生变化，回头望见三里之内，有座寺庙，就跑去避雨。赵平原微笑着有点瞧不起他们，正要再动筷子吃鱼的时候，砂石飞起，树木折断，大雨和雷电交加，好像要天塌地陷一样。两个客人惊慌害怕，相顾失色，以为赵平原已经变成粉末了。不一会雨过天晴，两个客人跑到吃鱼的地方，看见赵平原坐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两个人将他扶起来，呼叫着问他。过了很久，他才睁开眼睛说：“办了一件大错事！办了一件大错事！辛辛苦苦地把鱼吃光了，却被一个

穿黑衣服的人从我的喉咙里取出来，扔到湖里去了，我的肚子现在仍然是空空的。”他那个拿刀做菜的仆人，也不知哪里去了，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。赵平原问他原因，仆人说：“开始时看见一个穿黑衣的人在电火中抱怨并辱骂我，然后他命令我背着衣服包，带着我走了十多天，来到一个地方，人物众多，集市中摊床一个挨一个，穿青衫的人说：‘这里是益州。’又走了五六天，又到了一个繁华的城镇。穿青衫的人说：‘这里是潭州。’那天晚上，他领我来到了一片旷野，说道：‘你跟着我已经走了很长时间，难道不觉得饥苦劳累吗？现在就与你分别。’接着从怀中取出一块干脯给我，并说：‘你饿了吃它，就可以回到家乡。’又说‘替我向赵平原传句话，叫他不要任意残害生命，祸害自然界的鸟兽草木，这是神灵所不允许的。再犯这样的过错，一定不会被赦免了。’”赵平原从此一辈子不再钓鱼了。

高 昱

元和中，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。尝舫舟于昭潭，夜仅三更不寐。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蓉，红芳颇异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，俱（“俱”原作“但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衣白，光洁如雪，容华艳媚，莹若神仙，共语曰：“今夕阔水波澄，高天月皎，怡情赏景，堪话幽玄。”其一曰：“旁有小舟，莫听我语否？”又一曰：“纵有，非濯纓之士，不足惮也。”相谓曰：

“昭潭无底橘州浮，信不虚耳。”又曰：“各请言其所好何道。”其次曰：“吾性习释。”其次曰：“吾习道。”其次曰：“吾习儒。”各谈本教道义，理极精微。一曰：“吾昨宵得不祥之梦。”二子曰：“何梦也？”曰：“吾梦子孙仓皇，窟宅流徙，遭人斥逐，举族奔波，是不祥也。”二子曰：“游魂偶然，不足信也。”三子曰：“各算来晨，得何物食。”久之曰：“从其所好，僧道儒耳。吁！吾适来所论，便成先兆，然未必不为祸也。”言讫，逡巡而没。昱听其语，历历记之。及旦，果有一僧来渡，至中流而溺。昱大骇曰：“昨宵之言不谬耳！”旋踵，一道士舣舟将济，昱遽止之，道士曰：“君妖也，僧偶然耳。吾赴知者所召，虽死无悔，不可失信。”叱舟人而渡，及中流又溺焉。续有一儒生，挈书囊径渡，昱慰曰：“如前去僧道已没矣！”儒正色而言：“死生命也，今日吾族祥斋，不可亏其吊礼。”将鼓棹，昱挽书生衣袂曰：“臂可断，不可渡。”书生方叫呼于岸侧，忽有物如练，自潭中飞出，绕书生而入。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，赪涎前流滑，手不可制。昱长吁曰：“命也！”顷刻而没三子。而俄有二客乘叶舟而至，一叟一少，昱遂谒叟，问其姓字。叟曰：“余祁阳山唐勾鼈，今适长沙，访张法明威仪。”昱久闻其高道，有神术，礼谒甚谨。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，乃三溺死者亲属也。叟诘之，昱具述其事，叟怒曰：“焉敢如此害人！”遂开篋，取丹笔篆字，命同舟弟子曰：“为吾持此符入潭，勒其水怪，火急他适！”弟子遂捧符而入，如履平地。循山脚行数百丈，观大穴明莹，如人间之屋室。见三白猪寐于石榻，有小猪数十，方戏于旁。及持符至，三猪忽惊起，化白衣美女，小猪亦俱为童女，捧符而泣曰：“不祥之

梦果中矣！”曰：“为某启先师，住此多时，宁无爱恋。容三日涉归东海，各以明珠为献。”弟子曰：“吾无所用。”不受而返，具以白叟，叟大怒曰：“汝更为我语此畜生，明晨速离此，不然，当使六丁就穴斩之。”弟子又去，三美女号恸曰：“敬依处分，弟子归。”明晨，有黑气自潭面而出，须臾，烈风迅雷，激浪如山。（“山”原作“岛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有三大鱼长数丈，小鱼无数周绕，沿流而去。搜曰：“吾此行甚有所利，不因子，何以去昭潭之害？”遂与昱乘舟东西耳。（出《传奇》）

东汉元和年间，有一个不愿做官的人叫高昱，以钓鱼为生。有一天他把鱼船停在昭潭的岸边。到了夜里三更天还没睡着。忽然他看见潭上有三朵红色的大荷花，芳香奇特。有三个美女盘腿分别坐三朵荷花上。三个人都穿着白色衣裙，冰清玉洁像白雪一样，容貌艳丽迷人，神彩晶莹好似天仙。她们说：“今天晚上水面广阔，风清浪静，天高月明，使人心情愉快。欣赏如此美景，正适合谈论一些幽深玄妙的道理。”其中一女子说：“旁边有条小船，会不会能听到我们的谈话呢？”另一个女子说：“即使有人，也不会是隐居的高人，不必害怕。”接着又对另两个女子说：“昭潭有没底橘子洲就会漂浮起来，相信这句话不是假的。”又说：“请各人说说自己喜欢什么学说？”其次一女子说：“我本性适合学习佛学。”第一个女子说：“我学习道教。”最后一女子说：“我学习儒家学说。”随后各自谈起了本教的教义，道理说得精深微妙。一个女子说：“我

昨晚做了个不吉祥的梦。”另两个女子问：“是什么梦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梦见子孙们仓皇失措，我们住的洞窟府宅流离转移，受到别人的斥责和驱逐，全族人都被迫奔波迁移。这是不吉祥的预兆。”另外两女子说：“灵魂出游，偶然看见的情景，不值得相信。”三个女子一齐说：“各自推算一下，明天早晨，能吃到什么食物。”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一个女子说：“遵从各人的爱好，一个和尚，一个道士，一个儒生罢了。唉，我刚才所说的梦，未必不是灾祸。”说完，全都沉没入潭，高昱听了她们所说的话，全都清清楚楚地记住了。等到天亮，果然有一个和尚来渡水，船到中流就沉没淹死了。高昱非常害怕，意识到：昨天晚上她们说的不是假话。紧接着，一个道士来到停船处准备渡水。高昱急忙制止他，道士说：“你是个妖精，和尚之事是偶然的事。我去赶赴具有非凡智慧的人的召见，即使死了也不后悔，不能失信于人。”于是呵叱驾船人赶快开船，结果道士乘船到中流又沉没淹死了。后来又有一个读书人，带着一个装书的口袋也来渡水。高昱恳切地说：“先前来的和尚和道士已经淹死了。”读书人严肃地说：“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，今天我们族人举行丧祭，不能不去参加吊丧的仪式。”正要划桨，高昱拉住书生的衣角说：“可砍断我的胳膊，却不能让你渡水。”书生正要向岸上叫喊，忽然地有个象绳子似的东西，从昭潭中飞出来，缠住读书人拖到水里去了。高昱和那些准备渡水的人急忙上前扯住他的衣襟，上面的粘涎滑溜溜的，没有扯住。高昱长叹一声说：“这是命中注定的。”顷刻间淹死了三个人。又过了一会有两个客人乘坐着小船来到。一个老头，一个少年。高昱就上前拜见老头，问老头的姓名。

老人说：“我是祁阳山的唐勾鳖，准备到长沙，拜见张法明。”高昱很久就听说这老人道行高深，有神奇的法术，对老人很尊重。过了一会听到岸边有几个人在哭，是三个溺水者的亲属。老人问他是怎么回事。高昱就把前面的事情详细说了。老人生气地说：“怎么敢这样害人！”然后打开箱子，拿出红笔写了一道篆字符帖，命令同船而来的弟子说：“替我拿着这道符到潭里去，勒令那些水中怪物，赶快迁到别处去。”弟子就捧着符走进水潭，就象走在平地上一样，顺着山脚走了几百丈，看见一个大洞穴，里面很明亮，象人间的住房一样。三只白猪在石床上睡觉，有几十个小猪正在旁边玩耍，弟子带着符帖来到，三只白猪忽然受惊起身，变成白衣美女，小猪也全变成小孩，美女捧着符帖哭着说：“不吉祥的梦果然应验了。”又说：“请替我们禀告先师，我们在这里住了很久了，怎么会不留恋呢，请容许我们三天之内搬回东海。”并各自以明珠作为谢礼。弟子说：“这个我没有用处。”没有接受就返回岸上，回禀老人。老人非常生气地说：“你再去替我告诉这几个畜牲，明天早晨赶快离开这里。不然的话，我就派六丁神将到洞里去杀了她们。”弟子又入潭去。三个美女大声哭着说：“我们接受处分。”弟子就回来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有黑气从昭潭的水面上冒出。不一会，刮起了大风，响起了雷声，激起的波浪象山一样。出现三条几丈长的大鱼，还有无数条小鱼围绕在大鱼的周围。它们顺着流水离开了。老人对高昱说：“我这次出行很有好处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能除去昭潭的祸害呢？”就和高昱各自坐着船分别向东、向西而去。

僧法志

台山僧法志游至淮阴，见一渔者坚礼而命焉。法志随至草庵中，渔者设食甚谨，法志颇怪，因问曰：“弟子以渔为业，自是造罪之人，何见僧如此敬礼？”答曰：“我昔于会稽山遇云远上人为众讲法，暂曾随喜，得悟圣教。迩来见僧，即欢喜无量。”僧异之，劝令改业，渔者曰：“我虽闻善道，而滞于罟网，亦犹和尚为僧，未能以戒律为事。其罪一也，又何疑焉？”僧惭而退，回顾，见渔者化为大鼃，入淮，亦失草庵所在。（出《潇湘录》）

台山的和尚法志出游走到淮阴，遇到一个渔夫礼貌地坚持邀请他去作客。法志跟着他来到一个草屋之中，对他很尊敬，安排的饭菜很讲究。法志觉得很奇怪，便问渔夫说：“你以打鱼作为职业，本来是杀生的人。为什么看见和尚这么恭敬呢？”渔夫回答说：“我从前在会稽山上遇见过云远上人为众人讲佛法，曾经跟着听过一段时间，领悟到佛家教义的神圣高深。从那以后，看见和尚就高兴得不得了。”法志觉得更加奇怪，劝渔夫改换职业，渔夫说：“我虽然听到了好的道理，却留恋这个打渔的职业，也就好比和尚是僧人，都不能严格地遵守戒律，罪过是一样的，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”和尚惭

愧地走了，回头看时，发现渔夫变成一只大鼋，走进淮水，那个草屋也没有了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一

水族八

(水族为人)

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
渔人

人化水族

黄氏母 宋士宗母 宣骞母 江州人
独角 薛伟

水族为人

邓元佐

邓元佐者，颍川人也，游学于吴。好寻山水，凡有胜境，无不历览。因谒长（“长”下原有“者”字，据明抄本删。）城宰，延挹托旧，畅饮而别。将抵姑苏，误入一径，其险阻纡曲，凡十数里，莫逢人舍，但见蓬蒿而已。时日色已暝，元佐引领前望，忽见灯火，意有人家，乃寻而投之。既至，见一蜗舍，惟一女子，可年二十许。元佐乃投之曰：“余今晚至长城访别，乘醉而归，误入此道，今已侵夜，更向前道，虑为恶兽所损，幸娘子见容一宵，岂敢忘德？”女曰：“大人不在，当奈何？况又家贫，无好茵席祗侍，君子不弃，即闻命矣。”元佐馁，因舍焉。女乃严一土塌，上布软草，坐定，女子设食。元佐馁而食之，极美。女子乃就元佐而寝。元佐至明，忽觉其身卧在田中，傍有一螺，大如升子。元佐思夜来所餐之物，意甚不安，乃呕吐，视之，尽青泥也。元佐叹咤良久，不损其螺。元佐自此栖心于道门，永绝游历耳。（出《集异记》）

邓元佐是颍川人，到吴地游学，喜好寻找山水，凡是有特别美的风景，无不游历观赏。他因而去拜见长城主宰，长城主宰以老朋友的名义宴请他，痛快地喝了一顿酒，就分手

了。快要到达姑苏时，他不小心走错了路，路很险峻崎岖，共有十几里长，也没碰上人家，只看见丛生的蒿草。那时天色已经晚了，邓元佐伸长脖子朝前看，忽然看见了灯光，好象是有人家的样子，就寻路走向灯光，到了以后，看见一个狭窄的房子，里面只有一个女子，年龄大约二十多岁。邓元佐就向女子说：“我今天晚上到长城去访问朋友后分手了，趁着喝醉酒往回走，不小心错走了这条路。现在夜已经渐渐地深了，再往前走，怕被恶兽伤害，请娘子容许我住一宿，我不敢忘记你的恩情。”女子说：“大人不在家，怎么办呢？何况我家很穷，也没有好席子给你使用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请进来休息吧。”邓元佐饿了，因而就住了下来。女子就很快地堆了一个临时土床，上面铺了一层软草。坐下来以后，女子又安排吃的，邓元佐饿了就吃了，味道非常美。那女子又留元佐住了一夜。邓元佐到了天亮，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躺在田野里，旁边有一个大田螺，大小象一升那么大。邓元佐一想晚上所吃的东西，心里觉得很不安，于是开始呕吐，看那吐出的东西，全是青色的泥。邓元佐叹气诧异了很久，也没去损害那只田螺。他从此专心学习道术，再也不出去游历了。

姚氏

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，以充岁贡。时已将晚，而得鱼殊少，方忧之，忽网中获一人，黑色，举身长毛，拱手

而立。问之不应，海师曰：“此所谓海人，见必有灾，请杀之，以塞其咎。”姚曰：“此神物也，杀之不祥。”乃释而祝之曰：“尔能为我致群鱼，以免阙职之罪，信为神矣。”毛人却行水上，数十步而没。明日，鱼乃大获。倍于常岁矣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东州静海军的姚氏率领他的手下捕捉海鱼，用来充当每年向朝廷交的贡鱼。这一天，时间已经晚了，可是捕的鱼却很少。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，忽然网里捉到一个人，黑色，全身长毛，拱着手站着，问他也不答应。海师说：“这就是人们说的海人，看见他一定有灾难，请杀了他，来避免灾难。”姚氏说：“这是神物，杀了他不吉祥。”于是放了他并向他祈祷说：“你能替我赶来鱼群，以此免去我失职的罪过，我相信你就是神。”毛人倒退着在水面上行走，走了几十步就沉没了，第二天，就捕获了很多鱼，是往年的一倍。

宋 氏

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，见水滨人物喧集，乃渔人得一大鼃。鼃见宋屡顾，宋即以钱一千赎之，放于江中。后数年，泊船龙沙，忽有一仆夫至，云元长史奉召。宋恍然。“不知何长史也。既往，欵至一府，官出迎。与坐曰：“君尚

相识耶！”宋思之，实未尝识。又曰：“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鼈耶？”曰：“然，身即鼈也。顷尝有罪，帝命谪为水族，见囚于渔人，微君之惠，已骨朽矣。今已得为九江长，相召者，有以奉报。君儿某者命当溺死，名籍在是。后数日，鸣山神将朝庐山使者，行必以疾风雨，君儿当以此时死。今有一人名姓正同，亦当溺死，但先期岁月间耳。吾取以代之，君儿宜速登岸避匿，不然不免。”宋陈谢而出，不觉已在舟次矣。数日，果有风涛之害，死甚众，宋氏之子竟免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江西军中官吏宋氏曾经到星子江去买木料，看见水边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吵嚷，原来是一个渔夫捉到一只大鼈。鼈看见宋氏便多次回头望他，宋氏就用一千钱买下它，放到了江里。又过了几年，宋氏坐的船停在龙沙，忽然有一个仆人来到，说是元长史请宋氏去，宋氏恍恍惚惚的，不知道是什么长史。他随仆人去了以后，很快就到了一个府第，有个官吏出来迎接，和他一起坐下说：“你还认识我吗？”宋氏想了想，实在不曾相识。那官吏又说：“你还记得星子江中放生的鼈吗？”宋氏回答说：“记得。”官吏说：“我就是鼈，那时曾经有罪，玉帝把我贬成水中生物，被渔夫捉住。不是你的恩惠，我的尸骨也已经腐烂了。我现在已经当上了九江的总管，叫你来，是有件事情奉告你：你的儿子命中应当淹死，他的名字记在我这里的名册上。几天以后，鸣山神准备去朝拜庐山使者，行走时一定带着疾风暴雨，你的儿子应当在这个时候淹死。现在有一个人名姓与你儿子正好一样，也应当淹死，

只不过比你的儿子早死一些日子罢了，我想拿他来代替。你的儿子应当快些上岸躲藏好，不然就免不了淹死。”宋氏说了感谢的话就出去了，不知不觉地已回到船上。过了几天，果然发生了风涛之灾，死了很多人，宋氏之子竟然没有淹死。

史氏女

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，因蒔田倦，偃息树下。见一物，鳞角爪距可畏，来据其上。已而有娠，生一鲤鱼，养于盆中，数日益长，乃置投金濑中。顷之，村人刈草，误断其尾，鱼即奋跃而去，风雨随之，入太湖而止。家亦渐富，其后女卒，每寒食，其鱼辄从群鱼一至墓前。至今，每闰年一至尔。又渔人李黑獭恒张网于江，忽获一婴儿，可长三尺，网为乱涎所萦，浹旬不解。有道士见之曰：“可取铁汁灌之。”如其言，遂解。视婴儿，口鼻眉发如画，而无目，口犹有酒气，众惧，复投于江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溧水县五坛村史氏的女儿，因为蒔弄庄稼累了，在树下休息。她看见一个动物，其鳞角爪距很可怕，那动物扑过来压在她的身上。不久，这女子有了身孕，后生下一条鲤鱼，养在盆里，几天时间长大了不少，就把它送到金濑河里去。不久，有个村民割草，不小心砍断了它的尾巴，鲤鱼就奋力地

跃出金濑河，而且有风和雨伴随着它。直到它跳入太湖，那风雨才停止。女子的家里渐渐地富起来，后来她死了，每到寒食节，那条鲤鱼就带领着一群鱼到女子的墓前来一次。现在，它每到闰年时来一次。又听人讲有个渔夫李黑獭经常在江上安设捕网，一天，忽然网住了一个婴儿，大约有三尺长。网被婴儿吐出的涎水粘连着，十多天也解不开。有个道士看见了说：“可以用铁水来浇。”照道士的话做，果然解开了。看那婴儿，口、鼻子、眉毛、头发都象画上画的一样，可就是没有眼睛，它口里还有酒气。大家很害怕，把它又扔到江里去了。

渔人

近有渔人泊舟马当山下，月明风恬，见一大鼉出水，直上山顶，引首四望。顷之，江水中涌出一彩舟，有十余人会饮酒，妓乐陈设甚盛。献酬久之，上流有巨舰来下，橹声振于坐中，彩舟乃没。前之鼉亦下，未及水，忽死于岸侧。意者水神使此鼉为候望，而不知巨舰之来，故殛之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最近有个渔夫在马当山下停船，月明风静，他看见一只大鼉出水来，一直爬上山顶，还抬起头来向四面张望。不久，

江水中涌出一只彩船，船里有十多个人聚会喝酒，有舞女歌伎助兴，陈设布置华丽而盛大。他们互相劝酒喝了很长时间，上游有只大型战船下来了，摇橹的声音惊动了彩船，彩船才沉没了。先前出水的鼃也爬下山来，还没有等进水里，忽然地死在岸边上。渔夫推想：可能是水神派这只鼃到山顶守候了望，却竟然没有看见大战船的到来，所以才杀了它。

人化水族

黄氏母

后汉灵帝时，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鼃，入于深渊，其后时时出见。初浴簪一银钗，及见，犹在其首。（出《神鬼传》）

东汉灵帝的时候，江夏人黄氏的母亲洗澡时变成一只鼃，走到深渊中去了。那以后还常常浮出水来，刚洗澡时戴的一只银钗，等她的化身在水面出现时，还戴在头上。

宋土宗母

魏清河宋土宗母，以黄初中，夏天于浴室里浴，遣家中子女阖户。家人于壁穿中，窥见沐盆水中有一大鼃。遂开户，大小悉入，了不与人相承。尝先著银钗，犹在头上。相与守之啼泣，无可奈何。出外，去甚驶，逐之不可及，便入水。后数日忽还，巡行舍宅如平生，了无所言而去。时人谓土宗应行丧，土宗以母形虽变，而生理尚存，竟不治丧。与江夏黄母相似。（出《续搜神记》）

魏国清河人宋土宗的母亲，黄初年间的一个夏天在浴室里洗澡，让家里的儿女们关上门。家里人从墙壁的孔洞中，暗中窥见浴盆的水里有一只鼃。于是他们就打开门，大人小孩全进到浴室里，大鼃却一点也不搭理他们。老太太先前戴着银钗，仍在其头上。一家人没办法只好守着大鼃哭泣。有顷，那大鼃爬出门外，跑得很快，谁也追赶不上，眼睁睁看着它跳进河水里，过了好几天，它忽然又回来了，在住宅四周巡行，象平时一样，它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当时的人对宋土宗说应当为母亲举办丧事，宋土宗认为母亲虽然变了外形，可是还活在世上，就没有举行丧礼。这件事与江夏黄氏的母亲很相似。

宣骞母

吴孙皓宝鼎元年，丹阳宣骞之母，年八十，因浴化为鼃。骞兄弟闭户卫之，掘堂内作大坎，实水，其鼃即入坎游戏。经累日，忽延颈外望，伺户小开，便辄自跃，赴于远潭，遂不复见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吴国末帝孙皓宝鼎元年，丹阳人宣骞的母亲，年龄八十岁，因洗澡变成鼃。宣骞兄弟们关上门保护鼃，在堂屋里挖了个大坑，灌满水，那只鼃就进到坑里游戏。过了好几天，那鼃忽然伸长脖子向外面看，见门欠开一道缝，就自己跳出坑，向远处的水潭爬去，并再也没出现。

江州人

晋末，江州人年百余岁，顶上生角，后因入舍前江中，变为鲤鱼，角尚存首。自后时时暂还，容状如平生，与子孙饮，数日辄去。晋末以来，绝不复见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晋代末年，江州有个人一百多岁了，头顶上长了角。后来因为他掉进住宅前面的江中，变成了鲤鱼，角还长头上。此后他还经常回来暂住，样子与从前一样，和子孙们把酒畅饮，几天以后就走。晋代末年以来，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独 角

独角者，巴郡人也，年可数百岁，俗失其名，顶上生一角，故谓之独角。或忽去积载，或累旬不语，及有所说，则旨趣精微，咸莫能测焉。所居独以德化，亦颇有训导。一旦与家辞，因入舍前江中，变为鲤鱼，角尚在首。后时时暂还，容状如平生，与子孙饮宴。数日辄去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独角是巴郡地方的人，年龄大约几百岁，世上的人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。因为他头顶上生了一只角，所以大家才叫他独角。他有时忽然离家好几年，有时几十天不说话，可等到他说出话来，含义都相当精妙，所有的人都不能完全理解。当地人仅仅用道德来感化他，有时也进行训导。他一天早晨和家里人告辞，接着走进门前的江中，变成一条鲤鱼，独角还在头上。以后还经常回来暂住，样子象生平一样，和子孙们一起喝酒吃饭，几天之后才离去。

薛伟

薛伟者，唐乾元元年，任蜀州青城县主簿，与丞邹滂、尉雷济、裴寮同时。其秋，伟病七日，忽奄然若往者，连呼不应，而心头微暖。家人不忍即敛，环而伺之。经二十日，忽长吁起坐，谓家（“家”原作“其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人曰：“吾不知人间几日矣！”曰：“二十日矣。”曰：“即（日即二字原缺。据明抄本补）与我覩群官，方食脍否。言吾已苏矣，甚有奇事，请诸公罢箸来听也。”仆人走视群官，实欲食脍，遂以告，皆停餐而来。伟曰：“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又问弼曰：“鱼人赵干藏巨鲤，以小者应命，汝于苇间得藏者，携之而来。方入县也，司户吏坐门东，纠曹吏坐门西，方弈棋。入（“入”原作“人”，据陈校本改。）及阶，邹雷方博，裴啣挑实。弼言干之藏巨鱼也，裴五令鞭之。既付食工王士良者，喜而杀乎？”递相问，诚然。众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向杀之鲤，我也。”众骇曰：“愿闻其说。”曰：“吾初疾困，为热所逼，殆不可堪。忽闷忘其疾，恶热求凉，策杖而去，不知其梦也。既出郭，其心欣欣然，若笼禽监兽之得逸。莫我知（明抄本知作“如”）也。渐入山，山行益闷，遂下游于江畔。见江潭深净，秋色可爱；轻涟不动，镜涵远虚。忽有思浴意，遂脱衣于岸，跳身便入。自幼狎水，成人以来，绝不复戏，遇此纵适，实契宿心。且曰：‘人浮不如鱼

快也，安得摄鱼而健游乎？’旁有一鱼曰：‘顾足下不愿耳。’正授亦易，何况求摄？当为足下图之。决然而去。未顷，有鱼头人长数尺，骑鲛来导，从数十鱼，宣河伯诏曰：‘城居水游，浮沉异道，苟非其好，则昧通波。薛主簿意尚浮深，迹思闲旷，乐浩汗之域，放怀清江；厌巖嶠之情，投簪幻世。暂从鳞化，非遽成身。可权充东潭赤鲤。呜呼！恃长波而倾舟，得罪于晦；昧纤钩而贪饵，见伤于明。无或失身，以羞其党，尔其勉之。’听而自顾，即已鱼服矣。于是放身而游，意往斯到；波上潭底，莫不从容；三江五湖，腾跃将遍。然配留东潭，每暮必复。俄而饥甚，求食不得，循舟而行，忽见赵干垂钩，其饵芳香，心亦知戒，不觉近口。曰：‘我，人也，暂时为鱼，不能求食，乃吞其钩乎。’舍之而去。有顷，饥益甚，思曰：‘我是官人，戏而鱼服。纵吞其钩，赵干岂杀我？固当送我归县耳。’遂吞之。赵干收纶以出。干手之将及也，伟连呼之，干不听，而以绳贯我腮，乃系于苇间。既而张弼来曰：‘裴少府买鱼，须大者。’干曰：‘未得大鱼，有小者十余斤。’弼曰：‘奉命取大鱼，安用小者？’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。又谓弼曰：‘我是汝县主簿，化形为鱼游江，何得不拜我？’弼不听，提之而行，骂亦不已，弼（“弼”原作“干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终不顾。入县门，见县吏坐者弈棋，皆大声呼之，略无应者，唯笑曰：‘可畏（明抄本“可畏”作“好大”。）鱼，直三四斤余。’既而入阶，邹雷方博，裴啣桃实，皆喜鱼大。促命付厨。弼言干之藏巨鱼，以小者应命。裴怒，鞭之。我叫诸公曰：‘我是公（“公”原作“心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同官，而今见杀，竟不相舍，促杀之，仁乎哉？’大叫而泣，三君不

顾，而付脍手，王士良者，方砺刃，喜而投我于几上。我又叫曰：“王士良，汝是我之常使脍手也，因何杀我？何不执我白于官人？”士良若不闻者，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。彼头适落，此亦醒悟，遂奉召尔。”诸公莫不大惊，心生爱忍。然赵干之获，张弼之提，县司之弈吏，三君之临阶，王士良之将杀，皆见其口动，实无闻焉。于是三君并投脍，终身不食。伟自此平愈，后累迁华阳丞，乃卒。（出《续玄怪录》）

薛伟，在唐代乾元元年，担任蜀州青城县的主簿，与县丞邹滂、县尉雷济、裴寮同时在县里任职。这一年的秋天，薛伟病了七天，忽然气息微弱仿佛要死了，连连呼叫他也不答应。可是他心头还温暖，家里人不忍心马上下葬，围着他等他醒来。过了二十天，薛伟忽然长叹一口气坐了起来，对家里的人说：“我不知道人间已经过了多少日子？”家里人回答说：“二十天了。”他又说：“立即替我去看看各位官员，刚才吃过切碎的鱼没有？告诉他们我已经醒过来了，有件奇怪的事，请他们放下筷子来听我说。”仆人跑去找那些官员，见他们正想吃切碎的鱼，就告诉他们薛伟苏醒过来的事，他们全都停下吃喝来到薛伟身边。薛伟说：“你们命令司户仆张弼去找鱼了吗？”回答说是的。他又对张弼说：“渔夫赵干藏起大鲤鱼，用小鱼来应付差事，你在苇草丛中找到了藏起来的大鱼，就带着它回来了。你正要进入县里的时候，司户的官吏坐在门东，扯住曹吏坐在门西正在下棋，进门走上台阶，看见邹、雷二人正在玩博戏，裴寮在吃桃子。你说赵干藏起大

鱼的事，裴五命人鞭打赵干。你把鱼交给厨工王士良之后，高兴地杀了鱼。挨个人问，果然如此。大家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薛伟说：“刚杀的鲤鱼，就是我。”大家吃惊地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请你详细地说说。”薛伟说：“我刚得病时，浑身发烧，折磨得我实在有点受不了。我忽然闷得忘了自己的病，怕热求凉，拄着拐杖离开了家。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个梦。走出城郭以后，心里很舒坦，就象笼子里的飞禽和槛栏里的野兽得到自由一样，没有人能懂得我的心情。我渐渐地走进山里，在山路上行走更加烦闷，就下山在江边游玩，看见江潭又深又净，秋天的景色很可爱，水面上一点波纹也没有，江面象镜子一样把远近景物和天空都倒映出来。我忽然有了洗澡的想法。就把衣服脱在岸边，跳进水里去了。自己从小就喜欢游泳，长成大人以来，再也没有玩过游水，遇到这个自由舒适的环境，实在是正合我意。于是，我便脱口说道：‘人游得不如鱼快，怎么才能骑着鱼尽情地游玩呢？’我的身边有一条鱼说：‘只怕你不愿意，其实让你变成鱼都很容易，何况想骑着鱼呢？我应当为你去办这件事。’说完，它急忙就离开了。不久，有个好几尺长的鱼头人，骑着鲩游来，几十条鱼前呼后拥。鱼头人宣读河伯的诏书说：‘住在城里的人到水里来游玩，一浮一觉道理是不同的。如果不是他自己的爱好，就一定不明白游水的道理。薛主簿崇尚到深水里游玩，心里也想过清闲旷达的日子，向往漫无边际的水的王国。想尽情地在清江里遨游，厌恶山野生活，想把身外之物扔在虚幻的人世，暂时变成长鳞鱼类，不是完全变鱼。那么，你可以暂且化作东潭里的红鲤鱼。唉，这条红鲤鱼依仗着千里碧波而撞翻舟船，

在阴司里犯了过错；又因贪吃，为纤钩上的鱼饵迷惑，在阳世间被人杀伤。你可不要因一时的失误，给同类带来羞耻，你要勉力去做。’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自己就这样渐渐变成了鱼。于是我放任身体到处游玩，心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，水波之上和深潭之底，没有什么地方不能从容游玩的。三江五湖，任我飞腾跳跃，几乎走遍了，可是河伯让我住在东潭，每到晚上一定要回到东潭去。不久，一天我觉得很饿，找不到吃的，顺着船游走，忽然看见赵干在垂钩钓鱼，鱼饵很芳香，我心里也知道要戒备，身子却不知不沉地靠近了鱼饵。心想：我是人，暂时变成鱼，因为找不到吃的就吞那个钓钩吗？我扔下鱼饵走了。不一会，饿得更厉害，心里想：我是个当官的，因游戏而变成鱼，纵使吞了钓钩，赵干也不敢杀我，一定会送我回县里去的！于是就吞下了鱼饵。赵干收起钓鱼线，我就露出水面，他的手即将握住我的时候，我连连呼喊他，他不听我的话，却用绳穿过我的腮，把我拴在苇草之中，不久张弼来说：‘裴少府要买鱼，需要买大鱼。’张干说：‘还未钓到大鱼，有十多斤小鱼。’张弼说：‘我按照命令买大鱼，怎么能买小鱼呢？’他就自己在苇草丛中找到了我变成的那条红鲤鱼。我对张弼说：‘我是你们县的主簿，变成鱼在江里游玩，为什么不对我行礼？’张弼也不听，提着我就走，还不停地骂赵干。张弼始终不曾回头，进入县城大门时，看见县吏坐着下棋，我向他们大声喊叫，没有一个答应的，只是笑着说：“可怕的大鱼，有三四斤多。”他不一会就走上台阶，邹滂和雷济正在下棋，裴寮在吃桃子，都很喜欢我这条大鱼，急忙让交给厨师。张弼说了赵干藏起大鱼，用小鱼应付的事，裴

寮生气了，用鞭子打赵干。我对各位说：‘我是你们的同僚，可是今天被杀，竟然不让放了我，反而催促杀死我，这是仁爱之心吗？我哭泣着大叫，三位也不看我，却把我交给厨师王士良。王士良正在磨刀，看见我，高兴地把我放在案板上。我又叫喊说：‘王士良！你是我常常使用的厨师，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什么不拿着我去向县令说明白？’王士良象是没有听见，在案板上，按住我的头颈用刀斩开，那边鱼头才掉下来，这边我也醒了，于是叫来大家。”各位客人没有不大吃一惊的，心里生出慈爱不忍之心。可是赵干钓他，张弼提他，下棋的县吏们以及王士良准备杀他，全都只是看见他的口动，实在是没听到他说话。因此三位同僚一起放下切碎的鱼肉，并且终身不再吃鱼。薛伟从此病也好了，后来多次提升职务，一直到华阳县的县丞才死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二

水族九
(龟)

龟

陶唐氏 禹 葛洪 张广定 赣县吏
郗了 孟彦晖 营陵 兴业寺
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
宁晋民 史论 徐仲 高崇文
汴河贾客 南人 阎居敬 池州民
李 宗

陶唐氏

陶唐之世，赵裳国献千岁神龟，方三尺余，背上有文，皆科斗书，记开辟以来，帝命录之龟历，伏滔述帝功德铭曰：“朱书龟历之文。”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远古陶唐氏时代，有个赵裳国献上一只千年神龟，三尺多见方，背上有字，全都是科斗文，记载了天地开辟以来，帝命令记下来历法，伏滔记述黄帝功德的铭文说，那龟甲上的历法是用红笔写的。

禹

禹尽力渠沟，导川夷岳，黄龙曳尾于前，玄龟负青泥于后。玄龟，河精之使者也。龟颌下有印文，皆古言，作九州山水之字。禹所穿凿之处，皆以青泥封记其所，使玄龟印其上。今人聚土为界，此之遗像也。（出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）

大禹尽全力挖沟排水，疏通河道，铲平山峰。黄龙拖着尾巴走在前面，玄龟背着青泥走在后面。玄龟，是河神的使者。玄龟的额下印有文字，全是远古文字，记载着九州的山山水水。凡是大禹开凿的地方，都用青泥把那个地方封住作上记号，让玄龟把印文印在上面。现在的人堆土作为边界的记号，就是由此遗传下来的。

葛 洪

葛洪云：“千岁灵龟，五色具焉。其雄，额上两骨起，似角。以未朱浴之，乃剔取其甲，火炙，捣服。方寸七日三，尽一具，寿千岁。（出《抱朴子》）”

葛洪说：“千年的灵龟，身上有五种颜色。那雄性的，额上有两块骨头突起，象角一样。用未朱洗浴龟，再剔除肉用它的甲壳，用火烧，研成粉末吃下去，七分大小的一块一日吃三块吃完一个龟的甲壳，就能活一千岁。”

张广定

陈仲弓《异闻记》曰，张广定遭乱避地，有一女四岁，不能步，又不忍弃之，乃县笼于古冢中，冀他日得收其骨。及三年，归取之，见其尚活。问之，女答曰：“食尽即馁，见其傍有一物，引颈呼吸，效之，故能活。”广定入冢视之，乃一龟也。陈实之言，固不妄矣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陈仲弓《异闻记》里说：张广定遇到战乱找地方躲避，有一个四岁的女儿，不能走路，又不忍心抛弃她就把她装进笼子悬挂在一个古墓里，希望以后能收拾她的骨头。等到第三年，他回到古墓里取女儿的骨头，看见她还活着，问她原因，女儿回答说：“东西吃光了就觉得饿，我看见旁边有一个动物，伸着脖子呼吸，就学它的样子，所以才活下来。”张广定进到墓里去查看，原来是一只乌龟。陈仲弓说的是真事，一点也不假。

赣县吏

晋义熙中，范寅为南康郡。时赣县吏说，先入山采薪，得二龟，皆如二尺盘大。薪未足，遇有两树骈生，吏以龟侧置树间，复行采伐。去龟处稍远，天雨，懒复取。后经十二年，复入山，见先龟，一者甲已枯，一者尚生，极长。树木夹（“夹”原作“所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处，可厚四寸许，两头厚尺余，如马鞍状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晋代义熙年间，范寅担任南康郡的郡守。当时的赣县有个官吏说他小时候进山砍柴，捉到两只乌龟，都象二尺见方的圆盘那么大。柴没有砍够，遇到两棵紧靠着生长的树，他就把乌龟偏侧着放在两树之间，又去砍柴。他离放乌龟的地方稍远一点，天又下了雨，懒得去取。后来又过了十二年，他再次进山，看见先前捉的那两只乌龟，一只龟的甲壳已经干枯了，另一只乌龟还活着，长得很大，树木夹着的地方，有四寸多厚，两头厚一尺多，象马鞍的样子。

郗世了

郗世了在会稽造墓，其地多石，后破大石，得一龟，长尺二寸许，在石中，石了无孔也，得非龟石俱生乎？既破出之，龟行动如常龟无异。石受龟，如人刻安之。（出《灵鬼志》）

郗世了在会稽修建坟墓。那个地方石头多，后来破开一块大石头，得到一只乌龟，长一尺二寸左右。龟在石头的中间，石头却一点孔隙也没有。奇怪，难道它和石头是一起生长的吗？破开石头之后，那乌龟的行动象平常的乌龟一样。这石头容纳此龟，就象人刻好了石头再把它放进去似的。

孟彦晖

武成三年庚午，六月五日癸亥，广汉太守孟彦晖奏，西湖有金龟径寸，游于荷叶之上，画图以上闻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五代前蜀武成第三年是庚午年。这年的六月五日癸亥，广汉太守孟彦晖向朝廷报告，西湖有直径一寸的金龟，在荷叶上游玩，并画成图画给皇上王建看。

营陵

道州营陵中鼈，甲长八尺，下自然有文字，前后四足，各踏一龟。踏龟有时行，或逾山越水，俗莫敢犯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道州营陵中有一只鼈，甲壳长八尺，腹部有自然生成的文字。它前后四只脚，各踩着一只乌龟。有时踩着乌龟行走，有时翻山渡水，世人没有谁敢惹它。

兴业寺

九曲灵龟池，在襄阳县东北三里遍学寺东。古城旧有兴业寺，今并入遍学寺。唐景龙元年有陈留阮氏，寓居襄阳，舍财，于此寺东院。创造堂宇，时岁旱池涸，即掘广深之，急暴雨池溢，乃是一大龟，高数尺，如半张床大，岸侧而行。众

即惊呼，龟遂跃入池中。寺僧灵岫云，院有折碑，云兴业寺碑。碑文梁散骑常侍庾元威撰，其文可传者云，此寺有灵龟一头，长三尺五寸，冬潜春现，多历年所；随众上堂，应时而食。刺史安陆王照频遇此龟，其坏碑因即扶竖，今在遍学寺东院。阮氏所修寺堂，庭中浮屠前，池见在，深五尺，方二十步。（出《襄沔记》）

九曲灵龟池，在襄阳县东北三里处遍学寺的东面。古城在从前有个兴业寺，现在合并到遍学寺。唐代景龙元年有个陈留人阮氏，寄居在襄阳，拿出钱来做善事，在这个庙的东院建造堂宇。当时天旱，水池干涸，就扩大挖掘面积，并深挖了一下，突然象下了一场大暴雨，水池也满出来了，原来是一只大乌龟，高好几尺，象半张床那么大，在池边行走，大家就吃惊地呼喊，乌龟就又跃回池中。庙里有个叫灵岫的和尚说：院子里有块折断的石碑，说是兴业寺碑，碑文是梁国的散骑常侍庾元威撰写的。那个碑留传下来的文字说，这个庙里有一只灵龟，三尺五寸长，冬天潜藏，春天出现，经历的年头多了，能随着众人到堂上来，按时吃东西，刺史安陆人王照多次遇见这只龟。那块损坏了的碑因为及时地扶好竖立着，现在仍保存在遍学寺的东院。阮氏修建的庙堂，以及院子里佛塔前面的那个水池还在，深五尺，周长二十步。

唐太宗

唐武德末，太宗欲平内难，苑池内有白龟，游于荷叶之上。太宗取之，化为白石，莹洁如玉，登极之后，降制曰：“皇天眷祐，锡以宝龟。”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唐代武德末年，唐太宗将要平息内乱时，御花园的水池里有一只白龟，在荷叶上游玩。唐太宗捉到它，就变成了白石，晶莹洁白象玉石一样。登上皇位之后，太宗传下命令说：“是上天保佑我，才赐给我宝龟。”

刘彦回

唐刘彦回父为湖州刺史，有下寮于银坑得一龟，长一尺，持献刺史。群官毕贺云：“得此龟食，（“食”原作“人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寿一千岁。”使君谢已非其人，故自骑马，送龟即至坑所。其后十余年，刺史亡。彦回为房州司士，将家属之官，属山水泛滥，平地尽没，一家惶惧，不知所适。俄有大龟来引其路，彦回与家人谋曰：“龟乃灵物，今来相导，状

若神。”三十余口随龟而行，悉是浅处，历十余里，乃至平地，得免水难，举家惊喜，亦不知其由。至此夕，彦回梦龟云：“己昔在银坑，蒙先使君之惠，故此报恩。”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刘彦回的父亲做湖州刺史，有个下属在银坑里得到一只龟，长一尺，拿去献给刺史。所有的官吏都祝贺说：“得到这只乌龟并把它吃了，能活一千岁。”刺史以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辞绝了众人。当即又亲自骑马，把乌龟送回银坑。十多年以后，刺史去世了，刘彦回做了房州司士，带着家属赴任。他管辖的地方，山洪泛滥，平地全都被淹没了，他们一家人惶恐不安，不知该怎么办。不久，有只大乌龟来为他们引路。刘彦回和家人商量说，龟本来是有灵性的动物，现在来为我们引路，样子象是个神灵……于是，三十多口人跟随着乌龟行走，全是水浅的地方。走了十多里，就到了平地，免除了水灾。全家人又惊又喜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。到了这天晚上，刘彦回梦见乌龟对他说：“我从前在银坑，因蒙受了已故刺史的恩惠，所以这次来报恩。”

吴兴渔者

唐开元中，吴兴渔者，于苕溪上每见大龟，四足各踏一龟而行。渔者知是灵龟，持石投之，中而获焉。久之，以献

州从事裴。裴召龟人，龟人云：“此王者龟，不可以卜小事，所卜之物必死。”裴素狂妄，时庭中有鹊，其雏尚珠，乃验志之，令卜者钻龟焉。数日，大风损鹊巢，鹊雏皆死。寻又命卜其婢，所怀娠是儿女，兆云：“当生儿。”儿生，寻亦死。裴后竟进此龟也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唐代开元年间，吴兴这地方有个渔夫，在苕溪上常常看见一只大龟，四只脚各踩着一只乌龟在水上行走。渔夫知道这是个有神灵的乌龟，拿石头打它，打中并捉住了。后来，他把龟献给州里一个姓裴的从事官，裴从事官找来识龟的人，识龟的人说：“这是龟中之王，不能用来占卜小事。否则，用它占卜的东西一定会死。”姓裴的平时就很狂妄，当时，庭院中有窝喜鹊，幼雏还很小，他就用它们来验证，让占卜的人钻龟壳占卜。几天，刮大风弄坏了鹊巢，鹊雏全死了。接着他又让给自己的婢女占卜，问怀孕的是儿子还是女儿，占卜的预兆说应当生儿子，儿子生了下来，接着又死了。姓裴的后来竟把这只乌龟献给了皇上。

唐明皇帝

唐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，径寸而金色可爱，云：“此龟神明而不食，可置之枕笥之中，辟巨蛇之毒。”上常贮巾箱

中，有小黄门恩渥方深，而坐亲累，将窜南徼，不欲屈法免之，密授此龟曰：“南荒多巨蟒，常以龟置于侧，可以无苦。”阍者拜受之。及象郡之属邑，里市馆舍，悄然无一人，投宿于旅馆。是夜，月明如昼，而有风雨之声，其势渐近。因出此龟，置于阶上，良久，神龟伸颈吐气，其火如縵，直上高三四尺，徐徐散去。已而龟游息如常，向之风雨声，亦已绝矣。及明，驿吏稍稍而至，罗拜庭下曰：“昨知天使将至，合备迎奉，适缘行旅误杀一蛇。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，侧近居人，皆出三五十里外，避其毒气。某等不敢远出，止在近山岩穴之中，伏而待旦。今则天使无恙，乃神明所祐，非人力也。”久之，行人渐至，云当道有巨蛇十数，皆已糜烂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，人莫测其由。逾年，黄门召归长安，复以金龟进上，泣而谢曰：“不独臣之性命，赖此生全，南方之人，永祛毒类。所全人命，不知纪极。实圣德所及，神龟之力也。”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唐明皇帝时曾有个方士献给他一只小龟，直径一寸，而浑身金色，非常可爱。还说：“这只龟有神灵，还不吃东西，可以把它放在枕头或竹筐里，能够躲避大蛇的毒气。”皇上常常把龟放在衣巾箱里。有个正受到皇上宠信的小太监，因为亲戚的牵连而被判罪，将要发配到南疆去。皇上不想枉法使他免去惩罚，暗中把这只乌龟给他，说：“南疆巨蟒多，你经常把龟放在身边，就可以免灾。”小太监叩头接了过去。等到了象郡的属邑，见街上集市和馆舍，均静无一人，只好在旅

馆里住了下来。这天晚上，月光皎洁，象白天一样，可突然却传来风雨的声音；声音越来越近，于是他拿出这只龟，放在台阶上。很久，神龟伸着脖子吐着气，象火焰象绸布，直上空中三四尺，然后再慢慢地散开。不久，龟的呼吸恢复正常，刚才的风雨声也没有了。等到天亮，驿站的官吏们差不多都来了，在庭院里跪了一圈说：“昨天知道你要来，应当准备好迎接你的，可正好赶上一个旅游者错杀了一条蛇，大家都知道报仇的蛇一定在今晚来干坏事，附近的居民，都走出三五十里外去，好躲避毒气。我们不敢走远，只是在附近的山上岩穴中躲藏，等待天亮。现在你没受伤害，真是神明的保佑，不是凡人所能做到的。”有顷，走出去躲灾的人也渐渐地回来了，都说在道的中间有十几条大蛇，全都腐烂了，从此再也没有蛇报仇的事情发生，人们却不知道其中原因。过了一年，小太监被皇上召回长安，他又把金龟献给皇上，哭着感谢说：“不单是我自己靠着金龟才活着回来；就连南方的百姓，也永远祛除了毒虫之害！保全下来的性命，不知究竟有多少，这是皇上的恩德，也是神龟的力量。”

宁晋民

唐建中四年，赵州宁晋县沙河北，有大棠梨，百姓常祈祷。忽有群蛇数千，自东南来，渡北岸，集棠梨树下为二积，留南岸者为二积，俄见三龟径寸，才绕行，积蛇尽死。乃各

登积，视蛇腹悉有疮，若矢所中。刺史康日知图甘棠梨三龟来献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建中四年，赵州宁晋县沙河的北面，有棵大棠梨树，百姓们常常在树下祈祷。一次，忽然有一群蛇共好几千条，从东南方爬来，渡过沙河的北岸，集中到棠梨树下形成两堆，留在南岸的形成一堆。不一会只见三只直径一寸的乌龟，仅仅绕着蛇爬一圈，堆蛇全死了，于是各自爬上蛇堆。人们看见蛇腹全都有疮，象是被箭射中。刺史康日知画下甘棠梨和三只乌龟的形象献给皇上。

史 论

唐史论作将军时，忽觉妻所居房中有光，异之，因与妻索房中，且无所见。一日，妻早妆开奁，奁中忽有金色龟，如钱，吐五色气，弥满一室。后常养之。（原缺出处，明抄本、陈校本作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史论当将军的时候，忽然觉得妻子住的房中有光，很奇怪。因而与妻子在房中搜索，结果却什么也没看见。有一天，妻子早晨起来打开奁盒梳妆，奁盒中竟然有一只金色的

乌龟！它象一枚铜钱那么大，能吐出五色的气体，使一屋子都充满了。后来，他们经常喂它。

徐 仲

福州，唐贞元末，有村人卖一笼龟，其数十三。贩药人徐仲以五铢获之，村人云：“此圣龟，不可杀。”徐置庭中，一龟藉龟而行，八龟为导，悉大六寸。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，一夕而失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唐代贞元末年，福州有个乡下人卖一笼子龟，共有十三只。有个卖药的人叫徐仲的用五铢钱买了下来，村里人说：“这是圣龟，不能杀他们。”徐仲把龟放在院子里，其中一只龟靠踩另外四只龟来行走，余下八只龟在前面做向导，全都六寸长。徐仲就把龟放在乾元寺后的树林中。一天晚上，它们一齐失踪了。

高崇文

唐赞皇公李德裕曰：“蜀传张仪筑成都城，屡有颓坏。时

有龟周行旋走，至是一龟行路筑之，既而城果就。予未至郡日，尝闻龟壳犹在城内，昨询访意旧，有军资库官宇文遇者，言比常在库中。元和初，节度使高崇文知之，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。”自张仪至崇文千余载，龟壳尚在，而武臣毁之，深可惜也。（出《戎幕闲谈》）

唐代的赞皇公李德裕说：“蜀地传说张仪修建成都城的时候，总是有倒塌毁坏的地方。当时有只乌龟围着城旋转着行走，于是在龟走过的地方修建城墙，不久果然把城建成功了。我没到成都郡的时候，曾经听说龟壳还在城内，昨天访问那些老人，有个军资库官叫宇文遇的说：从前还在库里保存，元和初年，节度使高崇文知道了这件事，命令工匠截开做成腰带和胯具了。”从张仪到高崇文经过了一千多年，龟壳还在，却被一个武将给毁了，实在可惜。

汴河贾客

唐有贾客维舟汴河上，获了一巨龟，于灶火中煨之。是夕，忘出之，明日取视，壳已焦矣。拂拭去灰，置于食床上，欲食。良久，伸颈足动，徐行床上，其生如常，众共异之，投于水中，游泳而去。（出《录异记》）

唐代有个商人把船停在汴河上，抓获一只大乌龟，放到灶火中烧它。这天晚上，忘了把它拿出来，第二天他拿出来看，龟壳已经被烧焦了。他拂去上面的灰，放在饭桌上，想吃它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乌龟竟然伸出了脖子，脚也动起来，在桌上慢慢地爬行，象活着的时候一样。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奇怪，把龟又放到水里，它便游着离开了。

南 人

南人采龟溺，以其性妒而与蛇交。或雌蛇至，有相趁斗噬，力小致毙者。采时，取雄龟置瓷碗及小盘中，于龟后，以镜照之，既见镜中龟，即淫发而失溺。又以纸炷火上焰热，点其尻，亦致失溺，然不及镜照也。得于道士陈钊。又海上人云，龙生三卵，一为吉吊也。其吉吊上岸与鹿交，或于水边遗精，流槎遇之，粘裹木枝，如蒲桃焉。色微青黄，复似灰色，号紫稍花，益阳道，别有方说。（出《北梦琐言》）

南方人采取龟尿，因为龟的性情好嫉妒并且与蛇交媾。有时雌蛇来了，于是就互相地打斗撕咬起来，力气小的蛇便死亡了，采龟尿的时候，把雄龟拿过来放在瓷碗和小盘中，在龟的后面，用镜子照着龟，看见镜子里的龟之后，就会淫性

发作因而流出尿来。又有人用纸放到火上点着，烧它的尻部，也能导致流尿，可是数量比不上用镜子照来的多。这个办法是从道士陈钊那里学来。另外，有个经常出海的人说：“龙生下三只卵，一个卵就生出‘吉吊’，这个‘吉吊’上岸来与鹿交配。有时，它在水边上遗留下精液，被行走的船碰上了，就会粘连上树枝，象蒲桃一样。颜色稍有点青黄，又象灰色，人们称它叫紫稍花。这个东西有益于壮阳，听说还可做别的药方。”

阎居敬

新安人阎居敬，所居为山水所浸，恐屋坏，移榻于户外而寝。梦一乌人曰：“君避水在此，我亦避水至此，于君何害？而迫连我如是，不快甚矣？”居敬寤，不测其故。尔夕三梦，居敬曰：“岂吾不当止此耶？”因命移床，乃床脚斜压一龟于户限外，放之乃去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新安人阎居敬，住房被山水浸淹，担心屋子倒塌，就把床移到门外睡觉。他梦见一个黑衣人说：“你是为了避水而在这里睡觉，我也是因为避水到了这里，对你有什么伤害？却如此地逼迫我，令人太不愉快了。”阎居敬醒来，不明白其中缘故。这天晚上他一共作了三次同样的梦。居敬说：“难道我

不应当睡在这里吗？”于是让人把床移开，原来是一只乌龟被床脚斜着压在门槛的外面，就把它放走了。

池州民

池州民杨氏以卖鲈为业，尝烹鲤鱼十头，令儿守之。将熟，忽闻釜中乞命者数四，儿惊惧，走告其亲。共往视之，釜中无复一鱼，求之不得。期年，所畜犬恒窥户限下而吠，数日，其家人曰：“去年鲤鱼，得非在此耶？”即撒户视之，得龟十头，送之水中，家亦无恙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池州的百姓杨氏以卖加工后的鱼类食品为职业。曾经煮了十条鲤鱼，让儿子看着，快熟的时候，忽然听见锅里几次喊叫救命。儿子又惊又怕，跑去告诉父亲，一起去看，锅中连一条鱼也没有了，找也没找到。第二年，家里养的狗总是冲着门槛的下面叫，叫了几天，他的家人说：“去年丢的鲤鱼，莫不是在这里面？”便拆下门来看，结果得到了十只龟，就把它们送到水里去了。后来，家里也没发生什么事。

李 宗

李宗为楚州刺史，郡中有尼方行于市，忽据地而坐，不可推挽，不食不语者累日。所由司以告宗，命武士扶起，掘其地，得大龟长数尺，送之水中，其尼乃愈。（出《稽神录》）

李宗做楚州刺史时，郡中有一个尼姑正在街市上行走，忽然盘到地上坐下，推不动，拽不动，不吃饭不说话，一连坐了好几天。管事的部门把这事报告给李宗，李宗让武士扶起尼姑，挖掘那个地方，结果挖出一只好几尺长的大乌龟。把龟送到水里之后，那个尼姑才好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三

昆虫一

蜺射 化蝉 揖怒蛙 怪哉
小虫 蒋虫 园客 乌衣人
朱诞给使 葛辉夫 蜓 肉芝
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蜢
施子然 庞企 蟾蜍 蝇赦
发妖 桓谦 青蜓 朱诞
白蚓 王双

蜺 射

《玄中记》：“蜺以气射人，去人三十步，即射中其影。中人，死十六七。”《纪年》云：“晋献公二年春，周惠王居于郑，

郑人入王府取玉马，玉化为蜮，以射人也。”（出《感应经》）

据《玄中记》记载，蜮可以气息射人，距离人三十步远，就能射中人的影子。凡被射中的人，十有六七会死去。又据《纪年》上说，晋献公二年春，周惠王住在郑国，郑国的一个人进王府去取玉马，玉马已变为蜮，开始用气射人。

化 蝉

齐王后怨王怒死，尸化为蝉，遂登庭树，嘒啖而鸣。后王悔恨，闻蝉鸣，即悲叹。（出崔豹《古今注》）

齐王王后因怨恨君王生气而死，尸体变为蝉，便落在院里树上，“嘒嘒”地鸣叫不停。后来齐王很悔恨自己，每次听到蝉鸣，都悲叹不已。

揖怒蛙

越王勾践既为吴辱，常尽礼接士，思以平吴。一日出游，

见蛙怒，勾践揖之，左右曰：“王揖怒蛙何也？”答曰：“蛙如是怒，何敢不揖？”于是勇士闻之，皆归越，而平吴。（出《越绝书》）

越王勾践被吴国侮辱后，经常是以最大的礼节接待士人，一心想以这些人消灭吴国。有一天出去游玩，看见一只蛤蟆在发怒，勾践便向它作揖。左右问道：“大王为何向一只发怒的蛤蟆作揖？”勾践回答道：“这只蛤蟆对我如此发怒，我哪里敢不作揖。”于是勇士们听说了此事，他们都纷纷投奔到越国，因而消灭了吴国。

怪 哉

汉武帝幸甘泉，驰道中有虫，赤色，头、牙、齿、耳、鼻兼具，观者莫识。帝乃使东方朔视之，还对曰：“此虫名怪哉，昔时拘系无辜，众庶愁怨，咸仰首叹曰：怪哉怪哉。盖感动上天，愤所生也，故名怪哉。此地必秦之狱处。”即按地图，信如其言。上又曰：“何以去虫？”朔曰：“凡忧者，得酒而解，以酒灌之当消。”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，须臾糜散。（出《小说》）

汉武帝到甘泉去，在行走的路上遇上一条虫子，红色，脑袋上牙齿耳朵鼻子全都有，看到的人没有能认识的。于是汉武帝派东方朔去察看。东方朔回来后禀告说：“此虫名叫怪哉。从前经常捕捉无辜百姓，人们都很忧愁怨恨，仰首叹息道：‘怪哉怪哉！’大概是感动了上天，由这怨愤之气凝聚而生成的，所以起名叫怪哉。此地一定是秦朝当年的监狱旧址。”于是立即查找地图，果然象东方朔所说。汉武帝又问：“怎么可以去掉此虫？”东方朔道：“凡是忧愁的人，喝了酒就解除了，因而用酒浸泡它即可消灭。”于是汉武帝派人将虫子捉来放在酒中，不一会就化解分散了。

小 虫

汉光武建武六年，山阳有小虫皆类人形，甚众。明日，皆悬于树枝死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汉光武帝建武六年，山阳有小虫全都像人的样子，很多很多。第二天，全部悬吊在树枝上死去。

蒋 虫

蒋子文者，广阳人也。嗜酒好色，挑达无度。每自言：“我死当为神也。”汉末，为秣陵尉，逐贼至山下，被贼击伤额，因解印绶缚之，有顷而卒。及吴先主之初，其故吏见子文于路间，乘白马，执白羽扇，侍从如平生。见者惊走，子文追之，谓曰：“我当为此地神，福（“福”字原缺，据本书卷二九三“蒋子文”条补）尔下民。可宣告百姓，为我立祠，不尔，将有大咎。”是岁夏，大疾疫，百姓辄恐动，颇窃祀之者。未几，乃下巫祝曰：“吾将大启（“启”原作“咎”，据本书卷二九三“蒋子文”条改）福孙氏，官宜为我立祠，不尔，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也。”俄而果有虫虻，入人耳即死，医所不治，百姓愈恐。孙主尚未之信，既而又下巫祝曰：“若不祀我，将以大火为灾。”是岁，火灾大发百数，火渐延及公宫，孙主患之，时议者以神有所归，乃不为厉，宜告飨之。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，其子绪为长水校尉，皆加印绶，为立祠宇以表其灵，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。自是疾厉皆息，百姓遂大事之，《幽明录》亦载焉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蒋子文，广阳人，喜好酒色，放纵无度。常常自言道：“我死后将成为神仙。”汉朝末年，任秣陵县尉。有一次他追

击强盗到山下时，被强盗击伤了前额，于是他解下来拴印的丝带把伤口捆绑上，可是过了不久便死去了。然而到三国时的吴先主初期，与他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官吏竟在路上又遇见了他。他骑着白马，手拿白色羽毛扇，随从们也如当年在世时的一样。遇见他的人惊慌而逃，蒋子文便紧追上去，对那人说：“我是这里的神仙，要造福于这里的百姓。你可告诉百姓们，为我修建祠庙，不然的话，将会有大灾降临。”这年的夏天，果然发了大瘟疫。百姓当时都很恐惧，很多人都偷偷地祭祀他。不久，就对巫师下令道：“我将为吴主孙氏带来很大的福气，而官府必须为我修筑神庙。不这样，我将会让虫子钻入人的耳朵，而造成灾难。”不久，果然就有虻虫钻进人耳朵而死人的事发生，医生也治不好，百姓更加害怕，而吴主孙氏还不相信。接着又对巫师下令道：“如果再不祭祀我，将会发生大火灾。”这一年，火灾发生了一百多次，火势渐渐蔓延到吴主的宫殿，吴主十分忧患。当时议事的臣僚们认为神必须有所归宿，才不会成为祸患。应该敬告他我们将祭祀供奉他。于是派使者去敬告，加封蒋子文为中都侯，提拔他的儿子蒋绪为长水校尉，全都加佩印绶，并为他立庙宇以显扬他的神灵。现在建康东北蒋山上的庙就是当年为他修造的。从此各种疾病祸患再也没有了。于是百姓便一直隆重地祭祀他，此事《幽明录》也有记载。

园 客

园客者，济阴人也，姿貌好而良，邑人多愿以女妻之，终不娶。常种五色香草，积数十年，服其实。一旦有五色蛾止其旁，客收而荐之。至蚕时，有女夜半至，自称客妻，道蚕之状。客与具蚕，得百二十头茧，皆如瓮。繰一头，六十日乃尽。讫则俱去，莫知所如。济阴人设祠祀焉。（出《列仙传》）

园客，济阴人。相貌好而又善良，城中人很多想把女儿许配给他，园客始终也没娶妻。他经常种一种五色香草，积攒了几十年，吃那草的果实。有一天一只五色蛾落在他身旁，园客把蛾收藏在家并放草席上。到了要变蚕蛹时，有一女子忽然在半夜时来到他家，自称是他的妻子，并向他讲述了如何变成蚕的样子。于是园客与她一起变成了蚕，做了一百二十只蚕茧，都像瓮那么大。从一头抽丝，要抽六十天才能抽完。做完茧后就一起走了，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济阴人立祠庙为他们祭祀。

乌衣人

吴富阳县有董昭之者，曾乘船过钱塘江。江中见一蚁著一短芦，遑遽畏死，因以绳系芦著舫。船至岸，蚁得出。其夜，梦一乌衣人谢云：“仆是蚁中之王也，感君见济之恩，君后有急难，当相告语。”历十余年，时所在劫盗，昭之被横录为劫主，系余姚。昭之忽思蚁王之梦。结念之际，同被禁者问之，昭之具以实告，其人曰：“但取三两蚁著掌中语之。”昭之如其言，夜果梦乌衣云：“可急投余杭山中。天下既乱，赦令不久（久原作及，据明抄本改）也。”既寤，蚁啮械已尽，因得出狱，过江，投余杭山。旋遇赦，遂得无他。（出《齐谐记》）

吴地富阳县有个叫董昭之的人，有一次乘船过钱塘江，看见江中有一只蚂蚁附着在一根短芦苇上，惶恐失措，害怕死去，于是他用绳子牵引着芦苇带到船上来。船到了对岸，蚂蚁得救。那天夜里，他梦见一个黑衣人向他道谢道：“我是蚂蚁王，感谢你救我过江之恩。你以后如有急难之事，请告诉我。”过了十几年，当时他住的地方有盗贼，董昭之则被蛮横地指责为强盗头子，被关押在余姚县。董昭之忽然想起蚁王托梦之事，正当他思念此事时，有一个一起被关押的人便问

他在想什么，董昭之如实相告。那个人说：“你只要捉两三只蚂蚁放在手上对它一说你想要问的事就可以。”董昭之像他所说的做了，夜里果然梦见黑衣人对他：“你可立即投奔余杭山中。天下已经大乱，赦令不久就会下来。”等他醒了时，蚂蚁已经咬断了他的刑械。因而他能够逃出监狱，过了江，逃进余杭山。接着遇到大赦，这才没有别的事。

朱诞给使

淮南内（“内”原作“囚”，据明抄本改）史朱诞字永长，吴孙皓世，为建安太守。诞给使妻有鬼病，其夫疑之为奸。后出行，密穿壁窥之，正见妻在机中织，遥瞻桑树上，向之言笑。给使仰视，树上有年少人，可十四五，衣青衿袖，青幘头。给使以为信人也，张弩射之，化为鸣蝉，其大如箕，翔然飞去。妻亦应声惊曰：“噫！人射汝！”给使怪其故。役久时，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，曰：“何以不复见汝？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，答曰：“前不谨，（“谨”原作“遇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为人所射，病疮积时。”彼儿曰：“今何如？”曰：“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，得愈。”给使白诞曰：“人盗君膏药，颇知之否？”诞曰：“吾膏久致梁上。人安得盗之？”给使曰：“不然，府君视之。”诞殊不信，为试视之，封题如故。诞曰：“小人故妄作，膏自如故。”给使曰：“试开之。”则膏去半焉，所搥刮见有足迹。诞自惊，乃详问之，给使具道其本末。（出

《搜神记》)

淮南王内史朱诞，字永长。到东吴孙皓执政时期，任建安太守。朱诞给事（官职名）的妻子本来有鬼病，而丈夫却怀疑她有奸情。后来他假说要出门，其实他秘密地在墙壁上凿了个洞偷偷地观察她。他看见妻子正在机上织布，远远地望着桑树，并向着那里说笑。给事向上一看，只见桑树上有少年，年纪在十四，五岁。穿着青色衣裳，戴着青色头巾。给使以为是来传递消息的人，便张弓射他。那少年立即变成了一只鸣叫的蝉，大如簸箕，飘然飞去。妻子也同时惊叫道：“噫，有人射你！”给使很奇怪其中的缘故。有一次出门办事很长时间，给使看见两个小孩在田埂上说话。有一个问：“怎么再没见到你？”其中的一个就是树上的那个小孩，他回答说：“前些日子因不小心，被人用箭射中了，养伤养了好长时间。”那个小孩又问道：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多亏用了朱府房梁上的膏药敷伤口，才治好了。”给使告诉朱诞说：“有人偷了你的膏药，你知道吗？”朱诞说：“我的膏药一直放在房梁上，别人怎么能偷到它？”给使说：“不对，请府君看看吧。”朱诞很不相信，便上去察看，结果密封如故。朱诞道：“真是小人故作妄言！膏药明明完好如故。”给事道：“你再打开看看。”打开一看，膏药已丢去一半，在被刮取的地方还能见着脚趾的痕迹。朱诞自然很惊奇，于是详细地询问他。给事全部叙述了事情的始末。

葛辉夫

晋乌伤葛辉夫，义熙中，在妇家宿，三更，有两人把火至阶前。疑是凶人，往打之，欲下杖，悉变成蝴蝶，缤纷飞散。有冲辉夫腋下，便倒地，少时死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晋朝乌伤人葛辉夫，义熙年间，有一次住在妻家，三更时分，有两个人手持火把来到台阶前。葛辉夫怀疑是坏人，就去打这两个人，刚想要下棒子，只见他俩都变成了蝴蝶，乱纷纷地飞舞，有一只撞到葛辉夫的腋下，他便倒在地上。不一会儿就死去了。

蜓

《博物志》：“蜓以器养之，食以朱砂，体尽赤，称满七斤，治捣万杵，以点女子肢体，终不灭。”淮南万毕术云：“取守宫，新合阴阳，以牝牡各藏之瓮中。阴干百日，以点女臂，则生文章，与男子合，辄灭去也。”（出《感应经》）

《博物志》上说：“ 蜓（俗称壁虎），用器皿饲养它，给它朱砂吃，全身通红。够七斤重时，用杵捣上万次，用来点抹在女子的肢体上，一直不会消失。” 淮南的万毕术说：“用守宫（即壁虎），刚赐交配之后，把公母分别收藏在瓮中，阴干一百天，用来点在女子的手臂上，就会生出花纹。如果与男子合房，花纹就会消失。”

肉 芝

肉芝者，谓万岁蟾蜍，头上有角，颌下有丹书八字再重。以五月五日中（明抄本“中”作“午”）时取之，阴干百日，以其足画地，即为流水。带其（“其”原作“在”，据明抄本改）左手于身，辟五兵。若敌人射己者，弓弩失皆反还自向也。（出《抱朴子》）

肉芝，就是人们所说的万岁蟾蜍。头上长角，脖子下似红笔写出的双重“八”字。在五月五日中午将它捉住，阴干一百天，用它的足画地，立刻就能流出水来。把它的左手带在身上，能躲避五种兵器。如果敌人用弓箭射你时，那箭头便会反过去向他自己射去。

千岁蝙蝠

千岁蝙蝠，色如白雪，集则倒悬，脑重故也。此物得而阴干，未服之，令人寿四万岁。（出《抱朴子》）

千岁蝙蝠，颜色如白雪。落脚停留时则倒悬身子，这是因为头太重的缘故。如能捉到此物而把它阴干，研成粉末喝下去就能叫人长寿四万年。

蝇触帐

晋明帝常欲肆胜，秘而不泄（“泄”原作“谋”，据明抄本改），乃屏曲室，去左右，下帷草诏。有大苍蝇触帐而入，萃于笔端，须臾亡出，帝异焉。令人看蝇所集处，辄传有赦，喧然已遍矣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晋明帝常常想宽赦有罪的人，却又秘而不宣。于是遮挡住深邃的密室，屏退左右，落下帷帐而草拟诏书。突然有只

大苍蝇冲开帷帐闯进来，落在笔尖上，一会儿又逃出去。明帝十分惊异便派人去观察这只大苍蝇的落脚之处，而它停留的地方立即传出将有赦令，而且这消息到处都在喧嚷。

苍梧虫

《博物志》云：“苍梧人卒，便有飞虫，大如麦，有甲，或一石余，或三五斗，而来食之，如风雨之至，斯须而尽。人以为患，不可除。唯畏梓木，自后因以梓木为棺，更不复来。”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《博物志》上说：“苍梧地方有人死后，便有飞虫聚来，飞虫像麦粒那么大，长着甲壳。有时飞来一石多，有时飞来三五斗来吃人的尸体。每次都像风雨一般说来就来，不一会儿便将尸体吃光。人们已把它们作为忧患，然而无法除掉。只是这些虫子很怕梓木，后来由于用梓木做棺材，虫子就再也不来了。

蚱 螻

徐邈，晋孝武帝时，为中书侍郎。在省直，左右人恒觉邈独在帐内，以与人共语。有旧门生，一夕伺之，无所见。天微有光，始开（“开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）窗户，瞥观一物，从屏风里飞出，直入前铁镬中。仍逐视之，无余物，唯见镬中聚菖蒲根下，有大青蚱螻，虽疑此为魅，而古来未闻，但摘除其两翼。至夜，遂入邈梦云：“为君门生所困，往来道绝，相去虽近，有若山河。”邈得梦，甚凄惨。门生知其意，乃微发其端。邈初时疑不即道，语之曰：“我始来直者，（明抄本“直者”作“此省”）便见一青衣女子从前度，犹作两髻，姿色甚美。聊试挑谑，即来就己，且爱之，仍溺情。亦不知其从何而至此。”兼告梦。门生因具以状白，亦不复追杀蚱螻。（出《续异记》）

徐邈，晋孝武帝时，为中书侍郎。当他在官署值班时，下属们虽然都觉着他是在单独在帐内，可又时常与人说话。有一个他过去的学生，在一天晚上便去偷偷地观察他，可什么也没看到。当天色微有光亮时，便开开窗户。他忽然看到一物，从屏风后面飞出来，一直飞进前面的大铁锅中，于是他便追着去看，没见别的东西，只见大锅里堆放的菖蒲根子下，有

一只很大的青蚱蜢。他虽怀疑是此物作怪，可是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，他只是摘掉了它的两个翅膀。到了夜晚，那蚱蜢便给徐邈托梦说：“我被你的门生困住了，往来之路已经断绝。我们相距虽然很近，然而有如山河相隔。”徐邈得了此梦，十分悲凄。门生知道他的意思何在，便稍微地提了个头。徐邈起初怀疑门生是不是知晓此事而没有立即告诉他，后来对他说：“我刚来值班时，就看见一个青衣女子从前面往过走，头上还挽着两个发髻，姿色很美。姑且对她试探挑逗，她立即便来就我。我很喜爱她，一直沉溺在情爱之中，也不知道她是从何处来到这里的。”并把托梦的事也告诉了他，于是门生也把自己看到的事全都告诉了徐邈，从此也不再追杀蚱蜢了。

施子然

晋义熙中，零陵施子然虽出自单门，而神情辨悟。家大作田，至稜时，作蜗牛庐于田侧守视，恒宿在中。其夜，独自未眠之顷，见一丈夫来，长短是中形人，著黄练单衣袷，直造席。捧手与子然语，子然问其姓名，即答云：“仆姓卢名钩，家在粽溪边，临水。”复经半句中，其作人掘田滕西沟边蚁垤，忽见大坎，满中蝼蛄，将近斗许。而有数头极壮，一个弥大。子然自是始悟曰：“近日客卢钩，反音则蝼蛄也；家在粽溪，即西坎也。”悉灌以沸汤，于是遂绝。（出《续异记》）

晋朝义熙年间，零陵人施子然虽出于孤寒门第，而他的头脑很有识别能力和悟性。家里农作大忙季节，到田地去的时候，便在地边盖了个小屋以便看庄稼，施子然经常住在小屋里。有一天夜里，他独自一人还没睡觉时，看见一个男子走来，从个子高矮上看可算个中等人，身穿黄色丝质单衣，直奔炕席而来，并握住施子然的手说话。施子然问他的姓名，他便答道：“我姓卢名钩，家在粽溪边，紧靠水。”又过了半旬，有个庄稼人在田埂的西沟掘蚂蚁窝口的小土堆，忽然掘出一个大洞穴。里边满满的全是蝼蛄，将近一斗多，而有好几只极雄壮，其中一个特别大。施子然从这里才悟出了那个男子的话，便说：“近来有个客人自称叫卢钩。反切其音则叫蝼蛄；他说家在粽溪，其实就是西沟。”于是就用滚开的水灌进洞。从此蝼蛄绝迹了。

庞 企

晋庐陵太守庞企自云，其祖坐系狱，忽见蝼蛄行其左右，因谓曰：“尔有神，能活我死否？”因投食与之，蝼蛄食饭尽而去。有顷复来，形体稍大，意异之，复投食与之。数日间，其大如豚，及将刑之夜，蝼蛄夜掘壁为大穴，破械，得从之出亡。后遇赦免，故企世祀蝼蛄焉。（出《搜神记》）

晋朝的庐陵太守庞企自己曾说，他的祖父因罪被关押在狱中，忽然看见只蝼蛄在他身旁爬行，于是他对蝼蛄说：“你有神灵，能免我死救我活命吗？”便投食给蝼蛄吃，蝼蛄把饭食吃光而去。过了一会儿蝼蛄又来，形体就长大了些。他心里很奇怪，就再投食给它吃。几天时间，那蝼蛄长得个头如猪大。到了将要行刑的前一天夜晚，蝼蛄在夜间把墙壁掘出一个大洞，并给他破掉刑具，这样才能随着它从狱中逃出来。后来遇上大赦。因此庞企家世代都祭祀蝼蛄。

蟾 蜍

晋孝武太元八年，义兴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，端丽洁白，尤辨惠，性嗜脍，啖之恒苦不足。有许篡者，小好学，聘之为妻。到婿家，食脍如故，家为之贫。于是门内博议，恐此妇非人，命归家。乘车至桥南，见罟家取鱼作鲈著案上，可有十许斛。便于车中下一千钱，以与鱼主，令捣齏。乃下车，熟食五斗，生食五斗。当啖五斛许，便极闷卧。须臾，据地大吐水，忽有一蟾蜍，从吐而出。遂绝不复啖，病亦愈。时天下大兵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晋朝孝武帝太元八年，义兴县人周客有个女儿十八九岁，

生得端庄美丽而又洁白，特别明察事理而又贤惠。生来喜欢吃肉片鱼片，吃起来常常为吃不饱而苦恼。有个叫许纂的青年，从小好学，娶她做了妻子。到了丈夫家，大吃肉片的习惯依然如故，把家都吃穷了。于是家族内的人都议论说，恐怕这个女子不是人，于是打发她回娘家，当她乘车走到桥南时，看见渔家正在拿鱼制做成熟食放在案子上，大约有十几斛（古量器，十斗为一斛），便从车中取出一千钱，交给鱼主，并叫他把鱼捣碎。于是她下了车，熟鱼吃了五斗，生鱼吃了五斗。当吃了五斛多一点时，便觉得十分烦闷而躺下。不一会儿，伏地大口地吐水，忽然有一只蟾蜍，随着一起被吐出来。于是不再吃肉，病也痊愈。当时天下正大战。

蝇 赦

前秦苻坚欲放赦。与王猛、苻融，密议甘露堂，悉屏左右。坚亲为赦文，有一大苍蝇集于笔端，听而复出。俄而长安街巷，人相告曰：“官今大赦。”有司以闻。坚惊曰：“禁中无耳属之理，事何从泄也？”敕穷之。咸曰：“有小人青衣，大呼于市曰：‘（“曰”原作“旦”，据明抄本改）‘官今大赦。’须臾不见。”叹曰：“其向苍蝇也。”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前秦世祖苻坚想颁布大赦令，便与王猛、苻融密议于甘

露堂。他们屏退了左右，由苻坚亲自执笔起草赦文。有一只大苍蝇突然落于笔尖，听到他们的议论后又飞出去。顷刻间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上，人们奔走相告说：“官府今天要大赦了！”有关部门把此事禀奏皇帝，苻坚奇怪道：“宫中不可能有被窃听的道理呀，事情是从什么地方泄露出去的呢？”苻坚下令追究此事，人们都说：“有穿青衣服的小孩，在街市上大喊道：‘官府今天要大赦了！’很快便不见了。”苻坚感叹道：“他就是先前那只大苍蝇啊！”

发妖

晋安帝义熙年，琅玕费县王家恒失物，谓是人偷，每以扃钥为意，而零落不已。见宅后篱一孔穿，可容人臂，滑泽，试作绳置，施于穴口。夜中闻有摆扑声，往掩得大发，长三尺许，而变为蟥。从此无虑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晋安帝义熙年间，琅玕郡费县有个姓王的家里经常丢东西，他以为是人来偷的，因此每次出入都对门门锁钥十分留意。然而仍然不断丢失东西。后来他发现房后的篱笆墙上穿了一个洞，有人的胳膊那么粗，并且已经磨得光滑发亮。他试着用绳子做了个网套，下在洞口，夜间便听到那里有摇动扑腾声。他去捕捉而得一根大头发，长三尺多，一会儿又变

成了蚯蚓。从此也就无忧无虑了。

桓 谦

桓谦字敬祖。太元（“元”原作“原”，据陈校本改。）中，忽有人皆长寸余，悉被铠持槊，乘具装马，从塚中出。精光耀日，游走宅上，数百为群。部阵指麾，更相撞刺，马既轻快，人亦便能。缘几登灶，寻饮食之所。或有切肉，辄来丛聚，力所能胜者，以槊刺取，迳入穴中，寂不复出，出还入穴。蒋山道士朱应子令作沸汤，浇所入处。因掘之，有斛许大蚁死在穴中。谦后诛灭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桓谦，字敬祖。晋孝武帝太元年间，忽然有些人都长得一寸多高，全都身披铠甲手持长矛，骑着装饰的战马，从洞穴中出来，阳光一照金光闪耀，行走于住宅之中，以数百个为一群，指挥布阵，互相冲杀。马很轻快，人也轻捷，顺着小桌登上灶台，找存放吃喝的地方。有的遇上切好的肉，便一起聚集过来。对于那些能搬动的，便用长矛去刺取，便径直运进洞穴中。以后便静悄悄地不再出来，即使出来也很快回到洞穴中。蒋山道士朱应子叫人烧滚开的水，向入口浇灌。于是把洞穴掘开，有大约一斛那么多的大蚂蚁死在里面。桓谦后被杀死。

青 蜓

司马彪《庄子注》，言童子埋青蜓之头，不食而舞曰，此将为珠，人笑之。《博物志》云，埋青蜓头于西向户下，则化成青色之珠。（出《感应经》）

在司马彪的《庄子注》中，说有个儿童埋下青蜓头后，不吃而手舞足蹈地说：“这个青蜓头将会变成珍珠！”人们都讥笑他。《博物志》中说：“把青蜓头埋在向西的门下，就能变成青色的珍珠。”

朱 诞

宋初，淮南郡有物取人头髻。太守朱诞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多买糲以涂壁。夕有一蝙蝠大如鸡，集其上，不得去，杀之乃绝。观之，钩帘下已有数百人头髻。（出《幽明录》）

南朝刘宋初期，淮南郡有个东西专门取人的发髻。太守

朱诞说：“我知道它是什么了，我知道它是什么了。”他买了很多木胶把它涂在墙壁上，夜间有一只蝙蝠像鸡那么大，落在墙上，便不能离去。把它杀死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这种事发生了。观察那只蝙蝠，钩帘下已有数百个人的头髻。

白 蚓

刘德愿兄子，太宰从事中郎道存，景和元年，忽有白蚓数十登其斋前砌上，通身白色，人所未尝见也。蚓并张口吐舌，（“舌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大赤色。其年八月，与德愿并诛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刘德愿哥哥的儿子，太宰从事中郎刘道存，在南北朝宋前废帝景和元年，忽然看见有几十条白蚯蚓爬到书斋前的台阶上，那蚯蚓通身白色，人们从未见过。蚯蚓张口吐舌，大红色。这年八月，刘道存和刘德愿一起被杀。

王 双

孟州王双，宋文帝元嘉初，忽不欲见明。常取水沃地，以

菰蔣覆上，眠息饮食，悉入其中。云，恒有女，著青裙白巾，来就其寝。每听闻荐下，历历有声。发之，见一青色白颈（“颈”原作“纓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蚯蚓，长二尺许。云，此女常以一奩香见遗，气甚精芬。奩乃螺壳，香则草蒲根。于时咸以双暂同阜螽矣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孟州人王双，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初年，他忽然不愿见光亮，经常打水浇湿了地，再用菰蔣盖在上面，不论是睡眠饮食，他都在里边进行。据他说，常有一个女子，穿着青色裙子系白色发巾，来与他同床共枕。可是每次都听到在草垫下边，历历有声，扒开一看，发现有一条青色白颈的蚯蚓，二尺多长。他又说，这女子常以一匣香赠送与他，那气味十分芳香。那匣其实是个螺壳，而香则是菖蒲根须。当时都以为王双暂且和幼蝗虫同居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四

昆虫二

胡充 卢汾 来君绰 传病
滕庭俊 张思恭 蝗冷 蛇 李揆
主簿虫 朱牙之 树蚓 木师古

胡 充

宋豫章胡充，元嘉五年秋夕，有大蜈蚣长二尺，落充妇与妹前，令婢挟掷。婢裁出户，忽睹一姥，衣服臭败，两目无精。到六年三月，阖门时患，死亡相继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南北朝宋国豫章人胡充，元嘉五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有只二尺长的大蜈蚣，落在她妻子和妹妹前边。胡充便让女仆

挟起来扔出去。女仆刚出门，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，衣服又臭又破，两眼无珠。到元嘉六年三月，他的全家人都患上流行病，相继死去。

卢 汾

《妖异记》曰：夏阳卢汾字士济，幼而好学，昼夜不倦。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，将赴洛，友人宴于斋中。夜阑月出之后，忽闻厅前槐树空中，有语笑之音，并丝竹之韵。数友人咸闻，讶之。俄见女子衣青黑衣，出槐中，谓汾曰：“此地非郎君所诣，奈何相造也？”汾曰：“吾适宴罢，友人闻此音乐之韵，故来请见。”（“见”字原空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女子笑曰：“郎君真姓卢耳。”（“耳”原作“甘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乃入穴中。俄有微风动林，汾叹讶之，有如昏昧。及举目，见宫宇豁开，门户迥然。有一女子衣青衣，出户谓汾曰：“娘子命郎君及诸郎相见。”汾以三友俱入，见数十人各年二十余，立于大屋之中，其额号曰“审雨堂”。汾与三友历阶而上，与紫衣妇人相见。谓汾曰：“适会同宫诸女，歌宴之次，闻诸郎降重，不敢拒，因此请（“因此请”三字原作“言因拜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见。”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。后有衣白者、青黄者，皆年二十余，自堂东西阁出，约七八人，悉妖艳绝世。相揖之后，欢宴未深，极有美情。忽闻大风至，审雨堂梁倾折，一时奔散。汾与三友俱走，乃醒。既见庭中古槐，风

折大枝，连根而堕。因把火照所折之处，一大蚁穴，三四蝼蛄，一二蚯蚓，俱死于穴中。汾谓三友曰：“异哉，物皆有灵，况吾徒适与同宴，不知何缘而（“而”原作“不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入。”于是及晓，因伐此树，更无他异。（出《穷神秘苑》）

《妖异记》中说，夏阳人卢汾，字士济，自幼好学，昼夜不知疲倦。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，因他要去洛阳，友人便在书斋中宴请他。夜深月出之后，忽然听到厅前老槐树的空洞中，有谈笑的声音，并有乐器吹奏的曲子。几个朋友都听到了，感到十分惊讶。不一会儿看见一个身穿青黑色衣裳的女子，从槐树洞中走出来，对卢汾说：“此地不是郎君应当来的，为何要到这里来呢？”卢汾道：“我刚刚参加完宴会，朋友们听到这里的音乐，因此来观看。”女子笑道：“郎君真是姓卢呀！”说完便进入洞中。不一会儿便有微风吹动了树林，卢汾很惊讶，又觉得有些昏暗眩晕。待举目一望，只见一座宫殿在眼前豁然出现，门窗明亮深远。有一个穿青衣的女子，出门来对卢汾道：“娘子要与郎君和各位公子相见。”于是卢汾和三位朋友都进了宫殿。只见里面有几十人，年龄都在二十多岁，站立在大厅。大厅的匾额上写着“审雨堂”。卢汾与三友人登阶而上，去与紫衣妇人相见。那紫衣妇人对卢汾道：“刚才正同宫中的各位女子聚会，正在歌舞饮宴之时，听说各位公子到来，不敢拒之门外，因此请来一见。”紫衣妇人便让请卢汾等就宴。后来又有着白衣的、着青黄色衣服的女子，全

都二十多岁，从大厅的东西阁出来，约七八个人，一色妖艳绝色之女子。见礼之后，她们都过来与卢汾等相伴。欢宴尚无多时，正当他们极富美意佳情之际，忽然听到有大风刮来，审雨堂的房梁折断，霎时间众女子四散奔走，卢汾与三友人也赶紧离去。卢汾突然醒来，只见院中的古槐，很粗的树枝被大风刮断，而且树也被连根拔倒。于是用灯火去照古树折断的地方，只见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蚂蚁洞，三四只蝼蛄，一两条蚯蚓，都已死在洞中。卢汾对三位朋友道：“奇怪呀！真是万物都有神灵。我们刚才还与她们一起欢宴的，不知是从哪里进去的？”于是到了早晨便开始砍伐此树，但是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。

来君绰

隋炀帝征辽，十二军尽没。总管来护坐法受戮，炀帝尽（明抄本“尽”作“又”）欲诛其诸（“诸”原作“家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子。君绰忧惧，连日与秀才罗巡、罗逖、李万进，结为奔友，共亡命至海州。夜黑迷路，路旁有灯火，因与共顿之。扣门数下，有一苍头迎拜。君绰因问，此是谁家。答曰：“科斗郎君姓威，即当府秀才也。”遂启门，门又（明抄本“又”作“忽”。）自闭。（“闭”原作“开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敲中门曰：“蜗儿今（“今”原作“也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有四五个客。”蜗儿耶又一苍头也。遂开门，秉烛引客，就馆客位，

床榻茵褥甚备。俄有一小童持烛自中出门，曰：“六郎子出来。”君绰等降阶见主人。主人辞采朗然，文辩纷错，自通姓名曰：“威污蠖。”叙寒温讫，揖客由阼阶，坐曰：“污蠖忝以本州乡赋，得与足下同声。青霄良会，殊是忻愿。”即命酒洽坐，渐至酣畅，谈谑交至，众所不能对。君绰颇不能平，欲以理挫之，无计。因举觞曰：“君绰请起一令，以坐中姓名双声者，犯罚如律。”君绰曰：“威污蠖。”实讥其姓。众皆抚手大笑，以为得言。及至污蠖，改令曰：“以坐中人姓为歌声，自二字至三字。令曰：“罗李，罗来李。”众皆惭其辩捷。罗巡又问：“君风雅（“风雅”原作“声推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之士。（“士”原作“事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足得自比云（“比云”原作“此云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龙，何玉名之自贬耶？”污蠖曰：“仆久从宾兴，多为主司见屈，以仆后于群士，何异尺蠖于污池乎？”巡又问：“公华宗，氏族何为不载？”污蠖曰：“我本田（“田”原作“日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氏，出于齐威王，亦犹桓丁之类，何足下之不学耶？”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，珍羞水陆，充溢其间。君绰及仆，无不饱饫。夜阁彻烛，连榻而寝。迟明叙别，恨怅俱不自胜。君绰等行数里，犹念污蠖。复来，见昨所会之处，了无人居。唯污池边有大蠖，长数尺，又有癩螺丁子，皆大常有数倍。方知污蠖及二竖，皆此物也。遂共恶昨宵所食，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隋炀帝征伐辽国，十二支军队全被消灭，总管来护因此获罪被处死。隋炀帝还要斩尽来护所有的儿子，来君绰十分

担忧害怕，连日与秀才罗巡、罗逖、李万杰结为逃伴，一起向海州逃去。有一天夜里迷路，正巧发现路旁有灯火，便都停下来。敲了几下门，有一个仆人出来迎接。来君绰便问道：“这是谁家？”那仆人回答说：“无官君子姓威，是本府的秀才。”于是开门，他们进去后门又自动关闭。那仆人又敲一个中门叫道：“蜗儿，现在来了四五个客人。”蜗儿，是又一个仆人。于是蜗儿开门，端着蜡烛给客人领路，送他们到馆舍住下，床上的被褥都很齐全。不一会儿有一个小童手持蜡烛从中门出来，说：“六郎子出来了。”来君绰等下台阶去会见这里的主人。主人谈吐爽朗，机敏善辨，自报姓名叫威污蠖。相互寒暄后，便站在东阶揖让客人入堂。入坐后说：“污蠖很惭愧参加了本州的乡试，因而得到和足下相同的秀才名声。深夜相聚，正是我非常欣喜盼望的。”于是就摆酒围坐共饮。渐渐地喝到酣畅淋漓的状态，然而他仍是谈笑风生，其他人谁也不能答对。来君绰很不服气，想在道理上挫败他，可又没什么好办法。于是举杯道：“君绰请求起一酒令，令中的字必须是坐中人的姓名，而且有两个字的声母必须相同。”他出令道：“威污蠖。这其实是在讥讽他的姓，众人都拍手大笑，以为他说得很妙。等轮到威污蠖时，他改令道：“令间必须以坐中人的姓为歌曲和声，并且由二个字增加到三个字。”他出令道：“罗李，罗来李。”大家都因为他的敏捷善辨而感羞愧。罗巡问道：“君乃风雅之士，完全可以自比云龙，为什么起名要自贬呢？”威污蠖道：“我很早就参加乡试，然而多次被主考官压制，把我排列在众人之后，这与尺蠖被压在污池中有什么两样呢？”罗巡又问：“你既是显贵宗族的后人，可是书上为

什么没记载你的氏族呢？”威污蠖道：“我本来姓田，是齐威王的后代，也就像齐桓公的后人姓桓一样，足下为何这般不学无术啊？”接着蜗儿端着一个一丈见方的盘子上来，山珍海味，摆得满满的，来君绰和仆人等，无不吃得饱胀。夜间阁中撤去烛火，连床而睡。第二天很晚才起来道别，大家离别之情惆怅不已。来君绰等人已经走出去几里路了，还在思念威污蠖，于是又返回来看他。只见昨日所宿之处，根本无人居住，只是在污水池边有一条大蚯蚓，有几尺长，还有些幼毛虫和幼田螺，也都比平常的大几倍。此时才知道原来威污蠖和两个仆人，全是此物。于是大家都恶心起昨夜吃的东西，每个都吐出好几升污泥浊水。

传 病

隋炀帝大业末年，洛阳人家中有传尸病，兄弟数人，相继亡歿。后有一人死，气犹未绝，家人并哭。其弟忽见物自死人口中出，跃入其口，自此即病，岁余遂卒。临终，谓其妻曰：“吾疾乃所见物为之害。吾气绝之后，便可开我脑喉，视有何物，欲知其根本。”言终而死。弟子依命开视，脑中得一物，形如鱼，而并有两头，遍体悉有肉鳞。弟子致钵中，跳跃不止。试以诸味致中，虽不见食，悉须臾皆成水，诸毒药因皆随销化。时夏中蓝熟，寺众如水次作靛青。一人往，因以小靛致钵中，此物即遽奔驰。须臾间，便化为水。传靛以

疗噎。（出《广古今五行记》）

隋炀帝大业末年，洛阳有户人家患上传尸病。兄弟几个，相继死去。后来又有一人要死，还没断气，家人一起痛苦起来。他的弟弟忽然看见有一个东西从死人的口中跳出来，跳进自己的口中。从此他就病了，过了一年多就死去。临终时，他对妻子说：“我的病就是见到的那个东西害的，我死之后，就可以割开我脑和喉，看看有什么东西，要弄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。”说罢便死了。他的弟子依据他生前的嘱托开脑验看，结果从脑中得到一物，形状如鱼，但并排长了两个头。全身长满肉鳞。弟子把它放在钵中，跳跃不止。试探着把各种各样食物投给它，虽不见它吃，可一会儿全都化成了水。各种毒药也都能化解。当时已是盛夏，蓝草成熟了。寺中的僧人们到水边去制作靛青，一个弟子也去了，他把一小块靛青放进钵中，此物便立即在钵中急速地奔跑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此物又化成水。相传靛青可以治疗噎病。

滕庭俊

文明元年，毗陵滕庭俊患热病积年。每发，身如火烧，数日方定。名医不能治。后之洛调选，行至茱水西十四五里，天向暮，未达前所，遂投一道傍庄家。主人暂出，未至。庭俊

心无聊赖，因叹息曰：“为客多苦辛，日暮无主人。”即有老父，鬓发疏秃，衣服亦弊，自堂西出。拜曰：“老父虽无所解，而性好文章。适不知郎君来，止与和且耶连句次。闻郎君吟‘为客多苦辛，日暮无主人’，虽曹丕门（明抄本“门”作“之”。）客，子常（“常”原作“长”，据曹丕杂诗改。）畏（“畏”原作“异”，据曹丕杂诗改。）人，不能过也。老父与和且耶，同作浑家门客，虽贫亦有斗酒，接郎君清话耳。”庭俊甚异之，问曰：“老父住止何所？”老父怒曰：“仆忝浑家扫门之客，姓麻名来和，行一。（“行一”原作“弟大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君何不呼为麻大。”庭俊即谢不敏，与之偕行。绕堂西隅，遇见二门，门启，华堂复阁甚奇秀。馆中有樽酒盘核，麻大揖让庭俊同坐。良久，中门又有一客出，麻大曰：“和至矣。”（明抄本“至矣”作“君至”。）即降阶揖让坐。且耶谓麻大曰。适与君欲连句，君诗题成未。麻大乃书题目曰：《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》一首，予已（“予已”原作“使请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为四句矣。麻大诗曰：“自与浑家邻，馨香遂满身。无心好清静，人用去灰尘。仆作四句成矣。”且耶曰：“仆是七言，韵又不同，如何？”麻大曰：“但自为一章，亦不恶。”且耶良久吟曰：“冬（“冬”原作“终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朝每去依烟火，春至还归养子孙。曾向苻王笔端坐，尔来求食浑浑门。”庭俊犹不悟，见门馆华盛，因有淹留歇为之计。诗曰：“田文称好客，凡养几多人。如欠冯谖在，今希厕下宾。”且耶、麻大，相顾笑曰：“何得相讥？向使君在浑家门，一日当厌馔矣。”于是餐膳肴饌，引满数十巡。主人至，觅庭俊不见，使人叫唤之，庭俊应曰唯。而馆宇并麻和二人，

一时不见，乃坐厕屋下，傍有大苍蝇秃扫帚而已。庭俊先有热疾，自此已后顿愈，更不复发矣。（出《玄怪录》）

唐睿宗文明元年，毗陵人滕庭俊患有热病，他得此病已多年，每次发病，身如火烧，几天之后才能安定下来，请名医也治不好。后来去洛阳听候调迁，行至茱水西面十四五里地时，天色渐晚，可是还没走到前面的投宿地，于是就投到路旁的一个庄户人家。主人暂时出去还没回来，滕庭俊心中没有寄托，便叹息道：“为客多苦辛，日暮无主人。”随即有一老翁，鬓发已稀疏，衣服也很破旧，从堂屋的西侧走出来，施礼道：“老夫虽然对你的诗句不理解，但我向来喜欢文章。刚才不知你来，只是与和且耶在那里连句，听到你吟咏‘为客多苦辛，日暮无主人’，即使是曹丕的门客子常、畏人，也比不上啊！老夫与和且耶，同为浑家的门客，虽然很穷也有斗酒，愿接你去清谈清谈。”滕庭俊觉得很奇怪，便问道：“老人家住在何处？”老翁生气地道：“很惭愧，我乃浑家的扫门之客，姓麻名来和，排行第一，你何不呼我为麻大？”滕庭俊立即向老者道歉，说自己愚顿不敏，于是便随老翁同去。绕过堂屋西角，看见二个门，门开，只见里面是华丽的堂屋、回环的廊阁十分奇异秀丽，舍中备有杯盘酒菜，麻大让请滕庭俊一起坐下。过了些时，从中门又出来一个人，麻大说：“和且耶来了。”便走下台阶揖让入座。和且耶对麻大说：“刚才想要和你连句，你的诗还没有作出来呀？”麻大便一边写题目一边说：“《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》一首，我已成四句了。”

麻大吟咏道：“自与浑家邻，馨香遂满身。无心好清静，人用去灰尘。我作的四句已成了。”和且耶道：“我是七言，韵也不同，你看行不行？”麻大道：“自成一章，也不坏么。”和且耶良久才吟咏道：“冬朝每去依烟火，春至还归养子孙。曾向苻王笔端坐，尔来求食浑家门。”滕庭俊听不明白他们的诗，见馆舍华美宽敞，便有留下歇息之意，于是吟诗道：“田文称好客，凡养几多人。如欠冯媛在，今希厕下宾。”和且耶、麻大相顾而笑道：“干什么讥笑我们，假如你在浑家，每天都会让你吃饱喝足的。”于是上满各种美食佳肴，痛饮几十杯。主人回来后，找不见滕庭俊，派人去呼叫他，他答应一声：“唯！”然而馆舍和麻、和二人，此时都不见了，自己却坐在厕所里，旁边只有一只大苍蝇和一把秃扫帚。滕庭俊原先患的热病，从此之后痊愈，再也没有复发。

张思恭

唐天后中，尚食奉御张思恭进牛窟利上蚰蜒，大如箸，天后以玉合贮之。召思恭示曰：“昨窟利上有此，极是毒物。近有鸡（“鸡”字原空缺，据黄本补。）食乌百足虫忽死，开腹，中有蚰蜒一抄，诸虫并尽，此物不化。朕昨日以来，意恶不能食。”思恭顿首请死，赦免之，与宰夫并流岭南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朝武则天执政中期，尚食奉御张思恭向皇帝进献一条牛窟利上的蚰蜒，像筷子那么大。武后用玉盒把它装起来，把张思恭叫来说：“昨天窟利上的东西，是一种剧毒之物。近来有只鸡吃了黑色的百足之虫而突然死去，开腹一看，里面有一抄（古量词）蚰蜒。别的虫子全都消化尽了，此物却不化。我从昨天以来，心里恶心不能吃饭。”张思恭一听便立即叩头请死，皇帝下令免死，将他与宰夫（掌管御膳的小官）一起流放岭南。

蝗

唐开元四年，河南北蠡为灾，飞则翳日，大如指，食苗草树叶，连根并尽。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，采得一石者，与一石粟，一斗，粟亦如之。掘坑埋却，埋一石则十石生，卵大如黍米，厚半寸，盖地。浮休子曰：“昔文武圣皇帝时，绕京城蝗大起，帝令取而观之，对仗选一大者，祝之曰：‘朕政刑乖僻，仁信未孚，当食我心，无害苗稼。’遂吞之。须臾，有乌如鹤，百万为群，拾蝗一日而尽。此乃精感所致。天若偶然，则如勿生，天若为厉，埋之滋甚。当明德慎罚，以答天谴，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，而欲逞杀以消祸。此宰相姚文（明抄本“文”作“元”。）崇失燮理之道矣。”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唐朝开元四年，河南的北部蠡斯虫造成灾害，飞起来都能遮住太阳，大小象手指头，吃起苗草树叶，连根都吃光了。皇上下令派使者通知各地州县了解情况准备驱赶，捉一石蠡斯虫给一石粟米；捉一斗的，粟米也是这样给。挖坑埋掉，可是埋一石就又生出十石，卵的大小象黍米粒一样，卵块厚半寸，铺在地上。浮休子说：“从前文武圣皇帝的时候，蝗虫围绕着京城飞快地发展扩散开来，皇上派人拿来看，对比着选了其中一只大蝗虫，对着它祷告说：‘我的政治和刑罚不正常，仁爱诚信之心没有普及，应当吃我的心，不要伤害庄稼。’就把那只蝗虫吞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便有象鹤鸟那么大的乌鸦飞来，一百万只是一群，用一天的时间就把蝗虫吃光了。这是皇上的精诚感动了上天而得到的结果。上天如果是偶然发生的事，那就不如不让它产生；上天如果让事情造成大的伤害，你把它埋了就会滋生得更快。应当发扬德政教化而谨慎地施行刑罚，来回答上天的警诫。为什么看不见以勤修福德来解除灾害，却想要靠杀罚来消除祸害呢？这是宰相姚文崇违背了正常的调理方法造成的。”

冷 蛇

申王有肉疾，腹垂至骭，每出，则以白练束之。至暑月，

鼯息不可过。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。蛇长数尺，色白，不螫人，执之，冷如握（“握”原作“掘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冰。申王腹有数约，夏月置于约中，不复觉烦暑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申王得了肉多的病，肚子下垂到小腿，每次出行，就用白帛捆着肚子。到了三伏天，喘气都困难。玄宗皇帝下令让南方捉了两条冷蛇赏赐给申王。蛇长好几尺，全身白色，不咬人，拿着它，冷得象握着冰。申王的肚子上有几道束的痕迹，夏天把蛇缠放在束痕中，就不再觉得热得受不了。

李 揆

唐李揆，乾天中，为礼部侍郎。尝一日，昼坐于堂之前轩，忽闻堂中有声极震，若墙圯。揆惊入视之，见一虾蟆，俯于地，高数尺，魅然殊状。揆且惊且异，莫穷其来。即命家童，以巨缶盖焉。有解曰：“夫虾蟆月中之虫，亦天使也。今天使来公堂，岂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？”其明启而视之，已亡见矣。后数日，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唐朝人李揆，乾元年间，任礼部侍郎。曾经有一天，白

天坐在堂屋前面的平台上，忽然听见堂屋里传来极大的震动声，象墙倒塌了似的。李揆吃惊地进去一看，只见一只蛤蟆，趴在地上，高好几尺，样子奇特怪诞，李揆又惊怕又奇怪，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，于是就让家僮用大缸盖上它。有个人解释说：“蛤蟆是月亮里的动物，也就是天上使者，现在天使来到你的堂屋里，是不是上帝有秘密的使命交给你呀？”第二天天亮打开缸看，已经不见了。过后几天，李揆果然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。

主簿虫

润州金坛县，大历中，有北人为主簿，以竹筒贳蝎十余枚，置于厅事之树，后遂育至百余枚，为土气所蒸，而不能螫人。南民不识，呼为主簿虫。（原缺出处，明抄本、陈校本作出《转载》）

润州的金坛县，在唐大历中期，有个北方人当主簿。他用竹筒装了十多只蝎子，放在厅堂前面的树上，后来就繁殖到一百多只，被土气熏得不能螫人了。南方人不认识蝎子，把它叫做主簿虫。

朱牙之

东阳太守朱牙之，元兴中，忽有一老公，从其妾董床下出，著黄裳衿帽。所出之坎，滑泽有泉，遂与董交好。若有吉凶，遂以告。牙之儿病疟，公曰：“此应得虎卵服之。”持戟向山东，得虎阴，尚余暖气，使儿炙噉，疟即断。公常使董梳头，发如野猪。牙后诸祭酒上章，于是绝迹。作沸汤，试浇此坎，掘得数斛大蚁。不日，村人捉大刀野行，逢一丈夫，见刀，操黄金一饼，求以易刀。授刀，奄失其人所在，重察向金，乃是牛粪。计此即牙家鬼。（出《异苑》）

东阳太守朱牙之，晋元兴年间，忽然有一个老公公，从朱牙之的姓董的小妾床下出来，穿着黄色衣服，戴着结带的帽子，他出来的地洞，光滑湿润有泉水。很快便和姓董的小妾交欢要好。如果有了吉或凶的事情，就告诉姓董的小妾。朱牙之的儿子得了疟疾病，老公公说：“这个病应当弄来虎的睾丸吃下去。”就拿着戟到山的东面，得到了虎的生殖器，还有点暖气，让孩子烤着吃了，疟疾病就去根了。老公公常常让姓董的小妾给他梳头，头发象野猪的毛。朱牙之在各位尊者的后面请道士上表求神，从此才绝了踪迹。烧了滚开的水，试着浇这个地洞，掘出来好几斛大蚂蚁。有一天，村里人拿着

大刀在野外行走，碰上一个男子，看见刀，就拿出一块黄金，要求用来换刀。村人把刀卖给了他，忽然地就失去了那人的影子，重新察看刚才的黄金，竟是牛粪。人们猜测这个人就是朱牙之家里的那个鬼。

树 蚓

上都浑瑊宅，戟门外一小槐树，树有穴大如钱。每夏月霁后，有蚓大如巨臂，长二尺余，白颈红斑。领蚓数百条，如索，缘树枝干。及晓，悉入穴。或时众惊，往往成曲。学士张乘言，浑瑊时，堂前忽有树，从地踊出，蚯蚓遍挂其上。已有出处，忘其书名目。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上都浑瑊的家里，在大门外有一棵小槐树，树上有个洞象铜钱那么大。每当夏天下过雨天晴后，就有大蚯蚓象一条巨大的手臂，长二尺多，脖子是白色的，有红色斑点，领着几百条蚯蚓，象绳子一样，缠在树枝和树干上，等到天亮，全都进入洞里去。有时人多受惊动，往往就弯曲成一团。学士张乘说：“浑瑊活着的时候，堂前忽然有树从地下踊出来，树上挂满了蚯蚓。这件事有出处，只是忘了那书的书名。”

木师古

游子木师古，贞元初，行于金陵界村落。日暮，投古精舍宿，见主人僧，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。其本客厅，乃封闭不开。师古怒，遂诘责主人僧。僧曰：“诚非吝惜于此，而卑吾人于彼，俱以承前客宿于此者，未尝不大渐于斯。自某到，已三十余载，殆伤三十人矣。闭止已（“已”字原“缺”，据明抄本补。）周岁，再不敢令人止宿。”师古不允，其词愈生猜责，僧不得已，令启户洒扫，乃实年深朽室矣。师古存心信，而口貌犹怒。及入寝，亦不免有备预之志，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，于床头席下，用壮其胆耳。寝至二更，忽觉增寒，惊觉，乃漂沸风冷，如有扇焉。良久，其扇复来。师古乃潜抽刀子于幄中，以刀子一挥，如中物，乃闻堕于床左，亦更无他。师古复刀子于故处，乃安寝。至四更已来，前扇又至。师古亦依前法，挥刀中物，又如堕于地。握刀更候，了无余事。须臾天曙，寺僧及侧近人，同来扣户，师古乃朗言问之为谁，僧徒皆惊师古之犹存。（“师古之”三字及“存”字原缺，据明抄本补。）询其来由，师古具述其状，徐徐拂衣而起，诸人遂于床右，见蝙蝠二枚，皆中刀狼藉而死。每翅长一尺八寸，珠眼圆大如瓜，（“如瓜”原作“爪如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银色。按《神异秘经法》云，百岁蝙蝠，于人口上，服人精气，以求长生。至三百岁，能化形为人，飞游诸

天。据斯未及三百岁耳，神力犹劣，是为师古所制。师古因之亦知有服（“服”原作“报”，据黄本改。）练术，遂入赤城山，不知所终。宿在古舍下者，亦足防矣。（出《博异志》）

有个离家远游的人叫木师古，在唐朝贞元初年，有一天行走走在金陵一带的村落里，天晚了，投到古庙中住宿。会见了主人僧，主人僧就送他到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安歇休息。那里原是有客厅的，却密闭着不打开，木师古生气了，就责备主人僧，主人僧说：“实在不是吝惜这间屋子，却使你在这里受委屈，完全是因为从前有住在这里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得了重病。从我到这里，已经三十多年，大约伤了三十个人了，客厅被关闭也已经一年多了，再也不敢让人住在那里。”木师古不答应，他的话越说越加猜疑责备。主人僧没办法，派人打开门洒水清扫干净，这实在是长时间没有住人的废弃屋子。木师古心里已经相信了，可是口里和面色上还是生气的样子。等到要睡觉时，也免不了有了预先的准备，就取出箱子里的一口挺趁手的刀，放在床头的席子下面，用来壮壮自己的胆子罢了。睡到二更天，忽然觉得冷起来，受惊醒了，是流动的风使人觉得冷，又象是有人扇扇子。过了些时，那扇子又扇了过来。木师古就暗暗地抽出刀子放在被窝里，用力一挥刀子，象是砍中什么东西，又听到掉在床的左边，也就再没有别的什么动静了。木师古又把刀子放在老地方，又安静地睡了。到四更的时候，先前的扇子又扇起来，木师古又按照先前的做法，挥起刀子砍中了东西，又象是掉在

地上。他握着刀子再等候了一会，一点也没有什么事。不一会就天亮了，寺里的和尚和附近的人，一起来敲门，木师古于是大声问是谁。师徒们都很惊奇木师古还活着，就询问他经过和原由，木师古把经过情形全都说了，慢慢地掸掸衣服站起来。人们于是在床的右边，看见二只蝙蝠，全都是被刀砍得乱七八糟地死去。蝙蝠的每个翅膀长一尺八寸，眼珠又圆又大象个瓜，银白色。按照《神异秘经法》上说：“百年的蝙蝠，从人的口里，吸收人的精气，用来求得长生。活到三百岁时，能变化成人形，飞行游遍三界三十二天。”根据这一点，这两只蝙蝠还不到三百岁，神力还属劣等，所以才被木师古杀死。木师古也因此懂得了服食练气的方法，就进入赤城山去，不知结果如何。因此，住在古庙客舍里的人，应该知道如何防范了。

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七十五

昆虫三

淳于棼

淳于棼

东平淳于棼，吴楚游侠之士，嗜酒使气，不守细行，累巨产，养豪客。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，因使酒忤帅，斥逐落魄，纵诞饮酒为事。家住广陵郡东十里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，枝干修密，清阴数亩，棼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。唐贞元七年九月，因沈醉致疾，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，卧于堂东庑之下。二友谓生曰：“子其寢矣，余将秣马濯足，俟子小愈而去。”生解巾就枕，昏然忽忽，仿佛若梦。见二紫衣使者，跪拜生曰：“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。”生不觉下榻整

衣，随二使至门。见青油小车，驾以四牡，左右从者七八，扶生上车，出大户，指古槐穴而去，使者即驱入穴中。生意颇甚异之，不敢致问。忽见山川风候，草木道路，与人世甚殊。前行数十里，有郭郭城堞，车舆人物，不绝于路。生左右传车者传呼甚严，行者亦争辟于左右。又入大城，朱门重楼，楼上有金书，题曰《大槐安国》。执门者趋拜奔走，旋有一骑传呼曰：“王以驸马远降，令且息东华馆。”因前导而去。俄见一门洞开，生降车而入。彩槛雕楹，华木珍果，列植于庭下；几案茵褥，帘帟肴膳，陈设于庭上。生心甚自悦。复有呼曰：“右相且至。”生降阶祇奉。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，宾主之仪敬尽焉。右相曰：“寡君不以弊国远僻，奉迎君子，托以姻亲。”生曰：“某以贱劣之躯，岂敢是望。”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。行可百步，入朱门，矛戟斧钺，布列左右，军吏数百，辟易道侧。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，亦趋其中，生私心悦之，不敢前问。右相引生升广殿，御卫严肃，若至尊之所。见一人长大端严，居正位，衣素练服，簪朱华冠。生战栗，不敢仰视。左右侍者令生拜，王曰：“前奉贤尊命，不弃小国，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。”生但俯伏而已，不敢致词。王曰：“且就宾宇，续造仪式。”有旨，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。生思念之，以为父在边将，因没（“没”原作“歿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虏中，不知存亡。将谓父北蕃交通，（“通”原作“逊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而致兹事，心甚迷惑，不知其由。是夕，羔雁币帛，威容仪度，妓乐丝竹，肴膳灯烛，车骑礼物之用，无不咸备。有群女，或称华阳姑，或称青溪姑，或称上仙子，或称下仙子，若是者数辈，皆侍从数千，冠翠凤冠，衣金霞帔，采碧金钿，目

不可视。邀游戏乐，往来其门，争以淳于郎为戏弄。风态妖丽，言词巧艳，生莫能对。复有一女谓生曰：“昨上巳日，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，于天竹院观右（明抄本“右”作“石”。）延舞婆罗门，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。时君少年，亦解骑来看，君独强来亲洽，言调笑谑。吾与穷英妹结绶巾，挂于竹枝上，君独不忆念之乎？又七月十六日，吾于孝感寺侍（“侍”原作“悟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上真子，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。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，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，时君亦讲筵中，于师处请钗合视之，赏叹再三，嗟异良久。顾余辈曰：‘人之与物，皆非世间所有。’或问吾民，或访吾里，吾亦不答。情意恋恋，矚盼不舍，君岂不思念之乎？”生曰：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”群女曰：“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。”复有三人，冠带甚伟，前拜生曰：“奉命为驸马相者。”中一人，与生且故，生指曰：“子非冯翊田子华乎？”田曰：“然。”生前，执手叙旧久之。生谓曰：“子何以居此？”子华曰：“吾放游，获受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，因以栖托。”生复问曰：“周弁在此，知之乎？”子华曰：“周生贵人也，职为司隶，权势甚盛，吾数蒙庇护。”言笑甚欢，俄传声曰：“驸马可进矣。”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。子华曰：“不意今日获睹盛礼，无以相忘也。”有仙姬数十，奏诸异乐，婉转清亮，曲调凄悲，非人间之所闻听。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，左右见金翠步障，彩碧玲珑，不断数里。生端坐车中，心意恍惚，甚不自安，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。向者群女姑姊，各乘凤翼辇，亦往来其间。至一门，号修仪宫，群仙姑姊，亦纷然在侧。令生降车攀拜，揖让升降，一如人间。撤障去扇，见一女子，云号金

枝公主，年可十四五，俨若神仙。交欢之礼，颇亦明显。生自尔情义日洽，荣曜日盛，出入车服，游宴宾御，次于王者。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，大猎于国西灵龟山。山阜峻秀，川泽广远，林树丰茂，飞禽走兽，无不蓄之。师徒大获，竟夕而还。生因他日启王曰：“臣顷结好之日，大王云奉臣父之命。臣父顷佐边将，用兵失利，陷没胡中，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。王既知所在，臣请一往拜觐。”（“觐”原作“观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王遽谓曰：“亲家翁职守北土，信问不绝，卿但具书状知闻，未用便去。”遂命妻致馈贺之礼，一以遣之。数夕还答，生验书本意，皆父平生之迹，书中忆念教诲，情意委屈，皆如昔年。复问生亲戚存亡，闾里兴废。复言路道乖远，风烟阻绝，词意悲苦，言语哀伤，又不令生来觐。云岁在丁丑，当与女相见。生捧书悲咽，情不自堪。他日，妻谓生曰：“子岂不思为政乎？”生曰：“我放荡，不习政事。”妻曰：“卿但为之，余当奉赞。”妻遂白于王。累日，谓生曰：“吾南柯政事不理，太守黜废，欲藉卿才，可曲屈之，便与小女同行。”生敦受教命。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，因出金玉锦绣，箱奩仆妾车马列于广衢，以饯公主之行。生少游侠，曾不敢有望，至是甚悦。因上表曰：“臣将门余子，素无艺术。猥当大任，必败朝章。自悲负乘，坐致覆餗。（“餗”原作“棘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今欲广求贤哲，以赞不逮。伏见司隶颍川周弁忠亮刚直，守法不回，有毗佐之器。处士冯翊田子华清慎通变，达政化之源。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，备知才用，可托政事。周请署南柯司宪，田请署司农，庶使臣政绩有闻，宪章不紊也。”王并依表以遣之。其夕，王与夫人饯于国南。王谓生曰：“南

柯国之大郡，土地丰壤，人物豪盛，非惠政不能以治之，况有周田二赞，卿其勉之，以副国念。”夫人戒公主曰：“淳于郎性刚好酒，加之少年，为妇之道，贵乎柔顺，尔善事之，吾无忧矣。”南柯虽封境不遥，晨昏有间，今日睽别，宁不沾巾。生与妻拜首南去，登车拥骑，言笑甚欢，累夕达郡。郡有官吏僧道耆老，音乐车舆，武卫銮铃，争来迎奉。人物阗咽，钟鼓喧哗不绝。十数里，见雉堞台观，佳气郁郁。入大城门。门亦有大榜，题以金字，曰“南柯郡城”。是朱轩棨户，森然深邃。生下车，省风俗，疗病苦，政事委以周田，郡中大理。自守郡二十载，风化广被，百姓歌谣，建功德碑，立生祠宇。王甚重之，赐食邑锡爵，位居台辅。周田皆以政治著闻，递迁大位。生有五男二女，男以门荫授官，女亦娉于王族，荣耀显赫，一时之盛，代莫比之。是岁，有檀萝国者，来伐是郡。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，乃表周弁将兵三万，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。弁刚勇轻进，（“进”原作“适”，据明抄本改。）师徒败绩，弁单骑裸身潜遁，夜归城。贼亦收辎重铠甲而还。生因囚弁以请罪，王并舍之。是月，司宪周弁疽发背卒。生妻公主遭疾，旬日又薨。生因请罢郡，护丧赴国，王许之，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。生哀恻发引，威仪在途，男女叫号，人吏奠饌，攀辕遮道者，不可胜数，遂达于国。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，候灵舆之至。谥公主曰顺仪公主，备仪仗羽葆鼓吹，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。是月，故司宪子荣信亦护丧赴国。生久镇外藩，结好中国，贵门豪族，靡不是洽。自罢郡还国，出入无恒，交游宾从，威福日盛，王意疑惮之。时有国人上表云，玄象谪见，国有大恐，都邑迁徙，宗庙崩坏。

衅起他族，事在萧墙。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，遂夺生侍卫，禁生游从，处之私第。生自恃守郡多年，曾无败政，流言怨悖，郁郁不乐。王亦知之，因命生曰：“姻亲二十余年，不幸小女夭枉，不得与君子偕老，良用痛伤。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。”又谓生曰：“卿离家多时，可暂归本里，一见亲族，诸孙留此，无以为念。后三年，当令迎生。”生曰：“此乃家矣，何更归焉？”王笑曰：“卿本人间，家非在此。”生忽若惛睡，瞢然久之，方乃发悟前事，遂流涕请还。王顾左右以送生，生再拜而去。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，至大户外，见所乘车甚劣，左右亲使御仆，遂无一人，心甚叹异。生上车行可数里，复出大城，宛是昔年东来之途，山川源野，依然如旧。所送二使者，甚无威势，生逾快快。生问使者曰：“广陵郡何时可到？”二使讴歌自若。久之（原空一格，据明抄本补“久之”二字。）乃答曰：“少顷即至。”俄出一穴，见本里闾巷，不改往日。潸然自悲，不觉流涕。二使者引生下车，入其门，升自阶，己身卧于堂东庑之下。生甚惊畏，不敢前近。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，生遂发寤如初，见家之僮仆，拥簪于庭，二客濯足于榻，斜日未隐于西垣，余樽尚湛于东牖。梦中倏忽，若度一世矣，生感念嗟叹，遂呼二客而语之，惊骇，因与生出外，寻槐下穴。生指曰：“此即梦中所惊入处。”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祟，遂命仆夫荷斤斧，断拥肿，折查枿，寻穴究源。旁可袤丈，有大穴，根洞然明朗，可容一榻，上有积土壤，以为城郭台殿之状，有蚁数斛，隐聚其中。中有小台，其色若丹，二大蚁处之，素翼朱首，长可三寸，左右大蚁数十辅之，诸蚁不敢近，此其王矣，即槐安国都也。又穷一穴，

直上南枝可四丈，宛转方中，亦有土城小楼，群蚁亦处其中，即生所领南柯郡也。又一穴，西去二丈，磅礴空朽，嵌窞异状，中有一腐龟壳，大如斗，积雨浸润，小草丛生，繁茂翳荟，掩映振壳，即生所猎灵龟山也。又穷一穴，东去丈余，古根盘屈，若龙虺之状，中有小土壤，高尺余，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。追想前事，感叹于怀，披阅穷迹，皆符所梦。不欲二客坏之，遽令掩塞如旧。是夕，风雨暴发。旦视其穴，遂失群蚁，莫知所去。故先言国有大恐，都邑迁徙，此其验矣。复念檀萝征伐之事，又请二客访迹于外。宅东一里，有古涸涧，侧有大檀树一株，藤萝拥织，上不见日，旁有小穴，亦有群蚁隐聚其间，檀萝之国，岂非此耶！嗟乎！蚁之灵异，犹不可穷，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？时生酒徒周弁、田子华，并居六合县，不与生过从旬日矣，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。周生暴疾已逝，田子华亦寝疾于床。生感南柯之浮虚，悟人世之倏忽，遂栖心道门，绝弃酒色。后三年，岁在丁丑，亦终于家，时年四十七，将符宿契之限矣。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，自吴之洛，暂泊淮浦，偶觐淳于生冢，询访遗迹。翻复再三，事皆摭实，辄编录成传，以资好事。虽稽神语怪，事涉非经，而窃位著生，冀将为戒。后之君子，幸以南柯为偶然，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。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：“贵极禄位，权倾国都。达人视此，蚁聚何殊。”（出《异闻录》）

东平人淳于棼，是个喜欢交友漫游，讲义气的人，爱喝酒，意气用事，做事不拘小节。家里积累了巨大的产业，养

了一些豪杰之士，曾经靠武艺被补充缺额任淮南军队的副将，因为酒后狂言触犯了主帅，被撤销官职后飘泊流浪，行为放纵不受拘束，每天只是喝酒。他的家住在广陵郡东十里，居住的宅南有一株大古槐树，枝干长而浓密，覆盖了几亩地的荫凉，淳于棼天天和一群豪迈之士在树荫下痛快地喝酒。唐朝贞元七年七月九日，因酒喝得大醉而得了病，当时有两个朋友从酒桌上把他送回家去，躺在堂屋东面的走廊里。两个朋友对他说：“你就睡一会儿吧，我们两个人喂喂马洗洗脚，等你的病稍好之后再走。”淳于棼解下头巾枕上枕头，昏昏沉沉，恍恍惚惚，仿佛象梦一样，看见两个穿紫衣的使者，对着他行跪拜之礼说：“槐安国王派我们向你表示邀请。”他不知不觉地走下床，整理一下衣服，跟着二位使者到了门外，看见青油小车，套着四匹公马，左右随从七八个人。他们将淳于棼扶上车，出了大门，一直向古槐树的一个洞穴走去。使者随即赶着车进入洞穴里，淳于棼心里很奇怪，也不敢发问。忽然看见山川风物、草木道路，和人世很不一样。再往前走了几十里路，有外城城墙，车马和行人，在路上连续不断。淳于棼身边跟随着的供呼唤支使的人，呼唤得很严厉，行人也急忙向道路两侧躲避。又走入一个大城，红色的大门，重迭的楼阁，楼上有金色题写的字，叫“大槐安国”。城门官跑上前来行礼，又奔走招呼，接着有一人骑马呼喊说：“国王因为驸马从远方来，让他暂且到东华馆休息。”于是在前面领路，很快看见一个门大开，淳于棼下车走了进去。里面是彩绘雕花的栏杆和柱子，美观的树木，珍贵的果实，一行行地栽种在厅外。桌椅、垫子，门帘和酒席，陈列在厅外，淳于棼心

里很高兴。接着有人喊道：“右丞相快要到了。”淳于棼走下台阶恭敬地迎接，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朝服，拿着象牙手板急步走来，宾主之间的礼仪完后，右丞相说：“我们的国君，不因为我国遥远偏僻，把你迎来，结为婚姻亲家。”淳于棼说：“我自己只有个卑贱的身躯，怎么敢想这样的事呢？”右丞相于是请淳于棼一同去皇上那里。走了大约一百多步，进入一个大红门，左右手持矛、戟、斧、钺的武士，排列两侧，几百个军官，回避在道边上。淳于棼有个平生一起喝酒的酒徒叫周弁的，也在人群中。淳于棼心里很高兴，却不敢上前问话。右丞相领着淳于棼登上一所宽敞的宫殿，御卫非常严密，象是帝王的住处。只见有一个人又高又大端庄严肃，坐在正中的位置上，穿着白色的锦服，戴红花冠，淳于棼身上战悚起来，不敢抬起头来看。左右的侍者让淳于棼叩头，国王说：“先前遵照令尊的命令，不嫌弃我们是个小国，允许让我的二女儿瑶芳嫁给你。”淳于棼只是趴在地上，不敢回话。国王说：“你暂且到宾馆去，过后再举行仪式。”有了皇上的旨意，右丞相也和淳于棼一起回到了馆舍。淳于棼思考着这件事。心里以为父亲在边界做将军，因为被敌人捉去、不知道是死是活，或者是父亲与北蕃暗中来往，才带来现在招为驸马这件事？心里很迷惑，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这天晚上，结婚用的礼物，又气派又排场。跳舞弹唱，酒席灯烛，车马礼物等等，没有不备足的。有一群女子，有的叫华阳姑，有的叫青溪姑，有的叫上仙子，有的叫下仙子，象这样的有好几批人，都是带着几千侍从，头上戴载着翠凤冠，身上穿着金色的霞帔，五彩装饰的青玉，金子做的装饰品，光亮闪得眼睛白天不敢看，

在他住的地方随意游玩说笑，争着以淳于棼为戏弄的对象，风度姿态妖艳美丽，说起话来巧妙而有文采，淳于棼对答不上，又有一个女子对淳于棼说：“去年的上巳日，我跟着灵芝夫人路过禅智寺，在天竺院观看右延跳《婆罗门》舞，我和各位女子坐在北窗的石凳上，当时你还是个少年，也下马来观看，你一个人强来亲近，说些调笑的笑话，我和穷英妹编了个绛色的头巾，挂在竹枝上，你难道想不起来了么？还有在七月十六日，我在孝感寺和上真子一起，听契玄法师讲解《观音经》，我在讲台下面施舍了两只金凤钗，上真子施舍了一枚水犀角做的盒子，当时你也在听讲席上，在法师那里借来钗和盒看了看，再三地赞叹，很长时间地感慨。回头对我们说：‘这人和所施之物，都不是人世间能存在的！’又是问我是哪里人，又是问我住在什么地方，我也没有回答，互相地情意恋恋地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舍得分手，你难道不思念了么？”淳于棼说：“我已把这些深深地藏在心里，什么时候能忘记呢？”一群女子说：“想不到今天与你成了亲属。”又有三个人，穿戴得很神气，走上前对淳于棼行礼说：“我们是遵照命令做驸马宾相的。”其中一个人与淳于棼是老朋友，淳于棼指着他说：“你不是冯翊的田子华么？”田子华说：“是的。”淳于棼走上前，握着他的手谈过去的事谈了很久。淳于棼对田子华说：“你为什么居住在这里？”田子华说：“我随意游玩，受到了右丞相武成侯段公的知遇和赏识，所以就在这里安身了。”淳于棼又问他说：“周弁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”田子华说：“周生是个尊贵人，担任司隶的职务，权势很大，我多次蒙受他的庇护。”两个人说说笑笑很高兴，不久传来声音说：“驸马可以

进来了。”三个男宾相解下武器衣帽更换了新衣服，田子华说：“想不到今天能亲眼看到这么盛大的婚礼，不要忘记我。”这时有几十个仙女，演奏各种奇异的音乐，乐声曲折清亮，曲调却很凄凉悲伤，不是人间所能够听到的。又有几十个拿着灯烛领路的人，左右两边是金色和绿色的屏障，上面镶着玲珑精巧的彩色装饰的碧玉，一连有好几里地长。淳于棼端正地坐在车子里，心神恍恍惚惚，很不安宁，田子华多次和他谈笑来安慰他。刚才的那群女子们，各自乘坐着凤翼辇，也在路上来来往往。到了一个宫门，门上写着“修仪宫”，一群神仙姑、姊，也纷纷地来到门边，让淳于棼走下车辇行礼，又作揖，又道谢，一忽儿前进，一会儿后退，礼节和人间的一样，撤去障子和遮面的羽扇，就看见一个女子，说叫金枝公主，年龄大约十四五岁，庄重得象神仙一样。二人交欢时，也是很庄严的样子。淳于棼从此感情一天天地融洽，荣誉光彩一天天地兴盛，进出的车马衣服，游玩宴会跟随的宾客和侍从，仅次于国王。国王让淳于棼和朝廷官员准备好武器和兵士，在大槐安国西面的灵龟山上大规模地打猎，山连着山险峻而秀美，江河湖泊宽广得望不到边际，林中树木茂盛浓密，飞禽走兽，样样都有，他们捕猎了很多物，一直到晚上才回去。于是淳于棼有一天向国王说：“我不久前结婚的时候，大王曾说是遵照我父亲的意思办的。我的父亲原先是驻守边疆的将军，因为打仗失利，被捉到匈奴国去，从那以来断绝书信已经十七八年了。大王既然知道我父亲住的地方，请让我去拜见他。”国王立刻对他说：“亲家翁的职责是守卫北方的国土，通过书信互相问候，从未断绝，你只要写封信告诉一

下你的情况，就可以了，不用亲自去。”于是让妻子准备赠送的礼品，派专人送去，几天后就回了信。淳于棼检查了书信的字迹和含义，全是父亲生平的事迹，信中陈述了思念的感情和对他的教诲，感情和心意表达得很详尽，全都象从前一样。又问淳于棼亲戚们的生和死，家乡的兴与废。又说道路相隔遥远，风烟阻隔，话说得很痛苦，语气也哀伤，又不让淳于棼来看望他，说是在丁丑这一年，才能与你相见。淳于棼捧着信，悲哀地哭起来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。有一天，妻子对淳于棼说：“你难道不想做官吗？”淳于棼说：“我放荡惯了，又不熟悉政界之事。”妻子说：“你只是做你的官，我来帮助你。”妻子就告诉了国王，几天后，国王对淳于棼说：“我的南柯郡政事治理得不好，太守被我免职了，想借助你的才能，可以委曲你担任这个官职吗？就和小女儿一起去吧。”淳于棼恭敬地接受了国王的命令。国王就下令让主管官员给太守准备好行李等用品。于是拿出黄金、美玉、绸缎，还有箱奁、仆妾、车马等排列在宽广的街道上，来为公主饯行。淳于棼从小就交友漫游，讲究义气，并不敢有什么过分的期望，到这时自然很高兴，因而向皇上上表说：“我是将军家的没出息的后代，平时也没有才艺和策略，勉强地担当重任，一定会扰乱朝廷的法制，担当重任，自己也觉得自卑，因而造成失败。现在我想广泛地寻求有才能的人，用来帮助我力所不及的地方。我看司隶颍川人周弁忠亮刚正不阿，严守法度不屈曲，具有辅佐政事的能力。处士冯翊郡人田子华谦谨慎，通晓事变，十分了解政治教化的本源。他们两个人和我有十年的老交情，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才干和长处，可以把政事托

付给他。周弁请任命为南柯郡的司寇，田子华请任命为司农，也许可以使我做出优异的政绩，使国家的法度章程有条不紊。”国王全都依照他上表说的办。那天晚上，国王和王后在京城的外南门外为他们饯行，国王对淳于棼说：“南柯是国家的大郡，土地肥沃，能人很多，不实行爱民政治就不能治理好这个郡，何况还有周弁和田文华二人的赞助，你要勉力为之，以符合国家的期望。”王后告诫公主说：“淳于郎性情刚烈喜欢喝酒，加上又正在少年，做妻子的规则，贵在温柔顺从，你好好地侍奉他，我也就不担心了。南柯郡虽然离京城不算远，早晚也不能天天见面，今天一离别，怎能不泪水沾湿巾帕。”淳于棼和妻子拜谢之后就向南去了。他们站在车上，骑士们簇拥着，说说笑笑十分欢畅。走了几天就到了南柯郡，郡里的官吏们，和尚道士和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奏乐的车队，武装的卫士和车子，争着来迎接，人马喧闹，熙熙攘攘，撞钟打鼓到处一片喧哗的声音。又走了十多里，就看见城墙和楼台宫殿，一看就充满着吉祥的气象。进入大城门，门上也有一个大匾额，上面题写的金色大字：“南柯郡城”。只见红色的大门，门外面挂着表示威严的剑戟，威武森严，淳于棼一到任，就视察风俗民情，治疗人民的疾病，政事交给周弁和田子华处理，郡中治理得井井有条。自从他到南柯郡以来二十多年，政治教化推行得十分普遍，百姓们用歌谣唱他，为他树立了歌颂功德的石碑，在他生前就为他建了祠堂。国王很看重他，赏赐给他封地和爵位，地位相当于三公宰相。周弁和田子华也全都因为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闻名，也接连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。淳于棼有五个儿子二个女儿，儿子

因父母的地位而做官，女儿也嫁给了王族，他家的门第荣耀显赫，一时达到了极繁盛的地步，当代没有谁能比得上。这一年，有个檀萝国，来侵犯南柯郡，国王让淳于棼训练将官和军队去征伐檀萝国，于是上表推荐让周弁率领军队三万人，在瑶台城一带与敌人战斗。周弁刚烈勇敢轻率地冒进，他的部队吃了大败仗，周弁一人一骑光着身子逃走，到晚上才回到城里，敌人也收拾起军用物资回去了。淳于棼于是囚禁起周弁向皇上请求处罚，国王全都赦免了他们。这个月，司宪周弁背上疽病发作死了。淳于棼的妻子金枝公主也得了病，十多天也死了。淳于棼接着请求免去自己的太守职务，护送公主的灵柩回都城去，国王答应了他，就让司农田子华代理南柯太守的职务。淳于棼悲哀痛苦地护送灵柩启程，威严的仪仗队慢慢地走在路上，哭号的男女，陈设食品祭奠的百姓官使，扯住车辕拦住道路极力挽留的人，数也数不清，就这样回到了都城。国王和王后穿着白衣服在郊外痛哭，等候着灵柩的到来，授给公主的称号是“顺仪公主”。然后准备好华盖和乐队，把公主埋葬在国都东面十里的盘龙冈。这一月，已故司宪周弁的儿子周子荣护着灵柩回到国都。淳于棼长期镇守藩国，与满朝文武都相处得很好，权贵人家和豪门大族，没有一个不跟他相处得很好的。自从罢去郡职务回到首都，出外或在家没有一定的时间，而交往游历时跟随的宾客随从，也开始作威作福，并一天天地兴盛起来。国王心里已经有些疑忌和惧怕他了。这时国内有人上表说：“天象表现出谴责的征象，国家将有灾祸，首都都要搬迁，宗庙要崩坏，这灾祸将由外姓人引起，祸患将由内部发生。”当时的议论认为各种天

象的出现是淳于棼奢侈得超越本份的反映，于是就撤销了淳于棼的卫士，禁止淳于棼随便游玩，软禁在家里。淳于棼依仗着自己多年来镇守南柯郡，一点也没有不良的政事，只因谣言而引起国王的怨恨和疏远，心里烦闷不快乐。国王也了解他的心思，因而命令淳于棼说：“我们结成亲属二十多年，不幸小女儿短命而死，不能与你白头偕老，实在令人悲痛哀伤，所以王后留下外孙子亲自养育他们。”又对淳于棼说：“你离家已经很久了，可以暂时回家乡去，看望一下亲戚，几个外孙留在这里，你也不要挂念他们，三年以后，我会让他们去迎接你回来。”淳于棼说：“这里就是我的家，怎么还要回家呢？”国王笑着说：“你本来在人世间，家不在这里。”淳于棼忽然觉得像似在昏睡，迷迷糊糊地，很长时间之后，才突然想起从前的事，于是流着泪请求回到人间，国王示意左右的人送淳于棼走，淳于棼拜了又拜之后走了。此时又看见那两个紫衣使者跟从着，走到大门之外，看见乘坐的车子很破旧，左右支使的人和车夫仆人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心里很感叹奇怪。淳于棼上车走了大约几里地，又走出一个大城门，很象是从前向东走，来大槐安国时的道路，山川和原野，仍然象从前一样。送他的两个使者，一点威严的气势也没有，淳于棼的心里更加不痛快。淳于棼问使者说：“广陵郡什么时候能到？”两个使者自顾唱着小调，很久之后才回答说：“不一会就到了。”不一会儿走出一个洞穴，又看见自己家乡里巷，与从前没有什么两样，暗中悲伤起来，不觉流下泪来。两个使者领着淳于棼下车，进入他家的大门，登上自己家的台阶，看见自己的身体躺在堂屋东面的走廊里，淳于棼很吃惊、害

怕，不敢近前去，两个使者于是大声呼叫淳于棼的姓名，叫了好几遍，淳于棼才突然醒悟象原先一样。看见家里的僮仆，正拿着扫帚在庭前扫地，两个客人坐在床榻上洗脚，斜射的阳光还未从西墙上消失，东窗下没有喝完的酒还在那里地放着。梦中一会儿的时间，象是活了一辈子。淳于棼感慨思念叹气不已，就叫过两个客人把梦中的事说给他们了。他们也是又惊又怕，于是与淳于棼一起出去，寻找槐树下的洞穴。淳于棼指着说：“这个就是我在梦中惊恐进去的地方。”两个客人以为是狐狸精和树妖作的怪，就让仆人拿来斧头，砍断树根，又砍去后来重生的树枝。周围大约一丈方圆，有个大洞穴，根部空空洞洞地看得清清楚楚，能容下一张床，上面有堆积的土，做成城郭台殿的样子。好几斛蚂蚁，隐藏聚集在里面，中间有个小台，是红色的，两个大蚂蚁住在那里，白色的翅膀，红色的头，长大约三寸，周围有几十只大蚂蚁保护着他，其它蚂蚁不敢靠近。这就是他们的国王，这里也就是槐安国的国都。又挖掘了一个洞穴，直上南面的槐树枝大约四丈，曲折宛转，中间呈方形，也有用土堆成的城墙和小楼，一群蚂蚁也住在里面，这里就是淳于棼镇守的南柯郡。又一个洞穴，向西去二丈远，洞穴宽广空旷，土洞的形状很不一样，中间有一个腐烂了的乌龟壳，象斗那么大，在积雨的浸润下，长满了一丛丛小草，小草长得很茂盛，遮蔽着古旧的乌龟壳，这里就是淳于棼打猎的灵龟山。又挖出一个洞穴，向东去一丈多，古老的树根盘旋弯曲着，象龙蛇一样，中间一个小土堆，高一尺多，这就是淳于棼埋葬妻子的盘龙冈上的坟墓。淳于棼回想起梦中的事情，心里十分感叹，亲自观

看追寻迹象，和梦中全都符合。他不想让两个客人毁坏它们，马上让人们掩埋堵塞象原来一样。这天晚上，风雨突然发作，早晨起来去看那洞穴，所有蚂蚁都失去踪迹，不知去了哪里。所以先前说国家将要有大灾难，都城要迁移，这就验证了。又想起檀萝国侵略的事，就请两个客人到外面去寻访踪迹，住宅东面一里，有条古老的干涸了的山涧，山涧边上有一株大檀树，藤和萝纠缠交织，向上看不见太阳，旁边有个小洞穴，也有一群蚂蚁隐藏聚居在里面，檀萝国，难道不就是这样吗？唉，蚂蚁的神奇，尚且不能考究明白，更何况藏伏在山林之中那些大动物的变化呢？当时，淳于棼的酒友周弁和田子华，都居住在六合县，不和淳于棼来往已经十天了。淳于棼急忙派家僮快去问候他们，周弁得了暴病已经去世了，田子华也得病躺在床上。淳于棼感慨南柯一梦的漂渺空虚，从此不喝酒也不接近女人。三年以后，是丁丑年，也在家里死去，当时年龄是四十七岁，符合从前约定的期限。李公佐在贞元十八年秋天八月份时，从吴郡到洛阳，临时停泊在淮河岸边，偶然看见了淳于棼，就询问访求他遗留下来的事迹，再三反复地推敲，事情全都是从事实中摘取下来的，就编写抄录成传记，以供给好事人阅读。虽然涉及的是神灵怪异的事情，事情有点不合常情，可是那些窃取官位而维持生活的人，希望这个故事能成为他的借鉴，后来的正人君子们，希望你们把南柯一梦当做是偶然的事，不要拿名利地位在人世间炫耀骄傲了。以前的华州参军李肇赞叹说：“官做到最高的等级，权力压倒了京城里所有的人，达观的人看待这样的事，跟聚集在一起的蚂蚁有什么区别。”